

## 出版说明

本书是一本研究美国工团主义的专著。记叙了世界产业工会（一译“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成立经过、它的指导思想、它所领导的同雇主的斗争。还叙述了它同美国另一劳工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斗争，以及它本身的派别斗争情况。本书内容翔实，并附有多种统计资料及图表，为研究美国工人运动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作者保罗·弗雷德里克·布里森登（Paul Frederick Brissenden）博士，曾任美国劳工部特别代表，是世界产业工会的活动家，曾出席1914年9月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产业工会第九届大会。他表示，他写本书的目的在于忠实记载世界产业工会十三年的活动历史，但是并不评价它所奉行的理论的是非曲直；而且，本书研究的范围只限于世界产业工会在美国的活动，并不涉及这个组织在其它国家的活动情况。

概括来说，本书是从三个方面介绍世界产业工会的：

1. 指导思想 作者指出，世界产业工会的会章前言中明确表示：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产业工人必须组织起来；工人阶级的斗争目标是取消雇佣工资制，推翻资本主义；在这两个阶级的斗争中起首要作用的是工会，主要的斗争方式是罢工或怠工。它反对罢工以外的政治斗争或取得政党的支持。世界产业工会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工会就是“掌握生产手段与分配并为财富创造者的利益进行管理的行政机构”。

2. 同资本家的斗争 世界产业工会于1905年成立后，领导

无产阶级建立产业工会代替行业工会，把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流浪工人与侨民工人都组织起来，领导了多次重大罢工斗争，如1905年西部各州的矿工罢工，1912年麻萨诸塞州劳伦斯的纺织工人大罢工，1912至1913年新泽西州帕特森和帕塞伊克丝织工人的罢工，以及1906至1912年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等等。这些斗争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是有重大影响的。

3. 与劳联的斗争及其内部的分裂 世界产业工会成立后，就把早已成立的奉行阶级协调政策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作为打击目标，号召对劳联实行“内部动摇”和“外部打击”，使这两个工会组织处于长期对立和磨擦的状态。1908年后，世界产业工会内部由于宗旨和策略的分歧而导致自身的分裂。以德利昂为代表的一派，总部设在底特律，被称为底特律派或“教条主义派”；以海伍德和圣约翰为代表的一派，总部设在芝加哥，被称为芝加哥派或“直接行动派”。两派都称世界产业工会，从而出现两个世界产业工会在美国并存的局面。到1915年，底特律派改名为国际产业工人同盟，这种局面始告结束。

对世界产业工会应如何评价，这个组织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成败与得失，又应如何估量和品评，这都有待读者去探讨和研究。本书的翻译出版，只是为读者提供资料。

# 目 录

第二版序言.....	1
第一版序言.....	3

## 第一部分 早期阶段

第一章 世界产业工会的先驱者.....	12
早期革命团体    英国的样板    美国早期的激进工会	
全国劳工联盟    劳动骑士    工人国际组织    产业统治者	
酿酒工人联合会    美国矿工联合会    干草市场    美国	
铁路工会    西部矿工联合会    西部矿工联合会组织的罢	
工    西部劳工同盟    美国劳工同盟    社会主义工人党	
与社会主义职工联盟    法国总工会	
第二章 世界产业工会的诞生(1905年).....	32
大会前的会议    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作用    一月大会	
产业主义者宣言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态度    产业工会大	
会与世界产业工会的成立    出席的产业与工会组织的特点	
西部联合会与美国劳工同盟在人数上的优势    德利昂与社	
会主义职工联盟    会上出现的观点:改良主义者,直接行动	
主义者,教条主义者.....    重要人物	
第三章 世界产业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对立.....	51
革命产业主义者对劳联的态度    对行业工会主义的批判	
“黄色工会”与工人贵族    重视非技术劳工与无组织的工人	
“单纯”工会与“劳工代理人”    对“从内部动摇”战术的批判	
大会决议    前言与政治行动条款    德利昂与社会主义工	

人党的态度 世界产业工会的会章 产业的分类 组织机构 地方工会与其它附属团体 总执行局及其权力 其它规定 会议中“德利昂主义”的影响 西部矿工联合会的头等重要地位 会上的塞缪尔·冈佩斯 其它评论 会章会议的成就

## 第二部分 第一阶段

### 〔“最初的”世界产业工会〕

#### 第四章 经济领域里的最初努力……………72

第一次大会结束时的形势 第一年的进展 美国劳联地方分会的活动 与劳联所属工会的摩擦 与行业工会意识实际上的妥协 内部纷争 金属与机械部的解体 西部矿工联合会的背信 早期罢工与罢工活动 罢工政策 新泽西社会主义者统一大会 关于社会主义与工会的讨论 统一大会的决议 第二届世界产业工会大会 会员的增加 各产业部

#### 第五章 “无产阶级暴民”的意外行动……………86

第二次大会时“反动分子”与“工资奴隶代表”的对立 德利昂与圣约翰对谢尔曼主席的攻击 “德利昂派暴民”的会前预备会 对谢尔曼的控诉 逼迫“工资奴隶代表”退席 每天的决议与谢尔曼派的失败 废除总主席职位 衡平法院经管人员的调查 当时对此项争吵的评论 第二次大会上的德利昂主义与社会主义工人党 西部矿工联合会 世界产业工会的财政

#### 第六章 富于战斗性的工会的结构……………98

农场工人与城市无产阶级的组织 世界产业工会与伐木工人 对外国人的规定 外语部 地方工会 地方工会与总部的关系 权力集中 地区产业会议 产业部 进一步讨论政治行动 莫耶尔、海伍德与佩蒂朋案 世界产业

工会的答辯    总罢工的建议    莫耶尔、海伍德案对世界产业工会的影响	
<b>第七章 为生存而斗争</b> .....	<b>112</b>
第三次大会    整个组织的处境    会员人数    斯图加特会议上的世界产业工会    政党与工会    又一次讨论前言中的政治条款	
<b>第八章 戈尔德菲尔德的斗争</b> .....	<b>120</b>
内华达    世界产业工会戈尔德菲尔特分部的特点    城市的工会会员与矿上的工会会员    建议加强两个团体的团结    矿主协会的态度    联邦政府武力干涉与调查    委员会的报告    世界产业工会在戈尔德菲尔德的成就    内华达政治中的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    世界产业工会在国内其他地方的罢工活动    一般组织活动	
<b>第九章 教条主义派与直接行动派的对立(1908年)</b> .....	<b>134</b>
1908年分裂前夕该组织的情况    190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裂痕的扩大    世界产业工会内部在政治行动上的重新组合    出席大会的人员    沃尔什的“工装纵队”    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与丹尼尔·德利昂的退出    德利昂派与直接行动派的争端    “彻底产业主义”与“议会主义”的对立    排除政治的前言    德利昂派残余在新泽西州巴特逊的集会    分歧的世界产业工会    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与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的争端    瓦布利对议会政治的批判    底特律派的教条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    丹尼尔·德利昂与文森·圣约翰之间的争议所显示的差异    世界产业工会无政治而非反政治的会章    德利昂对世界产业工会的影响    德利昂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	
<b>第十章 处于“文明境界”的世界产业工会(1908—1915年)</b> ...	<b>154</b>
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的发展    罢工活动及与“二流子”或直接行动主义派的冲突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议会主义派的	

对立 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的总工 尤金·德布斯呼吁  
世界产业工会两派的团结 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改名国际  
产业工人同盟

### 第三部分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 〔直接行动派〕

#### 第十一章 言论自由与总工..... 164

直接行动派与教条主义者分裂后的处境 瓦布利与“言论自由的斗争” 为言论自由而斗争的程序 世界产业工会的策略 社会反映 1910与1911的会议 会员人数的增长 组织的与解散的地方工会 世界产业工会与法国工团主义者 国际劳工政治 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 世界产业工会与麦克纳马拉案 总工的定义 社会党1912年会议时反对总工表示 第六节,第十一款

#### 第十二章 劳伦斯与力量的顶峰(1912年)..... 181

1912的罢工活动 劳伦斯罢工 在劳伦斯使用暴力及其责任 安放炸药 在劳伦斯的世界产业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 罢工的结果 世界产业工会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产业工会的道德 1912年大会 在权力分散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

#### 第十三章 双重工会主义与权力分散..... 192

“从内部动摇”战术 双重工会主义 世界产业工会为“从内部动摇”所作的辩解 汤姆·曼加入对双重工会主义的攻击 艾托和海伍德的反驳 1913年会议 集中权力与分散权力的对立 “分散权力派”的提案 分会与总部的关系 太平洋岸地区组织 在权力分散的辩论中东部反对西部 西部与东部的瓦布利 世界产业工会地方分会地理上的差异 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对1913年会议的印象

#### 第十四章 最近的趋向..... 205

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继续为敌 蒙大拿州巴特的劳工战 矿工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会 1914年大会 世界产业工会与失业者 反对战争的决议 会章的修改 工时协议 会员人数的增长 1914—1915年的不景气 恢复活动 农业工人组织 埃菲尔特言论自由的斗争 1916年(第十届)大会 世界产业工会目前的会员人数 会员的特点 国外的世界产业工会 澳大利西亚世界产业工会反军国主义运动 澳大利亚“非法会社法” 澳大利亚的产业工人工会 美国的“犯罪的工团主义”法 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与分会的变动 结语

## 附 录

一、哈格蒂神父的“命运轮” .....	224—225
二、世界产业工会会章前言:芝加哥版与底特律版 .....	225
三、会员人数统计: .....	228
表A 芝加哥与底特律分会会员人数(1905—1917年)	
表B 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与美国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总数的比较(1910年)	
表C 1897—1914年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和选定的某几个组织与产业团体的会员人数	
表D 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与美国所有工会的会员人数(1905—1917年)	
四、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结构(图)(1917年) .....	235
五、1914年世界产业工会地方分会的地理分布(芝加哥与底特律) .....	236
六、地方分会解散理由(1910—1911年) .....	240
七、世界产业工会言论自由斗争(1906—1916年) .....	242
八、世界产业工会组织的罢工(1906—1917年) .....	243
九、《世界产业工会歌集》选录 .....	246
十、各州关于“犯罪的工团主义”的立法 .....	261

## 第二版序言

新版中改动的地方不多。第一版中作为附件一的早期激进劳工组织表已被删去。取而代之的是 1905 年成立世界产业工会时哈格蒂“神父”编制的产业组织图原本的复制件。此图有时亦名“哈格蒂神父的命运轮”。要说明革命的产业工会主义者在产业组织方面有关工会结构的一些早期想法，这张图无疑是有一定重要性的。特劳特曼曾将此图大加扩充，发表在他所写的小册子《一个大工会》上。詹姆斯·罗伯逊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最近曾将此图再加以扩展，以推动太平洋岸西北地区车间工会代表的宣传。这个图发表在一本名为《工会主义者与美国车间代表制》的小册子里（俄勒冈州，波兰特，1919 年）。

该组织于 1919 年 5 月在芝加哥举行第十一届全国大会。这是 1916 年以后举行的第一次大会，共有五十四位代表参加，据说，这次是其中有四十八位以前从未参加过该组织的全体会议。总执行局报告说，1919 年该组织拥有十四个产业工会，它们在全国不同地区各自设有分会；该组织还设有总征集工会，会员总数为三万五千人。大会以后，据说又成立了三个新的产业工会：即石油工人工会、煤矿工人工会与渔业工人工会。出席 5 月会议的代表，通过了近五十项关于会章的修正案。如非全部，其中的大部分又以复决形式为会员批准。大会会议记录没有发表。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世界产业工会发行了一种月刊，名为《统一的大工会》，以及几种新的周报。

关于丹尼尔·德利昂的产业工会主义理论（见本书 149 页），作



者注意到书中的说法有误,已经改正,以符合事实。(原书)241页<sup>①</sup>上增加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对德里昂及革命产业工会主义与俄罗斯苏维埃制的关系所作的一些有趣的评论。

保罗·弗雷德里克·布里森登

1919年9月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

<sup>①</sup> 见本书译文第152页。——编者

## 第一版序言

本书是从历史的角度简要描述当前由议会社会主义走向产业社会主义的趋势。这一趋势集中体现在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的活动中。世界产业工会成立已有十三年。这十三年的前一半时间，公众几乎不知道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但从该组织的历史来看，有少数几个地方，由于受到惊动，很早就知道它的存在。1909年，斯博坎市即曾发生过世界产业工会发动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1912年，劳伦斯罢工事件使世界产业工会闻名全国。远在那时以前，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雷斯诺、宾夕法尼亚州的麦基斯·罗克斯及蒙大拿的密苏拉，都和“瓦布利”进行过小小的较量。

目前，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与干部的代表，有一百多人正在芝加哥接受确定该组织命运的审判。对被告起诉的罪名是阻挠并妨害征募士兵的工作而且在其它方面阻止进行对德战争。指控的具体罪行共有一万七千条。既然世界产业工会的战时活动现与我们关系甚大，在本书问世时，本应在最后加上关于该组织与战争的一章。遗憾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因审判仍在进行，而且除法庭记录以外，关于指控的反战罪行，几乎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sup>①</sup>

<sup>①</sup> 本书付印时，审判已经结束。8月17日，此案交付陪审团。陪审团离庭五十五分后，回庭宣称被告有罪，同意起诉书的指控。8月30日法官兰迪斯宣判，海伍德和另外十四人被判二十年徒刑，各处罚金二万美元。其它三十三人的第一条罪状各判刑六年，罚金五千美元；第二条罪状各判刑十年，罚金五千美元；第三条罪状各判刑二年，罚金一万美元；第四条罪状各判刑十年，罚金一万美元。三十三人各判刑2年，第一及第二条罪状各处罚金五千美元；第三、第四条罪状各处罚金一万美元。还有十二人被判徒刑一年零一天，第一、第二条罪状各处罚金五千美元；第三、第四条罪状各处罚金一万美元。两名被告判刑十天。所有判决同时执行。罚金总数达二百五十七万美元，并须负担诉讼费。据宣告本案将上诉。（美国伊利诺斯州北部地区地方初审法院刑庭录事记录第十二册，第61—62页）。

现今，世界产业工会的存在虽已为人所熟知，但是关于该组织及其会员的情况，公众依然不甚了解。而且，即使有所了解，大多也是不真实的。十三年以来，在美国人民面前，世界产业工会虽不能说是一贯受到诽谤，也可说是一贯遭到歪曲。它的所作所为及其所信奉的主义，公众均未得知真相。关于这一组织，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许多虚构的文章。关于该组织的真正宗旨——尤其是这一宗旨的建设性主张——则全国报纸伙同一气，不置一词。所以，这一劳工组织在公众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离奇古怪、虚无缥缈之物。

一群不愿工作的五花八门的流浪汉与非技术工人，他们的哲学简直是怠工和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哲学，而且他们的行动和自己的哲学是一致的。这就是目前对他们的看法。这正是更反动的企业集团盼望人民对世界产业工会所抱有的看法。如果这些反动的雇主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服公众不仅对世界产业工会抱有这种看法，而且把这种看法推而及于一切劳工组织，他们就可以在这个范围内与公众联合起来反对劳工。

世界产业工会纲领中消极的或破坏性的条款都被肆意曲解，然后加以夸张，说成是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全部宗旨。实际上，那仅仅是纲领中的次要部分。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极大可能存在某种建设性，但是新闻界却竭力阻挠公众对它的了解。必须指出，世界产业工会的鼓动者本身就以粗野与激烈的语言以及他们个人对耸人听闻与惹人注目的偏好，助长了对他们组织的这种曲解。甚至“瓦布利”们自己的一些说法也不可全信。作者之所以要谈及目前公众对世界产业工会的看法，是因为他相信：了解该组织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固然重要，了解公众如何看待这个组织，同样非常重要。

雇主、官员和一般民众当中对“瓦布利”的态度是，普遍认为他

们穷凶极恶，是些社会渣滓。这就是“只等天明，把他们全部吊死”的态度。西部某州的一位联邦司法部高级官员，曾为作者谈过一个例子。他最近访问该州边远地区一个小镇时，遇到一位警官，回答问题时，这位警官解释说：“对付‘瓦布利’，一点也不费事。镇上来了个‘瓦布利’，我当头就是一警棍，然后把他扔在河里。他爬起来时，自己就乖乖地滚蛋。”顺便提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任何一个穷人，如果他没有职业或明显地缺乏生活来源，根据这一事实，就可以被假定为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作为一个“瓦布利”，对他的适当待遇便是用镐把打他，如果获知他是罢工的鼓动者，便是一次“小小的领带晚会”<sup>①</sup>。

由于我们现正处于战时，某些雇主集团，尤其是采矿业与木材工业的那些雇主，进一步地混淆视听，加剧了公众对世界产业工会的仇视。他们是在早先使用过的幌子下，再加上不忠诚与不爱国的指控，便达到了这一目的。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在国旗的掩护下指责这些不忠的、无政府主义的“瓦布利”。这样一来，就更加模糊了潜在的经济问题。不论任何一方在爱国主义方面有什么事实，看来确实是：世界产生工会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普通的罢工，目的在于争取更好的雇用条件及决定这些条件时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努力被雇主指责为不忠，并遭到全副暴力的对待。换言之，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警棍与“领带晚会”的政策。——亚利桑那州比斯比城把所谓的“瓦布利”，全部驱逐出境，蒙大拿州巴特城，吊死法兰克·利特，便是例证。正如总统派出的调解委员会在报告中所说：“对世界产业工会的箝制，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因为雇主方面眼光短浅，对确实存在的苦处，也反对加以改善。”

通过阴险的手法，散布关于世界产业工会搞鬼的谰言，即使在该工会并未作为一个组织参加的争执中，也可使该工会本身或另

<sup>①</sup> 意指吊死。——译者

一劳工团体,或二者,成为“牺牲品”。举例来说,如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木瓦工工会与某木材公司发生争执,该公司仅须发起攻势,通过所控制的新闻专栏,叫嚷“他们是‘瓦布利’”,舆论就会反对他们。他们信口雌黄并不到此为止。谁公开同情这些所谓的“瓦布利”的人,他自己就一定是个“瓦布利”。

自然,国内自由派人士不同情用警棍政策来对待世界产业工会,也不同情对世界产业工会主义作如此蛮横的解释。但是作者必须指出,自由派的解释也远非确切。把世界产业工会说成是一种社会脓疮,造成这种脓疮的原因则说成是诸如住房条件太差之类的问题,这就是自由派所表示的态度,所发表的意见。这样来解释世界产业工会显然是管窥蠡测(除非我们准备采取一种立场,把旨在重新整顿现状的任何组织——例如,单一税同盟——都看成是社会脓疮)。改善矿区或木场的工作条件,可以消除该工会一些粗野与次要的活动,但不会扼杀世界产业工会主义。

说世界产业工会是国家肌体上的一种社会脓疮,这并不能使这个工会就此消失,正如说英国工党或我们的国家安全同盟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肌体上的脓疮并不能使这些组织就此消失一样。只有掌握世界产业工会的较为基本的宗旨,分清是非曲直,并且按照我们的结论勇敢地行事,我们才能彻底而且公正地对待这个组织。我们有义务严肃地探讨非技术劳工的组织问题,行业工会主义、混合工会主义和产业工会主义的有关功绩问题;充分发挥政治民主以及将来在这方面可能作何改进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的经济生活与工业活动中专制与民主对立的问题。“瓦布利”坚持认为,企业中参加工作的人(从雇用的总裁到雇用的普通劳工),如果不能控制管理部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凑巧的是,英国工党在其题为《论劳工与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报告中,实际上坚持了同样的主张。英国工党坚持的方式,比世界产

业工会的要文雅一些，聪明一些。这一事实可以说明我们的自由派人士对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这一条款几乎是普遍地加以忽视。世界产业工会还为这一控制设计了（当然是不成熟、不完备的）一种机构。他们认为产业工会就是将来产业民主的行政单位。一旦战争结束，所有这些都将成为突出的问题，即使“瓦布利”已不再存在，这个领域内的继承者也将为每一问题的根本目的而奋斗。

要求将我们的某些民主——我们的代议制的某些成份——从政治生活扩展到经济生活，这就是世界产业工会纲领中可以肯定部分的最重要的项目。他们要求给予工人——各级工人——控制管理部门的全部权力，从而使企业民主化。他们要求把产业单位的管理权从主要着眼于收益的那些人的手中转移到主要着眼于生产过程的那些人的手中。“瓦布利”愿意看到“资本主义”（君主制的或寡头制的对企业的控制）为经济民主所代替，正如一切文明国家中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几乎已全部为政治民主所代替一样。当英国工党要求在企业中实行代议政治时，那些并未忽视这一要求的人，曾认真地加以考虑。而当世界产业工会用“让工人管理企业”这样的说法来反映这种观点时，编辑们却惊慌失措，工商界也大惊小怪地估量世界产业工会所形成的威胁，比较反动的雇主竟歇斯底里地大发作，叫嚷在天亮时“就把这些犯罪的无政府主义者枪毙”。

按照目前公认的普鲁士国家模式来管理企业，可能是最好的办法。这当然是个有待争论的问题，而且世界产业工会已对普鲁士模式表示异议。不论世界产业工会可以肯定的纲领中有何内在的优越性，甚至该工会最积极的成员也不得不承认，假如他们今天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权力，他们也会和普鲁士一样严酷无情，其严酷的程度绝不亚于我们现有的大公司。即使时间已经成熟，资本主义可以取而代之，世界产业工会也还得走过漫长的路程才有代替

的资格。就担负责任而言，“瓦布利”们还处于光怪陆离的毫无准备的状态。迄今为止，他们自己的会员也不理解他们时时挂在嘴上的怠工方法相对来说是如何的无关紧要。他们谴责专制的方法，但他们的作法非常粗野，而且把着重点放在超乎常理以外的错误位置。可以说，他们是在刺耳而且醒目的声明之后，又低声细语地加上一个关于方法问题的注释。“如果不允许劳工对矿山管理有发言权——就实行怠工！”

世界产业工会要求把企业的全部管理权都交给生产者的要求，无疑是过分的。管理机构的某些方面可能应该完全由工人（包括与企业有关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工人）来控制。在任何生产单位中，劳动时间和卫生条件即使不是生产者惟一的，也是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但是应该生产多少产品和应该以何价出售，与消费者也大有关系。因此，消费者也应参与企业管理，确定产品的数量与价格。

本书是对世界产业工会这一组织作实事求是的描述，并且记载它的历史事实。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坚持要根据原始材料下笔。作者一直试图通过访问、街头演说、会议记录、印刷的文件与小册子等，使“瓦布利”自己现身说法。大部分记载系根据1909年作者对世界产业工会开始产生兴趣以来所收集的资料与收到的印刷品。

作者自始至终力图不对世界产业工会作哲学上的探讨。至于阐明由世界产业工会体现的这一意义重大的运动及其重要性，作者并未忽视。现在看来，这点确有迫切的需要。写此书时，最初的意图是将分析与阐明世界产业工会主义以及它对其它经济主义的态度结合在一起。但是作为骨架的历史资料，几乎排挤了其他的一切，可能要占据与其重要性并不相称的更多的篇幅。尽管如此，酌加评论的愿望仍甚强烈，有时竟不可抗拒。尽管作者力图做到

准确与完全公正,但无论事实和看法都可能有误,如蒙指出,不胜感谢。

作者从事此项研究时,在搜集材料方面,得到该组织全国各地几十个地方工会书记的大力支持,深以为感。世界产业工会的前任总书记和总司库文森特·圣约翰先生,曾一再慷慨满足作者索取文件与资料的要求,尤为铭感。世界产业工会总书记兼总司库威廉·D.海伍德先生,国际产业工人同盟(原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或底特律派世界产业工会)的总书记兼总司库赫尔曼·里克特先生,均曾同样满足作者的要求,并此致谢。最后,作者要对哥伦比亚大学亨利·R.西格教授表示深切的感谢,本书写作后期,他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西格教授和C. A. 斯图尔特夫人曾不厌其烦地阅读本书校样,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工作人员M. A. 加兹比夫人曾协助编写参考书目,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保罗·弗雷德里克·布里森登

1918年6月9日于旧金山





## 第一部分 早期阶段

## 第一章 世界产业工会的先驱者

世界产业工会的革命理论今天往往被说成奠立“新工联主义”或“新社会主义”的基石。但是不能过分强调，无论是世界产业工会主义，还是同它密切相关但又大不相同的法国工团主义，都不是此间或法国的那些决不妥协的人在过去二十五年内一时心血来潮的新发明。作为一种单纯组织形式的产业工会主义，甚至革命的产业工会主义——即产业组织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或无政府主义的）精神所鼓舞并受其指引——它们的主要原则均可溯源于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英国工会主义的那个引人注目的革命时期。以产业形式和激进精神出现的劳工组织，在七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的美国劳工史上也不乏先例。这就是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基石，但同一组织不一定同时具备所有的特点。当代的作者曾提醒人们注意，英国宪章派与现代世界产业工会在理论上有极为惊人的相似之处。世界产业工会对政治和政客的猛烈攻击和它对各种劳工的呼吁，也就是宪章派纲领中基本条款的主旨——宪章派强调经济因素，强调的程度与今天的世界产业工会毫无二致。

不论在美国或者英国，特别是在前面提及的时期，我们今日称之为工团主义的那些策略，在当时是数见不鲜的。世界产业工会的罢工并非在1905年兴起。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劳动骑士、国际工人协会、罗伯特·欧文时代的“新工会主义者”——所有这些组织及其它许多团体，为了推动他们的事业都使用过因法国工团主义者和美国“瓦布利”而驰名的那些方法。总罢工——集体行动——同情罢工——全体劳工的团结——这些概念似乎可以在更

早时期找到样板，而且很可能已付诸行动。奥斯本·沃德就谈到过公元前发生的某些革命的劳工活动。他曾描写希腊一次银矿工人的罢工——在雅典以南大约三十英里的洛里尼姆。沃德说：“推断是明确无误的，即公元前413年，二万名矿工、技工、车夫与劳工突然罢工，他们在雅典面临极大危机之际，为挣脱主人与锁链的桎梏而斗争。”他的结语说：“这次罢工必定是高度协调、迅速而且猛烈”，“一定是他们自己策划的。”这一罢工虽然广泛地为人传诵，但与今日世界产业工会的一般罢工相比，似乎并未带来更为持久的成果。工团主义的这一上古时期的样板，证据并非完全可信。那是从古老的红沙石中挖掘出来的——还有些无法联系的环节。追溯工团主义组织形式的来源时——更不用说工团主义的活动与思想——最好不要超过过去的一个世纪，这样比较稳妥。

通过经济的而非政治的渠道谋求经济解放，并由各级劳动者作为工人，即作为产业国家而非政治国家的人的齿轮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思想，毫无疑问，在上个世纪末叶以前已明确地形成。<sup>①</sup>这种想法的确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一个大工会”的说法，肯定在三十年代初期已在英国出现。那时，罗伯特·欧文就已为他那建立“生产阶级的总联盟”的伟大计划绘出蓝图。1834年，西德尼与比阿特丽斯·韦伯关于“全国团结大工会”成立的报道说：按照欧文建议的体系，生产工具将不成为全社会的财产，而为具体使用这类工具的一群工人所有。工会将转化为“国有公司”，经管全部制造业。农会将占有土地，矿工占有矿山，纺织工人占有纱厂。各种行业都由各种工会管理，由一个“总管理处”作为管理中心。

<sup>①</sup> “因此，我们首先肯定，工团主义运动……在其倾向上和策略上，是人民运动，即工人中的一次运动，这一运动的历史渊源，须追溯到九十年代初，甚至追溯到老国际时期。”（查尔斯·高乃里森：“论国际工团主义”。载《社会科学及社会政治文库》第30卷（1910年），第151页。

“新工联主义者”的领导人的目的并非废弃现存社会结构，他们的目的在于为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占有这些机构。

美国式的世界产业工会主义，其出现的时间要比英国迟得多。但早在1834年，美国工人已在讨论工会对政治的态度。当时全国工会的成员曾讨论草拟一项决议，表达代表会议对劳工阶级的社会、文明与政治状况的意见。经过充分辩论以后，“政治”一词被删去。

1864年，有过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要在这个国家组织一个全国工会联合会。两年以后，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全国劳工大会，成立了一个保守的政治组织，称为全国劳工联盟——劳动骑士团的短命的前身。伊利说，这个组织只存在了大约三年时间，因一种被认为是政治病症而告终。<sup>①</sup>普遍的冷淡与财政的困窘，很可能是起作用的原因。

“瓦布利”的先驱者当中，最重要的要数劳动骑士团。该团成立于1869年，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曾进行过极为成功的宣传。在八十年代后期，它的会员人数已超过百万。<sup>②</sup>此后，该团即迅速趋于没落，其没落的速度竟超过十八世纪初期该团飞速发展的速度，最后终于土崩瓦解；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已沦为名存实亡的组织。卡罗尔·D·赖特认为，1887年为该团会员最多的一年，登记入会的可能达到一百万左右。1898年加入该组织的，大约只有十万。赖特上校认为，会员人数的锐减是由于该组织的社会主义倾向，特别是由于它企图把所有工资工人都置于同一地位。

劳动骑士团具有特征的口号是：“一人受害，大家关心”——在今日世界产业工会的所有口号中，这一口号同样占有突出的地位。

<sup>①</sup> 特里顿（《新工联主义》92页）说，1868年该组织有会员六十四万人。1869年显然曾派代表参加巴赛尔国际会议。

<sup>②</sup> 一位骑士对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说，1888年时劳动骑士团有会员一百二十万人。1886年，该组织所属分会接近九千个。

劳动骑士主张：首先要把产业的每一部门都纳入组织的范围内，认为行动和“勤奋的道德价值（不是财富）”的观点，才是个人和国家之所以伟大的真正标准；第二，“在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中为他们争取到适当的份额”；第三，以仲裁替代罢工；第四，将每日劳动时间减为八小时。劳动骑士还主张把电报、电话、铁路收归政府所有；强调合作的原则；接受妇女与黑人为会员，并相信工会中要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工人阶级政治中要有团结。该团领导人（工人大头领）鲍德利说：“这个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打破行业的界限；从事劳动的人，不论什么劳动，都应得到并享有劳动的正当果实……”。

该团原系秘密组织，后来放弃了这一特点。在地方分会的会章上，对会员入会有以下限制：“……律师、银行家、职业赌徒和股票经纪人均不得入会。”1881年以前，医生也在排斥之列。该团设地方会议（地方分会），由地区会议管辖，其上为大会与工人大头领。这些机构在一个权力集中的体制内紧密地互相联系在一起，行政权力的集中，被认为是极端重要的。他们认为，把每个部门的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都团结起来，是头等重要的工作，而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权力集中是必不可少的。同今天更为激进的世界产业工会相比，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政治方法还寄予不小的信任。多年以来，他们在华盛顿就设有立法机关游说委员会。此外，他们相信同情罢工，联合抵制以及工人之间团结的必要性。这和世界产业工会是一致的。下面是《合众国劳资关系委员会最后报告》（1900）的一段摘录，可以说明这个组织的管理方针：

“劳动骑士团的基本想法是联合所有工人……它认为这种利益的统一使政策和管理的统一成为必要；而要做到管理的统一，按照他们的设想，只要把责任集中在选举出来领头办事的人的手中即可。整个组织的管理完全取决于大会，同时……由大会选举的

执行人员所发布的命令，要求所有会员服从。有几种行业分别组织在这一团体内……该团的愿望是吸收所有能生产的工人，不论他们是否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的劳动报酬。

劳动骑士强调技术和非技术工人的联合，这是很有意义的，世界产业工会后来也曾努力促进这种联合。该团领导人特伦斯·V. 鲍德利说：“我看到节省劳力的机器正在把技工降低到杂工的水平，他们很快就会处于同样地位。我的目的是，要提高劳工的身价。”据报导，在这次访问中鲍德利说，让机工和铁匠参加骑士团时，最大的困难在于他们轻视其它工人。

劳动骑士团的中央机构与地方分会之间，与今日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相比，存在着更为紧密的联系。美国劳工联合会，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是一个享有自治权的“国际工会”的一个比较松散的联合会。权力高度集中于大会和全国领导人的手中，是骑士团解体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还是内讧，特别是由于骑士团的参与政治而引起的激烈争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个组织应否作为一个组织参与政治。美国的每一个地方分会几乎都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些政治问题的出现，迫使会员脱离组织……。”

骑士团是一个保守分子与激进分子的奇特混合体。这个组织是社会主义的，不过不是其它社会主义，而是国家社会主义。尽管他们订有仲裁条款，但是他们并不相信雇主与雇工利益能够一致。作为工联主义者，他们有所创新，它比从英国输入的狭隘的行会型工会，已前进了一大步。他们口头上说，要消灭工资制度。领导人鲍德利说：“指出一条最终消灭这种制度的道路对我来说是件乐事。”骑士团反对劳工使用暴力，但珀曼说：“……虽然骑士团的领导宣扬反对暴力和我们现所说的怠工行动，但二者均被广泛地付诸实践，1886年的西南铁路公司罢工便是一例。”他接着对骑士团与“瓦布利”进行比较，他说后者宣扬暴力但不使用暴力，前者使用

暴力，却不进行宣扬。他补充说，劳动骑士公开主张合作政策，世界产业工会公开主张工团主义，但他认为这两个组织在许多地方都没有把他们的主张大量地付诸实践。从下列新闻报导可知 1902 年时，即世界产业工会成立的前三年，劳动骑士团的分裂情况：“……劳动骑士团内部的敌对派系从本周星期二起，将在阿尔巴尼各自召开会议。各派都声称自己代表本州的劳动骑士。……海斯派目前据有劳动骑士团的账目、财产及设备，这是不久以前由法院判给的。”

劳动骑士团在美国兴起的同时，出现了国际工人协会——六十年代后期产生于欧洲的著名的“工人国际”，它很快扩展到大西洋两岸。这个工人协会 1871 年首次在美国成立。工人国际的这一美国支部的宣言中的口号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自己。这一组织是短命的。因十年以后，即 1881 年，在匹兹堡成立了另一个自称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特里顿说，这个组织的“成员大多是劳工和农工，他们反对一切议会行动，鼓吹教育与宣传是实现社会革命的最佳手段。”1887 年，他们大约有六千名会员时，试图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谈判失败后即自行解散。

同时，这个国家内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很活跃。1881 年，即美国劳工联合会（当时称为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的行业和工会联合会）成立的那年，无政府主义者鼓吹革命社会主义党的自身力量，因而，在该组织内部，他们与那些主张政治行动的人的分歧终于明朗化。1883 年，“革命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举行联席会议，结果成立了国际劳动人民联合会。此次会议有二十六个市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社会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与会代表起草了有名的匹兹堡宣言，“要求用一切手段——有力的、不留情的、革命的与国际的行动，摧毁现存政府，并且建立一种以生产组织之间自由交换等值产品和没有中间人和牟利者干预为基础的产业制度。



两年之间，该组织的成员人数增加到大约七千人。1888年发生了干草市场悲剧，这个组织很快就不复存在。该组织由无政府主义者控制，十分强调革命手段与直接行动，对政治行动则相应地加以蔑视。无政府主义者约翰·莫斯特于1882年来到美国，国际劳动人民联合会的成立，主要是由于他的鼓动。

世界产业工会所展示的现代革命工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无疑可从老的国际工人协会找到根源。世界产业工会的机关报，《产业工人》声称：“现代革命工会主义思想的起源，我们必须追溯到劳工国际。”当詹姆斯·吉劳姆在比较现代世界产业工会的法国兄弟与老的劳动人民联合会时问道：“如果法国总工会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继续，那么它是什么？”最初由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于1868年为第一国际起草的纲领中的许多条款，与二十世纪世界产业工会的口号非常相似。这一纲领在开头声明，自己是无神论者，接着宣称其主要任务是废除宗教，并用科学代替宗教信仰。它主张所有阶级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平等，为达此目的，必须消灭一切政府。它不仅反对一切中央集权的组织，而且反对各种形式的政治行动。它认为控制生产过程的应该是生产者集团，而不是社会。

“所有专制主义者的敌人不承认任何其它形式的政体，只承认共和体制，并且完全拒绝反动联盟，同时他们还否定这种活动：不把工人反对资本家的事业所取得的胜利作为迫切的和直接的目的。”

1874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名为产业的统治者。不分男女均可加入组织。它的前言宣称，该组织系产业工人阶级的联合，不分种族、肤色、国籍与职业；成立的目的并非要对任何其它阶级进行侵略战争，或鼓励劳工对资本的仇视……而是在自身改进和自我保卫方面互相帮助。”但其最终目

的象是要消灭工资制度。

同年，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名叫“美国工人联合会”。这一组织，加上其它几个社会主义组织，于1876年合并成为工人党。翌年，改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1874年也是产业兄弟会成立的一年。这个组织与劳动骑士团有些相似，但七十年代末已不复存在。

十年以后(1884年)，全美酿酒工人联合会成立。在美国，这是今天仅次于矿工联合会的最强大的产业工会组织。自成立之日起，该组织不仅吸收酿酒工人，也吸收(运酒货车)司机、麦芽制造人、酒厂雇用的机工与司炉工参加。事实上，凡在酒厂内工作与在酒厂外围工作的工人，都可入会。1896年以前，这个工会一直隶属于劳动骑士团。1896年以后，它即几乎一直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就组织而言，该会一直坚持产业工会主义，在此问题上，并曾多次与劳联发生争执。尽管酿酒工人联合会在其它方面是保守的，但在工会组织结构方面，却和矿工工会一样，被世界产业工会看作正确的楷模。1890年，美国矿工联合会成立。现在，它是美国的最大工会，即使不是全世界的最大工会。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产业工会，这是毫无疑问的。1905年以来，革命的世界产业工会主义者，对该会的组织形式一直表示钦佩，对该会保守的策略，则一直表示轻蔑。

此时，在英国，“新工联主义”正步入高潮。海德门写道：“由一个行业单枪匹马独立行事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如果各级劳工——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不能完全组织起来，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将是一事无成。……我们向……一切行业的技术工人呼吁……与他们的非技术工人兄弟及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这样，工人自己才能掌握生产手段并建立一个合作的共和国……。”

八十年代还经常出现欧文派的要求，要求工人必须被允许“占有他们自己的工厂并投票确定经理与工头的人选。”今天的世界产

业工会也是主张控制产业，所以，上述事实更有意义了。

1888年芝加哥发生著名的干草市场暴乱。这一悲剧的结果，毫无疑问是使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的挫折。

罗伯特·亨特说：“劳工运动经过短暂的无政府狂热以后，已陷于不知所措的状态。工会会员离弃那些无政府主义宣传家，而只听信资产阶级报纸提供的消息，他们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是一回事，如果对此容忍，将把运动引向毁灭与灾难。无疑，芝加哥的炸弹使劳工运动后退了许多年。这颗炸弹使工联主义者的基本群众唾弃一切有革命思想的社团。在这一方面，它所做的比其它一切力量的总和所能做到的还要多。”

现为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的贾斯特斯·埃伯特宣称，干草市场事件“使新社会主义工人党卷入一场什么是争取劳工解放的正确道路的激烈争论”。罗伯特·亨特认为，这些暴乱的确使法国工联主义者产生总罢工的想法，因而它首先有助于现代法国工团主义的形成；其次是，这种思想又播回大西洋此岸，而且由于这一事件在这个国家产生的直接影响，有助于美国工团主义以世界产业工会这种形式出现。

干草市场事件五年以后——1893年6月，尤金·德布斯在芝加哥组织了一个铁路雇员的产业工会。一年以后，当普尔曼罢工事件发生时，已有会员十五万人。此次罢工的失败使该会解体，1897年即不复存在。

1893年为西部矿工联合会开始成立的一年，该组织大可看作世界产业工会的前身。三年以前煤矿工人已成立全国性组织。从成立之日起，煤矿工人工会和金属矿工人工会都是产业型工会，会员中包括“矿工以及一切与矿有关的各类工人”。西部矿工联合会于1893年成立于蒙大拿的巴尤特，而且迅即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1897年退出劳联。独立存在一段时期后，于1898年与西部

劳工同盟联合，1905年又与世界产业工会联合。1911年又重新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

世界产业工会诞生之前，西部矿工联合会在它存在的十二年间，在美国劳工运动史上一系列最英勇顽强、有声有色的罢工斗争中，它是崭露头角的。罢工的恐怖接连出现：1893年于克达伦，1894年于克里普尔湾，1896—1897年于利德维尔，1899年于盐湖城及克达伦的再次爆发，1901年于特鲁莱德，1903年于爱达荷州斯普林斯和1903—1904年在克里普尔湾的又一次爆发。这个组织，尤其是头十年中，其富于激进的战斗性与煤矿工人工会的保守形成鲜明的对比。它所参加的罢工通常具有骚乱与暴力的特点。1903年爱达荷州斯普林斯罢工时，由公民保卫同盟——矿主与商人的组织——于6月29日召集了一次群情激愤的公民会议。一位本地商人在会上说：“莫耶尔与海伍德，还有赫尔·莫斯特，都是这个国家的头号无政府主义者。我知道莫耶尔将于明天来到爱达荷州的斯普林斯。我要说的是：如果人们让他把脚踏上清湾县，他们就是卑鄙无耻、不可救药的懦夫”。会议很快就通过决议，把罢工者驱逐出境，并赴监狱查问犯人，命令把二十三名在押犯人中的十四名驱逐出境。

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这些可怖的罢工纠葛在促使工会会员转向激进方面，无疑是起了作用的。这些斗争确是世界产业工会富于战斗性的产业主义行将出现的信号。现任世界产业工会总书记兼总司库的威廉·D·海伍德及曾多年担任同样职务的文森特·圣约翰，原来均系西部矿工联合会早期的积极的领导成员。联合会不象世界产业工会那样卑视政治。由于州与市政当局对矿主明显地纵容，使用民兵镇压罢工，而且滥用禁令，该会被迫考虑遵循社会主义路线的同时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1902年该会开会时决议“采取毫不含糊的社会主义原则”。1903和1904年，又曾

重新肯定这一决议。1904年的声明称：“我们向人类的劳苦大众推荐社会党，只有通过他们，从现在的工资奴役制度下争取彻底解放才有希望……”。另一决议（由威廉·D·海伍德签署）说：“此时此地，如有必要，大家要起来进行经济性罢工，然后在票箱前团结起来，把代表我们阶级的人选入政府，使劳工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

实际上，联合会并非只满足于政治行动。它说得很清楚，罢工这一经济武器也不能予以忽视。此外，对当时很少讨论过的雇用者控制产业这一根本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第十届会议上，威廉·D·海伍德建议联合会向各矿投资，由工会成员为了工会的利益而进行管理<sup>①</sup>。在接着的一次会议上，主席莫耶尔建议联合会应控制、经营矿山，并为此目的摊筹资金。当时由于罢工问题，该会面临极大的困难，这一计划不得不予以放弃。但产业工人控制产业的这种观点，已在矿工中产生影响，给他们的印象是：他们可以有代理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管理并控制生产。

西部矿工联合会具有非常激进的倾向，从它的会章的前言可以看出它的某些观点。前言说：

“社会上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斗争是经济状况引起的，……生产者……受到自己生产的财富的剥削，只允许他们获得基本必需品；……阶级斗争将继续下去，直到生产者被承认是他的产品的惟一主人；……工人阶级，而且只有工人阶级，能够而且必需取得自己的解放；……最后，产业工会和所有雇佣劳动者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

前言的结论说，由于这些理由，“受雇于矿山、矿厂、冶炼厂及有关行业的工资奴隶，联合起来组成西部矿工联合会。”

---

<sup>①</sup> 《西部矿工联合会第十届大会记录》163—165页。文森特·圣约翰作为这一计划的支持者也与此有关。

1898年于盐湖城成立西部劳工同盟时，西部矿工联合会起了有力的作用。

同年，社会民主党(三年以后成为社会党)在芝加哥成立。西部劳工同盟于1902年由蒙大拿比尤特迁至芝加哥，并改名为美国劳工同盟。1905年，这个组织，包括西部矿工联合会，又与其它几个激进工会联合在一起，组成世界产业工会。1905年时，美国劳工同盟已明显地处于分裂状态——实际上已名存实亡。矿工联合会一直是西部(或美国)劳工联盟最强、最大的成员。它拒绝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它的会员中的大部分是非技术工人；除矿工以外，很快它就吸收了西部各州大量厨师、侍者、货车司机与伐木工人。它显然是力图把木材工人组织起来的第一个劳工组织。西部劳工联盟原拟将西部各行业或无行业的雇佣劳动者组成一个产业组织，其目的在于包括各类与各种水平的劳工。但到1901年为止，它的活动范围大多限于西部矿区。正如卡茨所说：“美国劳工同盟实际上只是西部矿工联合会的另一名称，改名的用意是使矿工联合会具有全国性。”

美国劳工同盟肯定是一个产业工会，仅系预测，并非现实。在某些重要的特点方面，它与我们现代的世界产业工会是相似的。同盟的一位成员说：“它相信为某一公司劳动，参加某一种产业的一切雇员，应由一个有权威的领导……加以安排；任何产业中，受雇于某一雇主的所有工人，应通过同一组织对雇主负责……”。任何地方分会进行罢工以前，须得到总执行局的批准。有关于互换与一般调动制度的规定，和后来世界产业工会的规定一样。与世界产业工会相比，美国劳工同盟是个政治气质与倾向比较明显的产业组织。但其最终目标肯定是社会主义的。它似乎标志着那种(政治社会主义者)类型的产业工会主义发展的顶峰。在以下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1905年在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旗帜下开始了

急速的转变，从社会主义的产业工会主义转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产业工会主义。

美国劳工同盟的许多领导人都是社会党的党员。该同盟的前言说：“我们相信采取工人阶级一致的、独立的政治行动的时刻已经来到，为此，我们声明赞同国际社会主义，并采用美国社会党的宣言与纲领作为美国劳工同盟的宣言与纲领”。它虽然赞同社会主义，但容许持各种不同政见的工人加入同盟，这与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是不相似的；在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及推进革命劳工运动方面，则与后者相似。

美国劳工同盟的机关报宣称：“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心脏与灵魂，运动中的政党只是票箱前公开的代表。产业工会主义的目的是将大致相同的各产业部门的工人阶级象在合作共和国中将要实现的那样组织起来。这样一来，即使工人丧失选举权，他们还能拥有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组织，为他们去接收并集体管理产业机器与财富”。

在美国西部，世界产业工会的根既深且广，今日它的力量大多来源于西部的会员。为它铺平道路的，主要也是西部的组织——西部矿工联合会即现代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突出的先驱者。东部的两个组织——它们的主要力量在东部的两个组织，在世界产业工会诞生前十年内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两个组织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它的“智慧产物”——社会主义职工联盟。为了说清来源问题，有必要简单谈谈这两个组织，尤其是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它是社会主义工人党树立的未来工会的光辉样板。

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于1877年，由全国劳工同盟、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及社会民主工人党合并组成。最初，它名为美国工人党，党内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会的成员。该党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它的领导人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解释及其

在社会主义运动与宣传等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显然是教条主义的，无怪人们称之为不可能主义者。自1901年社会党建党以来，这两个信奉社会主义的政党即公开地对立。社会党奉行机会主义路线，赞扬保守的工会，并且常常同它们联合在一起，对组织社会主义工会则趑趄不前，或拒不合作，而满足于通过劝说现存工会中个别成员转向社会主义的办法使工会成为社会主义工会的努力。这种办法后来被人称为“内部突破”。社会主义工人党则遵奉教条主义的、“不可能主义者”的路线，激烈攻击行业工会，提出的口号是“不妥协，不作政治交易”，坚决主张新的工会必须以产业为结构，社会主义为宗旨，并建立反对行业工会的原则，因行业工会的结构与习气难望通过“内部突破”加以改变。社会党现已强大，其对手已失去活力，成为一个很小的集团，难以称为政党。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组成于1895年。同年，组织起来的工团主义运动，以总工会的形式在法国诞生。那年的12月6日，劳动骑士团第四十九地区分会与纽约市中央劳工联合会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成立这个组织的主张，似乎是丹尼尔·德利昂提出的。德利昂无疑是这个国家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主要学者，他的敌人称他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教皇”。他的一位追随者说他深信“如果不把产业阵线上的工人组织成一支有阶级觉悟的革命队伍，社会主义只能是痴心妄想”。N. I. 斯通说：“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是劳工史上社会主义工会反对单纯工会组织的独特范例……”。他说：“作为我们‘工人头领’〔德利昂〕的杰作，它从头到尾使尽全力向我们袭来，使我们吃惊，我们也的确为之一惊……”。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组成后，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896年举行的第一次大会上正式予以批准。雨果·沃格特代表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在会上发言说：“如果我们要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成一支



我们所需要的解放队伍,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整个劳工运动就必须浸透社会主义,必须由社会主义者控制。”他进一步解释说:“为了不使任何两面三刀的骗子在联盟中有可能产生影响把联盟引保向守的方面,我们规定所有干部都须宣誓,不与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发生关系,除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行动外,不支持任何其它政治行动”。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在许多地方都模仿劳动骑士团。威廉·E.特劳特曼称之为“劳动骑士团的具体而微小的翻版”。“它有着同样的地区联盟,以同样的知识分子作为领导人,同样的地方行会组织和同样的混合地方分会,以及同样的总部集权……”。他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最致命的弱点是它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联盟”。职工联盟毕竟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会而不是一个产业工会。它与美国劳工同盟及上述那些先驱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缺乏产业的结构,及其强调团结一致地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它与该党关系一直极为密切,且大多成员均为该党党员。实际上,它对单纯经济行动的作用是采取怀疑态度的。和后来的世界产业工会一样,尽管它本身的分会实质上是行业或同行工会,它对行业工会却几乎是深恶痛绝的。它的一位成员说:“我们只有向它们进攻,彻头彻尾地把它们粉碎……”。当然,它痛恨的并不是行会的结构,而是行会的保守。

联盟在它的“原则宣言”中宣称:“劳工组织的方法与精神完全是软弱无力,不足以抵抗集中的资本的侵害……,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主要依靠其组织结构,……除非工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团结成一个阶级,采取直接行动,否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结构”。

声明的结尾提出了联盟的主要目标:“通过消灭阶级,尽早地结束那种野蛮的〔阶级〕斗争,将土地及生产、运输、分配的一切手

段还给作为集体的人民，建立合作，以代替现有的无计划生产、产业战与社会上无秩序的状态。在合作共和国内，每个工人都能自由发挥才能、充分受益，受益的程度将随现代文化的进步而大量增长”。

联盟的宗旨在会章中说得比较清楚。它宣称要“使至今仍为‘纯粹的老式工会主义’的主张或传统所统治的劳工组织接受这些原则：把一切技术的和非技术的雇佣劳动者组成地方或地区联盟；促进并发展本大陆由社会主义工人党所代表的遵循国际社会主义路线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

社会主义工人党自然以高度热情欢迎联盟。除公开对联盟表示赞许外，在1896年大会上又通过决议表示欢迎。决议说：“我们以无比高兴的心情欢呼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成立，这是雇佣劳动者走向摆脱桎梏的伟大的一步……。我们号召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将职工联盟的革命精神带到一切工人组织中去，……把美国的无产阶级团结成一支有阶级觉悟的、势不可当的队伍，因为他们有经济组织作为盾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选票作为利剑”。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存在期间，丹尼尔·德利昂认为革命的工会主义必须以政治为先，而不能以产业为先，放弃政治。他也感到工会必须受政治运动的支配，正如德国的工会受社会民主党的支配那样。后来他深信革命工会主义必须支配政治运动，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革命工会担负着决定性的使命。

弗雷纳说：“社会主义职工联盟主要是与美国劳工联合会作斗争的武器。劳联的支持者纷纷抗议……为拯救劳联而分裂社会主义运动……。德利昂的革命工会主义主要是防止劳工贵族与中产阶级所控制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一种手段。这两个社会集团在某些方面利益相同，并且一致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

1898年6月，社会主义职工联盟会员的成分、人数见下表：

德籍侍者	260
啤酒工会	200
工程师联合会	60
嵌木细工	70
卡尔·沙姆俱乐部	80
钢琴制作工	520
波希米亚屠宰工	150
酒吧间侍者	90
皮毛制作工	250
银器制作工	40
纽约厨师	55
德籍铜匠	80
通心粉制作工	65
进步的卷烟工人	970
波希米亚排印工人	32
瑞士机工	98
进步的排印工人	15
印刷工与添料工	18
面包师 33 号独立工会	60
面包师 35 号独立工会	45
获准入境的侍者	65
共计	3,258 <sup>①</sup>

斯通说：“与老式行业组织相比，它远非更为优越，而是更居于劣势……会员人数微不足道；连一个大的工厂也不能控制，更不用说一个行业了；不仅与厂主，而且与每一个不在其卵翼之下的工会都处于交战状态——它根本不能采取任何重大步骤以改善其会员的现状。惟一值得一提的一次罢工，即在施耐特维尔的罢工，也以失败而告终，还使工人党花费了一千五百美元……”。

1905 年世界产业工会成立的前夕，职工联盟已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组织。那一年并入世界产业工会的所有西部工会，除西部矿工联合会外，可以说都处于同样状态。威廉·E·特拉特曼说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想要赢得将于 6 月 27 日举

<sup>①</sup> 斯通：《一个社会主义者对工会的态度》第 14 页，按最高数估计，当时（1898 年）联盟全部会员人数也未超过一万五千人。

行的大会(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那次大会不应该是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复兴,而应该是它的葬礼”。这就清楚地表明了社会党人的态度。一位社会主义作者对职工联盟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个惟一富于党派性的工会,诞生于憎恨之中,浸透着内部的纷争,而且奋起否定国际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政策,由于其自身的毒素而趋于溃灭,但解体以前,它已将其精神毒素注入世界产业工会。

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主要观点——当然是指1905年后头几年内的世界产业工会主义——来源于美国,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来源于法国。的确,九十年代早期,这种思潮正在法国酝酿,但在美国,当时也正在酝酿,而且在美国的酝酿与在法国的酝酿本质上有所不同。1908年以后,法国的所谓革命工团主义才开始对这个国家的革命产业工会运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就是当时,所谓影响,主要也只是借用几个名词,如“怠工”等。我们的激进工会主义者使用“怠工”和“直接行动”等名词时,这些名词所包涵的策略内容在许多年以前就已为美国工人所采用。沃林说:“法国劳工联合会成立前几年,西部劳工同盟在海伍德的领导下,已在落基山地区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西部矿工联合会、美国劳工同盟、美国铁路工会以及已经提到的其它美国工会组织均曾预示一个包括全部——或仅只大部分——非技术工人工会的强大力量。

本世纪的头五年内,战斗的产业工会主义思潮获得迅速的发展。工会主义者逐渐认为工会应有较广泛的社会作用。情势的发展趋势为按新的路线进行改组铺平了道路。后来组成为世界产业工会的那些组织,当时几乎是毫无例外地都处于不顺利的困境,有的甚至濒临瓦解。它们都极力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它们几乎没有加入该会。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曾经加入,但于1904年12月退出。当这些工会于翌年加入世界产业工会时,剩下的会员

可能均已寥寥无几。铁路雇员兄弟联合会的处境亦同样如此。甚至美国劳工同盟——除了其矿工部，即西部矿工联合会外——亦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孱弱的娇儿”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处境困难。在矿工联合会的许多地方分会之间，意见分歧。对领导人，尤其是对1902年解决罢工的结果表示不满。而且，矿工联合会及酿酒工人联合会因为他们组织上的产业形式屡屡遭到批评而深感气愤。总会曾威胁后者要废除它的会章。因而，“全国性”的组织及一些组织的地方分会都急于建立某种劳工中心组织，以加强产业工会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虽日趋没落，但仍拥有为数可观的工人，他们不能忍受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保守主义，迫切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的（对他们来说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组织。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会员人数比其它工会会员的总和还要多，它的革命热情也非任何其它工会所能比拟。它既有力量，又有热情。而且，与西部较小的工会及东部的联盟相比，它所代表的革命工会主义更为完整。事实上，职工联盟是一个不具备产业性质的革命工会，对与行业工会相对立的产业工会，不论在意义上和重要性上，都缺乏真正的认识。而矿工联合会却是一个明显具有产业性质的强大的工会，同时，它的经验已促使它非常富于战斗性。

这些痛苦的经验，主要是指在政府与劳工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对政府的正直与善良所怀的幻想已逐渐破灭。西部矿工联合会与矿主之间一系列激烈而且持久的罢工斗争，以及州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使矿工们相信：如果他们有更大的经济力量作为他们要求的后盾，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地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因此，矿工们深信当务之急是把他们那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产业组织形式推广到其它产业中去。这不仅可使金属矿中技术和非技术工人团结起来，而且可以使所有矿山、工厂与产业的技术和非技术工人

团结起来。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真正能作到：一人受害，大家有关。<sup>①</sup>

---

<sup>①</sup> 关于旧式产业工会，尤其是西部矿工联合会与酿酒工人联合会，威廉·柯克的论文“美国全国性的劳工组织”一文的第三部分“产业工会”（第117—150页）中作了详尽的描述。该文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及政治学研究丛书》第14集第9册、第10册。

## 第二章 世界产业工会的诞生

(1905年)

世界产业工会，现一般称为 I. W. W. ①，系于 1905 年在芝加哥举行“产业工会大会”时组成的。1904 年秋曾为这个会议的首届大会，或讨论会章的大会，在该市举行过一次非正式的会议。社会主义与劳工运动的六位知名人士参加了会议。他们是：酿酒工人联合会机关报《酿酒工人新闻》的编辑威廉·E. 特拉特曼；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主席乔治·艾斯特斯；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总书记兼总司库 W. L. 赫尔；大英机械师混合协会美国代表艾萨克·考文；美国劳工同盟总书记兼总司库克拉伦斯·史密斯；美国劳工同盟机关报《劳工之声》编辑汤姆斯·J. 哈格蒂。② 还有几位未参加会议，但对此事极感兴趣，并积极合作，推行筹备计划。其中两位是尤金·V. 德布斯与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会总书记查尔斯·O. 谢尔曼，他们预定要在这个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驱使这些人采取这一行动的共同信念是：美国的工会日益软弱无力，已不能为男工与女工谋取真正的利益。由于工会运动中

① 对 I. W. W. 这三个字母给予了各种不同的生动而又可笑的解释：“I Won't Work 我不愿工作”，“I Want Whiskey 我要喝威士忌”，“International Wonder Workers 国际奇迹创造者”，“Irresponsible Wholesale Wreckers 不负责任的大规模破坏者”，等等。“The Wobblies (瓦布利)”是一般人，尤其是西部，对他们习称的绰号。据说，最初系由《洛杉矶时报》编辑哈里森·格雷·奥蒂斯，以“瓦布利”这一绰号称呼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的。现今，1917 年，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 H.F. 阿希赫斯特声称，“I. W. W. 惟一的独特的含意是 Imperial Wilhelm's Warriors 拥护德国皇室的武士”。（《国会纪录》，1917 年 8 月 17 日，第 4 卷，第 6104 页）

② 圣·约翰：《世界产业工会的历史、结构与方法》（1917 年修订本）第 2 页。一位支持社会党的知名作家欧内斯特·安特曼亦曾与会，但圣·约翰未提及。

最近发生的许多事件,更坚定并加强了这种信念。不仅是保守的、“贵族”的工会被人认为无能,甚至激进的产业型的劳工组织,如美国劳工同盟、西部矿工联合会、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也被认为是处于无准备的状态,不足以与雇主们的日益高度一体化的组织进行谈判,更谈不上和他們去斗争了。1905年的会章大会上,美国劳工同盟的克拉伦斯·史密斯解释发起此项运动的理由时说:“去年9月国际酿酒工人联合会举行大会时,加强了这种认识:当情况要求有效工作时,工会却表现无能。情况很清楚,如果当时美国劳工同盟的所有工会与组织提出联合、协调、一致的要求,并获得酿酒工人大众信任的领导的支持,本可以使酿酒工人加入美国劳工同盟的行列。可以发生在酿酒工人身上的事,本来也可以在其它产业性质的组织中发生。因此,对诚挚的工会会员来说,他们的首要职责看来应该是抛开隶属关系、偏见与个人利益,奠定基础,使所有工人,包括许多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能在共同立场上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符合现代产业条件的劳工组织,使他們通过这个组织,最终能为所有工资劳动者从工资奴役制度下争取到彻底的解放”。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情况和讨论计划,安排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12月29日向当时激进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约三十位知名人士发出了邀请信。<sup>①</sup>信中有下列重要段落:

“由于我们坚信在政治和产业战线上,正确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有能力成功地占有并管理……国家的产业。

“我们认为为了要使工人阶级通过选举社会主义者所表达的政治要求臻于完备,必须建立一个作为社会主义社会雏型的劳工

---

<sup>①</sup> 《世界产业工会大会纪录》第82—83页。此信由W.E.特拉特曼,乔治·艾斯特斯,W.L.赫尔,尤金·V.德布斯,克拉伦斯·史密斯及查尔斯·O.谢尔曼签署。被邀请人名单见会议纪录89页。玛丽·琼斯“大妈”是被邀请出席的惟一妇女。



组织,该组织具有与政治要求相适应的结构,包括大致同类及同部门的工人阶级,使工人可以在合作共同体的工人阶级管理机构中发号施令……;

“因此,我们邀请你于1905年1月2日,星期一,在芝加哥同我们相会,参加秘密会议,讨论如何按照正确的革命原则把美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方式方法。我们将抛开过去和现在的任何劳工组织,而只限于讨论确保劳工组织完美的那些基本原则,使之成为工人阶级利益的真正保卫者。”

虽然大多数被邀请的人同意此项提议并热情接受邀请;但并非全部赞成。维克多·伯杰和马克斯·海斯即持反对意见。据记载,伯杰先生甚至表示“惋惜”,海斯先生则详细地说明了他的立场。他在1904年12月30日写给W. L. 赫尔先生的信中说:

“就我看来,该建议似乎是要新建另外一个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我们这些属于现有工会的人要脱离组织约束,另作打算。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以社会党人为一方,以其它党人为另一方,将展开一场持续的斗争……。如果有斗争的需要,我的想法是……可以在现有的组织内进行。”

为了产业工会主义而采取更广泛的冒险行动,西部矿工联合会是不乏热情的。1905年6月,会章会议的前一个月召开的联合会第十三届大会上,主席莫耶尔的报告中有以下内容:

“第十二届年会曾责成执行局采取必要行动,以便现有组织的劳工代表能在一起集会,并订出计划将全体雇佣劳动者阶级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总的组织。为执行此项决议,12月间开过一次会,会上决定派出一个委员会与美国劳工同盟的干部会谈。1月4日开会商谈,结果是……制订了宣言……你们要决定的问题,并不是改变你们组织的原则、政策或计划的问题,而是西部矿工联合会应否成为宣言中所提出的这一运动的推动者,这一运动将组成一个

包括所有产业的产业总工会。”

大约在同一时间，矿工杂志编辑 J. M. 奥尼尔写信给矿工联合会司库威廉·D. 海伍德说：

“如果这次大会公开表明态度，一致支持在芝加哥会上所计划的运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均将为之欢呼……并可创造一种不断聚结力量的气氛，使资产阶级在其根深蒂固的巢穴中也会感受到威胁”。

秘密会议——此后称为一月会议——于1月2日在芝加哥市召开，由威廉·E. 特拉特曼主持。参加会议的共二十三人，代表九个不同的组织。社会党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当然未计算在内，因为他们不是以各该党的党员身份参加的。铁路雇员兄弟联合会派出五名干部、酿酒工人联合会派出一名干部参加。出席会议的有：西部矿工联合会主席查尔斯·H. 莫耶尔；西部矿工联合会书记海伍德；《矿工杂志》编辑奥尼尔；《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编辑西蒙斯；社会主义工党与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组织者弗兰克·博恩；《劳工之声》的编辑哈格蒂；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的谢尔曼与玛丽·琼斯“大妈”。在三天会期中，认真地讨论了建立新劳工组织的建议，并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各委员会关于方法与程序的报告，由会议参加者写成宣言。<sup>①</sup>宣言分三部分，(1)工会运动中目前情况的检讨；(2)发展新劳工组织的主要建议与试验性质的计划；(3)吁请召集会议，商讨成立新工会。

文件的第一部分，主要讨论现代劳工运动中某些新的趋势。劳工中行业的划分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正在消失。机器加工法使技术的作用日益缩小，并扩大了非技术工人与失业者的队伍。使用机器的影响所及，对以使用工具的不同而划分的劳工组织来说，是

---

<sup>①</sup> 拙作：《世界产业工会的建立》中曾引用宣言全文第46—49页。委员会报告见《会议纪录》第88页。

生死攸关的。宣言中说：“这种划分远不能表示劳工之间技术或利益的区别，而是由雇主强加于工人，为了使工人自己互相争斗，并可迫使工人为他们多流汗出力；而且由于这种人为的划分，对资本家专横暴虐的一切反抗行动，均将因此而削弱。”而按照产业方法来组织，受雇者可团结一致，同时，他们这种坚不可摧的阵地可因通过使用武装力量和他们与全国公民联合会的隶属关系而加强。

行会形式的组织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这种形式的组织不可能带来团结，它产生一种有组织的破坏罢工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工会会员互相破坏彼此的罢工活动。结果是行业的垄断，过高的人费与政治上的无知“阻碍了阶级意识的发展，而剥削的雇主与被剥削的工资奴隶之间，利益一致的思想则得以滋生”。

谈到拟议中的补救办法时，宣言说：“一个符合这些条件的运动，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包括所有产业的统一的产业工会，地方上行业自主，国际上产业自主，同时保证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这个组织必须基于阶级斗争而建立……而且是作为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而建立的，不从属于任何政党。”

对产业主义者来说，“行业自主”一词是前所未闻的，西蒙斯曾加以解释。他说：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的任何工会，“在涉及各个行业本身的事务上，保留和现在一样的完全自主权，但在涉及其它行业领域的事务时，就不应以行会之间竞争的方式来对待……而应以分会之间合作的方式来处理”。涉及政党的这句话成为前言中“政治条款”招来不幸的起源。三年后，该组织分成两派，就因为宣言对此问题的规定不够明确。其它条款规定：(1)所有权力属于会员集体；(2)所有会徽、会员证、会费等均须统一；(3)总会应出版定期刊物；(4)总会应筹专款作为防护基金。文件在结语中号召一切赞成这些原则的工人，于1905年6月27日在芝加哥集会，以便按

照宣言指明的路线成立一个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

宣言由一月会议全体到会者签名，并分送全美所有工会及欧洲各产业工会。关于劳工组织应该遵循什么路线的问题，在一月会议上，非常激进的思想显居支配地位。与会者决定，这样一个组织不仅应提出团结一切行会与产业工会的手段，以期更好地保护与谋取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并且应为劳工问题的最后解决提出办法，有意识地促其实现，同时很坦白地认定这种解决办法应该是社会主义的。

如果说，与会者从广义上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制定的纲领也是某种社会主义纲领，这并不等于说这次大会在任何方面像新闻报导所暗示的那样代表着社会党，或者说这次大会是一项政治运动。为了否认社会党对此项新事业的责任，马克思·S. 海斯迫不及待地作了如下解释：

“首先应该指出，上述号召的签署者当中，没有任何人曾正式参加过社会党；其次，近几年内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大会讲坛上，没有见到或听到过他们当中任何人宣传过社会主义；第三，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所有代表中，除一、二人外，是否知道要举行芝加哥〔一月〕会议，尚属可疑；这就是事实，也是有案可查的。”

具体体现行会思想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在大会预备会议上成为激烈攻击的目标。一般意见似乎认为，劳联的存在已失去作用，并且认为解散劳联是企足以待、大快人心的好事，但组成劳联的各地分会则不一定需要解散。

劳联对此种攻击当然表示愤恨。劳联主席冈佩斯说：“社会党人已召开另一次会议来摧毁美国工会运动。看一看宣言的二十六位签名者的名单，找不出一位不是多年从事企图转移、曲解、扰乱这个国家劳工运动方向的令人愉快的工作……。我们可以肯定最近同意丹尼尔·洛伊布先生，化名德利昂，加入此项新的运动将会

给这一破坏工会阴谋的倡导者的灵魂带来安慰。如此一来，这些来自外部的与‘钻进内部’的对工会进行破坏和捣乱的人，又一次携手合作；‘海盗’与‘袋鼠’对着觊觎的猎物欢欣鼓舞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幅何等悦人的情景。”

但一月会议的成员并未建议全面地、不加区别的“从外部加以摧毁。”他们认为劳联，作为一个联合机构，有损于劳工利益，加以摧毁并不为过，但参加劳联的单位，他们建议接收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加以团结。

西蒙斯先生，自称是宣言的定稿人。他说：“会上陈述的意见是要组织一个新的中央机构，现在已经成立的和将要成立的工会都可加入，但不可成立竞争的工会。”在《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上评述一月会议时，西蒙斯先生把这种意见归因于当代两种主要的趋势：(1)阶级斗争中行会界限的消失；(2)资产阶级方面，阶级意识的加速增长。他在结语中说，成立一个这样的工会是合乎需要的，留下的惟一问题是何时成立的问题。

有组织的劳工仅仅是大会所关心的一部分。百分之九十以上有工资收入的尚未组织起来。当然，这可说明工人中的绝大多数还在工会之外，而且，正如丹尼尔·德利昂所说的那样，这些人“不打算加入有组织的黄色工会所统治的那些组织，他们曾经为此吃够苦头。将来的组织必须以那些尚无组织的工人，即全国绝大多数工人为基础。”

因此，他们确实希望现有工会中的工人在不脱离本地工会的情况下，能够而且愿意做大量工作。那些地方工会必须想方设法脱离劳联，但不要毁坏自己。千方百计地尽可能地“从内部动摇”；不能再动摇的时候，就用锤子从外部敲击，以尚无组织的广大群众为基础，全力组成新的机构。简单地说，这就是大多数产业主义者的立场。但并非都愿意走得这样远。甚至社会党领导人中也有分

歧，有的表示相信只有“从内部动摇”才是惟一的、绝对不会自取灭亡的革命方法。<sup>①</sup>一月会议的观点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六月会议的会议纪录中已有所透露。

按照一月会议宣言，1905年6月27日(星期二)在芝加哥召开的会议，参加者达二百人。这次集会最初称为“产业大会”或“产业工会大会”，但因闭会以前已组成世界产业工会，所以称为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年会。从多方面来说，这是不平凡而且是划时代的集会。因此，会议过程不仅对了解该组织以后的行动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产业工会主义的历史中作为起点的一章，也有其重要地位。大会的讨论与决议及最后因此而确定的组织形式，惟有弄清楚这一革命集团人员的组成情况，方可理解。职业、结构及主义等方面的特性均须一一加以探讨。

这个包含两百名激进分子的会议，最显著的特点可能是它的与会者代表着差别很大的多种职业。代表的不同行业的差异性以及为消除差异俾能结成一体的与会各组织所显示出的不同“质量”水平，其差别之大，均令人惊异。

下表系派有代表参加大会的不同组织的名单。该名单显示至少有四十种明显不同的行业或职业。

蒙特利尔面包及糖果业工会第四十八分会\*

矿工联合会第一七一分会\*

堪萨斯，匹兹堡矿工联合会\*

西部矿工联合会

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

普韦布洛美国计日成衣工人工会第一〇二分会

---

<sup>①</sup> 持不同意见者当中有马克思·海斯、维克多·柏格与西蒙斯等人。参见《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会议纪录》第99—100页——海斯先生致赫尔的信。

\* 表示当时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会员，下同。

美国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会

美国劳工同盟(主要包括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机师混合联合会及国际音乐及戏剧工会)

斯克内克塔迪冲床工人工会第二二四分会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

芝加哥房屋看管工人分会第一〇二支会

巴特西部矿工联合会碾磨及冶炼工人工会

芝加哥裱糊工人工会

丹佛联邦政府工人工会(美国劳工同盟)第二五二分会

密尔沃基酿酒工人联合会第九分会\*

木工和细木工统一兄弟会

金属抛光镀电工人工会

旧金山计日成衣工人防护和福利工会

蒙特利尔计日成衣工人工会

蒙特利尔雇佣劳动者工会

国际音乐工作者工会

辛辛那提产业工人俱乐部

芝加哥产业工人俱乐部

普韦布洛工人行业与教育工会

各外国组织至少有一名有全权和带有指示的代表。下列各组织仅派出无指示的代表

芝加哥金属抛光、磨光与电镀工人工会分会\*

芝加哥木工及细木工工会第一八一分会\*

芝加哥斯堪的纳维亚油漆、装饰及裱糊工人工会

芝加哥锻工与助手国际兄弟会第一一〇分会

德国中央工会

扳道工人工会第二十九分会\*

波希米亚音乐工作者工会  
旅馆餐厅工人工会\*  
芝加哥有轨电车雇工混合联合会第二二八分会\*  
宾夕法尼亚沙伦理发工人工会第二二五分会\*  
宾夕法尼亚沙伦劳工联盟  
盐湖城犹他州劳工联合会  
蒙特利尔斗篷缝制工人与成衣工人工会  
托莱多燧石玻璃工人工会  
密尔沃基商店店员联合会第一〇九三分会  
芝加哥清道工人工会  
机工工会,第八区分会\*  
俄亥俄戴顿防护劳工国际工会  
丹佛排印工人工会第四十九分会\*  
马萨诸塞北亚当斯中央工会  
新泽西霍博肯装卸工人国际工会第二七一分会\*  
斯克内克塔迪钢铁铸工工会

除上述派有代表的行业外,下列各业都由一人或多人代表:机工、制革工、电工、订书工、编辑、教师、作家、印刷工及制鞋工。来自纽约市的一位律师参加了会议。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让他作为兄弟代表入席,理由是他替几个报纸撰文,曾经是劳工的“朋友与同情者”。经过大量辩论后,委员会的报告除涉及律师的那部分外,获得通过。

上表显示职业或行业的多样性,如按组织形式分类,也同样多种多样。就组织型式而言,可分下列几类:(1)单纯产业工会,任一特定产业中的所有工人,不论具有何种资格,均属同一工会的会员。这一类型以西部矿工联合会<sup>①</sup>为代表——系世界产业工会

<sup>①</sup> 现称为采矿、磨碾、冶炼工人国际工会。



最强大的主根。(2)多种产业型,即产业工会的联合组织,如美国劳工同盟。该组织包括铁路雇工工会,机师协会与音乐工作者工会。(3)所谓“国际”工会,它们很少超过全国的范围,实际上仅仅是某一行业工会分会的全国性联合组织。这一类以美国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工会为代表。(4)非联合型产业工会,如美国矿工联合会,以产业而不是以行业为单位。这种组织拒绝与其它产业的类似组织或雇主建立联合组织。(5)普通非联合型工会。此处又可分为两类:(a)混合工会,几个工会的联合组织,成员单位虽因此失去行业自主权,但仍保留其独立存在,这一类型可以机师混合联合会为代表。(b)任一特定行业的全国性工会,如铸工工会。与混合工会相比,其全国性组织对各成员具有较大支配权。(6)州联合组织,犹他州劳工联合会可作为典型。(7)不同于一般类型的“工会”,以产业工人俱乐部与劳工联盟为代表。

在这些“国际”或“全国”性组织的代表中,只有一部分代表整个组织参加会议,这是不言而喻的。这类组织的大多数由一个或两个分会代表。它们中间有许多在当时系美国劳工联合会会员,但对该会政策不满。<sup>①</sup>有些在会议中活动最突出的工会则不仅作为中央或全国性机构出席,并且代表所辖的全部地方分会。美国劳工同盟与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就属于这一类。

与会组织中,参加过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为数虽不少,但并不意味着劳联的基本队伍大量解体,而且,一般来说,它们在会议工作中只起着消极的作用。由资格审核委员会审定它的四十三个组织中,十六个系劳联会员,其中至少有十一个由一个地方分会作代表。在这些由地方分会代表而不是由全国性组织代表的工会中,美国矿工联合会的代表最多,该会有九个分会派出代表<sup>②</sup>。只要对

<sup>①</sup> 属于此类的有面包与糖果业工会及木工与细木工工会。

<sup>②</sup> 计日成衣工人工会与扳道工人工会各有两个分会派出代表。

与会组织与代表来源的名单稍加分析，就可清楚地看出：总的来说，由位于战略要地力量强大的地方分会所派出的人数众多的代表团，都是来自那些与劳联毫无关系的组织<sup>①</sup>。与此相反，上述十四个美国劳联的分会代表，一般都来自地区偏僻、人数不多、力量可疑的地方分会。对上述名单细加审察，就可更清楚地看出，属于美国劳联各分会的代表在会议中所处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与会的十六个美国劳联地方分会中，只有五个分会的代表有权代表各该分会参加新的组织：矿工联合会有两个分会，面包与糖果业工人工会、酿酒工人工会及计日成衣工人工会各有一个分会。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的所有分会代表，均有权参加新的组织。这次产业大会的五强中，美国劳工联合会没有以直接方式派出代表。

一月会议的许多与会者，颇有信心地期待不少全国性工会将立即脱离美国劳工联合会。但不论运动的创始人意愿如何，这次讨论会章的大会，就其组成情况看，说明这一新的造反组织至少在开始阶段，未能建立一个由旧组织中不满成员组成的新的组织。

可以看出，并非与会的所有组织都处于平等的地位。首先，出席的工会代表如果未赋予全权参加组织，就不可能在会议进程中产生任何影响或发挥任何积极作用。一月会议还曾就以后会议中代表权力问题规定一些细则。

会议中代表的权力应以该代表所代表的工人数目为基础。假如该代表不能提出证明……指示他代表他的工会加入拟议建立的经济组织作为该组织所属产业部的一员，就不得在会中享受以组织人数为基础的代表权。……缺乏此项指示的代表，只能代表个人出席大会。<sup>②</sup>

<sup>①</sup> 一月会议时，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会至少形式上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但书记圣·约翰写道：事实上，一月会议前，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会已不存在，但文件上仍存在，目的是使该会旧有干部在新组织中取得某种地位。

<sup>②</sup> 《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会议纪录》第6页。根据圣·约翰的说法，这一规定是由于“到会者并非都有诚意。这一认识使得宣言的签署者自己成立了一个临时的资格审查委员会。”——《世界产业工会，历史、组织与方法》1917年修订版，第3页。

因此，与会代表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享有的投票权与其所代表的会员人数相称，另一类则是只有自己一票的个人代表。还有一些个人代表根本不代表任何工会，也没携带任何指示。按照证书性质的不同，出席的二百零三位代表可以分类如下：

	代表人数	所代表的 工会数	所代表的 会员人数	表决实力
有权加入组织	70	23	51,430	51,430
无权加入组织	72	20	91,500	72
其它“个人”代表	61	—	61	61
	<u>203</u>	<u>43</u>	<u>142,991</u>	<u>51,563</u> <sup>①</sup>

包括产业工人俱乐部在内，共有四十八个工会组织派出代表参加大会，其中只有二十三个组织的代表被赋予参加组织的全权。上述分析显示，假定有代表出席的十四万二千九百九十九名会员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会员所派出的代表仅仅是纪录会议进程并向其组织汇报。约三分之一，即五万一千人，准备与这一新的事业共命运。同时，约三分之一的代表，似乎已基本放弃了会议的投票权。

而且，在三分之一赋有全权的代表中，权力均势的分配也是不均衡的。在集结起来准备参加组织的五万一千票中，四万八千票为五个组织所占有（这些组织都有一千以上的投票权）。它们是：

---

① 此处的数字引自威廉·D·海伍德（见《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会议纪录》第204页），略多于圣·约翰所举数字（见《世界产业工会历史、组织与方法》第3、4页）。“个人代表”中有玛丽·琼斯“大妈”、西蒙斯、德布斯与罗伯特·赖沃斯·拉芒特。个人代表均系假定为责无旁贷地要成为革命组织一员的人（见《世界产业工会第一次大会纪录》第54页）。

组织名称	会员人数	代表数
西部矿工联合会	27,000	5
美国劳工同盟	16,750	29
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	3,000	2
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	2,087	10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	1,400	14
总计	50,287 <sup>①</sup>	60

这些组织就是在会议活动中表现最突出的那几个组织。它们的代表中为数不少的人都是这一运动最积极的倡导者。建立这一新工会的大部分资金都由它们，尤其是西部矿工联合会提供。很明显，从数量上说，西部矿工联合会一个组织即可举足轻重。其余的票，四分之三为美国劳工同盟掌握。这两个组织加起来，在数量上以十对一的优势超过其它组织。结果却显示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组织施加的影响与其会员人数不相称，这是因为它们的某些个别代表施加的重大影响。它们的代表都是激进分子，代表着程度上不同的激进工会。

像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这样一个人数较少的组织，在会上所起的作用，似乎可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它的代表团人数较多这一事实来说明。从上表中一眼即可看出自称拥有一千四百五十<sup>②</sup>名会员的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有十四位代表，而拥有二万七千名会员的西部矿工联合会却只有五名代表。但这只能部分地说明事实，因为第一，各代表的代表权力与其所代表的会员人数成正比。因此，海伍德与其它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代表各代表五千四百票，而德利昂及其代表团的其它成员则各代表一百零三点六票。第

① 当时，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系美国劳工同盟的成员，它的会员人数应从总数中减去。此处所举，仅系有名无实的人数。希尔奎特(《美国社会主义史》修订版第336页)记载美国劳工同盟仅有七名代表，实际上是十名代表，还要加上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的十九名，他当然没有把这计算在内。参见《世界产业工会第一次大会会议纪录》第610—611页。

② 按照其对立面的估计为六百人。参见希尔奎特：《美国社会主义史》修订版第337页。

二，这是一次个人声望的比赛。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十四人代表团中包括丹尼尔·德利昂与其它十三位。在其它代表团中也或多或少地能找到同样知名的人物。权力的集中还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即海伍德与莫耶耳均系两个组织的全权代表，因为他们既代表美国劳工同盟，也代表西部矿工联合会。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合并成世界产业工会的几个组织，除了领导人以外，追随者寥寥无几。就某些组织而言，最初登记的数字看来是过份夸大的。关于参加新机构的几个组织，圣·约翰说“它们几乎只是理论上的存在。”这些工会团体中，有几个的确已名存实亡。社会主义职工联盟、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及美国劳工同盟等圣·约翰所谓的“名存实亡”的工会，已陷于困境，并已达到分崩离析、不可收拾的地步。可能这就是它们到此开会的原因。它们不甘心消失。它们宁愿转化成另一更富于战斗性的组织。

这个独特的产业组织最值得注意和最有趣的方面，是它在思想上的多样性。会上宣扬及维护的各种主张的精采部分，比其它一切都更清楚地显示这一事业是多么庞大。虽然许多代表都批判社会主义者这一名称，认为它是反动分子和保守分子的同义词，但能够概括他们的最不确切的词可能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如果他们算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是带有激进这个形容词的社会主义者。在提到某些人时，“无政府主义的”一词必须用来代替“革命的”一词。他们都相信资本与劳工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在推翻工资制度——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上，他们的愿望和目标是一致的。“冈佩斯之流”和他那雇主与雇工互利的纲领在这里是没有位置的，这里所谈的只是缺乏一致的利益与“棺材工会”会员不保证协调一致。<sup>①</sup>

---

<sup>①</sup> “棺材工会”，是嘲笑一般工会普遍把工作重点放在照顾病者或死者福利时所用的词汇。

和往常一样,关于采用何种方法以达到共同期望的目标,意见不一。会上陈述了形形色色的主张,因此,产生了某些对峙的派别。圣·约翰把这些归纳成四种最突出的类型:(1)议会派社会主义者,又分两类,不可能论者(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改良派);(2)无政府主义者;(3)产业工会主义者;(4)“工会骗子”。<sup>①</sup>这一分类是不明确的。毫无疑问,那些为了有所得而钻入此类新兴运动的“工会骗子”,除了惟利是图以外,的确谈不上有什么经济主张,但他们是作为某种合理主张的拥护者而参加此类运动的,而且,至少他是以这派的信徒自命的。会议过程中,随着会议的发展,可以看出有些与会代表态度不诚。这确系事实。正如圣·约翰所指出的:“在第一次大会的讲坛上,以及从第一次大会结束到现在,许多与会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组织,一直在顽固地反对世界产业工会。”这些人并不一定都是骗子,因为,第一次大会会议的结果,甚至对宣言的签署者来说,也是出乎意外的。

肯定有一伙无政府主义者出席会议,虽系为数不多的少数派,但是属于教条派类型代表中的组成部分。“产业工会主义者”这个词,的确可以基本上包括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产业工会主义者一定是社会主义者,而且可以是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产业工会主义者也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是可以想像的。因此,在产业工会主义者的大会中,这个词很难用来区分不同的派别。议会派社会主义者成为会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事实上,主要的两个对峙集团是不可能论者与机会主义者,前者包括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议会派社会主义者及与政党无任何联系的反议会派社会主义者,后者则包括社会党成员。

因此,分歧是在社会党与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亦即改良主义

---

<sup>①</sup> 《世界产业工会历史、组织与方法》第5页。圣·约翰说(1914年1月5日函):“第一次大会中无政府主义者为数甚微,无需分类。”

者与教条主义者之间；他们却都是议会派，也都倾向于产业工会主义。起初，直接行动派集团处于不大突出的地位，他们反对政治行动，而且是无政府主义的。这种思想上的对抗，当然就是三年以后社会主义工人党与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代表退出该会的根本原因，也是1908年至1916年间出现两个名为世界产业工会的全国性组织的原因所在。社会党，或教条主义派，来自第一次大会的教条主义派，这是合乎逻辑的。说来奇怪的是，直接行动派或反政治行动派及其领导人，却是来自改良主义的社会党。

这些分歧的纲领，由少数确能控制会议的人加以有声有色的宣扬。在当时所有的组织中，世界产业工会要算是最不主张英雄崇拜的。宣言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会员集体”。它的会员似乎坚信一切劳工领袖（除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者外）都确系劳工的“错误引路人”，它的宣传材料中也不乏此种对领导人的批判与对“会员集体”的神化。然而，从开始之日起，世界产业工会却一直由领导人引着走，而且被引入歧途。第一次大会上能听到的是少数几个人压倒一切的声音。他们是德利昂、海伍德、哈格蒂“神父”，德布斯、特拉特曼、西蒙斯、史密斯、柯蒂斯与谢尔曼。德布斯、海伍德与西蒙斯当时就是、今天仍然是社会党党员。西蒙斯与德利昂是这两个对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西蒙斯系社会党，而且是《未来国家》的编辑，德利昂是《人民报》的编辑，并且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国内有影响的主要人物。哈格蒂是个天主教教士。他与汤姆逊合作，可能还有其它人参与，共同拟订了世界产业工会会章最初的前言。冈佩斯称之为神父哈格蒂的“命运轮”的那张图，就是由他设计。<sup>①</sup>他还写过一本小册子，名为《经济上的不满》。

---

<sup>①</sup> 见附件一。《矿工杂志》第6卷（1905年4月20日），第15页，和卡尔·莱金的《美国的工人运动》（柏林，1914年）第176页，均曾刊载。特拉特曼在他的小册子《统一的大工会》中刊过一张较粗略的草图。

德布斯是他们当中最知名的。他以富有感染力的激情与口才参加会议，对这新组织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说：“我相信西部矿工联合会这样的组织与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建立和谐的关系是可能的。……我相信这些力量……在这里结合起来……开始此项工作，即组成一个工人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迫切需要的伟大的经济组织，或革命组织，那也是可能的。”

来自西部的海伍德在科罗拉多的西部矿工联合会有多年工作经验。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组织者，而且满怀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战斗精神。他蔑视协定与合同。第一次大会上，谈到西部矿工联合会时，他说：“目前，我们与任何矿山经理、负责人或矿主之间不存在任何协定。我们有最低工资额”和“……八小时工作制，而我们并没有建立一个游说立法机关的组织来取得这一切。”现在他来到芝加哥，不仅要为矿业，而且要为所有产业建立同样组织。

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恐怕要算德利昂。他是《人民报》编辑，受过大学教育，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生。1895年组织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时，他是积极的，并担任联盟的干部，直到联盟与世界产业工会合并时为止。他是作为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代表参加第一次大会的。他也认为(阶级)调和是不可能的。他说：“在互相攻击的过程中，我们已听说，双方已听说，而且我也如此希望并相信，本届大会将把那些牢牢扎根于阶级斗争并承认劳工的政治行动仅仅是其经济组织的影子的人团结在一起。”

建立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时，他是起了作用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本应该从那时起成为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影子。然而，事实却是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实际上成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影子”或配角。要是德利昂把任何新组织拉过去，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它的“影子”，在西蒙斯及其它社会党人眼中，上述事实就是不祥的预兆。总之，在第一次大会上，当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德利昂建议把



世界产业工会置于它的卵翼之下时，似乎出现了某种怀疑。希尔奎特说：“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纪录是，在美国近年来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所造成的争端与分裂多于其它任何因素，它参加这一新的运动是会带来灾难的。”西蒙斯宣称如德利昂“能以某种方式和新组织挂上钩，他将可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这两具政治及经济的僵尸身上注入生命的假象。”

德利昂断然反对社会党机会主义者所主张的“从内部动摇”的政策。他认为此项政策已经作为一种建设性的政策试行过，但发现并不合适。所以，他建议“在外部建立必要的经济组织，而这个组织最后应该在一个工人政党的炮火掩护下活动。”

另一方面，社会党人却相信要在劳工组织之中使用“从内部动摇”的政策，并且认为一个经济组织完全不必要建立任何政治联系。对于工人的政治团结，他们不是像德利昂教条派那样看得极端重要。

这些就是当时要揉合在一起，成为“统一大工会”的那个成分庞杂的劳工集体的各种力量。他们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团结起来，是因为共同的仇恨促使他们结合。如前所述，在反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以仇恨资本主义体制的一切事物为共同事业，在这方面他们并无困难。尤其是因为他们共同反对某些事物，而这些事物，他们都认为有助于保存资本主义制度，这就使得他们更易于团结起来。这些事物中最突出和最有力量的是工会组织中的行业工会。

### 第三章 世界产业工会与美国 劳工联合会的对立

美国劳工联合会，据说是集“行会(狡猾)”的大成，一直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头号敌人。大会开幕时，即已突出表露这种思想，十一天的会期中又曾一再提出。威廉·D·海伍德致开幕词时的开头一段就说：

这是工人阶级的大陆会议……今天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与任何其它组织不相同的……。美国劳工联合会自称代表这个国家的劳工运动，实际上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你们面临的所谓劳工领袖是这样的人，他们会告诉你……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任何人，如果他们的人格中还有一丝一毫的诚实，也会承认这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停的斗争这一事实。这个组织将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组成、建立，主张不妥协，不投降……。”<sup>①</sup>

海伍德又说：“有人说这次大会是要成立一个与劳联为敌的组织，那是误会。我们在此的目的是要组成一个工人组织。”这些心怀不满的工人，共同反对他们所谓的“美国劳工分裂会”，这就成了他们纲领中足以“协调一致的要点”。他们反对劳联，主要的当然是反对它的行会的组织形式，但这两点也是突出的：(1)反对它宣称雇主与雇工之间利益的一致；(2)反对它完全否定工人阶级方面有必要采取统一的政治行动。

对这些产业主义者来说，美国劳工联合会就是行会型工会的代表。会议中自始至终它都是无情批判的目标。会议的一个委员

<sup>①</sup> 《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纪录》第 1—2 页。

会对“旧式工会主义”起草了一份全面的判决书。该项文件说：“美国劳工联合会，行会主义培植的这朵尽善尽美的奇花，既不是美国的，也不是联合会，更不属于劳工。”他们提出的理由是：(1)它只适应于六十年前像英国那样的条件；(2)它分成一百一十六个互相对立的集团；(3)它歧视种族不同和贫穷的工人；(4)它允许会员参加民兵组织，并射击罢工的工人；(5)它不可避免地使技术工人——“劳工贵族”——对非技术工人态度冷淡。海伍德称：“有些隶属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组织，禁止有色人种加入或对他们进行救济；有的禁止救济外国人。”

理想的工会应该不仅是一个改善劳工目前状况的机构，从大会开幕之日起，这一点就很清楚。工会当然应该增进目前利益，但它主要的目标必须是结束劳工受奴役的地位，并建立一个合作者的产业共同体，以代替工资及资本主义制度。大会深信，不仅在增进目前利益方面，行业工会，比较而言，难以有所作为，如要求它作为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柱，更属无能为力。宣言说：“过去的战斗强调了这一教训。洛厄尔·费拉德尔菲亚和福尔里弗的纺织工人，芝加哥的屠宰工人，……科罗拉多长期斗争的矿工，由于在产业阵线上缺乏一致与团结而遭受挫折，这些都可证明按目前形式组织起来的劳工是多么孤立无援和软弱无力。”

行会形式的组织，产生了产业工会主义者深恶痛绝的三种人：工人“贵族”、“工贼”及“劳工总管”。“工贼”系指同一产业中，有关行业的工人罢工时，在另一行业中仍继续工作的人。这种形式的工贼，间接地破坏罢工，对罢工的失利有决定性的影响，或者可以说是罢工取得胜利的惟一障碍。海伍德举述了芝加哥屠宰工人的罢工作为例证，他说：“例如，在装罐工厂中，屠宰工人的组织在这个国家中是名居前列的，以有五万会员而著称。他们都严守纪律。号召他们罢工时，没有一人留下，这一事实即可证明他们的纪律

性。但是，屠宰工人罢工了，司机罢工了吗？司炉工罢工了吗？冰库工人罢工了吗？他们不属于这个工会，不属于这个特定的工会。他们与雇主订了协议，这些协议禁止他们罢工。结果是屠宰工人工会几乎全部瓦解，完全被摧毁。”

很明显，那些大肆谴责这类“工贼”的人也清楚，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以破坏工友罢工为乐，而是被迫这样做，因为他们的行业与雇主订有合同。行业工会就是如此，各个行业都订了有束缚力的协定。这些协定是由各个行业独自订立的，当然，有效日期也不相同，因此，在一定产业中的几个行业永远不能自由地一致行动。会议对这些协定表示蔑视。德利昂说：“事实上，破坏罢工的并不是无组织的工贼，而是组织起来的行业，是它们干出了这样卑鄙的勾当。当各个行业自己进行罢工时，他们斗争起来像个英雄，当他们自己不牵涉在内时，就堕落成彻头彻尾的工贼；出卖他们的阶级，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遵守愚蠢的‘合同’”。

德布斯也指出这些合同是失败的原因。他举出 1888 年芝加哥、伯灵顿与昆西等地的铁路罢工为例证。他说：“大约有二千名司机与司炉工罢工，那是美国历史上争执最激烈的铁路罢工之一。当他们罢工时，其它雇员，尤其是列车员，他们都有自己组织的行业工会，继续留下工作，而且在整个线路上为破坏罢工的司机引路。”

“破坏罢工的工会”有助于产生一种“趋炎附势的工会”。行会思想易于在工人之间滋长等级观念，技术工人也就作为“劳工贵族”从非技术工人中划分出来。产业工会主义者所强调的是：一个真正的工会必须包括所有工人，非技术的、移民的与“贵族”。海伍德说：

我们要下到贫民区去组织广大工人，把他们的生活提高到象样的水

平。至于技术工人，目前是否会参加这一产业运动，我根本不予考虑。当我们把没有参加组织的和非技术的工人组织起来，技术工人为了保护自己，必然会到这里来。说起来尽管奇怪，今天的技术工人确是和资本家一样，在尽量地剥削低于他们的劳工、非技术工人。”<sup>①</sup>

但依照谢尔曼所说的，最终目标是要把所有工人——不仅是“工人阶级”这个词所指的那群人——都要组织在这个将要建立的组织内。他说：“我们建议不仅要组织那些胼手胝足的普通工人，办公室人员我们也要；我们需要那些每个月只挣四十美元的职员——那些带廉价袖口与硬领的人。我们需要他们全都加入，一旦罢工，我们就可立即冲击整个企业。”<sup>②</sup>

革命工会主义者所谴责的第三种人，即所谓“劳工总管”。这种后来称之为“劳工的错误引路人”，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另一可憎的特点和利益一致论的代号。当然，雇主与雇工利益一致，对以行会思想为基础的组织来说，是惟一能相容的观点。据说，马克·汉纳曾把行业工会的组织者与负责人称作“产业头目的劳工总管”。

革命(产业)工会主义者相信国内的生产工具所有者与劳工领袖之间存在着勾结。大会发言时有人说：“工会运动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压制劳工的助手。”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但未正式以党员身份出席)在这一点上表示毫不妥协。在社会主义工人党1900年的大会上，通过了对会章的下列修正案：“如果任何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接受单纯的行业组织或劳工组织的职务，他将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工人党怀有敌意，应予开除。如果单纯的行业组织或劳工组织的任何负责人申请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应予拒绝。”

---

<sup>①</sup> 《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纪录》第575—57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586页。在这次大会上总罢工的观念还不突出，但曾在—项决议中提出。

会议上德利昂与其它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表示对“单纯”工会不抱任何希望。德利昂认为“单纯工会领导人让社会主义者担任职务，目的是为了腐蚀他们，和资产阶级政客让工人担任职务是为了腐蚀工人阶级的手段一样……。”他说：“这个国家的劳工运动，由于资产阶级为某些个别工人提供职务，已丧失其品节……。”

德利昂绝不是独自一人持有此种看法。大多数与会者都感到美国劳工联合会已无可挽救地卷入资产阶级政治，并通过劳工总管与产业头目建立了难解难分的关系。总的来说，产业主义者对美国劳工联合会转变为产业组织是不怀希望的。他们中间有些人，如西蒙斯认为通过“从内部动摇”的办法，把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某些组织从劳联中分化出来，可以达到上述目的。另外一些人，如德利昂派，明显地不同意这种意见。德利昂说，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理论是：“劳工骗子掌握工会，‘从内部动摇’是浪费时间。惟一的办法是一直站在工人一边；组织他们，启发他们，当发生冲突时，如果他们的弟兄受愚弄，或被利用作为炮灰，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就要投身到争执中，发出理智的呼声。”另一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成员说：“我们号召美国的所有社会主义者退出单纯工会组织，并把它们彻底粉碎。”

德布斯也深信“从内部动摇”毫无用处。他说：“只有一个办法促成这一巨大的变化，那就是要工人割断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参加那些主张在经济领域内代表阶级的工会。”

在劳工组织的适当的政治态度问题上，产业主义者当中的意见有很大分歧。结果是：谴责劳工联合会的政治形态——或其缺乏政治形态——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至于这一新组织应该采取什么政治立场，甚至在那些谴责劳联政治态度的人中间，意见也有分歧。

冈佩斯主席竭力为美国劳工联合会辩护。他说：“这一新的运

动是在借口美国劳工联合会拒绝承认产业中经常发生变化的幌子下开始的。任何旁观者一定可以看出这完全是抹杀事实，信口雌黄的借口。”他接着说：“工会运动要想存在下去，就靠承认行业自主与产业中各种不同阶段及变化保持一致的原则。”冈佩斯先生提出一些例证，其中提到靴鞋工人国际工会的事例。马萨诸塞州林恩的工人，和制鞋行业的一个分支——制造鞋帮后跟部分的工人申请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当局劝他们先加入他们行业的产业工会，即靴鞋工人国际工会。但他们不愿意这样做。由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拒绝，所以他们加入了美国劳工同盟。

会议的头五天系用来审定证书，解释宣言与指控美国劳工联合会——“行业工会的完美无缺的花朵”。第六天会议的主要工作系讨论委员会提出的会章草案。虽然西蒙斯明白表示会议的头几天过多地让煽动者占领了讲坛，但稻草之中毫无疑问地掺杂着智慧的谷粒。这些讨论中提出的主张，建议与提案，经过委员会与大会讲坛发言人初步的、然而又是苛刻的筛选，变成会章前言与会章的具体内容。由提案委员会选出并简化的下列决议，都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1. 规定建立并维持一个教育部，下设文献处与讲授处。
3. 决议，本大会认为社会每一个别单位的劳工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来说，都是不可少的，他们有权得到平等的报酬。
4. 决议，每年5月1日……定为本组织的劳工节。
6. 决议，要求脱离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与组织公开申明退出该会的理由。
8. 决议，我们建议把社会总罢工作为最后解决阶级斗争的手段……。
9. 决议，本大会赞成并提供一个完备的商业合作的体系。

13. 决议，本大会认为只有雇佣劳动者才有资格加入这一组织。

16. 鉴于那些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产业工会已经成立国际局，总部设在柏林，因此决议，这一新组织立即与该局建立关系。

20. 决议，我们谴责任何形式与作用的军国主义，在资本与劳工的斗争中，它正危及宪法规定我们所应享有的权利与特权。并决议，凡接受有薪金的职位，直接或间接维护资本主义的会员，不得享受本组织会员的权利。

会议最后五天的大部分时间均用于讨论与修订前言及会章。会章委员会起草的前言，除第二款有不同意见外，其余基本上均按该委员会的草案通过。头一、二款的原文如下：<sup>①</sup>

“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要千百万工人大众处于饥饿与贫困之中，而构成雇主阶级的少数人却尽情享受，无所不有，就不可能有和平。

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一定要持续下去，一直到劳苦大众团结起来，通过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而不与任何政党发生关系，不但在政治领域内而且在经济领域内掌握并管理他们劳动的产品。”

第二款中提及的“政治领域内”一词，立即引起异议，整个条款也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赞同这一条款的代表吉尔伯特对这一款的含义，作了简要地解释。他说：

我们在此是要成立一个经济组织。大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完全摒弃政治行动；另一种意见是赞同政治行动。这一款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实质上是，首先开门见山地指出这个组织主要是一个以阶级冲突

---

<sup>①</sup> 前言全文见附录二。委员会提出的会章草案及讨论情况见《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纪录》第295—512页。本届大会通过的有所修改的会章节要，载于拙作《世界产业工会的诞生》第49—53页。



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其次，实质上是说，作为个人，可以完全自由地采取个人认为合适的政治行动，但作为组织则不能。……第三，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不得支持现有的任何政党。

会议代表西蒙斯反对这一条款，他说：“照文意来看，它是说我们支持政治行动，但不支持政党。”会议代表里奇特也反对这一款，他的理由是：当工人在政治和产业领域内团结起来时，斗争仅仅是开始，而宣言的含意却是到此阶段斗争已经结束。”

会议代表德利昂支持这一条款，并竭力为之辩护。他认为要使拟议中的组织与文明的步调一致，这一“政治条款”（此后成为这一款的代称）是必不可少的。他说：“野蛮人开始就动用武力；文明人只是在最后必要的时刻才动用武力。”他认为不通过政治团结取得保护——或者至少是内部的和谐——要想如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去“取得和掌管”产业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这种政治团结的基础是不要与这个经济组织发生任何组织联系，些微的联系也不要。讨论中的条款承认两点事实：（1）必须给政治行动与文明手段一个机会；（2）就这个国家而言，绝不可能设想一个政党可以掌握并管理产业。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立场。这一立场就预先体现了该党1900年大会时所通过的下列决议的精神：

真正的工会主义不仅要在工厂内进行斗争……而且必须毫不妥协地不计代价 不顾困难地在选举日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斗争。它的主要格言应该是‘工会会员证不能为政治工贼开脱罪责。政治工贼就是阶级的叛徒’……我们承认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经济臂膀，而且是它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可缺少的助手。

讨论引出了关于选举的各种意见。代表们都敏锐地认识到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的制造者与控制者的事。正如一位代表所说：“把纸片扔进一个箱子的洞内，过去没有为工人阶级赢得解放……将来也永远不会……。”甚至丹尼尔·德利昂对选举也只有

轻蔑，他说：

那些不切实际的政客，他们假想来到投票箱前，拿起一张纸，把纸扔进去，然后搓搓手，自己哄自己地盼着，通过这个步骤，通过某种神方妙法，选票可以结束资本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共和国会象仙女样，从票箱里面飞出来。

宣言很明确地提出要成立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一位负责人费兰克·博恩，却预言会成为一个政治组织。他说：

每个彻底了解本组织的重大使命的产业工会主义者，都会投身于基于阶级觉悟的政治行动。产业工会不能增加平均工资。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还不如行业工会那样，肯定能防止减低工资……。这个新的经济组织必须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的；而且，六月会议已宣告单纯工会——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最后的妥协——的死刑，很可能产生一个人数众多、原则性更强的政治组织，因为它的革命精神使它不致沦为“单纯获取选票的手段”。

编辑西蒙斯（在《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上）对此作了回答，他说：

“如果新的工会在经济领域内真的没有单纯工会那样大的力量，而仅仅成为一个在总罢工上空喊口号的政党，把它的干部安插在合作共同体内作为统治者，那么，它的生命注定是短促的、招人咒骂的。”

关于这一政治条款，最合理的解释是：工人阶级必须在政治上团结起来，但这种团结不一定是世界产业工会本身，或在世界产业工会内，或与世界产业工会有任何联系。然而，以后出现的事件说明这一条款为该组织的团结带来了灾难。三年以后，它果然成为这一运动分裂的根由，形成我们现在所知的两个分歧的组织。一派是直接行动派，反对参加政治，发表了新的经过修正的前言：

另一派是德利昂派或教条派，赞成参加政治，可以说是另一个社会主义职工联盟，保留着原有的前言与同样的政治条款。<sup>①</sup>

会章制订了一个权力等级森严而又混杂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整个组织分成十三个国际产业部门(后称为“部”)。每一部门应包括性质上相联系的产业群，目的是为了管理方便，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会章委员会起草的报告中，对各部门的产业或行业的“势力范围”作了详细的规定。世界产业分成十三个管理群。报告提出该组织应由 13 个产业工会组成，规划如下：

第一部门将包括下列产业中的一切工作人员：职员、店员、卷烟、食品加工、面粉、制糖、面包及有关产业。

第二部门：啤酒、葡萄酒及其它酒类酿造工人。

第三部门：花卉栽培、畜牧、一般农业。

第四部门：开采、碾磨、冶炼、精制煤炭、矿石、金属、盐与铁。

第五部门：铁路、电车、海运、装运与卡车运输。

第六部门：全部建筑工人。

第七部门：全部纺织工人。

第八部门：全部皮革产业工人。

第九部门：建筑业以外的全部木工。

第十部门：全部金属产业工人。

第十一部门：全部玻璃与陶器制造工人。

第十二部门：全部造纸、化工产品、橡胶、扫帚、毛刷及珠宝首饰业。

第十三部门：公园、公路、市政、邮政、电报、电话、学校与教育机构、娱乐、卫生、印刷、旅馆、餐馆及洗衣工人。<sup>②</sup>

这一节立即引起争论。大会用了两天半的时间进行讨论，约

<sup>①</sup> 1915 年，德利昂派将该组织改名为“国际产业工人同盟”。

<sup>②</sup> 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大会时，对此分类曾加以修改，重新作了调整。

为讨论会章时间的一半。许多代表认为，由于大多产业的管辖范围都有明确的界限，这样具体的划分不仅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对于一个产业组织将要采取的步骤来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无异于重建行业的界线。<sup>①</sup> 很多人明显地感到这一条款没有体现宣言的规定，即“地方上行业自主，国际上产业自主，同时保持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如此明确的划分，当然可以发现层出不穷的缺憾与矛盾，这些都被吹毛求疵的代表兴致勃勃地一一指出。把产业划分为若干部门，其主要思想是集中管理有绝对必要。大多数代表对此也表示赞成。他们认为产业虽系这一新机构的组成单位或细胞，但不应成为管理的主要的基本单位。管理的基本单位必须是各产业部门。

代表古德温说：“所有这些产业都附属于整个组织，并支持整个组织……。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集中。我们正由产业生产走向产业部门生产。不要多少年……我们就要从事产业部门生产。早期资本的发展趋势是投入产业，后来的趋势是分成产业部门，而这些部门都是国际性的……。”

经过修改，这一条款未提产业部门与产业的具体范围，仅仅规定设立十三个部及适当的分部。该款全文如下：

第一条，第二款——设立十三个国际产业部门管辖产业工会分部。产业工会分部由关系密切的各产业组成。各部门的管理工作由产业工会及相应组织派代表参加。各分部、国际及国内产业工会在处理内部事务时，充分享有产业自主权；但在关系全体福利时，应接受总执行局的管辖。

具体划分产业部门的名单，后来又列入会章中，但已大有改进。特拉特曼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于1911年公布了一个更为完善

---

<sup>①</sup> 码头工人工会的代表拒绝让他的分会加入新组织，部分原因就是反对这一条。

的草案。其中，部门的数目减为六个。

讨论会章的会议也规定了要设立的其它机构与附属机构，如规定可以设立产业代表会。此项代表会由两个或更多的产业及地方产业工会中的七个或更多的分会组成。当时规定这些分会是最小的组织单位。如当地无分会，孤立的个人申请加入组织时，将以“个人”会员资格取得会籍，直接隶属总部。

其它情况也适用同样原则。例如，假如在任何一产业中其分会数目不足以组成产业部门时，各分会均直接对总部负责<sup>①</sup>。当时大多数分会都是直接从总部取得会籍，现在也是如此。第一次大会闭幕时，西部矿工联合会成为世界产业工会的“矿工部”，金属制造工人工会成为“金属工人部”，铁路雇员兄弟联合会成为“运输工人部”。所有地方分会在性质上都是产业的，即以工厂为单位，包括厂内和与该厂有关的所有行业。矿上的清洁工必须与钻探工一样，属于同一工会。这样做就是要把共同协作生产某类产品的所有工人都组织在同一工会内。

大会规定设立总主席一人，总书记兼总司库一人，由他们二人及国际产业部门主席若干人组成总执行局。<sup>②</sup>会章委员会建议：

大会选举七人组成临时局处理本组织事务，任期至下届全国大会时为止。该临时局应包括总主席、总书记兼总司库及五名其它成员。这五名成员应由西部矿工联合会选出一名，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工会选出一名，铁路雇员兄弟联合会选出一名，其余二名任由大会选举……。临时局也行使修改委员会的职责，向下届大会提出会章修改草案。

依照这一建议，选出临时局，由下列人员组成：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会总主席谢尔曼；辛辛纳提产业工人俱乐部总书记兼

<sup>①</sup> 会章(1905年)第七条第四款规定：“一旦某一产业拥有十个分会，且会员人数不少于三千人时，总执行局应立即召集该产业开会，并将其组成为世界产业工会的国际产业部门。”

<sup>②</sup> 第二届大会时废除了总主席职务。

总司库特拉特曼；美国劳工同盟约翰·赖尔登，一般成员；美国劳工同盟克罗宁，一般成员；铁路雇员兄弟联合会弗兰克·麦克尔布；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工会查尔斯·柯克帕特里克；西部矿工联合会莫耶耳。总执行局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大会闭会期间，该局全权处理整个组织的一切事务。该局有权向下属组织——产业部门、产业代表会、地方分会——发给凭照；监督总办事处一般管理工作，并审核其帐目；当某一附属机构进行罢工而且当地经济情况需要时，有权增收特别经费；监督并控制机关报的发行工作，选举该报编辑。

总执行局在罢工和缔结协议方面被赋予的权力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关于这两点，条文是这样规定的：

当世界产业工会任一附属组织的会员接受该组织或总执行局的命令进行罢工，或工厂以停业抵制工人行动时，如总执行局认为有必要，可以命令其它任何一个或几个工会或整个组织进行罢工，总执行局有全权发布此项命令。

任何分会或组织的会员与他们的雇主之间，为解决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所订立的任何协议，在未得到世界产业工会总执行局批准以前，都不得视为有效或有约束力。

主席当然比执行局的其它成员具有更为广泛的权力，对整个组织的监督都属于他的管理范围。但是他的和总执行局的正式行动与决定，都得听命于代表大会，而代表大会的决定可能要通过全体会员以复决的形式进行最后表决。因而，基本会员被认为是最后的决定者。按照其森严的权力等级，凡属单纯本地事务，如管理制度的细节、社团自订的规章等，均给予“自治权”，但与全体福利有关的事宜，则属产业管理范围，行业不能自主。收入靠收取凭证费、入会费与会费，收费标准都订得很低。这些收入中的一定比例作为集中使用的防卫基金。

对什么是单纯内部事务的解释，要比正统工会的解释显然狭窄得多。大多只影响一个行业的事情也被公开地宣称影响所有行业，甚至所有产业。只有少数事情，如工会自订的规章及其它日常事务才被认为是纯粹的当地事务。会章是以“一人受难，大家关心”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口号为基础而订立的。这个文件只是临时的，而且是粗糙的，仅可作为以后制订更全面的和更具永久性的会章时的入门向导。

会章是以六票对一票通过的，这一事实说明至少对大多数代表来说，会章还是可以接受的。唱名表态时，愿意遵照新会章加入组织的，除五个主要组织——西部矿工联合会、美国劳工同盟、铁路雇员兄弟联合会、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及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外，六个地方工会与三十九名个人代表（不代表组织）均一致表示赞成入会。<sup>①</sup>大会在选举负责人并指定芝加哥为总部所在地后，于1905年7月8日无限期休会。

基恩（代表新泽西霍博肯码头装卸工人）和其它人一起拒绝加入新组织。他在解释投票理由时说，按他的看法，“会章没有遵照宣言的精神”。他认为把社会上的产业活动分成十三个分部，意味着制造而不是消灭行会路线。同时，他认为“会章赋予主席与执行局的权力几乎和沙皇一样大，这个国家的任何单纯工会对它们的负责人从未赋予过这么大的权力。”

毫无疑问，会议的结局与那些最关心会议的人的设想大不相同。最后定稿的前言与会章，并非丝毫不差地符合2月会议的规定，至少未能使该项文件的原作者感到满意。二月会议时，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及社会主义工人党，虽曾派其组织者之一弗兰克·波

---

<sup>①</sup> 六个地方工会是：堪萨斯匹兹堡矿工联合会分会（劳联）、斯克内克塔迪冲床工人工会、旧金山计日成衣工人防护和福利工会、芝加哥产业工人俱乐部、辛辛纳提产业工人俱乐部、普韦布洛工人工艺与教育工会。

恩作为代表参加，但德利昂并未参加，这一明显事实可以部分说明问题。我们看到担心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控制或担心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幕后牵线和担心德利昂的影响都是一回事。西蒙斯在大会举行前几个月就宣称，最能彻底毁掉明年2月芝加哥会议的，莫过于普遍怀有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复兴的想法……。”这些担心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事实。西蒙斯说：“第一次会议(6月会议)时，德利昂及其一伙追随者在组织中掌握了大权，所以能改变该组织原有观点。后来，他被撵走或辞职，或者说他撵走了别人(这就要看说话人是谁)。”要确切说明究竟原有观点是以何种方式被破坏的，并不容易。甚至西蒙斯也承认：“各团体的代表之间惟一的分歧是组织方法问题。而且，即使在组织方法上，他认为“激烈辩论中所显示的困难，也不是根本性的问题”。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即所谓德利昂派的影响，比声明所指出的要广泛得多。它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组织，在所谓“五巨头”中，它人数最少；但它的影响，同人数的比例是大不相称的，已达到足以控制大会的地步。第一次大会通过的遭到许多人反对后来成为纷争之源的政治条款，就是德利昂派在会章上留下的印记。完全抛弃“从内部动摇”的政策是德利昂派在会章上留下的另一印记。所有这些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极端重要的。

初期阶段，西部矿工联合会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实在地说，世界产业工会就是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产物。新工会进行活动的大部分经费，就是来自这个富于战斗性的矿工工会。矿工联合会成为新组织的矿工部，人数占该组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大大超过所有美国工会中最有活力和最有战斗性的组织。矿工联合会对矿主的顽强斗争，尤其是在科罗拉多、蒙大拿及爱达荷的斗争，为在金属采矿产业的比较狭窄的范围以外推广革命产业主义



奠定了基础，准备了舆论。世界产业工会紧跟在特鲁莱德及克里普尔湾罢工恐怖事件之后诞生，并非偶然。第二届(1906年)大会时，一位代表声称巴特矿工工会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奠基人。

尽管在西部矿工联合会退出以后世界产业工会仍继续存在；而且还曾兴隆一时，但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没有矿工联合会的实力及其鼓舞人心的历史事例，就没有世界产业工会。矿工联合会初期对世界产业工会的影响和德利昂派相比是不相上下的。

许多人暗示第一届大会完全由德利昂派“控制”，这样说肯定是不符合事实的。德利昂就未被推选担任任何职务，由大会选举的总执行局成员，也都不是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会员。德布斯说：“德利昂并没有‘控制’这个组织，德布斯也并不‘厌恶这个组织’”。这样说来，德利昂主义居于优势系由于其主张的优越性。那些主张可能是“脱离实际的幻想”，而且最后对这一运动的团结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但在当时，其主要的倡议者及追随者却认定是正确的，为之辩护，坚信这些主张是发展此项运动必不可少的。德利昂在大会发言时说：“我来芝加哥参加会议，绝无任何个人目的，也没有私仇要报。事实上……我只有一个敌人……那个敌人就是资产阶级。”

当时是世界产业工会中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派的总书记赫尔曼·里奇特，在他们最近一期的机关刊物中写道：“(第一届)大会过程中，越来越明显的是，并非所有代表都理解或随心所欲地支持这个组织的精神与意图。”考虑到这次会议的组成情况，可以说这是很自然的。结果证明第一届大会期间，处于萌芽状态的所有问题中，这是最微不足道的。

所有这些摩擦与内部不和，在《美国联合主义者》的社论中当然会大加宣扬。事实上，冈佩斯对芝加哥会议盯得很紧，看到没有搞出任何名堂。1905年该刊8月号以《芝加哥的工人救星》为题

发表了下列文章：

经过六个多月的努力……在美国各地及世界各国散发了以吨计的通报与“文件”……结果如何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捉住了一只老鼠，而且是一只愚笨的小老鼠……。在这个材料中，他们〔社会主义职工联盟与美国劳工同盟〕自称为“世界产业工会”。他们的脸皮比城墙还厚，这是一清二楚的。当然，工会运动中的二百五十万……工人丝毫不会在意把他们也包括在内……。命运轮，或称为前神父哈格蒂图，已被采纳作为组织的“蓝图”。这张蓝图真是举世罕见，异想天开的杰作，所以我们匀出篇幅把它刊载出来，好显出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最后他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工会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学者、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将把芝加哥会议作为最乏味、最荒谬的一次会议记录在自居为代表工人的那些人的历史上，同时，把会议的参加者作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特号空想家记载下来。

尽管有内部的不和与外部的谩骂与歪曲，总的来说，产业主义者对新生的世界产业工会的前景是极为乐观的，对它的将来也满怀希望。虽然宣言曾经强调“世界产业工会应作为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不与任何政党发生关系。”但许多报纸，甚至工人报纸，却硬要把这个运动说成是政治性的。《密尔沃基日报》说：

社会主义者正在一本正经地主张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组织，希望贬低美国劳工联合会，因为联合会是反对把工会变成政治组织的。

劳工报纸《拥护进步报》是这样说的：

目前在芝加哥正准备成立一个新的产业工会。它将按照发起者所摹拟的宣言使整个工人运动革命化。它将参与政治。我们预言它将失败。

衣阿华州劳工联合会发表了下列声明：

少数心怀不满的谋求官职的人与未来的政客，从自己利益出发，批评我们劳工组织现行的方法。就是这些人发出号召，于1905年6月27日在芝加哥市召开会议，成立一个组织……。该组织公开表明之目的就

是要用政治方法彻底毁灭现在的工会运动。

原来指望美国劳工联合会许多分支机构会退出该会参加新的组织，这一指望并未实现。新组织中基本上没有劳工联合会所属工会。就会员人数而言，与后来减少时相比，似乎处于高潮。大会报告估计会员人数为六万，西蒙斯则估计六个月后，会员人数至少可达十万。最后决定入会的十二个组织共有会员四万九千零十人。这不包括三十九名“个人”会员。关于会员人数，圣约翰写道：“我知道年会报告声称有会员六万，但会员名册上并没有这么多人。事实上该组织第一年内缴纳会费的会员，不算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二万七千人，整整为一万四千人。”

按宣言所述，世界产业工会的组成系“促进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并实现其最后的解放”。实现最后解放的意图就是世界产业工会与一般行业工会的区别所在。后者只有行业意识，而世界产业工会则具有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的观点确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基本思想或“第一推动力”。其所以采用产业工会的形式，就是因为这一形式才能在有利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者及社会主义工人党，确实是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而努力，但(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却认为他们的方法——政治行动——是陷阱，也是幻想，而且单独使用时(在这一点上底特律派与芝加哥派意见一致)是毫无力量的。颇有意义的是，大会选出的临时局的成员，无一不是社会党的成员，但该党断然声称从未以任何方式介入，而且说除非作为敌人，永远也不会介入。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人党则确曾通过社会主义职工同盟间接地对第一次大会的工作有所影响。

1905年时，无政府主义者力量微弱，该组织中在直接行动派身上现在表现得如此突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在当时为这一运动的社会主义与产业的势态所遮蔽。卡尔顿说：“世界产业工会与劳

动骑士团相比，少了理想主义，却多了具有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本应再加上一句，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代替了分散的管理体系，构成了世界产业工会与法国总工会（一个权力分散的组织）的基本区别。世界产业工会并不能说是缺乏理想主义。凡是充满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必然是理想主义的。这在第一届大会上已充分地证明。他们坚决主张把社会主义置于产业的、而不是政治的基础上，这使他们的理想主义带有实用主义的特征。当前的斗争必须以工厂斗争为根本，即以生产作为武器，票箱前的斗争只是次要的。

产业工会主义者声称：“按产业组织起来，我们是想要在旧社会的躯壳内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结构。”<sup>①</sup>这里所显示的是对将来社会的设想，以及实现这种主张的方法。这些想法，甚至对社会主义者也是新奇的；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则有些近似。第一次大会确曾制订计划，虽然粗糙，却着眼于未来。按其组织范围，将来的无产阶级将不仅包括所有非技术工人，而且包括所有以挣工资为生的人，不论从事什么种类或等级的工作，有一天均将变成无产阶级，至少在精神上会如此，并聚集到这“统一的大工会”中来。

第一个会章虽然粗糙，而且是临时性的，但为全世界所有工人都留下了空位，所以，一开始该组织就是一个庞大但几乎是空虚的结构。某些基本产业中有几支低级工人队伍可充实计划中某些部门，其余的却都是空架子。这个空虚的结构能否充实起来，只有时间才能回答。乔治·斯皮德，原系总执行局成员（直接行动派），曾将这次大会描绘为“怪人大集会”。这样说也可能是对的，因为怪诞的想法的确常在会上出现，而且其中一些还写入会章中，但从本质上说，这个运动是极端重要的一步，具有高尚而且严肃的动机。

---

<sup>①</sup> 1906年的大会前言中加进了这一款。



第二部分 第一阶段  
〔“最初的”世界产业工会〕

## 第四章 经济领域里的最初努力

1905年7月组织大会闭幕后，所建立的组织处于极为混乱的状态。开会时，代表们的时间与注意力都集中于讨论如何把许多小工会建成“统一的大工会”和如何制订使大家团结一起的规章和政策纲领，行政管理事务几乎全被忽视。世界产业工会初期遇到的情况，即使是人员齐全、财力充实的组织，也难以有效地而有秩序地进行工作。而世界产业工会人员既未配备齐全，财力又告匮乏。人才的缺乏，尤其是缺乏正直的管理人员，早在第二届大会结束以前，已经非常明显。财政上实际无力支付的情况，也已显露无遗。虽然成立了三个貌似强大的产业部门——采矿、金属与机械制造、运输，除矿工部门外，其它部门并未在人数上或财政上为该组织带来实际好处。而西部矿工联合会的过早退出，对该组织确系一次打击，更重要的是，切断了该组织经费的主要来源。

世界产业工会成立后的第一年，产业工会思想在美国行业工会中有明显进展。这主要是由于该组织的影响与示范。组织者被派赴行会主义者与雇主或与美国劳工联合会有严重摩擦的地方。那时，世界产业工会很少注意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它主要的精力都集中于重新组合行业工会——执行一种双重工会政策。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某些地方遭受重大挫折，说明酿酒工人及机械工人存在明显的不满。海斯回顾1905年底的形势时，写道：

那些不满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分子，自然斜眼看着世界产业工会，因该组织似乎正在纽约、芝加哥以及许多小地方，尤其是在西部，扩充力量。前几个星期，全美酿酒工人工会的一位负责人对我说，国内许多地

方的普通工人都叫喊要脱离劳联参加世界产业工会……。另一位全国性负责人，一位社会主义者，说他最近访问了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发现机械工人、金属抛光工人以及其它几个工会，都在公开地反对它们的全国性组织，要加入产业工人的行列。有些服装制造行业及纺织工人也受到影响。看来我们将面临另一场斗争，与当年劳动骑士团与美国劳工联合会之间的斗争相似。

美国矿工联合会的许多地方分会，对行会组织目前情况也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不满情绪。第一届大会时，矿工联合工会最终虽只有两个分会参加世界产业工会，但年终以前，已有好几个分会希望参加。不过，它们当中，许多都无法参加，因为它们与矿主订有合同，必须等合同期满，才能采取行动。矿工联合工会在巴罗、泥谷及厄尔克维尔(伊利诺斯州)的分会便属于这种情况。第二届大会时，它们都表示愿意加入，但因它们与矿主订有两年合同，要到1908年4月才满期，在此以前，不可能立即改变会籍。在这些例子中，合同得到尊重，各分会没有加入世界产业工会，但这一结果并不是由于世界产业工会有任何道德影响，该组织一向否定这种合同的效力。正如海伍德所说明的，他们认为既然兵不厌诈，产业工会主义者应该废除一切迫使他们违反工会主义原则的一切合同。

世界产业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之间的摩擦，当然不会中止，而且日益明显。世界产业工会拥有微不足道的防卫基金，而美国劳工联合会则无此设施，这对于那些迫切需钱的行业工会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如果没有其它理由，为了这点理由，许多行业工会也会同意海伍德的看法，即“美国劳工联合会能起的惟一作用是作为工会运动的咨询委员会”，当工匠已占有并控制生产工具时，“冈佩斯先生的观点是用牛犁田、用马送信时代的年深月久和苔藓斑斑的老古董”。

有少数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的行业工会，是由于无其它路可走



或仅仅为了发泄对劳联的不满。粗鞋制造工人便属此类情况。他们于1906年1月建立独立组织，由于某种理由，申请加入劳联时被拒绝。最后，大叫大嚷地批判了劳联的原则并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会。

罢工时，世界产业工会与劳联之间出现的麻烦更为常见。世界产业工会反对他们称之为“劳联对世界产业工会罢工的不正当的干涉”。第二届大会时，许多人发言中对所谓劳联的干涉提出抗议。下面一段话，摘自总书记特拉特曼的报告，可作为例证：

……美国劳工联合会雇用罢工破坏者取代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的职位。在杨斯敦(俄亥俄州)、圣佩德罗(加州)、扬克斯以及其它许多地方，他们派遣委员会要求雇主开除世界产业工会的支持者。他们宣布对雇用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的工厂产品进行抵制，如在圣路易斯(密苏里州)及巴特(蒙大拿州)……。在斯克内克塔迪，世界产业工会的努力也为其它组织获得利益。在克利夫兰(俄亥俄州)，世界产业工会的砌砖工人为同情罢工的泥沙搬运工(劳联会员)而进行了罢工，并拒绝了资方提出的条件，只要他们抛弃建筑工人，就可增加百分之十的工资，并可订立只雇用该工会会员的合同。在纽瓦克(新泽西州)，当资方雇用工贼破坏另一组织(不属世界产业工会)的罢工时，世界产业工会的制鞋工人拒绝与罢工破坏者一道工作。这些以及类似事例可以记载下来，说明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并不是为了对阶级弟兄进行报复而组织起来的……。

美国劳工联合会无疑曾经常从事上述种种被指责的行为，“瓦布利”把这种行为视为破坏和对抗该组织工作的阴险手法。这样的事在这个年轻组织成立后的第一年，就发生过不止一次。此后，在多次产业冲突中又不断发生。但劳联不能独尸其咎，也并非只有劳联从事这样的行为。事实上，首先挑起干涉的很可能是世界产业工会，因为它一贯的方针是把已经成立的工会组织起来，或者毋宁说吞并过去，而这些工会通常是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第一届大会时曾对双重隶属的方针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但油印的会

议记录上未见关于这个问题的正式决议。世界产业工会被指责在已经成立起来的工会之间进行煽动，而且这一切是在公开宣布世界产业工会不赞成双重组织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的确，这样的政策声明，可能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发言人作出的，但没有正式宣布过这就是该组织的政策。重新组织或企图重新组织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会双重组织活动，应当予以明确区别，这种活动既未得到明确赞同，也未遭到谴责。但双重组织关系，即双重会籍，是明确禁止的。世界产业工会的分会不得隶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或其它任何全国性的劳工组织。

世界产业工会以旧的行业工会为对象，不断进行鼓动与组织工作。在其早期历史中，它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从内部动摇”已经成立起来的工会。只是到了后期，它才接近于实行它公开宣称的方针，即组织尚无组织的——非技术的——流动的劳工。因此，过去所引起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及一般工会对所谓世界产业工会干预的报复要比现在更多一些。

行业工会方面报复的手段，可以国际机工联合会、木匠和细木工统一兄弟会、布帽和呢帽制造工人工会及制革工人统一兄弟会等所采取的行动为例。它们规定“凡参加世界产业工会的男人或女人，应剥夺他们在这些联合组织所控制的产业内工作的权利。”

这种强烈的反抗是世界产业工会方面对行业工会思想多少有所让步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一运动本身的力量尚弱，以及多年在行会形式下生活和工作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也是有力因素。从世界产业工会早期历史记载来看，这是很清楚的。它所隶属的工会有许多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行业工会的特色，有的分会（自吹自擂的产联主义及征集中心）是不折不扣地就是原来的行业工会。许多分会无疑是由于工人中缺乏产业工会的知识而不得不采取这种非常措施。这就使得一个主要由行业或假行业团体组成的革命

的产业工会必然出现混乱的现象。第二届大会的代表们就面临这样一种难以对付的局面。芝加哥酒吧招待员与侍者第八十三地方分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旧金山代表申坎说:

这个行业组织的会员甚至没有从事会员证所指明的工作。它的大多数会员,星期天以外的时间都在另一产业工作,如卷烟,制鞋、油漆以及其它各种杂工,他们只有在星期天才在野餐会和晚会任酒吧工人或侍者……。

大会希望这种情况能尽快得到纠正,最后通过决议规定总执行局应尽可能按产业路线进行组织工作:“责令新任命的总执行局在各产业内或按产业征集新会员。凡已发给执照的行业工会,其会员注册加入世界产业工会以前,应加强产业主义教育。”总书记特拉特曼在其致大会的报告中写道:

为保证防止这样的(行业)工会有可能成为永久的行业组织,应使他们理解,并应作出强制性规定,某一产业的工会一旦成立时,所有这些工会即应转入各自的产业组织……。但所有新入会的行业工会应由总管理处直接发给凭照,以便能经常控制这些团体的事务,当时机成熟时好进行适当而且必要的调整。

外部行业工会的敌视和对内部行会思想的妥协,这些并不是当时困扰世界产业工会的最严重的困难。这个组织正面临着大批会员退出的威胁,而且不久他在某些部门果真损失了大批会员。1906年春,西北部伐木场中明显地开展了一些活动,要在世界产业工会以外组织一个伐木工人总工会。而且,这些活动的幕后策动者就是一个名叫丹尼尔·麦克唐纳的人。他来自美国劳工同盟,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创始人之一。前不久他还是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人,当时,他一定也是该组织的成员,因他曾被派为第二届大会的代表。麦克唐纳于1906年3月27日自蒙大拿的巴特致函加州克雷申特市的布鲁克菲尔德,解释计划中的组织的性质。他

没有提到世界产业工会。他说：

在这个州(蒙大那)及整个西部地区,已开始一项运动,要组织一个伐木工人总工会,由所有伐木产业中的工人组成……。这个组织将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有足够的力量满足伐木产业中所有工人的主要要求,给予他们全面的支持,同样的利益,并使他们普遍获得他们迫切需要的尊敬与保护。

这一企图没有成功。伐木产业注定要成为世界产业工会的宣传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地区之一,并且成为世界产业工会基础最牢固的部门之一。在1906年,这种来自外部的破坏活动,比较而言,作用不大。仅仅夺去该组织的一些个人会员,使世界产业工会稍微推迟了对伐木产业发起进攻的时间。

最严重的叛离发生在金属、机械及矿工部。金属、机械部开始时即由两部分金属制造工人组成: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会与机师混合联合会。前者一直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前不久才脱离关系,第一届大会闭幕后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的金属、机械部。机师混合联合会也一直隶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鉴于美国劳工同盟,多少具有产业性质,加以该联合会系金属制造产业中不同工种的工人组成,所以退出美国劳工联合会,并通过住在美国及加拿大的会员投票通过,决定参加美国劳工同盟……。”<sup>①</sup>

当美国劳工同盟并入世界产业工会时,该同盟的金属制造工人原属机师混合联合会,当然与国际联合会的金属制造工人一起,加入金属、机械部。于是,这两个组织互相之间的仇视与摩擦便被硬塞进这一部门,加上总部又不能及时合作并给予帮助,结果是造成机师混合联合会的脱离,使世界产业工会在它存在的第一

<sup>①</sup> 见特拉特曼总书记在第二届大会上的报告,载《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会议记录》(1906年)第51—52页。

年内,单单一个部门即失去了四千会员。这样,金属、机械部就只剩下约三千人,基本上都是金属制造工人国际联合工会的会员。

1907年由于西部矿工联合会的退出而失去了整个矿工部,在所有打击中,这是最厉害的一次。1906年9月,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大会以后,西部矿工联合会即不再是该组织的积极的成员。西部矿工联合会的退出与第二届大会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密切相关,所以,这个问题可与第二届大会联系起来看。

世界产业工会成立后头十五个月内所进行的罢工,几乎是无一成功。但它的罢工活动却极为广泛,而且,在大多情况下都是轰轰烈烈,充满热情。卷入罢工的有下列团体:克利夫兰(俄亥俄州)雪茄制造工人;戈尔德菲尔德(内华达)旅馆、餐馆工人;芝加哥擦窗工人;辛辛纳提大理石制品工人;托诺帕及戈尔德菲尔德(内华达)的矿工;特伦顿(新泽西)及斯塔腾岛(纽约)的丝绸工人;莱克查尔斯(路易斯安那)的锯木、伐木工人。雪茄制造工人于1906年1月开始罢工,一直延续到同年10月1日。他们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十,废止黑名单,每十名雇工有一名学徒。虽然他们没有得到总部的帮助,但罢工看来还是相当有成效的。

在戈尔德菲尔德(内华达),有两个不同的分会进行罢工。旅馆、餐馆工人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最后为雇主接受。戈尔德菲尔德与托诺帕的矿工同时罢工,遭到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印刷行业联合协会的激烈反对,似乎迟至1907年始获解决。

芝加哥擦窗工人于1906年8月1日开始罢工,正是第二次大会开会期间。芝加哥商业区三十五座大楼的擦窗工人工会会员离开了工作。总执行局劝告罢工者尽可能找到其它工作以便节省开支。辛辛纳提的大理石制品工人要求每天工作九小时,星期六半天假期。他们罢工结果如何,无纪录可查。

特伦顿(新泽西)与斯塔腾岛(纽约)丝绸工人的罢工,都以失

败告终。罢工者认为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得不到总部的帮助。

当时，在罢工上所花费的力气是不平衡的，而且，这些力气大多没有花在正确的地方。谢尔曼主席在致大会的报告中说：“1905年8月以来，除了应付一次或几次罢工以外，就没有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派出更多的组织者去罢工现场的原因。”

谈到世界产业工会的罢工纪录时，总书记特拉特曼声称：“世界产业工会没有在任何一次罢工活动中取得过胜利”。所有罢工都未很好组织，时间也选择不当。他解释说：“去年严格按照世界产业工会的条令与原则组织起来的工会没有进行过罢工；仅仅是那些按行业工会的眼前利益原则组织起来的，在我们组织起来以后，没有得到会员自觉的支持，及时投入罢工。”

分会与总部之间，肯定很少或没有配合罢工的计划，尤其是时间的选择，更缺乏周详的安排。第一年，常常是“当总部毫无准备之时举行罢工，而且斗争的性质还要求全力以赴。”

谢尔曼主席认为罢工活动过分集中在东部各州。他甚至建议暂时最好只在西部罢工。他在解释他的立场时说：

这个组织成立以来，几乎所有罢工都发生在东部各州。这些地方的工人，由于工资很低，有必要立即要求改善。这一事实说明我们必须在宣战以前就准备作战。许多罢工……是在分会成立以后立即举行的，参加罢工的工人还没有来得及接受产业工会主义原则的熏陶与锻炼……。东部一个分会给总部带来的任务要比西部三个分会还要多。

就在产业工会主义者进行罢工宣传时，他们之中有些人（他们又系激进政党的党员）打算把他们的党（即社会党与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在一起。他们知道要做到这点，这两个政党必须在对待工会的态度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由于这一目标，双方代表举行了会议。这一会议以后即称为新泽西社会主义者团结会议。从1905年9月10日起，至1906年3月4日止，在新泽西州的奥兰

治、帕特森、西霍博肯、纽瓦克等城市，不定期地举行了多次会议。闭幕时发表的宣言指出，会议的目的系“考虑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原因，如有可能，探索可否找到牢固基础——，把国内有斗争性的社会主义力量团结起来……。”

会议认为美国这两个革命团体的团结，取决于适当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对争论激烈的工联主义问题，社会主义政党应采取什么态度；第二，社会主义政党对其报纸——这一运动的喉舌的所有权应采取什么态度。”

会议大部分的注意力均集中于第一个问题，这也是对产业工会主义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个问题。这次会议本身说明这两个组织之间，至少还存在着必要的融洽才可以坐在一起讨论分歧。两党的党员也认为就两党的经济与工会政策而言，一项和谐一致的纲领正在成功地付诸实践。如不相信，请看世界产业工会！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书记说：“这次会议是在迄今存在分歧的社会主义者互相接近，并在世界产业工会的基础上携手联合时举行的。我们深信，至少可以希望，这次会议将促进我们所期待的社会主义团结的目的。”

对待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政党而且是激进的政党要采取中立的态度吗？这就是实际争论的问题。会上普遍意见都是否定的。有一位代表说：

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不能对经济运动保持中立。社会党自己就在发言人的旗帜上告诉工人：“参加你们的行业工会。参加你们阶级的党。”形势的发展推动着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这个有阶级觉悟的劳工经济组织。那不是个错误。它曾把二万五千工人组织起来，而今天我们有世界产业工会，它把十万工人按阶级觉悟的路线组织起来。如果这是错误，那也是有利的错误。中立是荒谬的。

有些代表对所谓无条件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的提议表示怀疑。

一位社会党代表反对这种支持，他解释说：

世界产业工会现在可能很好，但它可能有偏移，可能变坏。如果把社会主义运动放在世界产业工会的基础上，那个组织垮台，党也将跟着垮台。在它没有证明自己的用处以前，我反对承认这个组织。在科罗拉多，西部矿工联合会所通过的宣言与世界产业工会的相似，对社会党表示赞许，但投票选举时，它没有投社会党候选人的票，而是投一个反动的民主党人的票。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可以肯定世界产业工会不会做出同样的事。

世界产业工会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极为明显地出现偏移，在这一点上，这位代表证明自己颇有预见，但它的新的立场决不是支持民主党或共和党候选人的反动劳工组织的立场。

大多数代表都强调要承认产业工会主义的原则，但在应否指名认可某一组织的问题上，意见有所分歧。许多与会者同意仅对世界产业工会加以表扬，说它有利于实现世界产业主义思想，而不必给予无条件的支持。会议的最后结论体现于一系列的决议中，前述宣言中也曾详加说明。下列各款即有关政治、经济关系问题的几项决议：

一、决议，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按阶级觉悟的革命路线所进行的有组织的活动，为工人阶级为改善本身的经济状况，不能保持中立。

二、决议，美国劳工联合会式的组织与原则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障碍。

三、决议，会议承认世界产业工会有利于无产阶级运动并纪录在案。

十、决议，……采取步骤召开两个组织之间的全国性会议，以谋求在全国性基础上的团结。

宣言中说：



会议认为,政治运动如果没有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准备夺取、占有并掌管生产权力的、需要时……还能按照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候选人的命令强制执行的经济组织作为后盾;如果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将只能是昙花一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组织作为助手,社会主义政党参加选举在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功愈大,带来的灾难也愈大……。如果美国有这样一个政党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它的成功之日也就是失败之时。接踵而来的是产业和财政危机,而危机中受害最深的还是工人阶级自己。对于当代一切严肃的观察者来说,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过它自己的宣言与行为,显示它已把工资奴隶制视为最后的定局……并承认雇主与雇工之间利益一致……。因此,会议……认为在经济领域中保持中立的理论是不切实际的、错误的、只会起腐化作用的,应予否定……;美国劳工联合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障碍,应予谴责……;世界产业工会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予表扬。它没有抛开阶级斗争,而是牢牢扎根于阶级斗争,而且勇敢地、正确地提出这一社会原则“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大会于1906年9月17日举行,有九十三位代表参加。会期延续十六天。第一届大会时,预期第一年内会员人数将增加到十万人。从书记特拉特曼致大会的报告来看,这一预测显然过于乐观。报告指出第二届大会开幕时共有会员六万人(包括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二万七千人),下表系根据特拉特曼报告中的数字整理的,说明第一年内会员人数增长的情况:

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年会会员人数

日 期	直属工会	运输部	金属部	总数
1905年8月1日				1,900
9月1日				4,247 <sup>①</sup>
10月1日		1,000	840	5,078
11月1日			840	5,482
12月1日			840	7,971
1906年1月1日			840	8,200
2月1日				7,817
3月1日	9,275		1,500	10,775
4月1日	10,288		3,000	13,228
5月1日	13,520	195	3,000	16,715
6月1日				21,000
7月1日				22,500
8月1日				45,000
9月1日				60,000

① 包括社会主义职工联盟1,200人。

可以看出,表中各部门增长数字是不完全的,会员总人数也绝不能视为保守的估计。前不久还是该组织的书记兼司库的圣约翰先生说:“第二届年会报告声称有六万会员,但该组织的会员名册不能证实这一估计。事实上,第一年内,连同西部矿工联合会一起缴纳会费的会员平均数恰好为一万四千人。”

如前所述,矿工部从一开始就未牢固地与总部结合在一起,以后,西部矿工联合会仅在名义上是世界产业工会的一部分,应否把二万七千矿工计算在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之中,是值得怀疑的。根据特拉特曼书记的说法,事情是清楚的:“1905年8月1日,美国劳工同盟那些勇敢的人有一千一百人,金属部大约七百人,他们没有为西部反对势力的谴责所动摇。那些打着朋友招牌的人,常常比公开反对世界产业工会的敌人更加危险。”特拉特曼说:“这一千九百〔一千八百〕人构成创建工作开始时的惟一力量。”

主席谢尔曼报告说,1906年9月10日止,执有世界产业工会所发凭照的地方分会共有三百九十四。其中有一百二十个还未就绪,所以二届大会时实际出席的分会为二百七十四。大部分都是不由部门或部管辖的而是直属于总部的地方分会。只有一小部分是地区协会或全国产业工会或各部登记,它们由这些机构直接管辖。

头一年内,实际上只组成三个部:运输部、金属和机器部、矿工部。这三个部当中,矿工部是惟一具有必需的人数,可以有资格成为单独的、有自主权的一个部。也是第二届大会上获得承认的一个部。因此,西部矿工联合会是世界产业工会惟一的、货真价实的部。这个部头几个月内在名义上属于总部,却一直在秘密地鼓动反对总部。

关于运输部,特拉特曼书记在报告中说:“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组成运输部。接受这个组织是因为它是美

国劳工同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参加时有会员二千零八十七人……。”他说：

……这个所谓的部证明是总金库的没完没了的负担……运输部付给世界产业工会的会费为一百三十点七五美元，而总部却需源源不断地为该部提供更多的钱，徒然希望那个部门的产业工人会团结在产业工会的旗帜下……。

虽然大会没有承认运输部，但仍决议：“承认各运输工人分会代表所持证书，并允许他们出席大会。”金属、机械部的分裂及其主要成员机师混合联合会的退出，前已述及。大会对该部所采取的行动与对运输部的行动相同，即拒绝承认该部，但承认派出代表参加大会的那些分会（指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

据称有七个国际工会“虽然受到资本家联合组织的压力，要它们继续留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但它们仍主动加入世界产业工会。”文件中查不到这七个国际产业工会的具体名称，估计一定是包括在前述三个部的工会，而且是第一年内组织的。国际音乐工作者工会就是这些所谓国际工会之一。这个组织不满足于国际产业工会的名称，它坚持要成为一个部，要求称为

世界产业工会公共服务部国际音乐与戏剧工作者工会……，理由是超过一千人、甚至不足一千人的组织，都获准成立有自主权的部级行政单位与部执行局。所以该组织从此以后一直利用世界产业工会的名声，使自己与该部的存在合法化，而这样一个部却从未正式成立过。

世界产业工会现在没有，而且一直就没有成立过公共服务部，大会当然不能承认将来有一天可能成为公共服务部的这一部分。

1906年以后，世界产业工会即不再设部（即没有范围大于全国性产业工会的附属组织）。但直到1916年第十届大会时，会章中仍提及该组织是由全国产业部、全国产业工会等组成。农业工人组织于1914年成立，现为世界产业工会一个庞大而且日益重

要的部门,与 1905 年该工会的创始人所想建立的组织很近似。今天,隶属于它的组织在数目上要多于早期的任何一个国际产业部。值得注意的是:1906 年以后,在所有各种版本的会章上,凡出现“国际”一词的地方,均改用“全国”。

在其整个历史中,世界产业工会几乎全由分散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地方工会所组成,它们都是直接与中央或称总部进行联系。总部和分会之间,直到最后二、三年才开始设立部一级的机构。<sup>①</sup>

<sup>①</sup> 作者无法查到 1905 年或 1907 年间属于世界产业工会的“直属”工会的全部名单。很可能没有保存这样的纪录。下列名单系把散见于《第二届大会会议纪录》中的各工会集中而成的,当然是不完全的:

分会编号		
144	电力工人 产业工人工会 零售店员工会 产业工人工会 纺织工人 面包工人	丹佛,科罗拉多 泽西州,(混合工会) 弗赖特利维尔,密苏里 帕特森,新泽西 坡塔基特,罗得岛 巴特,蒙大拿
177	制帽工人	纽约市
183	水泥工人	斯波坎,华盛顿
313	造纸工人	纽黑文,康涅狄格
176	丝绸工人	纽黑文,康涅狄格
190	丝绸工人 大理石制品工人	纽黑文,康涅狄格 辛辛纳提,俄亥俄
90	制鞋工人	圣路易斯,密苏里
299	擦窗工人 矿工 矿工	芝加哥,伊利诺斯 匹兹堡,堪萨斯 奇科比,堪萨斯
139	沼料砖瓦搬运工 卷烟工人	克利夫兰,俄亥俄
365	混合产业	詹姆斯敦,纽约
185	混合产业	圣安东尼奥,得克萨斯
307	混合产业	圣保罗,明尼苏达
83	酒吧工人与招待	芝加哥,伊利诺斯
263	旅馆与餐馆雇工 矿工部亚利桑那州第三分会	芝加哥,伊利诺斯

## 第五章 “无产阶级暴民” 的意外行动

第二届大会期间，世界产业工会的队伍发生了第一次分裂。此时的摩擦似乎主要是个人之间的，而1908年第二次分裂则主要是由于原则和方针的分歧。1906年的争吵，确也涉及原则和方针问题，但系隐隐约约处于幕后的地位，占据前台中心的还是个人之争——对贪污、腐化、渎职的指责与反指责。这个运动开始的前一年，比较贫穷和技术较低的工人——主要是移民和流动工人，第二届大会时被称为“革命者”或“工资奴隶的代表”——他们作为一方，与技术较高的，组织得较好的（对方称之为）“反动分子”或“政治骗子”的另一方之间滋长着一触即发的不满情绪。顺便要说一句，在这个极端革命的世界产业工会里，“反动分子”的“保守主义”一词，必须大打折扣，而“革命者”的激进则须大加引伸，才能了解其真实涵义。卷入这场集团之争是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一些成员挑起的麻烦。圣约翰写道：

头几年，这些不同力量进行内部斗争，夺取控制权。社会主义政客的这两个营垒，把世界产业工会视为鉴定他们优点与缺点的战场。劳工骗子也竭力纠缠这个组织，如果新工会取得成功，他们就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但所有这些内部斗争都不是很明显的。最明显的是第二届大会时谢尔曼——汉纳曼——柯克帕特里克派与特拉特曼——德利昂——圣约翰派之间的个人斗争，结果是免去了谢尔曼主席的职务。圣约翰作为争执的一方，曾以他当时所见，作了如下的描述。

世界产业工会的管理权是由那些违背这个组织的革命纲领的人掌管。总部负责人中只有两位是真心诚意的，他们是总书记特拉特曼与执行局成员约翰·赖尔登。争取控制权的斗争使第二届大会分裂成两个营垒。大多数票属于革命阵营。反动阵营，因主持会议，使用了阻碍议事进行的策略，以图获得对会议的控制。他们希望把会议推迟，许多代表被迫回家，然后改变会议的形势。革命者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废除了主席职位，并从革命者当中选出了一位会议主持人。

这些革命者后来被他们的对手称为“乞丐般”的“无产阶级暴民”。他们于1906年8月14日在芝加哥召开大会预备会议。这出正戏演出前的开场小戏是由金属、机械部第二十三分会召集的。它于7月20日向芝加哥的世界产业工会所属各分会发出信件。信中说：“过去一年的情况证明会章不符合一般会员的要求……”，建议召开一次预备会议，考虑下列问题：

1. 我们这种形式的组织，有必要设立主席吗？
2. 这个组织能表达会员的意愿吗？
3. 谁主持组织工作？
4. 总执行局的会议纪录应分发给各分会吗？
5. 分会应按会章第六款规定，派遣代表参加全国大会吗？
6. 其他必须讨论的问题。

大约十六个分会派出代表参加会议，一致决定没有必要设立主席，所有工会组织人、宣讲员等应由分会提名，由会员选举；总执行局应将会议纪录分发给各分会，并应对会员公开；各分会至少应派遣两名代表参加即将举行的大会。他们的决议说：

鉴于我们必须废除贵族权力与反动政策的时刻即将到来，一个具有阶级觉悟的组织没有必要设立主席。普通会员必须通过执行局或中央委员会直接处理这个组织的事务……，鉴于一位主席只能同时在一个地方，而且只能组织他所在地区的工人阶级，因此，只能以组织员的资格行事……。〔况且〕，主席的开支〔每月一百五十美元〕至少可以维持四个有

阶级觉悟的组织员……。

奥尼尔评论这次会议时说：“阶级觉悟、阶级狂热，这二者之间有巨大的差别。

马克思·海斯在1905年1月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曾提及1905年11月前这种表面美好的混乱状态。他说：

世界产业工会一位知名人物告我，该组织并非一切顺遂；原来的产业主义者与分散主义者正摆好阵势，准备一战；凡德利昂派与无政府主义者已经联合并能控制的地方，社会主义者已在发号施令……。一位产业主义者写道：“如果下月举行大会，我估计像去年7月在芝加哥那样有控制力的分子将不止两三个，而且我估计由德利昂无政府主义者联合派强加于我们的那种学究式的异想天开的纲领，会被抛弃，而代之以人人都能理解和想像的通俗易懂的战斗纲领。”有谣言说，西部矿工联合会和谢尔曼主席及其友人，对德利昂、特拉特曼书记及其追随者已感到失望。

对谢尔曼主席的主要指责是，总会经费的开支使用不当而且过于铺张。1906年大会的审计委员会报告说：“前任总主席的开支有严重的浪费现象，而且贪污有据。在三十三天内，他花了七百三十一一点五五美元作公费旅游，却没有组织起一个工会。”总书记兼总司库特拉特曼说：“……他被迫付钱给从未提供过劳务的人或者是为了那些被认为使全体会员蒙受侮辱并感到愤慨的事情，抗议也无用”。

反对谢尔曼的人并不认为这些指控的罪名是他有害行为中最重要的和最危险的。这一案最后提交衡平法院，在圣约翰控告谢尔曼的案卷中，有一份名叫莉莲·法伯格的人出具的证词：

她宣誓说谢尔曼告诉她，在丹佛开过一次会，他本人(谢尔曼)、詹姆斯·柯万、奥尼尔及维克托·柏格(密尔沃基)曾经参加。谢尔曼说在这

次会上达成默契，西部矿工联合会将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然后世界产业工会在会上采取行动把激烈分子〔“游民”与“乞丐”〕撵出大会；维克托·柏格答应，假如能做到这些，社会党将支持世界产业工会。

《矿工杂志》编辑奥尼尔完全否认上述指控。在西部矿工联合会第十五次大会上，他批驳了“德利昂之流”的这些及其它指责，并表示如有人能证实任何一项罪名是成立的，他愿付给奖金五百美金。“工资奴隶”的代表之一帕克斯宣称：

“……在这个大会上，革命力量各成员的普遍意见是：世界产业工会某些部门存在着腐化、贪污、欺骗，其程度之严重连美国劳工联合会最糟糕的部门也相形见绌。

1907年大会闭幕后，前主席谢尔曼立即发表一项“致世界产业工会各部门、各分会负责人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最近这次会议……以各种方式违背会章”，“会议由德利昂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控制”，“这一最不光彩的集会是不合法的、不合会章的”。一月以后，谢尔曼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世界产业工会全体会员。信中否认自己有任何铺张浪费与纵容不合法的策略的行为。他还说：“在这次所谓的会议上，任何重大事宜，在投票以前，都曾请示德利昂或得到他的‘首肯’。”

就一般习惯的会议规程而言，毫无疑问，两派都对所谓温文尔雅的礼仪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几个月以后，海伍德就此问题写信给圣约翰。他着重谴责了“谢尔曼主义”，但接着说：“你也过于苛刻，完全没有必要。你用巨斧砍断的这个难解的结，有关主席的或其它的结，只不过是一个活结，本来可以容易解开，这样，许多争吵都可避免。”一位无政府主义的同情者，坦白地写道：“有人可能认为1906年会上的行动是非法的……但在紧急关头，不能谈是否合法的问题。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大会开幕以后，负责人做完报告，时间已过去七天。在此期



间,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在开会,但毫无成果。这样的迟延,确使“工资奴隶”的代表们指责反动分子采用拖延战术;迫使他们离开大会的说法,确乎有根有据。不论谢尔曼派曾否决定采用此种战术,但毫无疑问的是:迟延的结果必然是“工资奴隶”都被逼走。会章第六款规定,“代表参加会议的费用,由派出代表的组织自行负担。”当时情况是许多分会可以为它们的代表提供足够的经费用于开销,还有一些分会所提供的经费则不够开销。因而,大多数属于矿工部工会的代表,以及一般基础较好的工会的代表,待遇颇优,如矿工代表,在离家期间除按英里计算的旅费津贴外,每天补助五美元。但大多数代表除按英里计算的旅费津贴外,别无补助。他们得自费开销,而且来的时候带的钱也绝对不够对付一次延期的会议。代表林根费尔特发言支持一项准许因旅费不够被迫离会的代表可以托人代替投票的动议(此项动议,后被否决)时说:

反对者使用的这种拖延战术,已将会期拖长。按我的看法,这样做就是打算把这些工资奴隶的代表逼走……。昨天晚上就有些人对我说:“我们不能再维持下去了,钱已花光了,我们不能留下来住大棚车,讨饭吃”。

“乞丐”们占了上风。德利昂先生成功地通过了一项动议,暂时停止施行会章中有关代表开支的条款,并于最后通过一项决议,责成总司库对旅差费不够的代表,每日补贴一点五美元。<sup>①</sup>

这样,特拉特曼——德利昂——圣·约翰派获得了对大会的控制,使得世界产业工会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主席谢尔曼下台。大会于是进而考虑十二个月的过程中,产业工会主义所产生的某些问题。此时,前主席谢尔曼及其追随者决定不退后,但不是在大会的讲坛上。他们占领了总部,并在警察的帮助下顶住反对者。特拉特曼说:

<sup>①</sup> 投票结果是 378 票对 237 票。

进入总部所在地时，〔新当选的〕总执行局成员为旧执行局成员所雇用的打手所阻拦，两名〔新选的〕成员，圣约翰与赫斯伍德，受到那些暴徒的袭击。

代表“无产阶级暴民”的新执行局发表了一次正式文告，向全体会员说明了这一新奇的情况：

谢尔曼及其雇用的打手，现已用武力占领总部及所有帐册、记录、文件、分会的登记册、通讯名单及本组织的一切其他财产。我们必须用合法程序把他们撵走，并重新控制办公室与财产……。总执行局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他唯命是从的工具，对他的不法行为熟视无睹，对他的铺张浪费一味支持，而且竭尽全力巩固他在组织中的地位，他们现在也正是这样协助他进行捣乱。<sup>①</sup>

“乞丐、游民、无产阶级暴民”的成功，也就是说特拉特曼——德利昂——圣约翰派的成功远非十全十美。他们成了负责人，但没有地方办公，没有任何设备，也没有钱。书记圣约翰写道：“第二届大会以后，他们得在连一张邮票都没有的情况下开始工作。”按总部的会计手续，所有支票要有主席的签字，没有主席的签字不能从银行取款。主席既已下台，主席职务也已废除，但下台的主席拒绝签字以完成必要的手续，于是世界产业工会存放在芝加哥伊利诺斯州银行的四千美元，两派都无法提取。<sup>②</sup>

此案终于提交衡平法院审理。法院发布了限制令，禁止谢尔曼及其同伙占据世界产业工会的产业。衡平法院的调查概括如下：

1. 世界产业工会系自愿的组合，有会员六万二千人，分别居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和村镇。

---

<sup>①</sup> 1906年10月5日发出的这一声明，有以下附言：“在未能掌管办公室以前，我们将无法向各分会书记提供邮票……。”

<sup>②</sup> 因取款时必须由总书记——总司库签字，所以谢尔曼也不能提款。

2. 该工会的 1906 年大会是合法的，也是有效的。
3. 谢尔曼在那次大会以后的行为是非法的。
4. “试图废除”总主席的职务是不合法的，也是无效的。

这一调查对“工资奴隶”派来说，基本上是有利的。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为西部矿工联合会已把他们抛弃（该会代表支持谢尔曼，有的代表在大会闭幕前即已退出），又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不久，西部矿工联合会终于放弃对谢尔曼派的支持，1907 年初“篡权未遂者”也放弃了斗争，<sup>①</sup>但西部矿工联合会仍未回到组织中来。他们决定在 1907 年 5 月大会上实现预期的正式脱离以前，对两派都不缴纳会费。

谢尔曼先生作了一次绝望的斗争。他与其追随者好像另立了一个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与总部。谢尔曼派所控制的世界产业工会刊物《产业工人》<sup>②</sup>在伊利诺斯州乔利埃特继续出版了几个月。它对“德利昂——无政府主义者集团”在《世界产业工会公报》特别连载中所提出的指责，曾发表文章加以批驳。随着谢尔曼派的投降，《产业工人》停止出版。特拉特曼——德利昂——圣约翰派——现在的世界产业工会，以《产业工会公报》作为机关刊物。

获得胜利的革命派认为，这一切麻烦都是由于有人想投靠资本家，把组织变成为保守的、无棱无角的组织。特拉特曼坚持认为，他们“用武力占领总部及所有文件，其惟一的目的就是要销毁他们阴谋把世界产业工会出卖给雇主阶级及其代理人的一切证据。

第二届大会的速记报告将证明，对“游民”和“乞丐”所作的每一项指

---

<sup>①</sup> 西部矿工联合会负责人，一个时期曾在经济上并通过机关刊物的影响，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的旧领导人，社会党的报纸与总部也是这样。西部矿工联合会中的激进力量，最后迫使那些负责人放弃这种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的旧负责人这时才不再自称另一组织。

<sup>②</sup> 这个刊物与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市出版的《产业工人》毫无关系。后者与最近在西雅图发行的《产业工人》也无关系。但均系世界产业工会的机关刊物。

责都是虚构的。是他们挽救了世界产业工会，使它继续作为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经济组织而进行工作。

1905年大会闭幕时，德利昂在讲话中说：“那是个处心积虑的阴谋。情况非常危险。从丹佛一直到纽约的报纸上，都有所表露。这一阴谋就是要压制本届大会的这场革命，然后再来一个美国劳工联合会。”

关于1906年的分裂，德利昂的看法特别值得注意。因两年以后，“德利昂——无政府主义者集团”分裂时，他又注定要与退出者一起，大显身手。而在此时，这个集团是胜利者，同心协力地推翻了“篡权者”，表面看来，在各个方面都团结无间。两年以后，“德利昂——无政府主义者集团”变成德利昂派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对抗，各自成立了单独的组织，都名叫世界产业工会。

社会党领导人和德利昂一样，坚信当时存在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但他们认为德利昂是这一阴谋的主要策划者。1907年在斯图加特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七届大会时，希尔奎特和巴恩斯提出了社会主义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他们认为，致命的纠纷由于最初吸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娇儿”（照他们的说法）——社会主义职工同盟<sup>①</sup>加入世界产业工会而产生的。他们接着谈到那位被指为阴谋家的人，为了“娇儿”的利益如何策划“控制”大会。

第二届大会的前几个月，职工联盟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圆滑领袖德利昂的指导下，就计划攫取世界产业工会的管理机构。通过代表们巧妙的操纵，他们成功地在会上取得多数。事实上，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控制了那次大会。他们修改了该组织的全部会章，废除了总主席职位，并在他们的同伙与拥护者当中选出了新的总执行局。但职工联盟的胜利并

---

<sup>①</sup> 美国社会党“在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七届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在过去几年内，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主张与社会主义运动大相径庭。它在运动内部及美国工会之间所引起的争吵之多与分裂之剧烈，是前所未有的。”

不长久。按照世界产业工会会章，大会的决定如未经全体会员复决通过，是无效的……。职工联盟的领导人拒绝把大会决议提请会员表决，旧执行局负责人立即宣布这些决议无效。于是世界产业工会的队伍完全分裂。两派都各有一套人马，将争端提交法院。法院的判决有利于旧的管理机构〔谢尔曼等〕。大多数会员支持由谢尔曼作为主席的原有机构，支持德利昂派的会员不超过二千人。<sup>①</sup>

为反驳这种指责，说什么德利昂派控制了第二届大会，圣约翰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证词，他说：

我的意见是：他们（谢尔曼派）因为没有任何理由为其错误的立场辩护，希望利用现有的偏见来反对德利昂与社会主义工人党，使许多人看不到事实的真相。那种偏见，我承认我也曾经有过，但是根据调查，我是无法为自己辩护的。现存反对这个组织和这个人的偏见，是因为它和他在十四年前就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上，反对贪污，反对叛徒。他们为此已付出过代价，并且受到了诽谤和诬蔑。这不是赞美德利昂或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这是我的结论。

这些各执一词的意见都按其本来面目摆出来。双方的说法都不应全信。社会党在致斯图加特大会的报告中声称，衡平法院的判决有利于旧管理机构，那明显是错误的。除指出这一点以外，本书作者不拟作其他评论。

“无产阶级暴民”认为反对派如失去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支持，其力量将会大为削弱。当西部矿工联合会最后与自称世界产业工会的一切人都割断联系时，他们看到了反对派终于失去支持。不过，年轻的世界产业工会得对付这一令人震惊的退出。实际上，早在1905年秋，它的退出已有先兆。第一届大会闭幕后的三个月内，西部许多工会之间流传着西部矿工联合会拒绝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的说法。这一谣言是没有根据的。矿工联合会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会。特拉特曼书记在其报告中说：

<sup>①</sup> 这段引文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大会结束后，西部矿工联合会负责人立即向该组织会员报告了会议经过，并将代表的工作交由全体会员进行复决。8月底接到通知，说联合会代表以该组织名义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的行动已获得绝大多数会员的批准。1905年9月1日，西部矿工联合会成为世界产业工会的矿工部。

但这样的局面并未维持多久。虽然破裂发生在水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大会结束几个月以后，但在那次会上，某些不满的迹象已经表面化。可以看出，有几件事激化了与矿工部的矛盾。第二届大会免除谢尔曼的主席职务，接踵而来的混乱状态，尤其是财政的紊乱，结果使得矿工部（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代表抵制会议。第二届大会闭幕后至1907年夏，西部矿工联合会仅在名义上是世界产业工会的一部分，但实质上却一直离心离德的。为方便起见，可以认为西部矿工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会之间完全结束关系是在1907年1月1日。世界产业工会与矿工部，即“无产阶级暴民”（特拉特曼——德利昂——圣约翰派）与“反动分子”（谢尔曼——汉纳曼派，主要由西部矿工联合会支持），这两派之间的争执，所有的大吵大闹，在1906年的最后三个月，占去了《矿工杂志》（矿工联合会的机关刊物）的大量篇幅。<sup>①</sup>

第二届大会过程中，最突出的人物是德利昂、圣约翰、谢尔曼及特拉特曼。社会党党员没有一年以前那样惹人注目，人数也没有那么多。西蒙斯先生和德布斯先生都没有出席1906年大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队伍却和以前一样强大。一位新代表，名叫保罗·奥古斯丁，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党<sup>②</sup>的书记。德利昂，一如既往有强大的影响。人人说他控制了大会，会内会外的人都如此

<sup>①</sup> 尤其重要的是，10月18日该刊载有关于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大会的几篇报导。

<sup>②</sup> 一般而言，这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分属对立的阵营——社会党人支持谢尔曼派，社会主义工人党员当然支持德利昂。

说。前主席谢尔曼在会上为自己辩护时说：

德利昂代表控制了大会……我赞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下列方针……但我反对他们的策略，我毫不怀疑地说，时间将会向工人阶级证明，他们的策略是使这一运动自杀。

对社会主义工人党怀有偏见的社会党党员，自然抓住时机谴责其代表在1906年会上的高压手段。这些含沙射影的指责像过去一样在这一方面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其非正式代表，尤其是德利昂，对大会确实有很大的间接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否是害，还有待商榷。而且，大会的主要政策并非毫未掺杂的德利昂政策。同时，主要集团中还有另外的力量，即更为彻底地非政治或反政治派，不属于任何政党。这一支力量的主要发言人是书记兼司库特拉特曼和几年以后继任他职务的圣约翰。<sup>①</sup>后者系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会员与干部，并系产业工会主义热诚的信徒。他断然反对西部矿工联合会在1906年大会上的行动，他没有随大多数一起抵制大会，反而退出了矿工联合会。他被选为世界产业工会总执行局成员。<sup>②</sup>

在所谓“德利昂——无政府主义者集团”中，这两个人是所谓无政府主义趋向的代表，也是更为革命的那部分力量的发言人。他们本来是想把前言中的政治条款一笔勾销，但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能使大多数代表都支持这一立场，所以，最后还是同意和德利昂及其追随者站在一起，把保留政治条款作为一种妥协。因此，在政治条款上的斗争就推到了下次会议。

<sup>①</sup> 圣约翰从1894年起即系西部矿工联合会会员。1906年时系该会执行局成员。他拒绝离开大会，并于1907年与退出西部矿工联合会的矿工站在一起，继续留在世界产业工会。

<sup>②</sup> “圣约翰在过去一年中给(科罗拉多)矿主带来的麻烦比派到那里去的任何二十个人的麻烦还要多。如果不受阻挠，再有一年，他就会把整个地区组织起来。”这段话出自矿主侦探之口，原载1906年2月28日《落基山新闻》，转引自乔治·斯彼德致《人民周刊》的信。

最初，财政情况就由于所谓双重工会主义而日趋困难。这种双重工会主义是与世界产业工会的规定背道而驰的，但因无法避免，只好加以容忍。许多地方分会与不止一个全国性组织建立了非自愿的关系，结果，这些分会就必须向各总部缴纳会费。为了减轻它们的过重负担，总执行局决定准许这些分会缴纳会费时可以打折扣。为了使这个组织有更多的分会，这种打折扣的办法是有其必要的，但意味着收入减少，开支困难。

况且，还得无偿地为原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及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各工会，提供物质设备，如家具、用品、印章、会证等。尤为严重的是，由于总部的不和及干部的无能造成用钱不当与铺张浪费，第一年尚未过完，这个组织已处于难以维持的境地。向制造商借了钱“但又没有力量偿还……当债主威胁要把真实情况透露给那些急于见到世界产业工会垮台的人时，几乎危及这个组织的生存……。为免开空头支票，得向私人借贷，将款存入银行。一连三个月，总是担心此种情况为外人所知，所以总部不能提出足够支援，开展必要的工作……。”<sup>①</sup>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总部的防卫基金(除私人捐款外)在十一次罢工中已增至为八千九百一十美元。审核委员会报告说，至1906年8月22日该项基金尚净余三千五百五十五点九二美元。<sup>②</sup>

---

① 见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大会总书记特拉特曼的报告。

② 大会闭幕后一个时期内，此项节余总部不能支用。



## 第六章 富于战斗性的工会的结构

清理内部的工作完成以后，大会把注意力转向政策及建设性工作方面的某些问题。过去十四个月的活动带来了一些新的棘手问题。最重要的是农业工人问题。于是，注意力集中在农业工人与伐木工人身上。大多数产业工会主义者同意这种说法，即革命的产业工会主义要取得成功，乡村工人——农业工人与伐木工人，及城市无产阶级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一位代表在第二届大会上说：

从事农业的工人阶级将是最后，也是最难以组织到这一经济组织中来……我们把工业中心的工资奴隶组织起来以后，危机来临时，他们就会加入经济组织和我们一起共同反对资本家与农场主的联合势力。那一时刻来到时，我们就有必要行使我们的政治权力，打倒反对派。

世界产业工会已经在伐木工人中取得了某些进展。许多人认为与这支力量结合起来是组织农业工人的最可行的办法。特拉特曼书记在他的报告中，用去两整页的篇幅讨论农业、林业工人与城市无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革命运动的失败，常常由于得不到这些部门的工人阶级的合作。他敦促产业工会组织在农业工人中采取在林业工人中行之有效的某些方法。他说：

为了进行组织农场工人的工作，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支持美、加各地伐木场中千千万万的工资劳动者。这些勤劳的、开拓森林的无产阶级，一旦觉醒，就没有任何队伍能比他们更忠于我们的纲领，也没有任何部门的劳动者能比这些伐木工人更勇于斗争。由于他们与农场工人的关系及其职业的季节性，要开通组织农场工人的道路，他们是关键。夏季

的几个月里，多数伐木工人在农场或锯木厂做工；还有许多来自工业城市、名列黑名单的机械工人，到这里寻找工作，作为藏身之地，不断在林场与农场之间流动，以避免雇主的迫害。世界产业工会已经并正在全国各地以惊人速度进行组织伐木工人的工作，但是，假如世界产业工会不能将那些伐木季节以后去农场干活（多是农活）的工人组织起来，就会危及他们的处境。……为确保农场工人与伐木工人的利益，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能通过世界产业工会总部直接与城市产业工人的组织发生联系。

会上，主席谢尔曼提出建议，要在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地区分布上作重大改变。他认为世界产业工会的此类活动不应立刻就在全国各地不分主次地全面铺开。他相信最好是让东部地区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平静。他建议说：

在以后的六个月中，支付给专职组织人员的款项，大部分应该用于西部各州。理由如下：密苏里河以西，产业条件远远优于东部各州，进行组织工作时，不致引起关厂、罢工等类的骚扰……。东部各州许多企业中的工人，工资微薄，如不能源源提供经费，关厂或罢工将意味着挨饿……。因此，我感到有必要首先在西部发展会员，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然后才能把这一组织暴露于东部雇主的全面攻击之前。

这一建议未被接受。领导人报告审查委员会提出了下列建议并获得大会通过：

我们不同意主席关于西部的组织工作应先于东部的建议……。委员会认为东部工人的悲惨处境正说明有必要在那里开展组织工作，而且相信他们的生活水平可能得到改善，这就可以使工人阶级的团结达到更为一致的水平。

世界产业工会的一般成员对工会中或政府中的纯粹代议民主制的价值持极端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任何一位官员都可能或将会是不忠诚的。他们认识到任何依靠代议制度的组织，要保持一个名符其实的代议机构绝非易事。他们也知道一位代表是多么易

于被这种或那种不同形式的腐化手段“收买”或影响。这就说明，为什么世界产业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强调复决的办法。代表们在会上的决议，要经全体会员复决后始能生效。大会是决策机构，但须时刻服从会员的意志。所有各派，甚至策划分裂的一派，至少在口头上对于复决这一办法是一致的。工会的民主必须由复决把关，才可成为真正的民主。所有这些关于复决制的叫喊，究竟有多少成份是“唱高调”，德利昂（他当然是相信复决制的）在第二届会上的发言中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这真是滑稽：在大会面前犯有践踏会章罪行的那些人……他们一直拒绝复决制。当某些分会不服从与他们站在一起的人时，那些人就停止它们的会籍。看到这样一些人来到大会，向复决制俯首鞠躬，向会员群众顶礼膜拜，或念念有词地叫喊着“复决制”，我认为这的确是可笑的。

世界产业工会宣传工作的对象，绝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不熟悉美国，不会说英语，这是大会必须处理的重要问题。关于外籍工人，该组织一开始就采取了开明的政策。如果他们真是要组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民主组织，他们当然不可能在这方面一直采用狭隘的政策，歧视有色人种。不要忘记，海伍德就曾在第一届大会开幕时对行业工会歧视黑人提出指责。第二届大会依然奉行这一开放政策，而且在组织移民的工作上，主张扩大范围，争取主动。特拉特曼书记说：

这次大会应责成本组织新任的执行局立即在欧洲建立必要的代理机构，以便移民在进入美国之前就能获得必要的资料，了解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一旦他们为某一产业所雇用，即应要求他们参加世界产业工会。世界产业工会的材料要印成各种不同的文字，在欧洲各国的移民港口散发，并在美国各港口建立办事处，接待移民，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情况，使他们了解如何能……参加有组织的劳工的斗争……<sup>①</sup>

<sup>①</sup> 特拉特曼提出的在欧洲设立宣传机构的建议，大会未采取行动。

外籍工人的代表在会上要求用多种语言——马其顿语、犹太语、意大利语、斯拉夫语、西班牙语等——印发材料。该组织出版了外文刊物与小册子。各分会下面原来就设立了外文部，第二届大会以后又加以扩充。应意大利社会主义同盟的要求，该组织派去了一位意籍的组织员。一份意文报纸《无产者》在短期间内曾一度是该组织的机关报，在总执行局的监督下出版。

此外，地方分会为了适应会员中讲多种语言的情况，组织结构与体制也有所调整。曾通过一项决议，并已付诸实施，允许同一产业内国籍相同的工人组成自己的工会，如人数不足时，上级工会应允许（不能说英语的）会员……自行举行以教育为目的的集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性别问题上也和种族问题一样，不存在歧视。为吸引妇女和“少年”入会，该组织曾通过决议，“凡女性会员每月可少缴会费十美分，这一规定也适用于‘少年会员’。”这一政策似乎又走到另一极端。

大会重申基层组织，即地方分会，在性质上要突出产业的特点，而且作了较为明确的界说。特拉特曼书记说：

……产业工会的最小单位由任一工厂（无论大小）的工人组成。所有产业中的工人，不论在何处被雇用，如已成立部的，均属于该部。以矿工部为例，其会员不仅包括金属矿、煤矿、盐矿、油田与汽田，以及与该产业有关各厂的工人，而且还包括受雇于炼油厂、煤气厂、石油运输（卡车）与销售业，以及大小工业区其它矿产品工厂的一切工人。他们都应属于矿工或油田工人所在的同一部。

1906年夏，曾有人鼓吹每一地区的产业组成一个分会，其下按区域的大小与需要分为若干支会，而这些支会与总部不发生直接关系。这一计划在会上遭到反对，因它与世界产业工会前期发展中具有特色的集中制原则相抵触。主席谢尔曼着重指出，这是对会章的违背。他认为这种办法会使“整个产业的权力集中到一

个地方分会成员的手中。”

集中是不可少的，但应是全国(或国际)范围的集中，而不应是地区范围的集中。一年以前，关于所谓“混合工会”曾作出过规定，规定该项分会可接收不同产业的工人，但仅系暂时性的。一旦当地某一产业有足够的人数可以组成工会时，所有属于该项产业的工人，应立即退出“混合工会”，加入“单一的产业工会”。这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得在产业工会成立后，加入“混合工会”，或保留“混合工会”会籍。已经有许多滥用“混合工会”会员的特权的事例。很多人在产业工会成立后，依然未退出“混合工会”。甚至还有人同时具有“混合工会”与产业工会的双重会员身份。这种双重会籍，不仅无利，而且有害，往往引起纷乱和“混合工会”与产业工会之间的矛盾，造成与会代表的双重代表身份及所代表的人数不实的情况。经过详尽的讨论，针对这些看来已很清楚的弊端，大会通过如下决议，对“混合工会”作了这样的规定：“混合工会不是世界产业工会所属的永久性组织。它是为建立产业工会而设的宣传机构。它是一个新会员征召站。”<sup>①</sup>

产业会议是该组织重要的附属机构。会章规定该项机构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产业中的七个或七个以上的分会组成的中心组织。”第一年内，在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帕特森(新泽西)、弗拉特利维尔(密苏里)等地就成立了这样的中心机构。根据特拉特曼的报告，在克利夫兰、西雅图、多伦多、加拿大等地也正在筹备成立。并已采取步骤要成立亚利桑那(州)地区产业会议。这些机构的将来的作用以及目前的职能均有明确规定。世界产业工会计划以自己为枢纽建立一个产业社会，从这些规定中可

---

<sup>①</sup> 会章中增加了这样一条：“当地已有行业组织的该行业工人，不得加入当地的‘混合工会’。‘混合工会’会员所在行业的组织成立以后，该会员即不得保留‘混合工会’会籍。”

以依稀看到这种未来社会的合作机构预想的部分作法。关于产业会议现在和将来的工作,特拉特曼作了如下说明:

如果世界产业工会的最终目的是要为合作共和国的政府作好准备,就应该着手建立机构,为管理市政与农村事务作好准备。产业会议就是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其管辖范围应由总部决定……。它们将来的任务是通过各产业工会推选的代表管理产业,它们现在的任务是指导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各中心机构的教育工作、罢工、指导工人与逃避罢工者进行斗争,以及监督组织人员等。这些职能,如果通过集体指导能产生良好效果的,都应该划归该会议的管辖范围。

会章原规定任何产业,一旦拥有十个分会,会员人数不少于三千时,即可成为部,并规定共设立十三个国际性的产业部。第二届大会上,反对设部的意见非常强烈,通过了对会章的修正案,规定有十个分会的产业的会员人数不少于一万者,始可成为部。这一改变是由于普遍感到部一级组织并不如最初想像那样实际可行。而且,一般认为,如仅需要三千会员即可成立部,部的自主将会成为十足的笑剧,它将会变成分会或地方统治。赞成设部的人坚持认为,应该让这种办法有试行的机会。另一部分人——产业工会主义者,他们强调地方产业工会应该是首先享有完全自主权的单位,所以把这种改变看成是对他们有利,因为这样一来,达到部的地位较前困难,现存的部的数目也因之减少。德利昂认为:

部在性质上应该和美国的州一样……其自主权不应少于或多于一个州。合众国并不是各州的政府,而是全体人民的政府;同样理由,世界产业工会的总部不是各部的总部,而是全体会员的总部。<sup>①</sup>

原有会章第十节第四款所规定的统一的会徽,也引起某些不

<sup>①</sup> 关于设部的问题,特里顿于1906年说过:“这一制度很快就发现是行不通的。由于纯粹产业主义者的观点在会员中占优势,越来越多的人明确地承认新工联主义应该由下而上地组织起来。换言之,作为组织的基础的,应该是地方产业工会,而不是部。”(《新工联主义》第100页)。1917年以前,世界产业工会的机构中基本上未设部。从附件四该组织现有机构图中可以看出。

满。事实上，许多代表希望彻底废除会徽。产生这样的要求系由于会徽的滥用。许多分会容许会徽落入雇主之手，有些分会和雇主一起使用会徽。以任何方式与雇主合作都是违背世界产业工会的精神与规定的。因此，许多人认为会徽具有调和的性质。会徽几乎被废除，但最后仍决定保留，不过，使用时必须严格按照“决议A”的规定。该决议指出，红色的（革命的）会徽的作用同正统的（单一的）行业工会的会徽的作用是对立的。该决议说：

鉴于我会统一的会徽既产生了好的效果，如传播本组织的名称、使本组织的统一性及广泛性形象地呈现于无产者眼前，也产生了不好的作用，如用作商品的宣传、助长阶级合作的倾向、使工人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普遍产生混乱，并且未说明其含意，究竟什么产品，产品中有多少成分，是出自本组织会员之手；

又鉴于，我们应竭力保有一切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武器，以反对资产阶级；

决议：保留统一的会徽，但应力图清除一年来试验中一切坏的作用，并继续发挥好的作用；

决议：使用会徽的权力应由我们组织掌握，不得委托资方使用会徽；

决议：除表示法律依据并由总部印发的标签、通告、文件外，凡使用统一会徽的，只能用以表示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的产物；

决议：在此情况下使用会徽时，应由我们的分会作主，资方不得介入；

决议：如商品上使用统一会徽，以表示该商品是我们会员的成果时，会徽下应附标志，说明我们会员所从事的工作、属何产业部，所属分会的编号。无此标志时，不得使用统一会徽。

决议：统一会徽一律用红色，并保持同一样式。

如前所述，与谢尔曼主席的争执和免除他的职务，结果废除了总主席这一职位。谢尔曼争端无疑是有决定性的主要原因，但是，即使谢尔曼作为主席无懈可击，很可能也会有人鼓动废除主席职位。许多人因“主席”这一名称有官衔的味道，感到有些讨厌。有

些人认为这一职位可使个人独揽大权。这些人就是“权力归于全体会员”的主张者，也是后来世界产业工会中央集权的争执中被称为“反集权派”的人们。会员代表里德说：“领导世界产业工会的是广大会员……。千千万万个参谋中存在着智慧，智慧存在于千千万万个参谋中，而不是存在于领导这个组织的一个人的心中。”德利昂则指出：“实质上，主席主要是专一的组织者，一个有着响亮的头衔并享受与头衔相符的工资与开销的总组织者……。”研究应否保留主席职位的委员会，持否定意见，理由是“会上找不出一个如此精明强干的人足以充任主席职务。”<sup>①</sup>

产业主义者中的取消派在企图取消部、取消统一会徽和成功地取消主席职位以后，并未到此止步。许多次要项目也都在取消之列。规定“凡来自单纯工会主义的仪式、符号、握手方式、口令，一律取消。”并规定不得使用拘于习俗的那类称呼，如“兄弟”、“同志”；不论什么场合，应以“fellow-worker(工友)”相称。还有一项对有关人员产生物质影响的决定，就是减少总部负责人的工资。总书记兼总司库(即总部的领导人)由原有的每月工资一百二十五美元降为一百美元。提出此项建议的委员会认为，原定的工资数纯系资产阶级的标准。

会上又一次对“政治行动”问题<sup>②</sup>进行了彻底的讨论。更为革命的产业主义者重新提出要把“直到所有劳工都在政治以及产业的领域内团结起来”这一条款中的“政治以及”那几个字删去，以清除政治的污染。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派的发言人断然反对这一修改。德利昂和里奇特都发言反对这一动议。里奇特〔后来是世界

---

① 废除主席职位的修正案以  $354\frac{1}{2}$  票对 253 票通过。

② 会议代表富特的发言中承认“政治行动”一词的广泛含义，他说：“在有组织的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每一行动……都是政治行动，不管你说是在政治的或经济的领域……。世界产业工会作为所谓经济组织的行动在有组织的社会中就是政治行动。”



产业工会底特律（社会主义工人党）派的总书记兼总司库认为，“一个承担本组织成员义务的人，有责任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积极，尤其是在选举时刻，他必须维护他的阶级和他作为这个阶级一员的利益。”

双方都未获得全胜。为了折衷，最后同意该条款中仍保留可恶的“政治”一词，不加改动，但在前言结尾加上一句话。这句的全文是：“因此，既不支持任何政党，也不期待任何政党的支持，我们遵照下列会章团结起来。”政治行动依然获得承认，与前相比，认可之意并未明显减少，<sup>①</sup>但一切政治行动当时会受到会章中关于该组织与政党关系的各种规定的限制。

前言中既然贬低了政治，分会如讨论政治课题，即使不是完全禁止，似乎也受到限制。这就是谢尔曼主席的态度，他认为：

应当禁止带有政治色彩的文件进入任何经济性的产业会议，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者……应强制执行这一原则……。你们的主席毫不犹豫地，如果世界产业工会在今后几年内不摆脱政治鼓动的影响……要建立一个产业组织是不可能的。

大会不赞同这一意见。部分原因无疑是由于大多数代表情绪对立，已无法接受谢尔曼主席提出的建议（不论他的建议多么明智）。而且，禁止政治文件或政治讨论，的确难以执行。相反，这样的规定甚至可能激起这种讨论。无论什么原因，福利委员会就此问题提出的建议是：“分会每次开会时至少要用十分钟的时间讨论经济与政治问题。”大会通过了这一建议。

有名的莫耶尔、海伍德和佩蒂伯恩案，占去了第二届大会许多时间。开会时，这三个人（前两人为西部矿工联合会，即世界产业工会矿工部的成员及负责人）以谋杀爱达荷州前州长斯图伦伯格

<sup>①</sup> 斯帕戈的意见相反，他说：“1906年9月第二届大会上修改了前言，删去了强调需要政治行动的词句。”参见《工团主义、社会主义与产业工会主义》第208页。

的罪名，囚禁于该州博伊西的爱达县监狱。这一有名的劳工案件由于上述三人于1907年的审判中宣判无罪而达到高潮，成为美国劳工运动史上最引人入胜、最有声有色的一章。这一事件与世界产业工会有密切关系，实际上是形成该组织今后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世界产业工会1905年大会很久以前，这三个人被法院驱逐出境已是人所共知，但谢尔曼主席在致大会的报告中，仍对这一事件及世界产业工会所起的作用，作了简单的回顾。这里摘引了他的报告的一部分。要记住，审判这些西部矿工联合会的负责人并判决驱逐他们出境时，联合会是世界产业工会的一部分，而且，他们（除佩蒂伯恩外）是，至少原来是，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虽然他们总被说成是西部矿工联合会的负责人。谢尔曼主席说：

2月17日，星期六夜，矿工部主席莫耶尔兄弟、矿工部书记海伍德兄弟和过去是西部矿工联合会成员的佩蒂伯恩，被爱达荷州警察绑架，并于当夜十一时三十分用专车从科罗拉多州送往爱达荷州监狱囚禁，被控犯有谋杀罪。我向大家报告这一消息时，感到痛心。被捕的兄弟们，毫无辩护或申诉的机会。他们在夜间被捕，也没有机会把他们的情況通知亲友和法律顾问。

世界产业工会是第一批起来声援被告的组织。芝加哥总部立即将成千上万封通知发往全国各地，请求分发，并从世界产业工会防卫基金中拨出大量款项作为营救被告的专款，总数最后达到一万零九百八十五点五一美元。这一劳工的共同救援行动虽然只是暂时的，确实取得了奇迹（后来出现在圣地亚哥和劳伦斯），甚至使得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社会党人、社会主义工人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单纯工会主义者”<sup>①</sup>在共同行动中合作起来。世界产业工会是第一个组织抗议集会的，并请到达罗担任辩护律师。“我们的兄弟要

<sup>①</sup>指冈佩斯所谓的“单纯工会”的成员或信徒——即拒绝激进主义并接受资本主义统治的。

被谋害吗？”这一口号到处传播，成为这场救援运动的口号。

1906年大会开会时，情势依然危殆，毫无转机。被告仍在狱中等待审判。一般均认为该案会按捏造的罪名宣判，把他们送进监狱或绞刑架。起诉的处理及审判的延迟更增强了这种估计。会上，代表决定把矿工部所收会员会费的一半拨为救援莫耶尔—海伍德基金。有些代表无疑夸大了世界产业工会在这一事件中的影响。特拉特曼在会上也是这样说的：

金钱与最优秀的法学专家救不了莫耶尔、海伍德、佩蒂伯恩与圣约翰<sup>①</sup>等人的命；要不是世界产业工会……少数人的警觉，不顾新闻界的诽谤……全力以赴地投入斗争，提出抗辩，他们的尸体……将证明控制我国资源的那个阶级所犯下的暴行。

海伍德是世界产业工会敢作敢为和最有影响的组织者之一。他的被捕，使会员深受影响，力量大为削弱。劳工一般认为莫耶尔和海伍德的被捕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者。第二届大会在芝加哥开幕之日，囚禁在爱达县监狱的海伍德，给大会写了一封信，表示他在监狱中仍对该组织十分关心，下面是原信的一部分：

爱达县监狱

博伊西，爱达荷，

1906年9月17日

致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年会负责同志、与代表同志们以及工友们：

你们今天正在开会，我则将把时间花在认真回顾世界产业工会首届大会的进程，和大会公布的导致本组织的成立的宣言，……这个组织重新燃起了本大陆工人阶级胸怀中的雄图与希望之火。……〔此处引用他致西部矿工联合会第十四届大会的信〕如按产业组织起来，在政治上团结一致，劳动就会赢得体面与尊重，长着老茧的双手和忙于思考的头脑，

---

<sup>①</sup> 圣约翰在爱达荷的科克尔德爱伦为世界产业工会进行组织工作时被捕，时间大致相同。

五

会成为尊贵与荣誉的标志，全人类都将摆脱桎梏，成为充满独立与自由精神的兄弟，洋溢着正义与爱好秩序的情感；这就是……世界产业工会的目标与希望。

这封信受到异常热烈的欢迎，鼓舞了与会者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援救被告。对于代表中倾向于总罢工行动的那些人，这封信无疑有其影响。不管怎样，他们此时提出要在莫耶尔—海伍德—佩蒂伯恩一案中把总罢工的办法付诸实行。他们的动议终于提交大会：

决议，本大会的意见是：如果我们的兄弟莫耶尔的审判再次推迟，或者假如对他们进行不公正的判决，世界产业工会总部应立即号召总罢工，并使用全部人力物力以保证工人阶级进行抵抗并压倒雇主们的暴力行动。

这样的动议，如果在1904年的世界产业工会大会上，很可能会获得一致通过。但是1906年的大会却予以否决。这并不意味着总罢工的方针在世界产业工会中没有生根。它已经生根。工会负责人报告中关于委员会的建议摘录可以作证：

关于总罢工，我们与我们主席的意见不一致。我们坚持认为使资产阶级普遍关厂是……解放我们阶级的一种方法。我们认为可以暂时利用总罢工作为一种迫使资产阶级不时让步的手段。委员会认为，就工人阶级方面来说，长期性的总罢工无异于发疯。

虽然莫耶尔—海伍德的审判及最后宣告无罪，使世界产业工会在全国工人中名声较著，了解也较多，但总的来说，对该组织实不亚于一次灾祸。世界产业工会甚至未因这一案件得到宣传上的好处。宣传上的好处全为西部矿工联合会所得。联合会是基础较牢的组织，又有着出艰入险的——几乎是耸人听闻的——历史。它早期的活动即与莫耶尔—海伍德—佩蒂伯恩事件有关，当人们想到海伍德被驱逐出境时，自然会想起西部矿工联合会。对博伊

西的审判中，世界产业工会也未因此扬名。该组织为筹集款项援救被告，不得不暂时停止几乎一切重要的组织工作。但这并不是最严重的后果。莫耶尔—海伍德—佩蒂伯恩的被驱逐出境，无疑是促使西部矿工联合会脱离的原因之一。海伍德的入狱肯定削弱了联合会内部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的力量，同时，也就加强了反对继续留在该组织的那部分力量。加上谢尔曼被免除主席职务，更进一步削弱了矿工中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的力量，最后使得联合会中挑剔世界产业工会的人占了上风。结果首先是，西部矿工联合会通过复决方式，投票决定对世界产业工会谢尔曼派和反谢尔曼派一概不交付会费；其次是，于1907年夏，矿工部正式退出，重新成立西部矿工联合会。

还有几个其它次要的问题，也曾加以讨论。在一个据说保证没有权限纠纷的劳工组织中，权限冲突甚至成为难题，使行业工会感到棘手，要花费力气加以解决。要想完全解决，是不切实际的，但又不得不对行业形式的工会作出让步，这自然会引起麻烦。在会费规定上有小的改变，对前言与会章的措词作了某些修改，在某些次要的细节上也有改动，但是除废止主席职位外，其余基本上仍和第一届大会所制订的一样。大会选举了下列负责人：特拉特曼（和原来一样）任总书记兼总司库，圣约翰、梅克里、科尔、马奥尼与菲希尔等人为总执行局成员，爱德华兹为《产业工会公报》编辑。大会决定，以后大会于9月第三个星期三召开，而不是在5月第一个星期一召开；除非另有规定，会址定为芝加哥。大会于1906年10月3日闭幕。

关于第二届大会，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行会主义者及社会党人当中——事实上可以说在所有比较保守的激进主义者当中——当时和以后的普遍看法是，这次大会标志着世界产业工会衰亡的开始，或者至少说失去了矿工部（很可能是该组织最保守的力量）

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海斯说：“说世界产业工会在芝加哥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而且会逐渐分崩离析，事实上任何一个关心劳工事务的人，都不会对此有所怀疑。”尽管有1906年的曲折，但是，世界产业工会仍继续存在，不仅存在，还有所发展。究竟1906年的损失是否不折不扣的灾祸，还值得怀疑。虽然失去了最有声誉、经费最多、最值得重视的一支力量，但这一损失便于更明确地解释，并有力地促进更为革命的政策。这一政策现在就要付诸实施，在无产阶级的低层——非技术工人和季节工人中——进行试验。如果工人阶级中各阶层的工人——从伐木者到火车司机——都坐在一起，对政策作毫不含糊的解释，并坚决地付诸实施，也许是根本不可能的。1906年以后，尤其是1908年以后，世界产业工会已成为非技术工人的组织，而且很明显的是季节工人的组织，并经常是失业的非技术工人的组织。

## 第七章 为生存而斗争

世界产业工会第三届大会于1907年9月16日开始在芝加哥一连开了八天。与上届大会相比，这是一次风平浪静的集会。为德利昂作传的人(鲁道夫·凯兹)说：“第三届大会上……充满和谐的气氛。”该组织已从去年受到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派出了几位组织员，成立了许多新的分会。但他承认也有一些摩擦，并解释说：“惟一唱反调的”是无政府主义分子。他又说，这就是一年以后只讲实际力量的风气大为盛行的预兆。

这次大会是“无产阶级暴民”——德利昂——圣约翰——特拉特曼派——的集会。谢尔曼派已不存在。德利昂派从一开始就把谢尔曼派看作一群腐化的政客与劳工骗子。世界产业工会(芝加哥)当时谈到1906年与1908年大会时，认为这届大会都是首先清除社会党政客，其次清除社会主义工人党政客作为标志的。圣约翰说1907年大会时“曾作过小小努力，把政客逐出重要位置”。谢尔曼派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真正有实力的支持者。但这一派确曾于1907年6月举行过一次大会。笔者一直未发现这次大会的会议纪录与其它文件。《矿工杂志》曾在社论中说：“谢尔曼派6月(1907)会议不过是一出滑稽剧，而特拉特曼派9月召开的会议也只是令人齿冷的笑料。两派都钱库空虚，连债务都无法偿付。”谢尔曼派的刊物《产业工人》，一直由他们控制，1907年7月至伊利诺斯州的乔利埃特出版，其后似乎没有继续出版。两派都自称控制着西部矿工联合会退出以后留在世界产业工会的大多数分

会<sup>①</sup>。西部矿工联合会第十五届大会时，谢尔曼仍继续以勇敢与乐观的姿态出现。1907年6月3日，他致函该会，敦促矿工与世界产业工会(即谢尔曼派)恢复关系。他说如果他们同意，不要两个月，所谓革命运动就会自行消灭，因为他们目前的存在只是靠招摇撞骗……。”

“无产阶级暴民们”对“反动分子”的力量同样也绝不高估。一位德利昂派的代表说：

第二届大会以后，谢尔曼——麦凯布集团的支持者不超过一千人，这是明显的事实。纽约不到一百人，芝加哥一百人，其余的(反动的单纯工会)则散布于圣里吉斯与宾尼姆峡谷之间。

但谢尔曼派宣称的矿工部是亲谢尔曼派或反所谓“无产阶级派”的，这种说法基本上得到证实，因他们最终还是支配了西部矿工联合会第十五届大会，使该组织正式地并完全地脱离了世界产业工会。谢尔曼派的机关刊物《产业工人》(过去的)，在1907年四月号中声称“一月份世界产业工会矿工部新增会员几达三千人”。谢尔曼派也说一月份新加入的地方分会(西部矿工联合会以外的)有十个。

1907年9月会议的第一天，参加会议的代表为五十一名，代表六十七个地方分会；会议结束时，代表数为五十三名，代表七十四个地方分会，按投票权计算，总共为一百二十九票。很少代表有两票或三票以上的投票权。佩特森(新泽西)代表团有二十八票；斯皮得代表两个分会，有十二票；威廉斯(代表团)有十一票；德利昂(代表团)有三票。二十六位代表之间展开了角逐。其它与会代表

---

<sup>①</sup> 西部矿工联合会第15届大会(1907年6月)可视为该组织最后脱离世界产业工会的标志。1906年10月，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大会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有名无实的。1907年1月，西部矿工联合会正式停止向世界产业工会缴纳会费，前已谈及。



有凯兹、富特、圣约翰、赫尔斯伍德、特拉特曼、哈格蒂及弗林。凯兹被选为临时主席。

当时的该组织并不兴旺。在它短短两年的生命中，经过大伤元气的内部斗争，力量已被削弱，而且几乎弄得四分五裂。它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成员——几乎是它的主体——西部矿工联合会，而且，地方分会中一大批个人会员附和谢尔曼而脱离，虽然这些分会依然保持附属关系。因谢尔曼的脱离究竟损失多少分会与个人会员，作者还没有查到具体数字。但是“无产阶级暴民”宣称，“地方分会中有一百三十九个宣布支持大会的一切决定”。同一资料又说，此时注册入会的分会共为三百五十八个，但仅有一百八十一一个合格。如按合格的分会计算，谢尔曼派带走的分会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如按注册入会的计算，则谢尔曼派带走的分会达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世界产业工会第三届大会时，派代表参加的分会所占比率之低，也表明该组织力量衰减。如果我们相信特拉特曼书记对大会所作的报告，则那时留在组织内的分会数目约为二百个，但这些分会中只有略多于三分之一的分会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关于该组织的会员人数，此时的“瓦布利”是无可夸耀的。的确，过去任何时候都无可夸耀。与过去相比，1907年时他们对会员人数只有很小的发言权。当然，他们知道会员人数不多，而且，从1905年以来已大为减少。

西部矿工联合会的领导人以不友好的眼光注视着会议的进程。奥尼尔声称：“特拉特曼派不敢泄露他们的会员人数……”他又说：9月会议一位代表发言时，希望获知该组织的会员人数，大会主席支吾其词地回答说，“不必关心记算人数，回去进行组织工作吧！”

西部矿工联合会于6月举行的第十五届大会的正式报告，认为世界产业工会有会员三万二千人，其中有八千人拖欠会费。这

一估计数字大概没有把西部矿工联合会包括在内。代表赫尔斯伍德（同属西部矿工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会，后任世界产业工会〔芝加哥〕总执行局成员）是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大会时所谓“工资奴隶”的代表之一，在矿工大会上说：“在俄勒冈州一个分会就有会员三千人，他们在街上打着红旗，戴着红色领带游行，要求享有劳动的全部成果……。”巴尼特教授估计，1907年时该组织会员人数为六千七百人。总书记圣约翰估计为五千九百三十一人。他估计1905—1906年间，会员人数为二万三千二百一十九人。巴尼特的估计是：1905年，一万四千三百人；1906年一万零四百人。这些估计差异很大，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该组织头两年内会员人数逐渐有明显的减少。

至1907年9月为止的十二个月内，共组织一百一十八个分会。《矿工杂志》不时刊载的消息中显示，从该组织诞生之日起至1906年9月17日止，组织了三百九十四个分会。因此，至1907年9月17日第三届大会开会时，总共组织了五百一十二个分会。如前所述，当时该组织约有二百个分会。惟一的推论只能是：世界产业工会过去所组织的分会，每四个中就有三个不是已脱离该组织，就是干脆不存在。在世界产业工会短短的生命中，这种起伏不定的情况基本上形成该组织的特点。分会及个人会员的“脱离”为数甚多而且漫无规则。世界产业工会报刊上从未连续刊载过关于新加入的分会的消息。1907年春季，《产业工会公报》报导，在三个月期间每个星期有四、五个分会注册入会。至于已解散的分会并无记载。

1907年8月在斯图加特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与劳工大会。世界产业工会两派都派有代表参加。谢尔曼派由皮克代表；德利昂—圣约翰派由赫尔斯伍德代表。后者致大会的报告颇为乐观，但这种乐观值得怀疑。报告中说：“……本组织于1905年创始时，

不包括西部矿工联合会,仅有会员二千人,现在三十七个州和加拿大三个省,共有三百六十二个产业工会与附属组织,现有二万八千名富于战斗性的会员……。”<sup>①</sup>

大会对劳工组织问题极为注意。讨论这个问题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1)政党与工会的关系;(2)行业工会的缺点。世界产业工会的代表对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表示出极大兴趣。该组织一贯反对行业工会的立场,在社会主义工人党致大会的报告中着重予以反映。这个报告显然是德利昂写的,而且完全可以视为代表世界产业工会的态度。报告中有一段综合谈到产业主义者眼中的旧式工会的罪状。其中说:

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发现〔在美国〕工会阵地已为行业或单纯工会主义先行占领。在这种工会体系内,各行业组织不仅是基本组织单位,而且是自主自治并拥有绝对权力的组织。这种经济组织体制的基本缺陷,很快为资产阶级发现是合乎他们心意的。行业工会使得一切经济运动劳而无功。如果这些工会里的工人的工资高于没有组织的工人,那些工会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使工人阶级陷入无可挽救的分裂状态。首先,行业工会故意用学徒制度、高额的人会金、会费及其它种种手段把该行业成员排除在外。其次,每当其它行业与雇主阶级进行斗争时,这些行业只要与雇主阶级结盟就可以得到一点对背叛者的施舍作为报酬。这些工会蓄意叛卖国内外工人阶级的行为不胜枚举,这种形式的工会必然带来令人震惊的腐化,这是无需详加叙述的。下列事实即足以证明:这些工会与一个名叫“公民联合会”的资产阶级组织合为一体,而公民联合会的目的是“要在劳工与资本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这些工会大多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下属组织。

讨论政党与工会的关系时,世界产业工会(德利昂派)与社会党的代表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社会党的代表作了长篇报告,提到世界产业工会时并无赞美之词。赫尔斯伍德代表世界产业工

---

<sup>①</sup> 报告接着说,世界产业工会的文件以七种语言印行,其机关刊物《产业工会公报》发行七千份。

会<sup>①</sup>提出反驳,说该报告中“关于世界产业工会的部分充满谎言与曲解”。他接着说明了世界产业工会对美国社会党的看法:

一位来自美国的前发言人(西蒙斯)所引以自豪的获取选票的机器,为了取得选票,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也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他们保护了加利福尼亚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许多黄色工会,他们拥护谴责日本人并要求把日本人赶出美国的提案,虽然日本人受到革命工联主义的教育不多,但我们认为与美国劳工联合会那些视契约为神圣的工贼相比,日本人可成为更好的工会会员。

在大陆的另一端纽约,他们把他们的候选人列入罗斯福式的托拉斯反对者民主党人赫斯特的竞选伙伴。我手中就有一张传单……要求工人投“赫斯特和希尔奎特”一票。投“赫斯特和希尔奎特”的票,为了建立好人政府吗?为了社会主义吗?都不是。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选票。希尔奎特这位“革命者”,是这次大会的主角之一,是获得选票机器的主要代表,就是他向你们贯输诽谤世界产业工会的谎言。如果这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希望我这一生中永不会见到如此可憎的货色。这种罪恶行径与我们一向尊崇的口号“全世界的劳动者团结起来”有何联系呢?

在美国有两种工会,一种叫作美国劳工联合会,另一种就是世界产业工会。一个有一百五十万会员,另一个包括西部矿工联合会有七万多会员,即四万矿工和三万直接由产业工会总部吸收入会的会员。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称人数较多的这个工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堡垒”,这个黄色工会的头目被马克·汉纳称为他们的“能干的管事”,他们也就是这样的人。

德利昂与赫尔斯伍德力图通过一项决议,谴责社会党在与劳工的关系中采取的中立的总的立场。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应该明确地支持激进的或社会主义的工会,并且应当对一切反动工会公开表示不满,尤其是当劳工组织中出现反动行为时,应当

---

<sup>①</sup> 本章中的“世界产业工会”,除非另有说明,均指德利昂—圣约翰—特拉特曼派。1908年大会以后,如用“世界产业工会”一词,即指圣约翰—特拉特曼派,即今天的世界产业工会(芝加哥)。

加以谴责和阻止。他们的提案说：“对工会采取中立，等于对资产阶级的阴谋采取中立。”

关于这个问题，大会最后通过的决议，在语气上远不如世界产业工会的声明那样富于战斗性。该决议部分摘引如下：

为了把处于奴役地位的无产阶级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桎梏中完全解放出来，政治的与经济的斗争同样是必要的。如果社会党的活动主要是在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领域内进行的，工会则在工人的经济斗争领域内表现自己的力量。因此，在解放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工会与政党要完成的任务是同样重要的。这两种组织按其性质，各有其截然不同的领域，在各自的领域内，各组织应该有权自行决定其行动路线。但在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中，领域日益扩大，只有通过政党与工会的协调行动与合作才能取得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成果。

在同一决议中，大会宣称工会“如不以社会主义精神彻底武装其政策”，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充分尽到自己的责任，并且宣称政党与工会都有责任“在道义上互相支援”。世界产业工会机关刊物的编辑却认为这些决议是对该组织的支持，他说世界产业工会已迫使大会“承认经济组织的极端重要性，结果使大会接受与世界产业工会差不多一样的观点。”

1907年大会是德利昂—特拉特曼—圣约翰派的集会。第四届大会时，第一个连字号消失了，但是1907年时联系还是很紧密的。会议的气氛，一般都很和谐。但有人提出要重设主席职位。经过长时间辩论后，此项提议被否决，然而却决定设立总组织员办事处，总组织员还需兼任总书记助理。

1905年通过的前言顺利地第二届大会通过，未作修改。第二段第一行原文是：“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必须进行一场斗争，直到所有劳动者在政治的及产业的领域内团结起来……。”第三届大会时，有人提议删去“政治的”一词，但以一百一十三票对十五票被否决。

前言中的“政治条款”成为一再讨论的问题。当时，一切试图改动前言的努力都未成功。但这一辩论是有意义的，因为它预示一年以后将要发生的严重斗争，当时世界产业工会因保留还是删除“政治条款”的争论而分裂为二。德利昂系会章委员会成员，他发表了长篇演说，反对从前言中删去“政治领域”的动议。他说：“世界产业工会的立场是，当那一天〔社会主义者胜利之日，革命成功之日〕来到时，我们要拿出我们自己的政党方案。”斯皮德支持德利昂的立场，他后来却成为所谓反政治派——或芝加哥派的总执行局成员，太平洋岸世界产业工会活动中的知名人物。代表会议富特也采取同样立场，作了一次有说服力的发言，主张保留政治条款，他说：

“政治”一词确有其意义……。反对者的论点是工人阶级将不会有一个“政府”，对这一点，我可以同意。但他们将有一个产业管理机构……，那个管理机构必然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是由你们在自己组织内部投票确定的。

会章委员会提出一项决议，“世界产业工会只能在其产业机构内作政治表态”。这一决议语义含糊，也可能是故意如此，其目的可能在于抚慰那些担心世界产业工会变作某一政党的尾巴的人。

## 第八章 戈尔德菲尔德的斗争

世界产业工会在内华达矿区第一次将革命的产业工会主义付诸实践。1906至1907年间,以矿主为一方,以西部矿工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会为另一方之间,在戈尔德菲尔德发生了剧烈的争执。这些争执的起因主要是由于戈尔德菲尔德的这两个地方组织以“新工会主义”取代传统的行业工会主义时,多少取得了成功。

当世界产业工会在劳工界初露头角时,西部矿工联合会在戈尔德菲尔德已有相当牢固的基础。它在该地的第二二〇分会,是一个产业工会。它的会员,正如西部矿工联合会会章所规定的,包括“矿场、研磨厂、冶炼厂的工人及周围各业工人……。”1906年初,世界产业工会在戈尔德菲尔德组织了一个兴盛活跃的第七十七分会,会员系该地“城镇工人”。美国劳工联合会那时在该地几无立足之地。在矿区惟有木工工会及排印工人工会是属于劳联的分会。世界产业工会的分会是一个包括范围很广的组织,比产业工会的范围还要更广泛些。它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目的是要把社会上所有雇佣劳动者都包括在内。世界产业工会机关刊物的社论说:“我们不以武力、威胁、放逐和暗杀为手段,要把社会上所有雇佣劳动者都组织起来……。组织中包括矿工、技师、文书、速记员、卡车司机、洗碟工、侍者及各种各样的所谓普通劳工。”

很明显,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工联主义以及城镇工会会员(世界产业工会第七十七分会)与矿工会员(西部矿工联合会第二二〇号分会,附属于世界产业工会)的激进的社会主义倾向,引起了麻烦。世界产业工会责备美国劳工联合会挑起争端,但主要是与矿

主协会发生争执。圣约翰在《产业工会公报》上发表的一封信中说：“矿主协会利用木工与排印工人作为核心，打入矿区以反对西部矿工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会。”争执首先发生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矿区分会所支持的《托诺帕太阳报》与世界产业工会及西部矿工联合会的分会之间。《托诺帕太阳报》攻击世界产业工会，于是，世界产业工会（包括西部矿工联合会）对该报实行抵制，隶属于世界产业工会的报童，拒绝送报。按照西部矿工联合会的说法，《托诺帕太阳报》调动了罢工破坏者对抗报童工会，但未成功。这时，矿工工会（西部矿工联合会第二二〇分会）召集了一次会议并决定：

包括除建筑业外所有城镇工人的世界产业工会第七十七分会，应停止分会活动，并入西部矿工联合会第二二〇分会……这样一来，除报童工会直接隶属世界产业工会总部，部分建筑工人有其国际组织会籍外，矿区所有雇佣劳动者均属于第二二〇分会。

圣约翰说这一合并系由于矿主的怂恿：

最后〔他们〕提出把世界产业工会分会——厨师、侍者、卡车司机、酒吧工人、办事员——与西部矿工联合会合并为一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矿主的赞许，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产业工会是该区中的激进组织，而矿工……依他们看来，则较为保守，如果一千五百名矿工对四百激进分子提出的任何要求有发言权与表决权，他们推想，四百名激进分子的努力会为一千五百矿工的保守所掩盖。在矿工方面，他们的想法是认为这样可以比较容易、迅速，而且满意地解决一个可能发展成为一场严重斗争的问题。

表决时通过了这一提案。

最初，这一计划明显为矿区雇主所赞许，但当他们看到矿工第二二〇分会“团结一致”而且明显是利用木工工会作为工具时，就改变了主意。不管怎样，矿工工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在矿场及与矿场有关的各单位工作的木工，都必须加入矿工工会”。这一要求无人理睬。就在此时，矿主协会发表一项声明：“由于世界产业工会



无理的煽动……我们决定绝对拒绝雇用任何具有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身分的人……。”同时，“矿主协会将承认不受世界产业工会支配的任何矿工工会……”。

由于矿主协会的压力，在是否再分开的问题上，举行了一次会员复决投票。1907年3月20日的投票表明，大多数会员主张矿工与城镇工人除分开开会外，在其它方面仍继续成为一个工会。但情势日趋严重，那年春节，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被迫在戈尔德菲尔德进行一场为了生存的决斗。<sup>①</sup>根据圣约翰的叙述，1907年3月10日以后的情况是：

直到4月22日，在内华达州戈尔德菲尔德的西部矿工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会为生存（及它们在该地所建立的一切）而斗争，斗争对象是矿主、商人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联合势力。由于西部矿工联合会总部负责人的背信弃义，这一公开斗争用妥协方式解决。但从当年4月22日至9月，斗争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结果夺回了妥协方案中失去的所有阵地，并摧毁了斗争期间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的黄色工会。这一斗争使矿主的损失超过十万美元。

在此期间，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戈尔德菲尔德的分会多少处于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的威慑之下。世界产业工会对待讨厌的劳联会员毫不留情，这是他们承认的事实。更为激进的分子迫使某些劳联会员离开该地。他们承认：“他们可能没有太讲究现代文明的繁文缛节”。世界产业工会对这种情况叙述如下：

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在戈尔德菲尔德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罢工，使全城工人都加入了工会。老板们认识到他们要对付的是一群具有反叛精神的工人，于是求助于他们的好朋友与工具——美国劳工联合会。结果是劳联把它的会员派到戈尔德菲尔德来破坏罢工。这种事情不只发生一次，而是多次……，罢工者确曾采取过一点直接行动对待这

---

<sup>①</sup> 特里顿说，由于西部矿工联合会负责人的软弱，4月达成妥协，但未解决任何问题，整个夏季与秋季，斗争仍持续不断。

些工贼，给他们下过命令，问他们是要自己的房子，还是要他们的公司。

4月间，据说“戈尔德菲尔德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商人，用停业的办法对付第二二〇分会会员。他们关闭商店以后，要雇员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如果不加入，就没有工作……。”情况愈来愈坏，最后，斯帕克斯州长于11月去电华盛顿，请派联邦军队，军队也终于派来了。州长致总统的第二封（1907年11月5日）电报中说：

在戈尔德菲尔德……现在确实存在民间暴乱以及非法的结合与阴谋——非法炸毁财产，严重干犯法纪，威胁守法公民的生命，非法占有武器与弹药、通过事先策划并协同行动以非法使用炸药作为威胁手段，来夺取火药。

派出军队以后，罗斯福总统立即派出一个特别委员会<sup>①</sup>调查戈尔德菲尔德的问题。委员会综述主要事实如下：

戈尔德菲尔德位于内华达南部，纯系矿业城市，人口估计为一万五千至二万。过去一年中，尤其是1907年春以来，由于矿主与矿工之间不断发生劳工纠纷，生产秩序受到扰乱。纠纷双方，一方为戈尔德菲尔德矿主协会，另一方为基本包括戈尔德菲尔德所有矿工的工会西部矿工联合会分会。该工会名为戈尔德菲尔德第二二〇矿工分会，隶属于总部称为西部矿工联合会的组织。会员花名册上的人数估计超过三千人，但这个数字包括该地不在矿上或其周围工作的其它行业工人。根据矿主提供的数字，1907年12月27日约有一千九百矿工举行罢工。1907年间，虽然发生过多次数罢工与小的麻烦，但情况最紧张的时期是在1907年春请调军队以前。纠纷不仅发生于该地矿工和矿主之间，而且发生于矿工工会会员与该地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行业工会会员之间。戈尔德菲尔德矿工工会又曾作为会员加入另一名为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并曾作出努力迫使未曾加入的其它行业工会会员也加入该组织。不仅矿主联合会及矿工工会会员已经拿起武器，不属于世界产业工会的其它行业工会会员，上工时也感到有必要携带武器以保护自己。那时该地的情况就

<sup>①</sup> 委员会包括劳伦斯·默里，赫伯特·诺克思·史密斯与查尔斯·P.尼耳。

像武装的兵营，有一个时期，一场严重的冲突似乎已迫在眉睫。纠纷的结果造成一个酒店主<sup>①</sup>的被杀，引发了对世界产业工会的强烈反感，基本上禁止了该组织的活动，该组织被迫退出戈尔德菲尔德。这种严重情势在1907年春以前，已不复存在。但1907年间，矿工罢工事件连续不断，有的罢工看来并无正当理由。虽然矿主方面几乎答应了工会所有要求，但要想恢复稳定的工作秩序似不可能。矿主坚持认为，西部矿工联合会奉行的与宣传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为矿工偷窃矿砂提供依据……。由于该地工会不愿在订立工作条件的合同时规定一定期限，因此，争端的解决是否仅系权宜之计，矿主并无把握；今后一定时间内能否维持稳定的生产秩序，他们也得不到保证，这就使该地情况进一步恶化。而且该地矿工工会在其组织中不仅包括矿上及与矿有关的各业工人，而且还包括办事员、侍者、酒吧工人及该地从事其它各项职业的工人。1907年12月27日矿工开始罢工，现仍继续中。罢工起因于发放工资时矿工方面拒绝接受银行本票。矿工坚持如以任何票据代替现钞，矿主方面必须作出某种形式的保证。提出过许多办法，但未达成协议。

委员会在报告中说，请调联邦军队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矿主的行动使我们确信他们已决定减少工资并拒绝雇用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会员，但他们要在联邦军队的保护下，才敢采取此项行动，因此，制订了相应的计划，调来军队，然后再把决定付诸实施。

当时，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已经分裂，虽然在该地仍并肩战斗，但矿工联合会对前者不仅感到不满，而且横加指责。联合会机关刊物编辑奥尼尔评论戈尔德菲尔德世界产业工会的作用时，用词尖刻。他说：“世界产业工会在戈尔德菲尔德扎了根，那些油嘴滑舌的流氓，使大量矿工上当受骗，成了他们诡辩的牺牲品……。内华达其它矿区也感染了世界产业工会主义。”但他在结语中欣慰地说：“内华达的劳工运动已从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毒害

---

<sup>①</sup> 指普雷斯顿(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该党美国总统候选人)在为世界产业工会及西部矿工联合会执行纠察任务时击毙托尼·席尔瓦。世界产业工会一直坚持普雷斯顿的开枪是为了自卫，而且大量证据看来能够证明这一论点。

中慢慢恢复过来。”

芝加哥的金融界对世界产业工会在戈尔德菲尔德的活动加上性质上大不相同的罪名。他们说：“侦探已发现一项要谋杀十个人的阴谋的充分证据，这项阴谋是世界产业工会统治集团内部酝酿形成的……。”“世界产业工会的领导人已经利用这一劳工纠纷作为手段，在股票市场上大发横财……。”另一期《金融杂志》又重申了这一指责，说：“某些股票经纪人与世界产业工会的头目狼狈为奸，破坏股票市场……。”

当时住在戈尔德菲尔德并参加过 1906 与 1907 年斗争的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作出如下的简要评论：

1906 年 9 月，西部矿工联合会第二二〇分会，顺从矿主的旨意把吸收城市工人世界产业工会第七十七分会加入其组织一案，交付表决。由于教会的协助，决议获得通过，第二二〇分会与第七十七分会合并。连一次会都未开过，街谈巷议已在叫喊厨师和侍者在主持矿工的会议。接着就出现矿主、公民同盟、密探警察所策划的分歧与不和，直到翌年 9 月，大会因西部矿工联合会未缴纳会费，将其开除，西部矿工联合会派出谢尔曼派的组织员。但合并的工会并未支持多久，事实上是第二二〇分会本身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后终于垮台。此时，当权者不能控制的那些人，发出的唯一呼声是：要有一个统一的大工会，工人觉醒只是短时间的问題，只有工人觉醒，才能有所作为。

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确曾从戈尔德菲尔德的矿主方面赢得重大的让步。根据世界产业工会负责人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该组织到处挨骂的理由。圣约翰说：“世界产业工会在戈尔德菲尔德的主要罪过是他们为饭店及旅馆工人赢得八小时工作制和三至五美元的日工资加伙食供应；为办事员赢得十小时工作制和五美元的日工资；为酒吧侍者赢得八小时工作制和每日六美元的工资。”<sup>①</sup>世界产业工会大多数领导人认为，当时戈尔德菲尔

<sup>①</sup> 1907 年 4 月 6 日《人民周刊》发表“戈尔德菲尔德情况”一文。该文详尽地

德的形势不仅是工时和工资待遇获得改善的明显例证，而且是工人有可能决定雇用条件的明显例证。一位曾经参加戈尔德菲尔德斗争、现任太平洋岸地区组织员的世界产业工会积极分子说：

那时我们可以决定许多矿场的雇用条件。在戈尔德菲尔德，世界产业工会矿工每八小时工资五美元；面包师每八小时工资八美元加伙食；洗碟工每八小时工资三美元加伙食。世界产业工会兴旺了三年，内华达雇主在美国劳联所派工贼与组织员、世界产业工会中保守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密探、奸细、州警察及联邦军队的协助下，将它搞垮。

圣约翰回顾戈尔德菲尔德时期时，也认为那是世界产业工会的黄金时代。他叙述这段历史时说：

在世界产业工会的支配下，戈尔德菲尔德各类工人最低工资为每日四点五美元，八小时工作制也已普遍实行。该地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效率已达到任何劳工组织希望达到的最高点。从未派出过委员会与雇主接洽。工会确定工资级别与工时。秘书把名单贴在工会办公楼外的布告牌上，这就是法律。雇主得自己来工会察看。

关于世界产业工会在戈尔德菲尔德垮台的原因，前述世界产业工会的那位会员不同意圣约翰的说法。圣约翰认为原因是1907年经济危机时的罢工。

奇怪的是，世界产业工会中这些反政治的直接行动派在内华达当时的州政治中颇出风头。1906年社会党候选人名单中有：

托马斯·B. 凯西，矿工，西部矿工联合会，竞选州长；

J. W. 史密斯，侍者，世界产业工会，竞选州财政局长；

T. 钱伯斯，洗衣工人，世界产业工会，竞选土地管理局长；

弗兰克·默特尔，制鞋工人，世界产业工会，竞选州立大学评议员。

---

叙述了1906—1907年该地的劳工纠纷。而且说世界产业工会曾迫使雇主把该地区铁路工人工资由每十小时一点七五美元提高到每八小时四点五美元。

尽管群众性的组织在戈尔德菲尔德取得成就，但世界产业工会当时对群众性组织这一观念并无偏好。赫尔斯伍德声称，他反对把一个城内的所有工人都组织成一个工会。他认为，戈尔德菲尔德的作法违背了“产业工会主义的每一项基本原则……。”另一位会员(富特)说：

我声明，我们已经离开群众性组织的领域，而进入完备的产业组织的领域。我主张以世界产业工会作为范例的产业组织在性质上应该是一致的……。我们承认当我们加入产业组织时，就必须抛弃群众性组织……。群众性组织与产业组织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破坏性的……〔而〕后者是建设性的。后者主张承认束缚、管理、控制工人阶级的一切法律，甚至最微小的细则。

大会讨论废除设部的提案时，长时间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些人主张修改世界产业工会原来的组织形式，采取更简单或群众性的组织形式。1908年以后，戈尔德菲尔德的世界产业工会处境危险。经过前已叙述的殚精耗力的斗争，又遇上1907年的金融危机，这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对一个平时就无储备的组织来说，是难以对付的。圣约翰说：“西部矿工联合会1907年10月的罢工，正当恐慌时期，这就毁了这个组织(指世界产业工会)在那一地区的势力。”

现在(1916年)，戈尔德菲尔德还有一个分会在挣扎——金属矿工工会第三五三分会，成立于1914年8月。作者最近曾写信给该分会秘书，询问该地目前劳工及工会的情况。他回信说：“矿区的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回答你的问题……。我相信……第三五三分会不久就能公开地、光明正大地集会。”

世界产业工会继续沉湎于罢工。它或多或少地参加了1906年11月斯克内克塔迪电业工人的罢工。1907年还参加了下列罢工：缅因州斯考希京纺织工人从1月到4月的罢工；新泽西州帕特森

丝绸工人3月的罢工；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秋季的罢工；新泽西州帕特森钢琴制造工人4月的罢工；加利福尼亚州尤里卡伐木工人5月的罢工；俄勒冈州波特兰锯木厂工人的罢工；扬斯敦钢板工人的罢工；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钢管厂工人的罢工；内华达州托诺帕矿工的罢工；底特律铸造工人的罢工；华盛顿州塔科马冶炼工人夏季的罢工。1905到1907年间，戈尔德菲尔德当然更是处于连续不断的、此起彼伏的罢工之中。

总书记兼总司库在其致第三届大会的报告中说：

如果不把戈尔德菲尔德的罢工及闭厂计算在内……我们共有二十四次罢工，参加者约为一万五千五百人。大多数罢工为期二至六周，有一次为期九周，有两次为期十周以上，塔科马冶炼厂工人的罢工为期超过六个月……。这些罢工中，两次〔塔科马及底特律〕必须承认完全失败……。其它罢工或者通过调停，或是以完全达到罢工者原定目标而结束。

在斯内克塔迪，罢工者采用工团主义的策略，世界产业工会刊物对此大加宣扬。该刊说：“星期一两点钟，大约三千人罢工。他们没有走出工厂，而是留在工作岗位上，但是停止了生产。”<sup>①</sup>世界产业工会方面有关这一罢工的报导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在该地的分会做了不少工作来阻止世界产业工会的努力，据说12月12日劳联地方分会曾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谴责世界产业工会，并称劳联与罢工无关，“如隶属劳联的任何个别组织参加同情罢工，即取消其会员资格。”<sup>②</sup>根据圣约翰的说法，在布里奇波特及

---

① 1906年12月22日《人民周刊》。从1905年7月至1908年9月，该刊实际上是世界产业工会的机关刊物。9月以后即支持底特律派世界产业工会。

② 1906年12月22日《人民周刊》。同栏中另一篇报导说：“……要汽轮机部的总工头派人补充罢工者的职位时，他说他宁肯辞职也不愿派非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补充。我们可以看到不久的将来，工头也会加入世界产业工会，那时，就可以说，再见吧，资本主义。”

扬斯敦的罢工都是由于美国劳联的所谓破坏战术而失败的。在这两处罢工中，都把失败归因于“劳联的破坏活动”。波特兰（俄勒冈）锯木厂工人3月和4月的罢工值得一提。3月1日，三千工人为争取每天九小时工作，每日工资由一点七五美元增至二点五零美元而罢工。当时，大部分工人很可能都不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该会领导人迅即赶到现场，于是大多数罢工者立即加入该组织。罢工持续了四十天。

由于大量需要劳工……罢工者大多都在别处找到工作。罢工持续六个星期。〔雇主〕被迫用间接方式提高了工资，改善了条件……这次罢工对世界产业工会在美国西部的鼓动工作大有促进。

在这次罢工中，世界产业工会为照顾罢工者，开办了职业介绍所和餐馆。世界产业工会报告中，关于罢工延续的时间及罢工人数可能有所夸大。特纳在其《一个新工会的故事》中说：“二千多人举行了三个星期的罢工。”波特兰锯木厂的罢工才真是世界产业工会在太平洋岸西北地区的公众面前第一次亮相。对于公众来说，那是颇为令人惊奇的事。特纳很快就为《俄勒冈星期日周刊》写了一篇专题报导。文章的最初几段说：

波特兰刚刚经过第一次由世界产业工会领导的罢工，这是一个新奇的工联主义组织，它已在美国的每个角落扎根，尤其是西部。其罢工来势的突然、生产停顿的彻底，在这一地区是前所未有的。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而是这一运动的奇特形式与哲学所产生的直接结果。组织员赫尔斯伍德说：“要是有轨电车工人按照我们的口号组织起来，和劳联会员团结在一起，他们的罢工只需持续十分钟的时间。”这样的吹嘘并非夸大其词。什么地方有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他们就可以在弹指之间使整个产业瘫痪。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据说一位厂主向组织员亚鲁说：“你已使我们全部停工。我原来没想到你能做到这点，但你做到了。你很聪明，我佩服你。我没想到一个工会能使我停产。”亚鲁回答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教的，



我们的组织方式和你的是一样的，这可把你难住了。”

这次罢工的独特之处是绝无暴力行动、不法行为以及“抓工贼”的呼喊。只有一个人因进入禁区遭到逮捕，他以为自己站在大街上。另一奇怪的特点是罢工者都佩带红带子，每天都有人演说，组织员分日夜两班轮值，但连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有。

1907年9月，世界产业工会的分会的数目肯定已不少于二百个。<sup>①</sup> 1906年9月至1907年9月间共发出分会执照一百一十八张，这就使成立以来发出执照的总数达到九百二十八张。这期间脱离该组织的分会，为数显然不少。但此期间究竟解散多少分会，在报告中从未提及。1907年时，平均会员数要大大少于1906年，可能只有六千人左右。<sup>②</sup> 此时世界产业工会的财政情况，从总书记兼司库致第三届大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1906年8月至1907年8月收入为三万零五百五十点七五美元，支出为三万一千五百七十八点七六美元。

在煤矿工人的组织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特拉特曼书记向第三届大会报告说：“在伊利诺斯组织了十四个矿工工会，在宾夕法尼亚组织了四个人数很多的矿工工会，得克萨斯三个，堪萨斯两个，科罗拉多一个——总共二十四，会员人数大约为二千人。他接着得出了乐观的结论：“在矿主与矿工联合会的没有信心的联盟中，我们已经打进了一个楔子。”随后，当大会讨论矿工联合会及伊利诺斯矿工情况时，特拉特曼曾对矿工联合会第一四七五分会代表的发言加以评论，这位代表显然已倒向世界产业工会，特拉特曼说：

---

<sup>①</sup> 这是特拉特曼书记向第三届大会报告的，但在世界产业工会致斯图加特大会（1907年）的报告中却说：“……本组织在美国三十七个州及加拿大三个省，共有三百六十二个分会和附属组织。”

<sup>②</sup> 书记兼司库圣约翰估计为五千九百三十一人。当总部向斯图加特大会报告会员人数为二万八千人时，显然已把西部矿工联合会人数包括在内。

他所代表的矿工联合会的这一票，代表着今天该会内部起来的反叛力量。他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分会的反叛力量，而是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很可能……伊利诺斯州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分会将步其后尘。

第三届大会上讨论的政策问题与内部组织问题中，有几个值得考虑。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加利福尼亚的日本人的问题。从一开始，世界产业工会即对一切基于种族、肤色与国籍的歧视采取明确的反对立场。海伍德在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上宣布开会时所说的话，首先就是批评美国劳工联合会对黑人和外国人的歧视。从那以后，该组织对外籍工人即一直具有非同一般的强大的感召力与吸引力。该组织这方面的活动，在劳伦斯与帕特森的罢工中曾经大事宣传。第三届大会时，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代表斯皮德，相当准确地表达了该组织对日本人问题的意见。他说：“整个反对日本人的斗争是加利福尼亚中产阶级的斗争，他们利用劳工骗子摇旗呐喊。”但他又说：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要世界产业工会采取任何步骤来组织日本人，实际上是无用的。”这主要因为他感到该组织手头要办的事太多，难以都照顾到。在西雅图以日语出版的日报《北美时报》，曾于1906年春发表一篇关于世界产业工会的社论，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为了促进工人的权利与幸福，他们的目的是要取得……辉煌的成就，使世界产业工会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劳工组织。在美国劳工史上，这样容许所有国籍的工人作为会员的工会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届大会通过了下述两项决议，这是对罢工太多的反应，或者，至少可以说已经意识到要适可而止的迹象：

决议，大会指示所有组织员，对罢工与罢工谈判加以劝阻，并通过教育使他们所组织的对象认识到，在思想上必须把取得占有并享受全部劳动果实的权力放在首位，不应把条件的小小改善放在首位。

决议，在此组建时期，世界产业工会的任何组织均不得进行罢工，除

非在组织工作已彻底完成的工厂……。

关于世界产业工会的一般组织活动，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规定应暂时把活动范围限制于劳联势力较弱的小城市，而且要把努力集中于几个选定的产业。总执行局成员赫尔斯伍德给大会作报告时说：

我认为目前把所说的组织员派到工人们已被美国劳工联合会分裂并已组成工会的城市去，完全是浪费财力。我们目前在经济上没有能力摧毁劳工骗子所设置的樊篱。我不是说我们不应同它斗争。我是说，我们应该在伐木业还未被美国劳工联合会搞得四分五裂以前，给以特殊的注意。

他敦促特殊注意矿业和伐木业。为了开展宣传组织工作，总部经费的一半要用于组织员和印刷文件。<sup>①</sup>世界产业工会机关刊物编辑宣称：

第三届大会……既没有 1905 年大会时的那种感伤主义与资产阶级反动性，也没有 1906 年大会时那种单纯工会的破坏性策略；……它标志着在理解这一运动的哲学与结构方面明显的进步，它是典型的工人阶级的集会，是忠于……工人的……。

这位编辑还说，由于这些理由，对于这一组织的稳固性是不可能有所怀疑的。

第三届大会闭幕后几个星期，美国就受到 1907 年恐慌的打击。世界产业工会几乎不复存在。它唯一的机关刊物《产业工会公报》，先是被迫由周刊改为半月刊，最后停止出版。“它的分会成批地解散，芝加哥总部也是以惊人的牺牲精神与毅力才得以维持。……”总书记向第四届大会报告时解释说，当三届大会闭幕时，总部本以为可以从分会收到应交各费，但在收款手续办妥以前，“这

---

<sup>①</sup> 几个星期以后，《产业工会新闻》的编者报导，“从 12 月 24 日三届大会闭幕以来，世界产业工会在遥远的阿拉斯加把有色金属矿工组织起来，人数近三千人。”

个国家已遭到工业危机的全力打击，随着破产而来的苦难所波及的地区，大多是世界产业工会建立据点的地方。”他接着说 1907 年 11 月收到的会费只有 1906 年同期的一半。加以有谣言说德利昂的一些社会主义工人党人的一伙追随者同产业工会的其他一些人发生了内部纷争，这就使情况更为恶化。的确，大会结束后不久，就有人指责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刊物《人民周报》，说它正被用来反对世界产业工会。这是世界产业工会经历中最严重的一次内部斗争的开始。这一次还是针对那个伤脑筋的问题，工会应与政党，尤其是进步的、劳工的及社会主义的政党保持何种关系。这个问题似将永远困扰着那些想沿着激进路线建立劳工组织的人们。前言中的第二款（“瓦布利”当中称为政治条款）中阶级斗争“必须继续，直到所有劳工都在政治上和产业的战线上团结起来”的主张，显然无害，却种下了不和的种子。就是“在政治上”这个词，在 1908 年大会上使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大发雷霆，使世界产业工会分裂成两个组织。

## 第九章 教条主义派与直接 行动派的对立 (1908年)

1907年金融危机后，世界产业工会几乎有两年的时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平淡中度过。在征集会员与宣传工作上基本上没有进展。这个组织的分会数目及发出的分会执照数（至少在1909年），均已减少。当时任总组织员的圣约翰在致四届大会的报告中说：

大多数分会之所以解散，是由于总部在经济上没有能力维持必要数目的组织员，在工会会员自治以前，使他们对世界产业工会的目的要求有透彻的认识。有几个分会的解散系雇主协会与其热心的盟友联合反对的结果。“热心的盟友”是指那个自称为劳工组织却专门以哄骗工人为目的的所谓“利益一致”的组织的头目们。

书记兼司库提供的数字显示，同一时期，会员人数可能也已减少。<sup>①</sup>但即使在如此艰苦的年月里，在纺织业方面还是有所活动。就美国东部而言，世界产业工会自始至终在纺织工人中最为活跃，也最成功。这一产业内的工人参加组织的总数中，世界产业工会所占比例远超过它在其它产业中所占比例。在西部，世界产业工会当然是在没有组织起来的采掘工业——伐木业、农业、建筑业中有最强大的地位。1908年4月，总执行局发布一项正式号召（印

---

<sup>①</sup> 见附件三表A。巴尼特教授论文中所举数字显示，1907—1900年间会员人数有所增加（1916年8月《经济学季刊》）。他的数字也是得自世界产业工会总部。作者无法解决这两套数字的差别。

成英、法、德、意等文字)，要求“第一次纺织工人大会于1908年5月1日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召开”。这个文件声称，“已有五千多纺织工人组织起来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的行列……。”

1907年金融恐慌以后的十八个月期间，世界产业工会几乎没有举行过罢工。<sup>①</sup>而且，凡是前几年内该组织表现出特殊好斗的地方，现在看来，似乎并未取得永久的立足点。特拉特曼书记在致四届大会的报告中承认这一点。他说：“在布里奇波特，什么也未留下；在斯考希京，同样如此；但在波特兰区〔俄勒冈〕，世界产业工会的名字却受到欢呼与赞扬……。”

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现称工人国际产业工会）的一位领导人说：“那时整个组织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提到世界产业工会一直是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组织，这一评论是意味深长的。他把这种不稳定归于两个原因，内部不和与金融危机。

会员们发现负责人的所作所为预示……该组织内部的冲突，于是大批地退会。当时的金融与工业危机对世界产业工会中新成立的分会也有不良影响，许多分会失去了会员。

对那些产业工会主义的信仰者来说，当时的情况确属令人沮丧。这一新工联主义的前途并不光明。1908年，另一人数众多、地位重要的产业工会——酿酒工人联合会，弥合了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分歧，又回到行业工会的行列。西部矿工联合会——最富于战斗性的工会，而且是按产业方式组织起来的最强大的少数几个工会之一——已经退出，并且在1911年5月终于参加了劳联。1908年夏举行的西部矿工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上，莫耶尔主席说：

我认为产业工会主义不受欢迎已是既成事实。我可以有把握地说，

---

<sup>①</sup> 1908年4月在科罗拉多的马博尔举行过（根据推测）一次世界产业工会码头工人的罢工。世界产业工会文件报导这次罢工取得成功。根据报导，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纺织工人分会法籍工人支会，也曾于8月举行罢工，反对降低工资。

美国工人阶级不需要它。劳动骑士团、美国铁路工会、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西部劳工同盟、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美国工会，以及最后的世界产业工会，都因为得不到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垮台]……。

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之间的裂痕继续扩大。1908年4月以前，海伍德仍同时是这两个组织的会员。自博伊斯获释以后，他一直担任矿工联合会的宣讲员与组织员。在他因谋杀罪入狱受审期间，他的思想一定朝着更激进的方向变得更为强烈。象西部矿工联合会这样一个组织，虽然逐渐变得越来越保守，但肯定还是富于战斗性的，听他的演讲时，也认为他过于偏激，不大可靠。在西部矿工联合会眼中，既然它的总部当然也就是它的大多数会员，已经抛弃并脱离世界产业工会，而海伍德却仍然留在世界产业工会，这就是无所逃罪的事实。无怪1908年4月23日《矿工杂志》头版居然出现下列通知：

### **通知 致有关人等**

西部矿工联合会执行局决定解除海伍德作为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代表职务，特此通知，本通知自1908年4月8日起生效。

### **西部矿工联合会副主席马汉尼**

《晚邮报》(纽约)上一位作者认为：要不是西部矿工联合会正式开除海伍德，世界产业工会很可能无法度过1908年的麻烦、内讧与“艰难岁月”。他说：“如果西部矿工联合会不改变态度，世界产业工会的两派(底特律派和芝加哥派)能否存在，值得怀疑。……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改变态度，使海伍德可以放手地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世界产业工会。”如果我们能相信西部矿工联合会1912年大会上提出的证据，世界产业工会当时还是有充足的活力，通过其负责人暗中策划重新控制西部矿工联合会。第十二届大会印发的会

议纪录中有一封圣约翰致西部矿工联合会会员瑞安的信，日期是1908年8月4日。部分摘录如下：

我相信我们现在就可动手为在西部矿工联合会下届大会上击败核心集团作好准备。可以按下列方式行事：选择优秀可靠并有能力的人，把他们安插在矿工联合会的各个分会，目的是要让他们被选为下届大会的代表。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在所去的分会会员中制造舆论。如果所去的分会是莫耶尔的分会，他就要装作莫耶尔的人。叫他在莫耶尔的圣坛前大唱赞歌，使最好的歌手也相形见绌。如果是中立的分会，叫他也中立，但要让他当选为代表……。如果我们能控制矿工联合会中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的负责人，广大会员就会跟随他们，矿工联合会的威信……对革命运动来说，就是有价值的，我们就将力图与它合并，……你可以和比奇特尔及奥普曼商量此事，让他们和你一起工作，控制亚利桑那，准备下届大会。州内每一个分会，都要选派一个或两个人打进去进行工作……我打算在此掌握密执安和明尼苏达两州。如果你人手不足或有余，我们可以与其他地区交换……。

莫耶尔主席说，瑞安因在洛杉矶采取直接行动造成两人死亡，被判在圣昆廷监狱服无期徒刑。他人狱后，在他的财物中发现了这封信。这些或类似的指控，显然是在这封信应该已经写好的前后提出的。圣约翰作为总组织员，在致世界产业工会第四届大会的报告中，否认了某些针对他的“性质严重的含沙射影之词”。

“政治行动”问题及四届大会时在此问题上发生的具有破坏性的激烈争吵，现已变成笼罩一切的问题。“瓦布利”把政治行动一词几乎运用到一切可能设想的政治活动形式，如投票、选举、立法等，也较含糊地运用于劳工组织与政党，尤其是激进劳工组织与激进展党之间现有及应有何种关系上。这次会议前一个时期内，总部内部已明显存在严重分歧。德利昂—圣约翰—特拉特曼派度过了1906年，控制了世界产业工会总部，但不到两年，这个组织又形成分裂。看来世界产业工会是以裂变方式来发展的。该组织原来集中了下列各方的拥护者：



谢尔曼……德利昂……{圣约翰或……特拉特曼  
{海伍德

{社会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或} 虚无主义者  
社会党{工人党} {产业社会主义者}

1906年“抛弃”了社会党人，“无产阶级暴民”占领了阵地：

德利昂……圣约翰……特拉特曼

1908年“社会主义工人党人”被抛弃（或如他们所说，他们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者），于是形成：

一

德利昂派  
（社会主义工人党人或  
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

二

圣约翰—特拉特曼派  
（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  
“游民”）

后来特拉特曼抛弃了“游民”，加入德利昂派，1917年时成为：

一

德利昂—特拉特曼集团  
（工人国际产业工会）

二

圣约翰—海伍德集团  
（真正的世界产业工会！）

这就是现在的格局，准备好作进一步的分裂！

可以看出，这两派中有一派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工人党人组成，拥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教义，相信政治行动，称为教条主义派。他们的领导人是德利昂。另一派大多由美国西部人组成，思想上更接近无政府主义者而非正统的社会主义者，倾向于鄙弃政治行动，尤其反对世界产业工会与任何政治团体建立关系或提出任何政治纲领，他们不相信国家，也不相信这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因为他们接受这种国家——“穿工装的产业主义者”——“无产阶级暴民”的精华。前一派——教条主义派最后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

产业工会，总部设在底特律；后一派——直接行动派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会，总部设在芝加哥被底特律派称为“游民”<sup>①</sup>。

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凯兹谈及第三届大会后情况时写道：

德利昂企图维持世界产业工会的团结，但一切努力均无济于事。圣约翰、特拉特曼、爱德华兹及总执行局各成员中的多数，一夜之间转变了态度……反对世界产业工会前言中已经制定的基本原则。他们不再承认政治行动是必要的。

当大会于1908年9月21日由圣约翰宣布开会时，出席代表二十六名，拥有七十张票的表决权。两位代表——芝加哥的莱德曼与纽约的德利昂被禁止入席。同时，圣约翰被选为永久主席。<sup>②</sup>

西部，尤其是太平洋岸，第一次有这样多的代表参加大会。西雅图、波特兰、洛杉矶及斯波坎都派有代表。西部被说成是提供了“真正的造反者——斗志昂扬的普通工人”，而这次大会也被说成是芝加哥前所未有的第一次由“纯粹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革命大会。来自西部的代表团中，以一般称为“工装纵队”的人数最多，也最重要。这个代表团是由世界产业工会组织员沃尔什在波特兰与斯波坎组成的。这个“纵队”约二十人，由波特兰“备尝辛苦”地来到芝加哥，一路上举行宣传大会。关于这次宣传旅行，一位代表团团员在报告中说：

我们在路上度过五个星期，旅行了二千五百多英里。节省的火车票费约为八百美元。我们举行了二十二次集会。第一个星期出卖宣传材料及募捐所得共为三十九点零二美元。第二个星期为五十三点六六美元。第三个星期四十五点七八美元。第四个星期二十八点一零美元。第五

---

① 来自西部流浪的“瓦布利”喜欢唱的一首歌。歌词开头是：“哈里露亚，我是个游民。”

② 伊丽莎白·格丽·弗林是出席的唯一女代表。

个星期八点五七美元。总共一百七十五点一三美元。这一数字不包括卖唱的钱。卖唱得到的钱约为二百美元。

9月19日《产业工会公报》刊出组织员沃尔什的一封长信，详细报导了那次旅行。刊出时加上了这样的标题：世界产业工会特稿：工装纵队——“穿越大陆的旅行——成千上万人听讲——冈佩斯及其门徒大发雷霆！”根据凯兹的说法，“工装纵队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搭乘货车从西部这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举行街头集会，开始时唱《哈里露亚，我是个游民》那首歌，结束时把帽子拿出来收钱，和救世军的作法一样。”

社会主义工人党那一派认为剥夺德利昂参加大会的权利，就是为了实现圣约翰—特拉特曼派的阴谋。他们的“罪恶阴谋”得到了“工装纵队”的充分合作，纵队队员“对德利昂进行了审判”。凯兹接着说：“圣约翰充当了检察官”。剥夺德利昂等代表席位的理由是他们加入了错误的分会。德利昂是作为办事员工会代表参加会议的。他的对手坚持他作为编辑，应该参加印刷工人工会。就是根据这种技术上的细节为理由剥夺了许多代表的席位，好让工装纵队能够为所欲为。《人民周刊》说：“这是一部资本家搞政治阴谋的机器，由来自西部的好汉……拼凑起来的。”大会资格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建议说：“关于工友德利昂代表店员及办事员工会第五十八分会一案，抗议可以承认，该代表不得出席大会，因为他目前工作所在的产业已成立分会，而他不是该分会的会员。”

凯兹写道：“就是那些估计德利昂不敢出席四届大会的人们，在他来到时，把他拒之门外……用站不住脚的理由否定他的代表资格证书。”《人民周刊》报导说：

德利昂被允许在大会发言陈述情况，他以他特有的方式作了陈述。会场一侧，“工装纵队”坐成一排，气势汹汹。圣约翰坐在主席位上，一脸凶相，挥舞着（主席用的）小木槌和可以挥动的一切，把德利昂赶出会场。特拉特曼坐在圣约翰一旁——他看起来好像坐着货车，长途跋涉，从西雅图远道而来。

“工装纵队”中可听到这样的谈话：“我真想给这位教皇（指德利昂）一拳。”“德利昂告诉他们，他们的趋向是：走向谢尔曼主义，走向无政府主义，走向这一运动的毁灭。”《产业工会公报》（1908年10月10日）发表了德利昂在大会为维护代表权所作的演说，标题是“知识分子反对工人”。该刊也摘要发表了圣约翰拒绝德利昂席位时的答复和理由，标题是“工人反对知识分子”。凯兹说，该刊发表的德利昂的演词充满了“极为卑鄙的歪曲”。他又说该刊发表的大会报告也经过“篡改”。

会后不久，德利昂即表白了他对“工装纵队”的意见。他说：

就是从这些流浪汉中，沃尔什挑选了……“工装纵队”；沃尔什带着他们到大会来，唱着“我是游民，我是游民”的调子，很像柯谷·庇德领着第一批十字军暴徒攻击土耳其人时唱着“这是上帝的安排！这是上帝的安排！”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居于代表之列。根据可靠消息，他们大多数睡在湖滨长椅上度夜，每天从沃尔什那儿领三十美分津贴。这些人在大会上靠着墙排成一行。

四天过去了，除抗议资格证书及辩论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通过德利昂控制世界产业工会外，基本上未作其它的事。所有这一切就是保留还是废弃前言中政治条款这场较量的前奏，而首先要较量的是，能否允许德利昂作为代表。德利昂派指控圣约翰—特拉特曼集团企图把世界产业工会变成一个所谓“单纯暴力组织”。圣约翰派则指控德利昂集团要让世界产业工会的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利益。

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艾伯特认为这一指控是有充分根据的。为此，他于1908年第四届大会开会前不久，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此后他就成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世界产业工会的一员。他给金斯县社会主义工人党分部成员写了一封退党信，部分摘录如下：

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政治是经济的反映。由于有这种信念，它协助创建了世界产业工会，并加以保护，使之不受反动派的攻击……。但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勇气去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既然协助创建并保护这一经济组织才是真正工人政党的表现，它应该退出阵地使该组织毫无阻碍地、合乎逻辑地发展。相反，它却坚持要作世界产业工会的政治领导人与导师……。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党这种不合逻辑的态度，世界产业工会的发展受阻，才被迫以头号黑体字提出警告，该组织没有任何方面的政治关系……。如果允许一个政治团体在政治上支配它，社会主义职工同盟的命运就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命运。

德利昂现在既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又是世界产业工会中政治力量的领导人，反议会派可能感到要清除他们所谓“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压力”，唯一的办法是清除德利昂及其支持者，使西部来的“瓦布利”进行这场革命，废除可怕的政治条款。他们隐隐约约有些担心，怕前言中劳工必须“在政治阵地上团结在一起”这句话可能使世界产业工会臣服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尽管这一段的结语中有“不得与任何政党发生关系”这样的规定。

总书记兼总司库在报告中表明了圣约翰—特拉特曼派地道的产业主义者的立场。他问道：

当这个经济组织致力于把工人在它主要的领域——经济领域内团结起来时，难道不允许它制定并执行它自己的路线吗？如果有必要在政治领域内团结工人时，难道不允许它在没有任何政党的自以为是的监护下，制定并执行自己的路线吗？……难道世界产业工会这个经济组织必须变成一个政党的尾巴，它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人必须对这样政党的使节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吗？

反议会派成员赫尔斯伍德，却反对对前言作任何改动，说他不愿意被别人称为破坏者。他认为“修改前言，去掉‘政治’一词，不可避免地会让别人获得机会污蔑世界产业工会是个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大会结束后不久，世界产业工会丝毫不差地变成了这样一个组织。《人民周刊》社论说：“删去政治条款，世界产业工会也因而

面目全非。他们说这一条语意混乱。事实是条文意思非常清楚，所以使那些隐藏的破坏者视之为肉中之刺。”

删去这一既有魅力又有危险的政治条款的提案获得通过，于是，新前言中第二段现改为：“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必须继续，直到全世界的工人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阶级，占有土地及生产机器并废除工资制度。”<sup>①</sup>

“忠心耿耿的产业主义者”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删除了政治条款，在他们看来，好象是把这个组织从包藏祸心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配下解救出来；简单地说，就是驱除了妖魔德利昂主义。这就是当时特拉特曼—圣约翰派的情绪。德利昂派在此后不久在底特律着手成立的新的但却是“货真价实”的世界产业工会印发了传单，正式表示了他们的意见。传单说：

1908年9月第四届年会上，本组织中的一些知名人士，其中某些是负责干部，力图控制本组织，使之成为单纯的倚靠物质力量的团体。他们要弄阴谋，让不具备代表资格的人坐上代表席位，而对有代表资格的人则剥夺其代表席位，而且以武力威胁，并且对与会的真正代表进行武力威胁。总负责人默许并支持当时挤满会场、反对本组织的那些捣乱分子的行动。被非法剥夺大会席位的代表回到各自的分会选区以后，把操纵那次所谓大会的那帮无政府主义者的行为作了汇报。

如果可以推论的话，第四届大会除了因“政治”问题使这个组织决定将走向死亡外，没有完成什么重要任务。对会章作了几处不重要的修改，选举了下列负责人：总书记兼总司库，圣约翰；总组织员，特拉特曼；总执行局成员，科尔、米勒、埃托尔、怀特黑德、盖恩斯等人。该组织的案卷与财产都为圣约翰—特拉特曼派所得。这一点在本书中谈到世界产业工会仅以“I. W. W.”三个字母作为名称时还要提及。

<sup>①</sup> 新前言在以后各届大会中均无修改，见附录二。

圣约翰派的组织是否有合法资格被承认为世界产业工会，这一问题将在另处讨论。不论他们是不是篡夺者，他们已占有并控制了该组织的办公处所和财物。社会主义工人党或德利昂派只好尽其所能地对付这一局势。一位成员说：“真正的产业工会主义者重新集结，在新泽西帕特森召开大会，选举了新的负责人和新的总执行局。”一份正式声明说：

1908年11月5日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召开大会，继续忠于世界产业工会各项原则的分会，派出代表参加。他们审理了总部被打断的各项工作，选举了总执行局及其他负责人，并处理了为本组织发展所需的其它工作。

在这个自称代表整个组织的大会上，“宣读了来自费拉城、波士顿、布里奇波特、布鲁克林及帕特森等地分会的二十一位代表的资格证书，其中，十八位代表出席会议……。”这次在帕特森召开的大会，实质上是纽约市和帕特森两个地区委员会及东部少数几个分会的集会。代表宣布芝加哥大会为非法的会议，并一本正经地宣告将“无政府主义篡夺者”开除会籍。凯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芝加哥这帮海盗，普遍受到世界产业工会所属组织的谴责。”他说《产业工会公报》（圣约翰派的机关报），在座无虚席的大会完成其罪恶阴谋以后，只出了三期就停止出版。”<sup>①</sup>

大会最重要的行动是将每人每月加入分会的会费减为五美分，加入全国产业部及产业工会的会费减为三美分。理由是会费应由当地掌握用于组织事宜。大会决定采取步骤发行机关报，并选举了临时负责人组成一个类似临时总部的组织，同时决定以纽约市为总部所在地。但几个月后，总部所在地改为密执安的底特律。1912年1月《产业工会新闻》（月刊）第一问世以前，底特律

---

<sup>①</sup> 1909年春季以前，该报大致能按期出版，3月6日那一期似乎是最后一期。3月18日《产业工人》第一卷第一期，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出版。

组织的机关刊物是《人民日报》与《人民周刊》。蔡斯(纽约)任总书记兼总司库;执行局的成员为蔡斯·弗朗西斯(纽约)、威廉·格兰兹(帕特森)、麦克卢尔(费城)、特伦诺尔(丹佛)、里奇特(底特律)。里奇特现任总书记兼总司库。1905年大会时,他是社会主义职工同盟的一个分会的代表。

“芝加哥的海盗”是否确实受到世界产业工会所属组织的普遍谴责,大可怀疑。附录四(表A)提供的数字显示1907年世界产业工会的二百个分会(按最低估计)中一大部分似已不知下落。芝加哥派承认有十七个分会投靠底特律派,而里奇特则说,当底特律派在帕特森组建时,有二十二个分会向总部报到。1908年11月及12月期间,《人民周刊》曾在通信栏发表过十几封分会的来信,主要是东部分会的来信,公开谴责“芝加哥海盗”。这两派的组织均曾向各分会发出正式复决函,<sup>①</sup>请全体会员就芝加哥大会及帕特森大会通过的议案进行表决。但此项复决收到多少回信,作者尚未查到明确的报告。1909年时,芝加哥派报告,只有一百个分会,这就可以肯定芝加哥派失去了许多分会,不过,这些分会并未投向底特律。里奇特书记报告说,1909年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有二十三个分会。

现在谈谈这一争执的是非曲直。世界产业工会筹建于1905年,大致属于社会主义职工同盟同一类型,计划主要在“经济领域”内,即在车间,在“工作岗位上”,通过罢工与怠工等手段,与资本家展开斗争,但如德利昂所说那样,期望“在劳工政党的炮火的保护下”,向前迈进。并不支持某一政党,也没有明确表示不希求任何政党的支持。“不支持任何政党,也不希求任何政党的支持”这句话是在1906年加在前言的结尾的,但在1908年(也许是1907年)

---

<sup>①</sup> 芝加哥会议的复决函系由特拉特曼—圣约翰总部发出。德利昂派则发出一项特别复决通知,由临时负责人签字。



又被删去。底特律派世界产业工会的前言中仍有“不支持任何政党”这句话，但后来又删去。西部会员对社会党及社会主义工人党深怀敌意，他们确信世界产业工会如果卷入任何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政治联盟，就要断送前途。世界产业工会西部的会员并没有从法兰西工团主义者那里借用任何批判国家的理论，但西部各州下层工人根据实际经验在他们心中所形成的关于（反动的或社会主义的）政党的概念，与法国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的概念极为相似。法国工团主义者中一位知识分子沙勒耶，曾简单扼要地表述了这一共同概念。他说：“……政党是个七拼八凑的集合体，是观点相似的人们的集中地：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在此交换那些晦涩而又枯燥的长篇大论，并通过不大光明正大的手段来调和他们对立的利益。”

的确，美国西部的“瓦布利”是以完全相同的眼光看待现代整个代议制度的。他们说，议会不过是一个情报交换所，交换“含糊不清和枯燥无味的陈词滥调”。如果它超过这个限度，有所作为，那也不过是完成它的主子——大企业集团的阴谋。在这一方面，世界产业工会主义者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会用斜体字突出标明马克思对“议会病”的责难。用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说过的话来描述产业工人对代议政治的情绪最为恰当。卡尔·马克思于1852年写给《纽约论坛报》的一封信中说：

他们就好比议会中任何其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样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们作为议员的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深信，他们议院四壁以外发生的所有的一切——战争、革命、建筑铁道、整批的新的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的开凿、俄罗斯的军队以及其他多少可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同完全取决于目前正受到他们这个可敬的议会的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解决的那些无可比拟的事件比较起来，都是微不

足道的。<sup>①</sup>

世界产业工会毫不掩饰地指控：构成国会的政治团体不过是代表（虽然可能是间接地或巧妙地）本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与商业利益管理公务。究竟这种指控有多少真实性，当世界产业工会声言议会腐化的时候，根据所在，它是心中有数。但这一指控揭示代议政治本身的愚蠢和产业工会自己承认有腐化现象——甚至有产业愚昧病——证明产业工会主义本身也是一样愚蠢。劳工组织和立法组织本身都因袭着大量可悲的愚蠢。会章中，尤其是前言（世界产业工会主义者视之为无产阶级的大宪章）中，任何看来可能使该组织为某一特定政治方针承担义务的规定，均成为忧虑不安的根源。由于对现今存在的（政治的）国家及所有形式的权威，尤其是中央集权的权威，反对情绪日益增长，这种不安之感也愈益加剧。“工装纵队”便是明显地具有这种无政府主义情绪的一伙人。这些人来自西部，对任何政党都表示怀疑；认为投票、立法不过是哄骗工人的宗教仪式般的表面文章；对行业工会深恶痛绝，认为它们是产业的畸形怪物，只能有“施舍棺材团体”的作用；对有无必要设立各种领导，深表怀疑——甚至“瓦布利”的领导！

而东部的会员则更接近于类似激进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类型。他们为德利昂领导下的一群社会主义工人党人所鼓舞。他们公开反对无政府状态，相信权威（及其手段——领导人）。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幻想已经破灭，对社会党及其国家社会主义与改良的纲领进行批评时，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一般来说，改良是他们的死敌。他们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者——满脑子的辩证法。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94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这段引文是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的一部分，最初发表时署名卡尔·马克思。  
——编者

教条主义派自称：成立世界产业工会的想法，最初就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创始人，原有传统的守护者。原有的传统，如果要找的话，就在第一个前言中。德利昂派坚持维护第一个前言的立场，并一直认为这样做才能显出，只有他们是激励第一届大会的那种精神与目的的倡导者。与芝加哥那些“游民分子”相比，说他们（德利昂派）代表 1905 年时的创业者，的确更恰当一些。在这一点上，直接行动派还是向“不可能派”让步为好。后者代表旧瓶中的革命工会主义；前者则代表 1905 至 1908 年间大多世界产业工会主义者所倾向的那种改变了形式的战斗工会主义——在旧标签下注入新的红酒。直接行动派要把旧的标签贴在由密苏里偏僻地区无产阶级所发明的（或偶然发现的）美国西部牌“产业工会主义”上，仅仅因为他们有力量这样做，而所谓“游民分子”的全部哲学就是力量——经济力量——的哲学。

把原有名称与标志让给直接行动派（如底特律派就是这样做的，它于 1915 年明智地将自己的组织改名为国际产业工人同盟）的另一理由是：从 1908 年以来，在组织及宣传工作上，完成得最多的就是直接行动派这些人。在小福尔斯，在劳伦斯，在惠特兰，在明尼苏达的铁矿区，是这些“游民”唤起了工人的希望、引起雇主的恐惧。在斯波坎、弗雷斯诺、帕特森、圣迭戈、西雅图及埃弗雷特，是他们用“言论自由的斗争”使当局不知所措。他们的会员虽少，但比底特律派组织的多了三倍。

这两个组织之间还有几点明确不同之处应该指出。这些不同之处也可看成代表德利昂与圣约翰分歧的观点。这两个人观点暂时也可视为代表大多数支持他们的人的意见。完全有理由说，德利昂与圣约翰的分裂主要由于他们在这几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1）产业工会的结构——产业团体的安排；（2）怠工与直接行动；（3）政治行动。

(1) 德利昂认为工人应该按照生产的产品组织在地方产业分会内,但是由于他们使用的工具不同,还应该在分会内再按行业有所划分。圣约翰则认为生产是始终一贯的标准,凡为生产同一产品服务的工人,均加入同一工会。啤酒酿制业的卡车司机为生产啤酒出力(啤酒制造业办公室的速记员也是这样),他们就应该属于啤酒工人工会,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

(2) 德利昂谴责直接行动与怠工,圣约翰则表示支持。德利昂的反对不是根据道德的考虑。他仅仅是对这种方法的效率缺乏信心。他坚信对有朝一日可望管理并控制全世界产业的工人阶级来说,习于怠工和破坏性战术,不是一种让他们作好这种准备的正当途径。那是一种拙劣的教育政策。

(3) 圣约翰毫无保留地反对政治行动。德利昂则主张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把政治行动作为暂时的助手。他似乎已经看到代议制政府最终要被废除,纯粹产业民主制一定会建立。<sup>①</sup>

世界产业工会的会章并非反政治的,它仅仅是非政治的。任何雇佣劳动者,不论其信仰、种族与政治观点如何,均可入会。但在实际行动中,正如列文所说:“产业工人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耍着反政治的把戏……”,这是确实无疑的。他说:“他们的发言人嘲笑‘政客们’,严厉地批判社会党,而且侮辱它的最有名的领导人。所以,世界产业工会的所谓非政治,实际上是反政治。”

政治上的争执,在感情上会产生何种对立,这是不难想像的。世界产业工会这两派互相仇视,而仇恨之深,只有他们联合起来反

<sup>①</sup> 作者愿借此机会向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克恩表示感谢。他提出过许多意见,尤其是关于德利昂与圣约翰争端的意见,对作出上述比较是有启发作用的。关于第二点,克恩说主要分歧仅仅是在偷窃上有不同看法。他说圣约翰赞成偷窃(当然不是偷窃本身,而是因为[克恩的推测]它能使工人获得利益。)。德利昂反对,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而是由于上述第二点中所谈的理由。作者不知圣约翰是否赞成偷窃。内华达州戈尔德菲尔德曾流传这种指责,说西部矿工联合会准许会员大规模地偷窃矿石。这种指责使克恩的论点显得有几分可信。

对美国劳工联合会时的情绪才可以相比。两派都自称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组织。如果一位“罪大恶极的富人”认为自己遭到了世界产业工会主义者的肆意谩骂，他应该去读一些关于“红色产业工会主义者”和“黄色产业工会主义者”之间的对骂情况，或者参加一次任何产业工会主义者与他们所谓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棺材工会”会员之间的辩论。

底特律派世界产业工会(现称工人国际产业工会)的书记说：

说世界产业工会分成两派就是歪曲事实的真相。在芝加哥组织起来的世界产业工会，确立了某些原则、方法与目的，这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届大会的纪录上是有案可查的。其中，最主要的，而且是使世界产业工会具有特色的，是明确规定工人必须在政治及经济战线上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阶级，以便从工资奴役制度下解放出来。所谓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已经背离了这一立场，从1908年以来，就冒用该会名称。它是伪世界产业工会，这已由它从那时以来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

这位负责人说：“我们认为，我们的组织就是世界产业工会。芝加哥总部及追随它的组织，从1908年以后已变成另一组织。”

1914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主义者国际大会上，社会主义工人在报告中说：

……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于1908年造成了世界产业工会的分裂，然后以世界产业工会的名义在全国各地展开活动，并以其无政府主义、耸人听闻的手法、怠工、“直接行动”、“言论自由”、骚乱、及其它违犯治安的手段，为世界产业工会的声名抹黑。

从直接行动主义分子的代表机构所发表的某些声明来看，对芝加哥派作这种描述是不足为怪的。他们是这样说的：“这一有名的‘游民大会’……目前实际上所做的只是使前言恢复原有的工团主义的纯洁性……”。

分裂并不完全是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则分歧所造成的。

部分是由于个人气质,而且主要是德利昂的个人气质。不论对他的指责是否正确,他确曾一再被指责为争端与分歧的煽动者。为什么他所到之处好像总是带来摩擦与反叛,这很难说。无疑,部分是由于他那种不顾一切、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信念的方式;按作者的看法,部分也必须归因于脾气欠佳。一位熟悉他的人说:“德利昂那种特殊个性所激起的爱与恨,歪曲了对他事业的评价。”这位作者说:德利昂在性格上像个耶稣会的教士,他对人的攻击也是阴险狡猾的。当我们考虑社会主义运动的争执为何归咎于他时,必须记住这一事实。现在的社会党几乎在二十年前摆脱了德利昂的领导,从那以后,会员大量增加,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会员数目却降至微不足道的地步。同样,1908年德利昂的支持者退出以后,也有着大致相同的命运。

德布斯认为,批评德利昂的人太不考虑他独特的脾气。德布斯坚认由于德利昂及社会主义职工同盟所激起的仇恨,因而反对世界产业工会,至少可以说是幼稚的……。“在工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德利昂是正确的。”德布斯又说:“不论我个人是否喜欢他,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站在一起。”德布斯在另一处写道:

事实是社会党人激烈反对世界产业工会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德利昂身上,而且纯粹是个人意气……。虽然我必须承认德利昂是世界产业工会创建以来最热情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但德利昂并不是世界产业工会。

这可能是德利昂对社会党有不良意图,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利益,希望利用世界产业工会作为破坏社会党的手段。如果他成功,那就是社会党内他的敌人出于对他的私恨,反对革命的世界产业工会,支持反动的美国劳联……。

德利昂的名字是与革命社会主义并存的。这种社会主义反对妥协,承认改良的社会价值,但拒绝用改良作交易。认为革命的产业工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政治行动及整个革命运动不可缺少的基础。他清楚地看到迫在眉睫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威胁,尤其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威胁,他的整个纲领就是对这一威胁的回答……。几乎每一种美国式的革命

理论与行动都打上了他的品格与活动的印记。革命的工会主义尊他为理论家和它在美国的首要先驱者……。德利昂对产业工会主义及世界产业工会的支持，及在产业工人行动理论上的发展，构成了他对美国社会主义的辉煌贡献①。

德利昂的个性与思想倾向奇特地反映在他无私地为之献出大好年华的党的身上。社会主义工人党是教条主义的、顽强不屈的，虽然它的领导人是阴险狡猾的。它似乎一直是多少沉溺于一种充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习气的气氛中。它把自己在马克思主义法则上咬文嚼字看得重要无比，所以，（举例来说）当一个沃尔什率领下的“普通工人”发问，西部伐木工人被诈取了三天的工资，如何对待时，这个党，（说得形象点）只会对他和其他“工装纵队”队员大发雷霆，痛加训斥。弗雷纳相当准确地为社会主义工人党作了一个总结。他说：

社会主义工人党忽略了正在进行斗争的工人的心理。它的宣传都是用抽象的公式来表达的；正如它的宗派主义情绪产生了一种潜意识，即革命行动在于阐明公式。这种宗派主义情绪产生了教条、毫无节制的主张和一般喜好具有讽刺意味的意见与行动；因而有才能的人不愿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

本书第一版问世以后，来自俄国的消息中，有些提到了德利昂。罗伯特·迈纳访问过列宁，访问记中引用列宁的话说：“美国人德利昂是第一个提出苏维埃政府这一想法的人，苏维埃政府就是根据德利昂的想法发展起来的。”② 同一访问记中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将来的社会将按苏维埃路线组织起来。只有苏维埃（职业的），而没有国家的地理界线。产业工会主义是基本国家形式……。”③

---

① 弗雷纳：《德利昂》，载 1914 年 7 月《新评论》。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无此引文。——编者

③ 同上。

阿瑟·兰塞姆在下列叙述中也谈到列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产业工会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列宁说他在英文的社会主义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把他的理论与德利昂……的理论作了比较。他于是从莱恩斯坦(德利昂创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那儿借了几本德利昂写的小册子。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小册子的，他发现德利昂在俄罗斯人所探索的一系列思想上，动手这样早走得这么远，感到惊奇。德利昂认为代表应来自产业而不是地区的理论，已经是苏维埃制度的萌芽……。几天以后，我注意到列宁把德利昂的几句话……写入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新纲领草案中。

最后应提及的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劳工委员会刚刚发表一本纪念德利昂的集子。由他的朋友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他的同事执笔。



## 第十章 处于“文明境界” 的世界产业工会 (1908—1915年)

底特律派世界产业工会，于1915年改名为国际产业工人同盟，在力量上从未达到可与直接行动派世界产业工会相匹敌的程度。附录四中可查到所辖分会数及会员人数。就会员总数而言，第三栏及第四栏（A表），可能是最准确的。这些数字显示，1908年分裂两年以后（即1910年），底特律派的会员人数约为三千五百人。以后各年，会员人数大致相同，但在1912年，几乎达到一万一千人。那是会员人数最多的一年，除1916年以外，可能也是芝加哥派会员人数最多的一年。每年数字都显示底特律派会员人数大大少于芝加哥派。在分会数目的差异上，明显地更有利于直接行动派。底特律派总书记兼总司库说，1909年，即分裂一年以后，只成立了一个新分会。下表显示分会数目增长情况：<sup>①</sup>

年份	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数				
	新成立的分会			已不存在的工会	分会总数
	混合	产业	总数		
1908—9			1		23
1910	2	5	7	16	14
1911	6	12	18	6	26
1912	7	25	32	24	34
1913	6	16	22	17	39
1914	5	9	14	4	49
1915	1	1	2		51

底特律派总部所发布的会员数字，至少可以说，可能是偏高

<sup>①</sup> 根据书记兼司库里奇特 1915年2月17日函。

的。它的书记在1911年10月23日写道：“我们目前的会员人数大约为一万人……。几乎在美国各州及加拿大……均设有分会。和我们在原则上和方法上一致的组织……在美国、澳大利亚、非洲都很活跃。”1912年3月30日，他写道，会员人数“已超过两万大关”。当底特律派于1913年举行全国大会——他们称之为第六届世界产业工会大会——时，有十七个分会派代表参加，书记报告的会员人数为一万一千五百八十四人。他说，到1913年9月为止，共组织了二十二个新分会。《人民周刊》记者说：“主要的挫折是失去了十四个分会，这一不幸事件纯系由于总部缺乏经费不能派出组织员而造成的……。”派代表参加大会的分会包括新泽西州的帕特森丝织工人工会；底特律的汽车、铸造及木工等工会与一个“混合”工会；芝加哥的一个金属与机器制造工会及一个“混合”工会；宾夕法尼亚州伊利的金属工人工会；西雅图的旅馆与餐馆、“公用事业”及伐木工人的工会；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床垫制造工人工会；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林恩、旧金山、波特兰、洛杉矶、纽约市等地的几个“混合”工会。大会否决了更换组织名称及改动前言中“政治条款”的动议。“政治条款”的主要部分确已使得世界产业工会在“文明境界”茕茕孑立。书记在报告中说，虽然底特律派的会员来自所有产业，但主要来自纺织、服装制作、金属及机器制造、卷烟、食品、家具、运输、汽车、建筑、伐木、印刷、制鞋及公用事业等行业。<sup>①</sup>

德利昂派可能曾在1914年举行过一次会议，但作者没有查到任何有关报告。1915年9月他们在底特律举行了“第八届世界产业工会大会”。他们的官方机构所发表的简单会议情况显示，参加会议的除三名负责人外，还有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圣路易斯、哥伦布、底特律及巴拿马的克里斯托博尔等地派出的七位代表。

德利昂派所辖分会不仅在数目上少于直接行动派的分会，而

<sup>①</sup> “公用事业”主要指为市政府工作的非技术劳工，如街道清洁工等。

分会的平均寿命也明显地要短一些。总书记兼总司库说，分会解散，更主要的原因是，罢工以后雇主的反对；会员转移到其它城市寻找工作；缺乏从事组织的男女工作人员。作者曾给纽约某工会的书记写过一封信，回答是“此地现在没有这样一个工会”。前任书记说：“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组织，创始于1897年，属于社会主义职工同盟。虽然会员人数减少很多，但仍支持到1905年世界产业工会成立。那时……会员增加到二百五十人左右。1908年分裂后，开始衰落。我们虽曾几次努力重新组织，但都失败，这个工会也就不再存在了。”

巴的摩尔的雪茄制造工人工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组织前任书记说，该会创始于1913年，有二十二名会员，“曾把市内雪茄工人工资由每千支五十美分提高到一美元”。1914年1月时，该会有会员三百五十人。以后即遭逢不幸。“哈瓦那皇家公司强加于我们的罢工……使会员陷入混乱，而社会党人又制造分歧，火上加油。1915年这个组织就不再存在。”现在可能仍不存在。

底特律派不是那样专门倚靠纯粹经济方式来进行劳工斗争，自然也不是那样孜孜于罢工。但它确曾进行过多次罢工。1910年5月，密执安底特律锻铁公司的工人，经过两星期的罢工，增加了工资。1911年4月，底特律派曾领导纽约州建筑铁材油漆工人罢工，有二百人参加。同年5月在俄亥俄的坎顿，曾号召四十名机工罢工。他们最重要的罢工活动是1911年及1912年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及帕塞伊克与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等地的丝厂中进行的。在这些罢工中，这两个世界产业工会经常发生冲突。底特律派的凯兹报导说，1911—1912年，丝厂罢工时，“帕特森的丝厂工人……成批加入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但“在罢工过程中，海伍德来到帕特森与帕塞伊克……在罢工工人中撒下了不和的种子。”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14年维也纳社会主义者大会上报告帕特森

一帕塞伊克的情况时说：“本组织〔即社会主义工人党或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既要同社会党斗争，也要同以海伍德为首的反对我们的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主义分子斗争，而资本家的报纸又巧妙地掩护他们的侧翼……。面临着这样的阴谋诡计，那次有四千名男女工和童工进行的罢工失败了”。这一报告又说，1912年头几个月内“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曾在六千名丝织工人大罢工中取得胜利。”1913年12月20日在帕特森的一位德利昂派成员曾向《人民周刊》发出报道说：“第一五二号分会是一游民组织，昨夜〔帕特森丝厂工人〕开会时，他们竭力要挤满会场，但只部分成功。许多合法的代表大声疾呼，反对通过怠工与直接行动所表示的无政府主义……。”但阿道夫·莱希格在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上所作的证词似与上述情况大相径庭。他的证词说帕特森罢工时这两个世界产业工会并无重大分歧。既没有争吵，也没有团结在一起。

1913年底特律派还与几次小的罢工有关。他们报导，一月份曾在康涅狄格州米斯蒂克进行一次成功的纺织工人罢工；8月份在费城进行一次有五十名机工参加的成功罢工；还有一次成功的罢工是在巴的摩尔，有十五名雪茄制造工人参加，赢得了增加工资的斗争。1914及1915年，旧金山少数女式服装成衣工人罢工，反对计件工资及所谓不良待遇。据他们报导也取得成功。

这两个世界产业工会继续互相仇恨，其程度之深，正如他们仇恨资本家、改良主义者、进步分子及社会党人一样。圣约翰在叙述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的历史时，其中有一段话大可视为直接行动派对教条主义派的正式的看法。他说：

这些政客〔即社会主义工人党员〕企图建立另一个组织，自称代表真正的产业工人运动。这只不过是他们政党的翻版，而且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它极力奉行“文明境界”的纲领，即议会主义。它的出版物成了一个政治帮派的喉舌，这个帮派在反对统治阶级某一部分时，从不放过攻击

革命工人的机会。他们的拿手好戏是用懦夫想象中所能胡编乱造的一切罪名加在革命者的头上。“破坏者、暗杀者、暴徒、杀人犯、小偷”等等，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他们唯一的优点是把他们的谩骂印出来，而政客们的另一翼〔社会党人〕则暗中散布流言蜚语。

1914年5月，圣约翰作为世界产业工会的正式代表，在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作证说：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没有消息——不发布任何消息；除名义上以外，没有组织；奉行的纲领是政治分赃时弄点残羹冷炙，并以……世界产业工会的名义……进行交易。这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1914年8月委员会在西雅图作证时，曾一度任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总组织员的汤普森，曾发表他对另一世界产业工会的看法。他说底特律派与“世界产业工会大不相同”。他接着说：

他们盗窃了我们的名义。他们有政治概念，却没有工会概念。……1908年大会以后，当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客们发现他们已不容于世界产业工会，就在新泽西帕特森开了一个会，决定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保留政治条款。当他们讨论用什么名字时，有不少争论。〔有人建议取名“社会主义劳工同盟”〕……但另一动议获得通过，于是窃取了世界产业工会的名义，把自己称为世界产业工会，虽然他们不值一提。

教条主义派如何看待直接行动派，或者说，他们的领袖希望一般工人怎样看待他们，有同样重要性。底特律派发表的一张传单中说：“那些称自己为世界产业工会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从1908年大会闭幕以来，开始用自己的行动暴露了他们的本性。他们的西部机关报，华盛顿州斯波坎《产业工人》已在鼓吹盗窃，小偷小摸，偷鸡，砸烂小型职业介绍所，还劝告工人用斧子打碎票箱……。”

当德利昂派举行1915年大会（第八届世界产业工会大会）时，总书记里奇特在报告中不遗余力地“赞扬”了直接行动派。他说：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组合，所谓“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1908年就大吹大擂，要向工人显示如何用怠工及直接行动飞快地从资本主义制度

下解脱出来。现在留下的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无情的社会进步的力量把他们修饰得褴褛不堪，他们的灵丹妙药也毫无效验，确实成为一群愁眉苦脸的人。

几个月以后，里奇特说：“圣者（圣约翰）和‘大票’（海伍德）的追随者更加发愁，但更聪明。其中，数以百计的人都已参加了社会主义〔指底特律派〕世界产业工会，还有更多的人正准备参加。”

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被划为一类，同样是欺骗工人阶级的陷阱。《人民周刊》说：“我们发现游民〔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否定选票箱；我们发现美国劳工联合会否定阶级斗争并主张主子与奴才的利益一致；我们发现美国社会党……寻求行业工会的支持；……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工人党说，工人必须集体占有土地与生产工具；……我们发现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说工人必须在政治及产业阵地上团结起来……。”

凯兹在劳资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对照美国劳联与“游民”的主张，对德利昂派的立场就事论事地作了解释。他说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业工会把选票视为资产阶级的赐与；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则认为选票是“文明的战利品”。他接着说：

我们要运用选票。一个否定选票的团体自然会采取其它办法，如怠工及直接行动。美国劳工联合会不宣传怠工，但经常怠工；芝加哥产业工会宣传怠工，却并未执行……。我们的立场〔他在结尾说〕是，如果我们多数而计票的资本家〔与〕官员拒绝把我们计算进去，那么，就会有一番争斗。但我们准备先试一试和平的方法。

德利昂派举出巴的摩尔服装制造工人最近一次罢工作为例证来支持他们对美国劳联及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的责难。他们把芝加哥派及劳联摧垮服装制作工人混合工会称为“狗急跳墙的行为”。他们说那次罢工是由外套制造工人工会的领导人、美国劳工联合会及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指挥的。

以服装制作工人混合工会为一方,以美国劳工联合会与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为另一方,正在巴的摩尔展开激烈斗争。这是一场纯洁的工会主义与腐化的工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在巴的摩尔这一事件中,我们发现了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不过是工人身上的寄生虫……。(人民周刊)

根据社会主义工人党致 1911 年国际社会主义者布鲁塞尔大会的报告,德利昂派与该党要与世界产业工会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斗争的理由是,因为直接行动派“鼓吹单纯倚靠物质力量,同时因为该党〔社会主义工人党〕要给那些虽处于无政府主义领导的毒害下仍力求摆脱资本家及反动行业工会中资本家代理人的桎梏的工人,以一切可能的支持。”<sup>①</sup>

教条主义派认为,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是无政府主义者而自己则是社会主义者——而且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类型,不同于社会党的机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在发表的传单中,他们声称“当时美国全部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控制的惟一劳工组织就是所谓世界产业工会,总部设在伊利诺斯州芝加哥”,而且,用特有的方式总结了德利昂派的理论上的立场:

这就是这个世界产业工会的鼓舞人心的工作,也是它的目的与理由:反对选票,因选票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文明方式;鼓吹小偷小摸、闹事、砸机器,以及一切所谓“直接行动”,为工人带来不必要的灾祸,为反动势力助一臂之力的直接行动。这些措施是自杀性的,也为文明所不容。因此,真正的世界产业工会坚决反对提倡这种制造悲剧的策略的任何组织。工人阶级不能用“怠工”,不能用炸掉自己的办法来达到占有工厂的目的。它必需而且可能具有的力量在于它有一个健全的、有阶级觉悟的而且组织适当的产业工会。有了这样一个工会,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倚靠这样一个组织,而且仅仅倚靠这样一个组织,工人阶级就能永久占有

---

<sup>①</sup> 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简报:“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这些人,因为他们只强调物质力量,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用全部力量支持那些虽处于无政府主义者不幸的领导下仍极力争取从资本家及反动行会头头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劳动人民。”

生产手段,也只有这样,才可使文明免遭浩劫。俗话说得好:“有理无力,傻瓜高兴;有力无理,蛮人欢喜。”

1905年时世界产业工会组织的主要人物之一德布斯认为,芝加哥派1908年废除政治条款是大错特错的。在政治行动上他支持德利昂的立场。德布斯说:“在政治行动方面,这一派莫基于真正的工会主义原则。”他认为“芝加哥派与底特律派没有根本的分歧”。他说:“芝加哥派中大多数也赞成政治行动,如果我没有说错,那么,这部分人就没有理由不与底特律派团结起来,结束这两支力量之间的分裂。”德布斯认为,如果世界产业工会象开始时那样继续下去,“作为革命的产业工会,既承认政治行动的必要性,也承认产业行动的必要性,不受自己领导人的宰割,变成……一架反政治的机器,今天,它即使不是全世界的,也是全美的最强大的劳工组织。”

1915年9月,世界产业工会历史上两个世界产业工会并存的时代宣告结束,德利昂派在全国大会上(称为第八届世界产业工会),改名为国际产业工人同盟。《人民周刊》宣称:“1905年在芝加哥建立的世界产业工会已不再存在”。底特律派说,更改名称的理由是因为“游民分子”已玷污了“I. W. W.”(世界产业工会)这几个字。克劳福德说:“I. W. W. 这个名称已经与小偷小摸及其它不名誉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新的名称以避免我们现在所蒙受的羞辱。”总书记兼总司库在机关刊物上发表的通告中,更完整地阐明了他们的态度。通告说:

这个组织于1905年通过的原则、方法与形式,已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另一撮人盗窃了世界产业工会的名字,而他们的行为与信念与社会主义的产业工会主义大相径庭。资本家及其帮凶立即充分利用这一符合他们利益的情况,在“怠工”与“直接行动”的叫喊声中开动了宣传机器,1906年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功,以致今天的世界产业工会在公众及大



部分工人心目中成了胡作乱为的疯子的组织。

1908年时曾有人提议改名为社会主义劳工同盟，在这次会上又提出并认真地进行了讨论。赞成者认为，一个自称代表社会主义的有阶级性的工会主义的组 织，这样称呼，较为恰当。但最后仍决定采用国际产业工人同盟，认为这更适合社会主义运动中经济这一翼的组织名称。

国际产业工人同盟很快就发表了《社会主义者产业工会主义宣言》。宣言说明了新命名的这一组织的原则。宣言说，该组织

拒绝按狗打架一样的路线来进行阶级斗争。它不主张用自己的不法行为去帮助资本家及其帮凶，为他们的不法行为找到借口。它谴责“怠工”及任何类似的幼稚的措施，这些措施对工人阶级是无用的，对真正进步是有害的。

## 第三部分 无政府工团

主义者〔直接行动派〕

## 第十一章 言论自由与怠工

1908至1915年间，存在着两个均名为世界产业工会（或I. W. W.）的全国性劳工组织，虽然宗旨与策略不同，但会徽的设计相同，规模与结构也大致相同。谈到这两个组织，或世界产业工会主义时，很难避免混淆。在美国，曾被大肆宣扬的是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或“直接行动派”，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或“反政治的”，“游民分子的”，或“红色的”世界产业工会。积极参与劳伦斯、马萨诸塞、惠特兰、加利福尼亚等许多地方的罢工，及斯波坎、弗雷斯诺与圣迭戈等地的“言论自由”斗争的，就是这个世界产业工会。他们是西部的“瓦布利”。在这一章中，他们被看作世界产业工会。这样做绝非出于对底特律派的教条主义者公认的更为“正确”而且一贯的立场怀有偏见。教条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赞成政治的、“黄色”的世界产业工会。

在这几章中准备描绘芝加哥组织从1908年迄今发展的主要方面，并指出其每年活动的特点。1912及1913年第七届与第八届大会时，在分散权力问题上所进行的重要而且尖锐的斗争，当尽可能忠实地描述。要谈及世界产业工会与社会党的关系，尤其是有关社会党在1912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大会上通过有名的怠工条款的情况。还将描述世界产业工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的新面貌，言论自由斗争及非技术与流动劳工中日益展开的斗争。本书在此处除大致谈谈各次罢工及言论自由斗争外，不打算详加列述。这并非作者低估其重要性。作者认为“瓦布利”的实际斗争是他们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了实际斗争，世界产业工会在宣传、组织

与广告上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按比例而言,要大于国内任何其它劳工组织。但世界产业工会的事业中,较为突出的事件如:劳伦斯的罢工、惠特兰的骚乱,都曾在杂志上大量出现,学术论文及政府报告中也有记载。与此相反,世界产业工会作为一个工人组织,它的事业的兴衰起伏迄今尚无人触及。

1908年的分裂使直接行动派处于和教条主义派几乎一样孱弱的处境。后者的积弱由来已久。前者却是可以发挥巨大力量,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已经作了必要的修改,以便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能在较大程度上付诸实践。他们面临一些情况,而以放弃观点的一贯性作为代价来应付这些情况。他们是不自觉的实用主义者,结果,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过教条主义者。作为牛虻,他们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刺痛并震动了资产阶级,使他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如果把“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的世界产业工会称为成功的组织,不太恰当,但至少可以说,它远非教条主义派那样不成功的组织。

1908年分裂后的一段时间内,世界产业工会已经是奄奄一息。会员大为减少,分会成批地消失。1908年9月至1910年5月间,仅发出六十六张新分会执照。<sup>①</sup>1911年,数字开始回升,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的进展。列文写道:世界产业工会“力量大减,只剩下少数几个有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并且在行动上坚持不懈的领导,以及为数不多的、分散的、朝三暮四的追随者,还有一个不称心的

① 参见附录三,表A。其中59个分会的产业分布情况如下:

采石工人	1	旅馆工人	2	汽车制造工人	5
面包工人	1	装罐工人	2	运输工人	1
金属及机械工人	3	服装工人	1	木工	1
建筑工人	8	玻璃工人	1	纺织工人	1
伐木工人	2	煤矿工人	7		
公用事业工人	2	港务工人	1	混合分会	15
		炼钢工人	5		

管理机构。”

1909年该组织即积极参与一系列的罢工。最重要的一次为麦基洛克(宾夕法尼亚)的罢工，汽车钢材压制公司六千名雇员参加了为期两月的罢工。那一年举行罢工的还有：萨默斯及卡利斯佩尔(蒙大拿)的伐木工人；尤内卡(加利福尼亚)及亲王鲁伯特(地名)的伐木工人；纽卡斯尔及申喃戈(宾夕法尼亚)的马口铁制造工人；沃特维尔(华盛顿)的农业工人。特拉特曼书记认为，“这些经常不断的骚扰性罢工”使得缴纳会费的人数不到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他说，在一年内有半数会员卷入罢工。

同年，世界产业工会展开了言论自由的斗争，在监狱及街头，都以好战的姿态展现在公众的面前。早在1906年4月，警察与“瓦布利”之间就发生过小冲突。三年以后，该组织的言论自由斗争才具有全国性的规模。自1909年以来，世界产业工会与各地市政当局在言论自由上的争执，富于戏剧性，所引起的注意不亚于它所进行的罢工斗争。1908年分裂后的几年内，这种言论自由斗争变得日益频繁。太平洋沿岸是滋生这种斗争的最肥沃的土壤。那里的劳工流动性较大，当组织员在某城市因为宣传革命被捕时，号召“自由自在的瓦布利”进行一次“冲击”易于得到更多的响应。在太平洋沿岸地方，成百的“瓦布利”几乎是直截了当地冲进监狱。他们来是要讲道理，但他们知道不等话讲完，警察就会把他们抓起来，他们干脆挤在监狱里不走。这样一来就妨碍了市政管理机器。一个城市要招待这么多客人，对真正的主人——纳税人，是不小的负担。这就是“瓦布利”的打算。世界产业工会的书记兼司库圣约翰最近对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说：“任何分会卷入言论自由斗争时，即通知总部，由总部通报所有分会……并请派出可以走开的会员前往该地。”圣约翰说，总部并不以任何方式津贴或经管言论自由斗争，除非分会提出请求，才尽可能予以支援。这样的斗争完全由

分会或有关分会自行处理。几乎每次事件都采用同样的战术——在世界产业工会方面是阴沉的不抵抗政策，在当局方面是大规模的关押。事端的引起通常是由于讲演的内容，或表达他们观点的语言，或由于内容和语言，使得地方当局感到恼火——或者，至少可以说，精神紧张。那些言论被说成是煽动性的、蛊惑人心的、不爱国的、不道德的等等，或者，不论以上罪名是否合适，被指控为褻渎的、粗鄙的，并已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照作者看来，把后一罪名加之于世界产业工会，较之前者更为有理。文雅不是“瓦布利”的特长。他们怎能文雅？城市的议员先生们对他们的缺乏文雅应该稍加容忍，在他们所处的条件下，这多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他们所处的条件，议员先生也有部分责任。

至于前一部分指责，我们应当记住，压制当局所谓的颠覆和煽动言论，其效果毫无例外地会和堵塞一座火山的效果完全一样。观点谈出来了，加上企图压制的人也被烧着，这就显得更为尖锐。当然，要确定到什么程度语言即由挑衅转化为暴力，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些事件中，往往并未超过官方所能容忍的极限，而当地官员的实际作为显示已经超过。纽约的警察局长阿瑟·伍兹说：“如果讲话的人批评现存制度的一切，或介绍他相信对事物会有改善的变革，前者不论如何激烈，后者不论如何热情，都不得视为直接挑起暴乱。”当乔治·克里尔担任丹佛警察局长时，他也采取同样立场，并按这样的理论进行工作：一切主张均可听取，不必有所顾虑。据说当世界产业工会委员会向他申请“街头演说准许证”时，他的答复是：“讲吧，年青人！愿意讲多少就讲多少。只要求你们在这一点上帮个忙。我希望你们不要紧挨着军营去大放厥词。并不是他们太重要，而是他们太幼稚。如果你们去了，他们可能给我带来许多麻烦。”结果是，当矿工们说矿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应当抓起来枪毙时，并未发生任何事故。有言论自由，但无斗殴。

由于有了斯波坎、弗雷斯诺及圣迭戈的经验,该组织某些成员至少已认识到,尽管他们绝对有权从各个方面攻击现行制度,但为了成功地宣传革命的产业工会主义,有必要把话题说得更集中一些。1913年9月,总执行局成员埃瓦尔德·凯特根,在第八届大会上向代表们提以下意见:

如果你们把话题严格限于宣传产业工会主义,他们要是禁止你们使用街头,你们就大有道理可讲。许多人……攻击每一个人:警察、城市官员、宗教、政治等等。他们什么都谈,这就被用来作为借口把他们撵走。而在许多城市,组织员可以去宣传产业工会主义,而且可以停留很长时间……。

1909年秋世界产业工会进行了不少于三次重要的言论自由斗争。这些斗争是在蒙大拿的米苏拉、华盛顿的斯波坎及宾夕法尼亚的纽卡斯尔展开的。1910年春季及夏季,在华盛顿的韦纳奇及沃拉沃拉有过小规模斗争,秋季在加利福尼亚的弗雷斯诺进行过重要得多的斗争。这一次斗争一直持续到1911年3月。自此以后直到1913年底,在美国某些地区,“瓦布利”与市政当局之间,几乎每个月都要发生规模大小不等的言论自由的纠纷。在1909—1913这五年间,在世界产业工会领导下,至少有二十次重大的斗争,持续时间少则几天,多则超过半年。最重要的一次于1912年2月1日发生于圣迭戈,一直持续到次年夏季。从1913年以来,对世界产业工会来说,言论自由成了次要问题,这类斗争的次数也较少。稍微重要一些的斗争仅见于新泽西的帕特森,南达科他的阿伯丁,宾夕法尼亚的奥德法奇及华盛顿的埃弗雷特。最严重的一次发生于埃弗雷特,终于导致1916年12月的致命性悲剧。

在开展言论自由斗争的那些城市中,居民们自然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在工商界,这种态度更为明显,而且理所当然地反映

在报纸上。斗争期间，圣迭戈的报纸几乎毫无例外地接二连三地发表社论，猛烈攻击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论坛报》说：“对于他们，绞刑不是好办法。他们最好是不存在于人世。因为他们在人类组织中毫无用处；他们是造出来的废料，应该像其它排泄物一样被清除掉，排放到被人遗忘的阴沟中，在冷冰冰的管道中腐烂。”读了这篇责难的文章以后，再看看州长海勒姆·约翰逊派出的调查圣迭戈骚乱的特派员所写的报告，我们会感到有趣。特派员温斯托克不仅向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而且向那些直言无讳替他们说话并被指称为教唆协助他们的人，耐心地了解那个自封为公民治安维持委员会所指控的野蛮与残忍的事件。温斯托克先生说：当他了解事实真相以后，他坦白地承认，他很难相信他在此小住并进行调查的地方，不是在俄罗斯，而是在这个被认为是“自由之国与勇士之家”。

1909年该组织未召开大会，但于1910年5月在芝加哥召开第五届大会。第一天有二十二位代表出席代表下列各州的四十二个分会：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蒙大拿、罗得岛、明尼苏达、俄亥俄、伊利诺斯、俄勒冈、华盛顿、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印第安那、英属哥伦比亚。根据能找到的零星纪录来看，会上未讨论任何重大问题。代表们通过一项决议“重新肯定1905年原有的〔产业工会的〕宣言……”后即散会。

十五个月以后，即1911年9月，举行了一次较为成功的会议。就规模而言，世界产业工会第六届大会与前一次的相比，同样无足轻重，只有来自十一个州的三十七位代表出席。除正式代表以外，还有三位来自木材工人兄弟会的“兄弟代表”。有二十一个分会派代表出席，这不包括世界产业工会的纺织工人全国产业工会——当时该组织惟一的全国性产业工会——的所属分会。大会气氛和谐，因此，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大多数代表都是生气勃勃、满怀激情的青年。”“因为没有‘知识分子’他们反而受到注意。”关于该组



织的基本法没有什么改动，但提案却有好几十个。会议记录的附件中有一张表，列出向大会提出的七十个提案。政治问题没有触及。一个反议会主义的提案，未经讨论即被否决。这就是说，大多数代表无疑都是非议会主义的，对政治与立法不感兴趣。登在《产业工人》上的一份大会正式报告说，总书记特拉特曼的报告将刊登在《团结》上，并说该项报告

是对劳联骗子与自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客之间那种罪恶联盟的猛烈抨击。正如报告所指出的，他们一再协同一致破坏罢工、而不愿看到工人用世界产业工会的方法取得罢工的胜利，因为这些方法的成功就意味着那些吮吸工人阶级血液的政治与行业工会运动的彻底破产。

特拉特曼先生后来转变了立场，投向社会主义工人党那一派。《人民周刊》（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于1913年7月26日刊登了特布特曼致德布斯的一封信，其中说：

1911年世界产业工会大会上，我的报告中有一部分猛烈地攻击了反政治的政客和从不干活的清道工，他们装腔作势，充作该组织的组织者与代言人。大会决定将该项报告付印……但圣约翰及其亲信把报告收藏起来，没有印出。

大会正式报告声称，世界产业工会的士气、财力及会员人数均逐渐上升。这一提法不能由可能找到的数据完全证实。分会数目如有增加，也为数甚微。1911年，发出的人会执照少于1910年，解散的分会却多于1910年。关于会员人数，书记兼司库提供的数字与巴尼特提供的不一致，前者少一些。<sup>①</sup>圣约翰说，1911年11月该组织缴纳会费的会员人数大约为一万人。他说：

我们不要求别的，只要求会员缴纳会费。总部在过去十八个月内实际上发出六万份会费本，但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按期缴纳会费。这种情况是由于大多数会员所从事的工作性质造成的。他们从事建筑、收

<sup>①</sup> 见附录三，表A。

割、伐木等项工作。这就意味着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因为他们正在工作或因在乡间流动寻找工作而与组织失去联系，当然无法按时缴纳会费，当他们流入城市后，才又缴纳会费。附带说一句，如不包括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会员在内，上述会员数字，是世界产业工会成立以来最高的数字。我知道第二届年会报告声称有六万会员，但这个组织的会员名册不能证实这一数字。事实上，第一年，这个组织缴纳会费的会员包括西部矿工联合会在内，人数平均为一万四千人。

这个时期，在某些产业，如金属、铁路及建筑，取得很大进展。这一进展可以从表一中看出。这张表显示 1910—1913 间该组织在各特定产业中的平均会员人数。

表一 (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 1910—1913 平均会员人数  
(按不同产业)

产 业	1910	1911	1912	1913
纺织	4300	4397	9637	1550
伐木	1200	800	1227	650
海运	.....	.....	.....	2100
金属	200	2000	144	300
汽车制造	300	500	83	150
旅馆与餐馆	150	100	151	50
建筑	150	600	204	1200
铁路修建	1000	1800	2366	1755
烟草	100	400	200	450
装罐	100	75	69	50
公用事业	.....	.....	.....	1700
煤矿	200	200	207	250
铁路运输	.....	.....	.....	100
有轨电车	.....	.....	.....	50
农场工人	.....	.....	.....	100
石油		50	61	50
橡胶	.....	.....	.....	150
家具	.....	.....	.....	100
电力	.....	.....	.....	150
乐器	.....	.....	.....	100
娱乐	.....	25	130	50
乐器	100	200	226	450
皮革	.....	150	150	.....
混合分会	1300	1537	3532	2800
	9100	12834	18387	14305

如果数字容易出错，有关“瓦布利”的数字更是如此。此处提供这些数字，因为它们仍说明一定问题。说明该组织肯定已逐渐恢复。1910年发生过多次世界产业工会的罢工，该组织曾积极参与的至少有九次。4月，俄勒冈州北雅希尔的农场工人，他们“曾经分发大量有关革命工会主义原则的粗糙宣传资料”，他们的某些会员因被解雇而举行罢工。8月，加利福尼亚南部的煤气厂工人，主要是墨西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罢工两星期。据报导，解决办法是把每小时工资定为二点二五美元，并规定将来只雇用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普罗维登斯的擦窗工人为工资举行罢工，据报导，也赢得只雇用该工会会员的规定。从这些事例中，可以大致看出罢工的性质和哪些工人参加罢工。1910年世界产业工会参加的罢工为数极少。能查到的罢工次数均已搜集编入附录八。

虽然1911年在罢工方面不够活跃，但该组织不象过去那样几乎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团结》的评论员说：

尽管仍处于困难时期，但世界产业工会已得到它自己的六份周报的支持……。世界产业工会已远远不象1907年那样孱弱无力，它正在加利福尼亚的克雷斯诺为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进行一场蓬蓬勃勃的斗争；而且使纽约州制鞋工人联合会的斗争富有生气——这是雇主方面第一次与一个企图把工厂变为工人集体所有的斗争……。

另一力量的象征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出版物有所扩充。第四届大会闭幕时，该组织只有一份报纸，《产业工会公报》。该报于1909年初停止发行，其位置由《产业工人》(II)(斯波坎)填补，但于1913年9月再度停刊。《产业工人》(I)的发行时间是1906年2月至1907年夏季。《产业工人》(III)(西雅图)于1916年4月开始发行，现仍继续出版。1910年7月2日《团结》说，那一年世界产业工会拥有七种以不同语言出版的报刊。

第六届大会(1911年9月)前十二个月内，组织了七十个分

会，解散的分会则为四十八个。各产业中成立的与解散的分会数见下表：

表 二

产 业	新组织的	解散的
金属与机械	11	10
食品(面包烘制)	2	2
征集分会	13	8
烟草	1	
建筑	4	4
制鞋	1	1
公用事业	8	4
服装	3	3
家具	1	
矿工(煤矿)	4	
运输	7	2
冶炼	1	
伐木	9	4
农业	2	2
汽车制造	2	4
钢铁	1	4
	70	48

书记兼司库圣约翰把四十八个分会解散的原因作了一个有趣的分类。他分类如下：

因缺乏兴趣	22
因罢工	6
因其它组织的阻挠	6
因工厂关闭	5
因会员离开当地	2

因书记无能	2
因内部不和	1
会员离美赴墨西哥	1
无纪录	3
	<hr/>
	48

在此次会上，世界产业工会第一次认真地讨论了总部对普通会员有何权力的问题。提出了许多修改会章的建议，大部分是明确地要或多或少地缩小，或者至少是在某些方面限制总执行局负责人及其他成员的权力。这些修正案主要是落基山地区及西海岸各州的分会提出来的。辩论持续了好几天，还彻底讨论了该组织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所有提案均未获通过，可能是因为代表们认为没有必要改动会章。

在此次会议上(1911年)，福斯特报告了他作为世界产业工会的代表参加8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劳工书记处会议的经过。他不能提出使人赞扬的报告。这一国际会议对接纳世界产业工会的问题，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后，一致拒绝，尽管它的要求获得法国总工会代表的支持。大约就在那时，法国工团主义者正面临严重的危机，也存在着全面分裂的危险。那时虽避免了分裂，但从那以后即发展为法国总工会内的两个集团：“红色”(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及“黄色”(保守的)工团主义者。

考茨基引用拉加德尔的话在1911年承认，“现在的危机迫使我们对工团主义的实践与观点进行全面的修正。一般来说，我们发现我们已处于强行军以后，精疲力尽的境地。”

1908年以前，世界产业工会与法国工团主义无直接接触。而且，它与法国工团主义运动的关系在任何时候也没有过象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密切与明确。实际上，世界产业工会是土生土长的美

国产物。所采用的战术部分来自世界产业工会会员阅读普格、索雷尔、拉加德尔及其他法国工团主义学派名家的著作。这种思想意识的传染也通过个人接触的渠道。1908年海伍德赴欧，他遇到法国总工会的某些领导人。1900年他又参加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劳工与社会主义者大会。名义上，他代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但他也以非正式的方式支持世界产业工会所经营的那种美国工团主义的事业。

两年一度的国际（劳工）书记处会议于1911年8月10日至12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第一天开会时，整天都用来辩论接纳世界产业工会代表福斯特的的问题。他的代表权最后遭到否决，因为他只得到法国总工会的支持。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冈佩斯在同年该组织召开的大会上作报告时提及布达佩斯会议拒绝接受所谓世界产业工会。他说：“这个小得可怜的世界产生工会的所谓代表，宣称支持法国总工会的政策与纲领，所以他的要求也得到后者的支持。”出席布达佩斯会议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邓肯报告说：“一个误入歧途的人，名叫福斯特，来自芝加哥，自称代表一个名叫世界产业工会的美国劳工组织，曾在巴黎停留一个时期……”，并且已明显地说服法国总工会，承认他在布达佩斯会议上的代表权，而不承认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邓肯说：“讨论时，福斯特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甚至以殴打相威胁……——露出了世界产业工会的本来面目！……但法国人并未因他们的三色旗被世界产业工会抹黑而惶惑不安。”

于是，法国工团主义进入世界产业工会，授予某些具有特色的罢工战术和一套关于总罢工的模糊不清的哲学概念，如“坚强的少数”等。在这个范围内，世界产业工会是一个工团主义工会。结构上，它是一个权力分散的团体（所属机构均系分权），而法国总工会肯定是权力集中的。它在自己的组织上及其对待国内劳工组织的

态度上,也与法国总工会的不同。在美国,法国的观点系由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以更为明确的形式来体现的。

工团主义者同盟是一个宣传机构,而不是一个劳工组织。它的矛头主要指向世界产业工会——用工团主义来反对美国劳工组织的产业工会主义。它相信从内部对美国劳工联合会进行改造是可能的,并谴责世界产业工会的双重工会主义。关于行业工会,它是乐观的。威廉·恩格里斯·沃林说:“它知道要在这些组织中取得革命的多数,不论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还是无政府主义的,都是不可能的,但它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已经输入了法国工团主义关于‘坚强的少数’掌握权力的理论。”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工团主义者同盟,因为他们对世界产业工会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怀着恐惧。<sup>①</sup>

在这一方面,可以提一提1912年10月在纽约市成立的,由希波赖特·哈夫尔任书记,哈里·凯利任司库的无政府主义者教育同盟。听说这“是一个积极宣传者的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在已经组织起来和尚未组织起来的美国工人中传播工团主义,直接行动及总罢工的思想。”

1911年麦克纳马拉兄弟因《洛杉矶时报》大楼爆炸案受审一事轰动全国。世界产业工会不遗余力地营救被告,《旧金山纪事报》为此写道:“……现在,所有社会主义鼓动家以及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暴徒都来了,并且宣称,即使逮捕被告也是一种‘暴行’。那个自称为世界产业工会的流民集团号召‘总罢工’,以抗议对被告的所谓‘绑架’。”

几天以后,《产业工人》在封面上用大写字母刊出下列文告:

---

<sup>①</sup> 这一解释系哈里·凯利提出的。参见福斯特及福特:《工团主义》。该书精辟地指出了某些作者试图立即引入美国的法国总工会的半无政府主义、半保守主义与世界产业工会的产业社会主义二者之间的区别。

## 世界产业工会公告

“起来！准备捍卫你的阶级！”

“必须举行所有产业的总罢工，作为工人对主子们挑战的回答！使一切产业瘫痪！停止一切生产！永远警惕就是自由的代价。”  
世界产业工会 1911 年 4 月 25 日发。

1912 年第七届大会时，总执行局宣称麦克纳马拉案件“说明工人阶级中的任何一员，如因阻挠雇主对工人进行无限制的剥削而引起雇主的仇视时，他绝无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它指控美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尽到援助被告的应尽的责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保证给予工人阶级这些成员道义上的支持，实际上是空头支票。”

世界产业工会这些好斗的语言，引起了社会对该组织的更多的仇视。反对的矛头指向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方法与战术，而不是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它的形式或组织、或它对未来社会性质的想法。总的来说，社会主义者反对直接行动的整套哲学，更具体地说，反对直接行动的某些方面——即普遍使用怠工与暴力。

世界产业工会一位负责人给直接行动下定义时说：“怠工是从进行生产的地点或对象，撤出劳动力或减低劳动效率。”一位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戈德曼把直接行动描述为“有觉悟的个人或集体通过系统地表现工人的经济力量以抗议或改进社会情况的努力。”法国工团主义中的知识分子之一拉加德尔教授解释说：“直接行动与民主的、议会的及政党的非直接的和立法的行动是对立的。它意味着工人阶级决定自己采取行动，而不是把行动的职责委托给别人。”英国知名的工团主义者汤姆·曼对怠工的解释是，“为个人或阶级的利益而弄虚作假。”普格说：“怠工这种实践所遵循的原则是，工资低，工效也低。”当它以最温和的形式出现时，怠工实际上



就是工会行之已久的老办法——限制产量。《社会战斗》的编辑埃弗，主张用怠工作为一种革命操练，或为革命而进行的训练。这种革命，许多社会主义者都相信，可能在资本家戒严的幌子下用暴力来促其突然发生。为了方便起见，可以把直接行动看作一个概括性的名词。它可能采取协同一致的不干工作的形式，或者采取“一种对老板有害的方式”工作而成为一种怠工。

1913年夏，世界产业工会洛杉矶分会发行了一个半官方的周刊，名叫《木鞋》，这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产业工会对怠工和直接行动进行宣传的一个有趣的范例。该刊命名为《木鞋》是因为 Sabotage（怠工）一词来源于 Sabot（木鞋）。传说法国一个工人因为怀恨在心，把他穿的 Sabot（木鞋）扔到机器里，卡住了机器，停止了生产，所以造出了 Sabotage 这个词。这一类的直接行动，在该刊每期的封面上都有声有色地加以宣扬。下列加花边的格言与口号就是该刊使用的围绕木鞋的标题：

“及时的一踢省去踢九次”

“从工资奴隶制度下踢出自己的路”

“我们的徽章：跃起的鞋”

“票箱前踢十次，不如干活时踢一次”

“迫切要求：所有工作对穿木鞋的开放”

“穿木鞋的脚可以动摇世界”

“一人受害，大家关心”

在过去几年内，世界产业工会即使不是愈来愈多地使用这些手段，也是愈来愈多地谈起这些手段。的确，可以说实际运用“瓦布利”所认为有效的那些直接行动的方式逐渐变得越来越普遍。当社会党人于 1912 年 5 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开会时，该党对世界产业工会，特别是对它那种“直接行动”的宣传应采取何种态度问题，

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当时提出一项动议要在社会党党章内添上这样一条（第六章第二款）：“任何反对政治行动或宣扬犯罪、怠工或其它暴力手段以协助工人阶级取得解放的党员均应开除党籍……。”讨论就是围绕这一条进行的。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修正案以一百九十一票对九十票获得通过，这闻名的第六章第二款就成为党规。<sup>①</sup>讨论中，对直接行动与暴力曾提出激烈的批评。代表盖洛德说：“我们不要它（直接行动与暴力）。一点也不要！我们就不愿意接触它，不愿意和它有任何联系。我们从内心深处对它深恶痛绝。”伯格着重地发表了他对“怠工条款”的看法。他说：

我想要说的是：世界产业工业的机关报，斯波坎的《产业工人》上的那篇文章和莫斯特所写的东西一样，唱着同样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调子。同志们，我想告诉你们，就我来说，我就不相信暗杀可作为宣传的手段，不相信偷窃可作为没收财产的手段，也不相信持续的骚乱就是鼓动言论自由。如果我说：那些认为我们可以用“哈里露亚，我是个游民”来代替马赛曲和国际歌的人应该去成立一个他们自己的“游民组织”，每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会场大笑并大声欢呼）

世界产业工会并非仅仅由于提倡“直接行动”而招致社会党人的仇视。1908年，世界产业工会抛弃“政治行动”时，后者已感到那是对社会党宣战。很明显，社会党不能始终一贯地支持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因为该组织实际上听命于一个对立的政治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世界产业工会创始人之一欧内斯特·昂特曼，在社会党前一次大会上说：“当我们组织世界产业工会时，我们希望它将成为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组织……。与我们的愿望相反，从外部钻进来的力量带来了分裂，今天的世界产业工会已退回到工团主义。”他还说，世界产业工会欠了社会党很多的债，因为它

---

<sup>①</sup> 根特在分析这次投票时说，反对这一条款的代表百分之六十七至七十五“是非无产阶级”。

忘恩负义地阻挠了该党的工作。他说：

我们支持了世界产业工会在斯波坎展开的言论自由的斗争，以及在滨海各地争取工人阶级权力的斗争，但当我们的讲演员〔在旧金山〕收集款项……援助世界产业工会时，该组织的打手聚集在会场外面，敲打……。他们还派出打手到海湾对面的奥克兰分会，公开宣称要摧垮那个分会，并破坏社会党的活动……。我将忠于产业工会主义，但世界产业工会，让它见鬼去吧！（欢呼）

1913年2月，当海伍德从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被召回时，最后联系世界产业工会与该党的纽带终于破裂。<sup>①</sup>

---

<sup>①</sup> 本章写好以后，颁布了好几种法令，都是或多或少地针对世界产业工会的。澳大利亚率先于1916年11月由自治领下议院通过了“非法会社法案”。澳大利亚法案通过后三个月内，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及爱达荷州通过了“解释犯罪的工团主义及禁止其宣传”的法案。1918年2月，蒙大拿州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并通过了同样的法令。（这三州的法案见附录十）

根据报纸报导，加利福尼亚世界产业工会阴谋案的四十六名被告，于1919年1月16日在萨克拉门托受审，联邦地区法院判决他们犯有违反美国宪法与间谍法及企图破坏政府战争行动的罪行。所有被告均系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或指称为该会会员，这一案件也与1918年芝加哥审讯的案件相似。据报导，法官拉德金已于2月17日分别判处四十三名被告一年至十年徒刑。

## 第十二章 劳伦斯与力量的顶峰

(1912年)

1912年是世界产业工会的活动进入高潮的一年。从马萨诸塞的劳伦斯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那些不停息的好斗分子用惊人的罢工及言论自由斗争使全国为之震动。《团结》与《产业工人》所报导的罢工行动与言论自由斗争显示，1912至1913年间此等战术的出现率高于世界产业工会历史上的任何相应时期。1911，1912，1913这几年共发生十五次极为重要的言论自由斗争，比该组织在此以前或以后各年的此类斗争加在一起的总数还要多。这个时期活动方面的突出之处，就不再是言论自由的宣传，而是标新立异的工团主义罢工宣传。但罢工行动大多发生在1912—1913年这一较短时期。如前所述，1909—1910年间，世界产业工会的罢工活动多于以前各个时期。这些宣传活动上的丰收、组织活动上的歉收的年月过去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十二个月的全面歉收，幸亏有十几次紧张热烈的言论自由斗争，才得免于颗粒无收。接着便是“瓦布利”的两个丰收年。在此期间，在全国不同地区“世界产业工会的罢工”达三十余次。<sup>①</sup> 1912年世界产业工会罢工活动有关情况见附表3。

在重要性上使其它罢工相形见绌的是劳伦斯纺织工人的大罢工。这一伟大斗争在罢工方法上别开生面。它把“怠工”、“直接行

---

<sup>①</sup> “世界产业工会罢工”并不一定由世界产业工会经管。可能由世界产业工会领导人经管，但罢工者当中“瓦布利”为数不多。作者力图排除世界产业工会没有以某种方式积极参与的罢工。

表三 1912年世界产业工会在劳伦斯的罢工(部分情况)

分会编号	产业	地点	罢工次数	参与人数	被捕人数	持续时间	结果
10	供电	弗里蒙特, 俄亥俄	1	30	.....	.....	失败
161	纺织与制鞋工人	哈佛希尔, 马萨诸塞	2	572	60	7周	胜利
169							
194	成衣	西雅图, 华盛顿	10	.....	15	从几小时到两月	一次失败
327	铁道修建	鲁珀特太子港, 不列颠哥伦比亚①	2	2350	12	.....	胜利
326	劳工	申喃克拉辛, 不列颠哥伦比亚	1	.....	.....	.....	胜利, 成功
327	铁路修建	利顿, 不列颠哥伦比亚	1	5000	300	7个月	和解
	全国森林与伐木工人产业工会	路易斯安那及太平洋沿岸西北部	2	7000	“几百人”	1--3周, 1--2月	和解
	72个分会参与						
436	纺织工人	洛维尔, 马萨诸塞	2	18,000	26	.....	一胜, 一败
557	钢琴	波士顿	1	200	.....	5周	失败
20	纺织工人	劳伦斯	5	29,000	333	.....	胜利
157	纺织工人	新贝德福德	1	13,000	.....	.....	.....
	罢工全部开支	全部参加人数	罢工时数	被捕总人数	判刑人数		
	101,504.05美元	75,152	72周	1,446	577		

① 加拿大—省名, 下同。——编者

动”、“工团主义”这些词美国化了，并使前此一无所知的公众清楚地看到这些所谓从法国输入的概念运用于现行产业格局时的方式与效果。把世界产业工会介绍给美国公众的便是劳伦斯，还有圣迭戈以及其它一两个曾展开“言论自由斗争”的城市。该组织及其活动，仅仅研究劳工问题的学者或斗争发生时正好在现场目击的人才有所了解，绝大多数公民是一无所知的。劳伦斯及言论自由斗争使这个不妥协的小团体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和“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被人谈及，对它的认识却一点也不多于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认识。

1月11日，大约一万四千纺织工人离开工作。罢工持续到3月14日。罢工期间，罢工人数增加到二万三千人。根据联邦报告，“罢工的近因是工人减少了收入。1912年1月1日生效的州法令，要把女工及十八岁以下的童工的每周工作时数减为五十四至五十六小时。”罢工开始时，仅有少数工人是有组织的。联邦报告说，直到罢工开始，就整个而言，工人中几乎没有起作用的组织。少数技术行业，主要是说英语的工人，有他们自己的独立组织，但在罢工开始时，这样组织起来的行业工会，也只有大约二千五百人。几年以前，世界产业工会就在劳伦斯成立了一个组织。罢工开始时，他们声称有会员约一千人。他们的会员名册上的人数曾超过此数，但据估计，1912年1月初缴纳会费的产业工会会员不超过三百人。”上述情况已为卡登先生在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作证时证实。他说，当罢工开始时，“根据世界产业工会的正式名册，他们有会员二百八十七人。”

罢工时期，厂方、警察、民兵及罢工者均曾多次举行暴力示威，采取暴力行动。艾托尔与海伍德于罢工初期来到劳伦斯，嗣后，即成为领导罢工的突出人物，鼓吹以“团结”、“消极抵抗”、“直接行动”与“怠工”作为取得胜利的手段。报纸关于罢工的报导过分夸

大了罢工者的暴力，而几乎一致避而不提另一方的暴力行为。在世界产业工会的刊物上，情况正好相反，过份渲染了合法当局的不法行为。一位决非同情世界产业工会的作者描述过罢工活动。他说，五点钟以后不久(1912年1月29日晨)，天还未亮，对有轨电车进行了袭击，把电车的电线拉开，用冰块把玻璃砸碎，把司机和售票员赶下车，有的不准乘客下车，有的把电车拉出轨道。他又说，还在进行谈判时，世界产业工会领导人

决定用各种武力与威胁阻止那些愿意复工的人去工厂上工。布置了一条连绵不断的链状纠察线，强迫妇女和“力士”一起担任纠察。妇女受到男人的攻击，有些工人与警察的眼中被撒进了胡椒粉。早晨，有力气的男人跟踪、威胁、拦阻上工的工人，扭他们的手腕，抢走他们的午餐，使他们普遍感到恐怖。晚上，陌生人会到工人家里访问，威胁说，如果坚持上工，就要割断喉管……

另一方面，也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艾托尔与海伍德的出现，如果没有完全消灭暴力战术，至少也明显地使暴力减少，并将重点转移到消极抵抗的战术。一位目击者说：骚乱的发生

是在艾托尔的组织发挥作用以前。那时，罢工者像一群组织起来的暴徒，聚集在工厂周围，在零度的气温下工厂主用水龙对付他们。“身沾鲜血的无政府主义者”来到罢工地点以后，对警察与民兵的侵犯行为普遍采取不抵抗政策。

不论罢工者对警察和民兵的态度如何驯顺，他们在争取新成员扩大罢工队伍方面很可能是相当放肆的。劳伦斯的一位工厂监工说，世界产业工会罢工委员会是这样作的<sup>①</sup>：“工人的住址都交给委员会。晚上九点钟以后就会有生人拜访，一般是波兰人。‘今天上工了吗？’‘嗯’。（这个说话的人拿着锋利的刀，并且用刀在不停地削一个木棍。）‘明天还去吗？’‘我不知道’。‘如果你明天

<sup>①</sup> 委员会的主席属于世界产业工会，其它成员属其它组织。

去，就割断你的喉管。’‘不，不，我不去。’‘握手’。于是他们握手。”

劳伦斯的工商界力图搞臭世界产业工会，他们的行动中至少有一次是可找到确实证据的。在该市有三处地方共发现二十八捆炸药。罢工者宣称那是“栽赃”。后来，一个与罢工者毫无关系的劳伦斯商人被捕受审，并以“埋藏炸药阴谋伤害罪判刑”，还被判处罚金五百美元。

世界产业工会与其它劳工组织的分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摩擦。社会党人与世界产业工会指控美国劳工联合会力图破坏罢工。一份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的刊物写道：“所有机械行业，包括技师、火夫、电工、机师、铁路职工……继续工作，在他们负责人的充分支持下，破坏他们工友的罢工。”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一般会员不顾阻挠，踊跃为罢工捐款，金额达一万一千美元。社会党捐款估计为四万美元，世界产业工会分会捐款为一万六千美元。联邦调查报告说：“这些救济金来自全国各地，罢工时期，平均每天一千美元。”

劳伦斯罢工为某些人提供了宣传总罢工这种办法的机会。海伍德到达劳伦斯后第一次演说时说：“如果我们能劝说那些运输货物的人用罢工的办法来帮助你们打开一条出路，我们就可以使铁路瘫痪，整个城市都处于黑暗之中，还可使士兵挨饿而不得不撤走。”罢工以后在世界产业工会两位鼓动家艾托尔和焦万内蒂受审期间，进行了更为有力的关于总罢工的宣传鼓动。他们监禁在马萨诸塞的萨伦监狱，1912年9月世界产业工会第七届大会时，总执行局在其报告中威胁说：“如果不释放这些工友，国内的产业将感觉到工人在所有产业中进行总罢工时所表现出来的力量……。”

除总罢工以外，还要求进行联合抵制。《产业工人》的封面在



“联合抵制劳伦斯”的标题下，用大号字印出了一项通知。通知说：

联合抵制劳伦斯……。铁路工人：让他们找不到车厢；报务员：让他们收不到电报；运输工人：让他们收不到包裹；联合抵制劳伦斯；竭尽全力进行抵制；……

联合抵制劳伦斯；

用产业民主的沉默的力量对付产业暴君的大棒；

联合抵制劳伦斯；

罢工的结果是罢工者获得明显的胜利。联邦政府的调查报告说：

在劳伦斯大约三万名纺织工人分别增加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的工资；增加了超时报酬；习艺期由四周减为两周。劳伦斯罢工还有一个间接的成果：新英格兰全境其它纺织工人的工资也有大幅度的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幅度在所有工人中是最高的。世界产业工会总执行局报告说，工资增长幅度是“待遇高的工人为百分之五，待遇最低的为百分之二十五。”<sup>①</sup>此外，还有其它同样重要的效果。这一次罢工显示，非技术的和没有组织的工人（各种不同国籍的移民占压倒多数）也可以和雇主进行斗争。罢工显示，在广大半技术及非技术工人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而且，也显示新型劳工领袖对无知识、无技术移民工人的领导力量。关于艾托尔，一位毫不同情革命工联主义的作者写道：

这个人……对革命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造诣都很深，得心应手地掌握着那些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正如一位将军掌握有纪律的军队一样……能把形形色色、互不同情、互相妒嫉、不同国籍的工人组成一支有

---

<sup>①</sup> 魏尔在《劳伦斯的罢工者》一文（见1912年2月10日《展望》，第311页）中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工人的真正态度是拥护旧式的行业工会主义者。”

阶级觉悟、有战斗性的队伍。他的追随者坚信他所说的话：成功将意味着他们可进入一个新的亲如兄弟的世纪，再也没有行业工会，再也没有部门的区别，所有工人都成为工厂的真正主人。

### 劳伦斯公民联合会报告说：艾托尔

作为力量哲学的信徒，公开声明自己拥护“直接行动”及暴力的原理。他曾一再宣称……“那一方有力量，那一方就掌握法律。”他也主张破坏雇主的机器，如果他们不满足罢工者的所有要求。

罢工使劳伦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大为增加，但这种影响只是暂时的。罢工刚结束时，该组织声称在劳伦斯有一万四千名会员。1913年10月只剩下七百名。联邦劳资关系委员会一位调查员报告说，该组织在罢工刚结束时，会员人数超过一万人。世界产业工会自己说，1912年7月在劳伦斯有会员两万人，在洛维尔有二万八千人，并夸口说：“差不多新英格兰每个城都有它的分会，每个分会的会员人数，少者八百，多者达到五千。”联邦调查员估计1914年时，劳伦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大约为四百人，并说该组织的当地负责人把会员人数减少归因于失业，但他自己却认为有其它原因。他说，增加的工资的好处由于机器速度的增加而被抵消了。被抵消数约占百分之五十。另一原因是，罢工以后世界产业工会领导人被迫分散到各地。他发现劳伦斯罢工时，世界产业工会当地分会八位负责人中，只有一位留在该地，并说雇主在工厂中建立了一套间谍体系。

劳伦斯使世界产业工会出了名，尤其是在东部。它以一种新型的令人惊惧的革命口号震动了全国。相形之下，社会主义是规规矩矩的——甚至是反动的。“瓦布利”坦白地鄙弃那些他们所谓的资本家为耍弄花招而制定的规则。他们说：“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如果服从某些公认的行为准则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就要服从，不服从就不利于我们的阶级。”劳伦斯的罢工不是一次普通的

罢工。那是一场小型的社会革命。据说圣约翰曾写信给海伍德说：“劳伦斯的胜利意味着工资制度崩溃时期的开始。”这是一场阶级战争，所以世界产业工会坚持执行一种威胁政策时，尤其是对财产，必须有武装力量的原则是完全有理的，而在工团主义的假设中，财产从一开始就是被偷走的。世界产业工会鄙弃现行伦理道德，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对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是有害无利的。要为无产阶级树立得到认可的无产阶级道德新体系。在这种新体系中，行为的规范要看对无产阶级本身是否会有（物质）利益。标准是效益，有利于达到某一特定目的——推翻工资制度，建立某种产业民主或合作共和国，就可采用。产业民主或合作共和国这些词，一般是用来指所有激进派戴一副多少有点灰暗的眼镜所看到的朦胧的未来国家。这就意味着古老稳重的新英格兰面临着一场挑战，世界产业工会在嘲弄着这个地方所珍惜的一切道德准则。最令人震惊的是该组织对教会的挑战，其次是对国旗的挑战。世界产业工会说教会按大商业的意旨行事，要工人百依百顺，以便死后可进入假设的天堂。他们说：“因此，教会是不道德的，我们必须抛弃它，而代之以无产阶级的准则。”他们认为国旗已被用来掩饰吃人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的目的是对外扩大，占领市场，对内加紧剥削劳工。总之，教会和国旗都是用来服务于商业主义。商业主义是一种罪恶，因为它是非正义的。为它服务的也是有罪的，理所应当地要受到谴责。

罢工时，劳伦斯街头出现两幅标语牌，说明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世界产业工会游行时打着一幅标语牌，上面写的是：

二十世纪的文明……为了人类的进步，对那些出钱养“兵”杀害他们自己的人，当他们起来反抗伍德和资本主义其他沙皇时，我们准备了监狱、绞架、断头台……和电椅。

起来！！全世界的奴隶们！！  
没有上帝，没有主人，  
一人为全体，全体为一人！

劳伦斯(与纺织工人无关)的公民们游行时，表示他们义愤的标语牌是这样写的：

为了上帝与国家，  
星条旗永远如此，  
红旗从来不这样。  
向世界产业工会抗议，  
反对它的原则与方法。

关于当时国内大多数进步公民对世界产业工会的罢工戏剧的反映，《观察》杂志在罢工期间发表的一篇社论中的这段话可能是最好的说明：

各方面的人都在问：这是产业界的新事物？……难道我们又要看到按产业而不是按行业把全部劳工组织起来的另一次严重的、而且可能成功的尝试？难道我们要听任工人去相信无政府主义者那套诡诈的哲学，什么“直接行动”、“怠工”、“工团主义”、“总罢工”及“暴力”等稀奇古怪的主张，不按规矩办事，而明目张胆地破坏法纪，去从事我们很善于对付的骚乱？……我们认为这涉及我们现有的关于财产、甚至生命的神圣性的一切道德准则。

1912年9月，在芝加哥举行第七届大会，出席代表四十五人。二十九名来自二十九个分会；属于世界产业工会的两个全国产业工会——纺织业和森林伐木业，各派代表一名；总执行局成员七名；另有七名“兄弟代表”，系由八个州及不列颠哥伦比亚木工兄弟

会分会派出。<sup>①</sup> 召开第一届大会时，总执行的成员之一艾托尔正在马萨诸塞州萨伦的艾赛克斯县监狱中候审。他写信给代表们说：

过去所取得的一切进步，主要是由于大会，尤其是第六届大会，制定的政策，……我迫切地感到有责任向大会提出忠告：只要条件许可，应当批准上次大会制定的路线……。

总执行局明确地向大会推荐，用直接行动作为工人阶级的武器。执行局的报告说：

工人阶级要对付这种情况，惟一有效的武器就是使自己开动的和接近的机器成为不生产的机器。在世界上所有产业中，富于战斗性的直接行动是他们必须依靠和必须学会使用的武器。

随着世界产业工会对农业及伐木工人的兴趣日益增加，出现了制订某种土地政策的需要。代表霍尔提出一项呼吁，最后由大会作为提案通过。提案说：

为什么……不在今天就宣布我们明天非宣布不可的土地政策？为什么不用俄罗斯农民的格言“谁的汗，谁的地”作为基础来制定我们的政策，并且配上一句新的世界产业工会的格言“谁的汗，谁的机器”？换句话说，我们要宣布机器的所有权属于使用机器的人，此外，我们不承认任何其它所有权。

这次大会最重要的方面是某些代表主张缩小全国管理机构的权限时所表现出来的情绪。这一管理机构，本次大会经常称为中央办事处，下次大会则称为“总部”。分散权力的主张并未取得成功，但大会听取了这种想法。在下次大会上曾进行广泛的讨论，而且是与另一问题联系起来讨论的。1912年大会讨论了一项动议，要让总执行局有权下令举行、领导并解决言论自由的斗争。这一

---

<sup>①</sup> 当时已投向社会主义工人党那一派的特拉特曼指责说：“整个大会三分之二的表决权”都掌握在两名代表手中，而其中之一是被收买的负责人。

动议的目的据说是限制这类争执的频繁发生。“瓦布利”一向是倾向于举行更多的言论自由斗争，而不是罢工。有些人认为如果分会不能轻易地从总会获得支援，这种倾向可能有所克制。这项动议以绝大多数票否决。投票结果显示对世界产业工会传统的集权政策的反动。关于剥夺总执行局管理该组织罢工活动的权力的动议遭到压倒多数的否决，表明这一政策依然是强有力的。于是，大会的政策是：在罢工上，采用集权主义，在言论自由斗争上，采取分权主义。《鼓动家》的编辑，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产业工会主义的宣扬者，认为这是由于世界产业工会对言论自由斗争已很有经验，了解到分会自主的必要性，而对罢工则经验有限，“还没有认识到让少数人……控制罢工活动的危险性。”这位编辑认为地理因素也是原因之一。主张继续集中罢工权利的，是比较有纪律的东部会员。在言论自由斗争上，维护地方自主权的是西部的“瓦布利”，他们的生活与经历使他们身上滋长着更多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气质。

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底特律的教条主义派认为这次大会是毫无意义的集会。教条主义派的一位成员描述这次大会时说：“大约三十个人作为代表出席，加上十几个列席的人，背靠着墙，悠闲地抽着烟斗，嚼着烟叶……。这就是这次大会的写照。”但一位同情直接行动派的人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说：

这次大会明显地证明了世界产业工会的哲学基础是健全的，所以过去一年的巨大进展并未随之带来任何机会主义的细菌。没有一位代表吐露任何想法要背离该组织毫不妥协的革命立场。也没有人伸手去要什么“社会地位”。每个人都是“红色分子”，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坐过牢，……。大家都在促使这一天的迅速到来，那时“哨声一响，老板上工。”

## 第十三章 双重工会主义与 权力分散

著名的英国劳工领袖及革命工会主义的鼓吹者汤姆·曼，于1913年访问美国，重新引起这样的讨论：“双重工会主义”及法国工团主义者所谓的“内部渗透与外部加压”，或美国“瓦布利”所谓的“从内部动摇与从外部敲打”，各自有何优点。在他访问以前，已有少部分人（这部分人逐渐增多）对公认的世界产业工会的政策——不顾当地现存（行业）工会另立新的组织，而且不允许尚无组织的工人，尤其是激进分子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旧工会，不让革命工会主义之光进入反动的外壳，“从内部动摇”——表示过微弱的抗议。重新引起这种兴趣，主要是由于在国际会议上与欧洲激进分子交换意见的结果。在欧洲和英国，正是采用这种“从内部动摇”的政策，而且欧洲的工会，尤其是法国总工会，就是因为这种政策，而使会员大为增加，影响日益扩大。1911年世界产业工会的成员福斯特访问欧洲，曾对欧洲的劳工组织进行过仔细的调查。他回国以后，完全相信世界产业工会应改变其“双重工会”的政策，并开始“从内部动摇”美国劳工联合会。他以他的名义向《产业工人》编辑部提出一项建议，并向该刊写了一封信讨论这一问题。他阐述了反对双重工会主义的理由，很有说服力，现将原信摘录如下：

我们队伍内部和外部，各方面的人，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组织没有壮大？”这个问题提得对，因为只有盲目的热情分子才会对我们组织的当前进展或缺乏进展，感到满意。虽然我们组织的负责人

与一般会员作了真诚的英勇的努力……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仍然很少，影响也很小。检查情况，发现错误，现在正是时候。

世界产业工会的创始人从该组织成立之日起，即为它提出了一种工作理论：为了发展革命的劳工运动，必须撇开现有的那些我们认为不可能发展的行业工会，而另行建立新的组织。这个组织一直奉行这一理论及相应的战术，我们这些后来者也就继承下来，并在未经认真调查的情况下，把这些理论与战术视为万无一失的教条加以接受。我们象鹦鹉学舌一样，不加思考地、随随便便地、附和着这样的论调：“行会工会不能成为革命的工会”，而且，常常认为这个问题是无可争论的。我没有听到过支持这种理论的任何有说服力的论据，我过去是和世界产业工会大多数会员一样，毫无疑问地接受这种说法的。然而在实践中，这一理论取得了相反的结果，世界产业工会今天的会员只有几千人便是证明。如果说这一理论不会有错，是因为它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创始人提出来的，对我来说，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就是这些创始人曾经为我们提出过一个不符合我们需要的会章，为了修改和不遵守这个会章，花费了我们大量时间。除此以外，这些创始人还曾企图把他们中间各种互相冲突的力量揉和到一个“快乐家庭似的”革命组织里，因而铸成大错。世界产业工会花了三年时间进行内部斗争，才得以纠正这个错误，大多数创始人也因此离开了这个组织。这样的错误说明，这些创始人根本不是一贯正确。而且，如果我们除考虑自己的经验外，还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其它国家的劳工运动，我们会更倾向于怀疑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是革命劳工运动当然应该奉行的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曾在其它国家实行，取得的结果和我们这里的情况相似。

德国的工团主义运动的人数基本上保持在一万五千人左右，与拥有会员二百三十万人而且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会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英国的世界产业工会弱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德国的工团主义组织、英国的及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在这三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实行着同样的双重组织战术，都同样地停滞不前，在劳工运动中也同样地缺乏影响。另一方面，在工团主义者使用被鄙弃的“从内部动摇”战术的国家里，他们的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强大有力。法国提供了最明显的例证。几年以前，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对自己独力进行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感到不满，干脆侵入劳工运动，占领了阵地并使之革命化，这样就发展



了工团主义的新的工作理论。法国总工会的斗士受到这种战术的鼓舞，在他们的主要原则中定下一条，即不要通过建立双重组织把竞争引入劳工运动。他们在旧工会中宣传他们的理论，迫使这些工会革命化，这样就使得他们的劳工运动成为世界上最有威力的劳工运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造反派越来越多地仿效法国战术，在那里，工团主义运动的力量与影响都在迅速增长。但是在英国，我们更可看到这两种战术效率不同的最明显的范例。好几年以来，英国世界产业工会奉行双重组织政策，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鼓动效果。大约一年以前，汤姆·曼、盖伊·鲍曼及其它几位革命者，实行法国的“从内部动摇”的战术，不顾世界产业工会的强烈反对，对德布斯所谓的不可能改造的旧工会进行工作。他们劳动的某些成果在英国最近一系列的重要罢工中已有所表现。由于工团主义者的重大影响，这些罢工都具有革命性，使得国际资本主义为之胆战心惊，这是无数的资产阶级以及革命的报刊所一致承认的。

“在外部建立”的战术连续遭受挫折以后，“从内部动摇”的战术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仅仅是这种战术在许多地方取得成功的典型范例。难道这不值得世界产业工会给予最严肃、认真的考虑？难道现在我们还不应摆脱奉行已久的双重组织教条的桎梏并进行彻底的检查？如果我被选为编辑，我一定尽力之所及对这一问题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这将是我的承诺，也是我要提出的条件……。几个月以前，法国总工会的书记儒奥克斯在柏林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劝告他们放弃建立新运动的企图，加入那些他们能施加影响的保守工会。在布达佩斯，他曾通过我向那里的世界产业工会转达同样的忠告。坦率地说，我深信对这两个组织来说，采用这种战术是极为恰当的。我对自己的观察感到满意。世界产业工会如果要使工人奉行革命工会主义的原则，惟一的办法……是放弃建立新劳工运动的企图，将自己转为宣传团体，加入已经组织起来的劳工运动，在旧工会内部建立新的战斗体制，取代反动分子据有的阵地，正如法国工团主义者同志们已经成功地做到的那样。

汤姆·曼抵美以后，福斯特再一次尽力反对双重工会主义。他说：

在许多工团主义者当中，这种强烈并且日益增长的情绪是：世界产业工会所采取的战术是错误的，应该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进行努力；

工团主义者正是在现存的工会内部必须战斗不息……。

汤姆·曼同意他的意见。在刊载于《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上的一篇演说中，他说他相信“如果把世界产业工会所表现的干劲用于美国劳工联合会或现在已有的工会运动，取得的成果会比现在大五十倍……。”他接着提出：“可取的办法，不是放弃世界产业工会，而是必须放弃双重工会组织，在这巨大运动中起鼓动和净化的作用。”海伍德回答说：“也可以说如果把世界产业工会表现出来的干劲用于天主教会内，取得的成果就会是建立对产业的控制。”他接着指出非技术工人，即使自己想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劳联，如海伍德所描述的，是“一个有学徒制和高额会费的不正派的组织。……”海伍德的战友艾托尔也和他站在一起，攻击汤姆·曼的立场：

要用世界产业工会现在这班有干劲、有活力的人来拯救美国劳工联合会，这种理论同“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如何救国的忠告如出一辙。我们不想挽救劳工联合会正如我们不想挽救这个国家一样。我们的目的是把它消灭。社会党人劝告我们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在资本主义内部，在政治上活跃起来——“我们必须为了工人而控制政府”，等等。我们已经尝试过，但我们愈是要弄这头野兽，它就愈能控制我们。我们的优秀人物到资本主义议会去“从内部动摇”，结果不过是被憎恶、被撵走，就是成为这场游戏及周围环境的牺牲品……。我们付了高昂的代价才学到这一点：那些正在肆无忌惮地出卖工人的劳工骗子，都曾一度是我们的同志，“产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对我们从外部取得的缓慢进展表示厌倦，改变了立场，不仅迷失方向，……而且变成旧事物的最大支持者，新事物的最危险的敌人。

在周游美国的旅行中，汤姆·曼的态度没有明显改变。就“双重工会”原则而言，他曾把他的看法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法国一份刊物上。他说：

与各方面工人多次谈话与讨论以后，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我可以肯

定地说世界产业工会应该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和谐一致地工作。没有任何必要建立两个组织。活动范围非常宽广，能容纳大家在经济斗争方面进行合作……。

美国劳工联合会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是政客们对它的牢固的控制。他们对分会及劳联总部的影响日益增长，这是因为组成世界产业工会的那些有干劲、有斗志、有热情的人拒绝在这些工会内部工作，所以政客们可以为所欲为，对他们来说，任务就比较容易完成……。当政客们控制了工会并领导它们时，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是我们都清楚的。<sup>①</sup>

《人民周刊》报导“游民”世界产业工会第八届大会时说，圣约翰派控制了大会，做了一只木鞋，用来宣布开会和维持会场秩序。这次会议从1913年9月15日延续到29日。出席者有代表三十九人及执行局成员七人；有三个全国产业工会派代表参加：纺织工人代表二人，投票权为三十一票；森林及伐木工人（原为伐木工人兄弟会）代表一人，投票权为十三票；海运工人代表一人，投票权为四十二票。另有三十五名代表，代表八十五个分会，共有一百九十二票的投票权。<sup>②</sup>

1912年大会时，曾对权力集中问题进行过不太热烈的讨论。一年中，这一问题竟在该组织内部引起如此强烈的宗派仇恨，以致1913年时已形成两个敌视的阵营，使该组织又面临分裂的危险。这一争执可与我国历史上“州权的争端”相比。世界产业工会管理当局及其支持者当然是“集权主义者”。他们主张为世界产业工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并攻击分权主义者阉割总部，由独立自主的分会组成一个松散的邦联的纲领，即产业中的州权纲领。这

---

① 《工人生活》载《对美国的印象》一文（巴黎）称：“世界产业工会是当前工业战线上一个值得仰慕的富于战斗性的组织，它不能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进行工作，我认为这是极大的遗憾，这可能为产业带来灾难。”

② 代表之间投票权的分配，如第二章所述，是按所代表的分会会员人数确定的。

种州权理论没有为世界产业工会所接收，正如它没有为美国政治所接受一样。但世界产业工会的这次分权危机却值得略加回顾。首先，1913年并未能将这种理论完全消灭，只是将它掩盖起来。世界产业工会还可能再一次面临分裂的危机。其次，这一问题可能是首次曾为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广泛讨论的最带根本性的问题。它直接牵涉整个组织的结构、组织中各部门职能与权力的分配，间接牵涉宣传及组织工作如何进行才有效率，以及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所谓“自发的”社会主义二者之间的优劣。当这两派于1913年在芝加哥对阵时，我们可以说总部的支持者与分会的维护者之间的争执，基本上是个人的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西部会员，与习惯于服从的受国家社会主义影响的东部会员之间的斗争。

分权主义者的攻击采取了提案的形式。提案中要求废止总部的各种特征，限制执行局与负责人的权力。1906年废除主席职位便是反抗权力集中的部分表现。但现在，主席席位已经废除，机构小得可怜，西部矿工联合会认为总部拥有的权力与权威的确是适当的，而且会员人数经常变化，总数不到一万五千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分会中一小部分人却认为“总部”的权力与权威已经出现危险的集中。会上提出了大约五百条提案，这些提案中，大部分是分权主义者的各式各样的提案，要求分会享有更大权力。换句话说，要求作出预期的调整，增加分会的自主权。要争取这种分会自主权是为了“普通会员”，即个人会员的利益，尤其是西部地区数量很大的混合分会普通会员的利益。混合分会的观点是：“世界产业工会内部的病源是……它的组织结构庞大，而这一结构是在成立时由那些主持工作的集权社会主义者强加于它的……。”他们说：“分散权力的主要目的是分会要有权控制它们自己，并通过它们共同的意志来管理总部。”紧接着这一阵攻击之后，普通会员的骑士们还特别提出议案，要求废除总执行局，废除总组织员的职位，

甚至废除全国代表会议<sup>①</sup>使人纳闷的是会章竟不在废除之列：一年以后，这一运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领导人，确曾写过一篇文章，指出世界产业工会的前言是工团主义的，而会章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因此，后者应该废除。代表们在这一类提案及分散权力的一般问题上争吵了两个星期。废除总执行局的提案就占去两天半的时间。希望废除的是加利福尼亚南部及美国西部某些地区的分会，还有东部的几个分会。关于他们的要求，一位支持总部的代表说：

他们(分权主义者)声称，他们决不会服从四、五个人的少数统治……他们不愿服从由四、五个人组成的总执行局的指挥，但他们可以服从总书记和总组织员的指挥，他们要总书记和总组织员行使总执行局的职能。五个或七个人的权威和少数统治是可怕的，而两个人的权威和统治却不是如此可怕的。

卡尔加里(加拿大)、波特兰(俄勒冈)、西雅图与斯波坎(华盛顿)和菲尼克斯(亚利桑那)等地的分会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把总部的职能减少到仅仅起通讯联系的作用。”对这一议案，大会未采取任何行动。一位主张分权的代表说：“我们……正在为推翻(工资)制度而努力，我们宣称……无产阶级大众要自己去达到这一目的。”这位代表说，总执行局的成员“却和资产阶级一样，把他们自己置于工人之上，置于对工人具有无上权力的地位。”另一位代表说：“这个组织中，现在是少数人……在统治；具体地说，就是总执行局在统治。我完全赞成废除总执行局。我看不出他们能为普通会员做什么事情。”根据会章委员会多数通过的报告(已遗失)，在不设总执行局时，所有权力均属于总书记兼总司库及总组织员，他们对普通会员负责。还有一项议案与上述精神一致，即规定混合分会会员

---

<sup>①</sup> 这些提案均由来自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一位代表提出。随着这些提案还要“成立修改委员会，其主要责任是删去会章中一切有关总执行局、总组织员及总书记的权力的词句。”

每人每月的会费由十五美分减为五美分。提案人认为混合分会会员的财政负担已超过他们应出的份额，全国总部的经费实际上靠他们提供。这一提案争论颇久，最后仍被否决。总执行局当然是反对者。<sup>①</sup>

要进一步削弱力量已很薄弱的中央机构，采取了以下方式：首先，要求废除总执行局；其次，要求削减总部经费；第三，废除全国代表会议，代之以全体会员的创制与复决；第四，把宣传员置于普通会员的直接控制之下；第五，把总部负责人贬为一般办事人员。在他们这些企图中，分权主义者于1913年所取得的惟一成功，是在该组织会章中增添了一条关于创制权与复决权的规定。把复决写进会章，再一次说明该组织中存在一种无意识地追随我国政治发展中某种路线的倾向。我们也要看到主张复决的代表就是来自最近因把复决引入其政治结构而引人注目的那几个州。与1905年或者甚至1913年相比，世界产业工会现在的权力已更加分散，而且，看来还将朝着这一方向进一步转化。截至当时为止，该组织所能自夸的那点集中的权力已在下述两方面削弱：（1）废除了主席；（2）总执行局受到全体会员复决的控制，十个或十个以上分属于三个或三个以上不同产业的分会，可在任何时间及任何问题上提请复决。

讨论废除大会的建议时，代表尼尔森断言，只有第二届和第四届大会有所成就，而这些成就都是在违背会章的情况下取得的。他得出结论说：“这次（第八届）大会已经花费了三千美元，但连三美分也不值。”代表弗林主张废除大会。她说，既然不是所有分会都担负得起派出代表的费用，大会就没有真正的代表性。这一提案最后也被否决。一般来说，分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战斗的少数理论”的鼓吹者——肯定处于少数，因此，尚不能取得胜利。

<sup>①</sup> 1907年第三届大会时，曾企图废除入会费，但未成功。

一位与会的很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说：“整整一百项提案是进步的、主张分权的，也是由五、六位斗士草拟、提出、并为之辩护的。”他说“但每一项激进的提案不是被否决，就是被搁置，或者修改得毫无用处。分权的动议和废除总执行局的动议一样，都是以三对一的比数被击败。”另一位反对权力集中的反对者解释“他们（分权主义者）如何在长而乏味的两个星期中提出自己的意见……而集权主义者如何用粗暴的表决机器将它们扼杀……。”他说：“分权主义者认为革命运动不取决于票数，而取决于承认这一事实，即少数人……应该和多数人一样，有相等的发言权……〔因为〕少数人总是比多数人更富于斗志。”刊载这一段话的《人民之声》在同一期的社论中说：

〔世界产业工会中分权的斗争〕是主张“我救自己”和主张“让我救你”这两部分人之间的一场斗争……工会中的集权主义就是要搞代议制的政府，就是政治行动。世界产业工会中主张集权的人，即使不是职业的，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者……。只有当他们抛弃工会领导机构至上主义时，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直接行动派。

“鼓动分权”最初是在1911年世界产业工会的太平洋沿岸分会于俄勒冈的波特兰开会时出现的。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八小时工作制、为组织员订立巡回鼓动计划，更重要的是，讨论了权力集中的弊病。在这次会上成立了太平洋沿岸地区组织，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称之为“P. C. D. O.”。这一组织系介于绝对自主的工会与绝对服从全国性官僚机构控制的工会之间的一种有趣的折衷。它也行使“总部”某些权力机构的职能。总执行局一位成员说：

P. C. D. O. 有自己的会费证、总部、总书记、总执行局以及自己的报纸——即《产业工人》。但是该组织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建立时的基础就不够牢固，不足以引起西部会员的兴趣。

某些方面，尤其是总部，认为太平洋沿岸地区组织的目的是分

裂世界产业工会，或者是作退出总部的准备。几个月以后，《团结》在一篇社论中谈到上述大会。社论称会议的目的

是破坏世界产业工会，并在西部成立独立组织。该会议自己建议总执行局把每个会员应向 P.C.D.O. 缴纳的会费降为五美分，并允许该区分会直接向地区总部缴纳会费……。第六届大会最后的结论是：象 P.C.D.O. 这样的组织，如其目的在于更紧密的团结并开展当地活动与宣传，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应该得到支持；假如其目的在于分裂与破坏整个组织，就应当同它斗争到底。

在总部眼中，P.C.D.O. 是一个颠覆性的权力机构中的权力机构。第八届大会时，关于 P.C.D.O. 的倡导者，总执行局发表了以下声明：

他们要求的是分散权力。为了在运动中贯彻他们的主张，他们首先说负责人权力太大，要把管理机构分散，要废除总执行局，废除总部。第一步……是在完善世界产业工会内部组织的幌子下，实现了成立太平洋沿岸地区组织的阴谋。在俄勒冈州波特兰举行的 P.C.D.O. 的大会上，他们要建立西部的总部……控制西部的机关报《产业工人》，选举自己的总执行局，印发自己的会费本与会费证等。这种观点在本组织各个部门内……现在颇为流行。P.C.D.O. 的阴谋……终于失败，因为得不到支持。它的生命随着它的第一次大会而告终，因为它散发着破坏与分裂的气味……。<sup>①</sup>

在世界产业工会内，象其它一切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一样，观点的分布是有地域性的。在世界产业工会东部辖区与西部辖区之间，有几点明显的不同。此处，我要谈的只是，东部和西部对分权的主张在态度上有何不同。西部的情况驱使小资产阶级在立法机关中要求政治方面的地方自治或地方自主。结果在太平洋沿岸三州普遍有了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这是引人注目的。产业自

<sup>①</sup> 有的与会代表，似乎认为 P.C.D.O. 是资本家间接鼓动的阴谋。代表福斯说：“老板们在我们组织内进行破坏要比公开与我们为敌便宜得多。”



主的大本营也是在这三州。西部无产阶级的生活使他们浸透了更多的个人主义色彩的反抗精神，这表现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一贯要求由各地工人自治团体组成产业国家。在工会管理机构中取得部分成功的复决主张来自西部；长期以来分权的嘀咕也不断从西部传来；第八届大会上分权主义者公开的但未成功的攻击以及P. C. D. O.，都是来源于这种个人主义色彩的反抗精神。分权的压力终究要起作用。如前所述，这个组织的权力已不如十年以前那样集中。作者认识到西部政治上的创新与西部工会或产业主义者的创新，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决不可随意引伸的。例如：世界产业工会分权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这和中产阶级选民通过的地方自治与复决条款所形成的那种政治社会是大不相同的。

世界产业工会的领导人不是不知道地理环境的作用。《团结》编辑威廉斯是这样说的：

我们看到西部是实际上的个人主义与集体行动不能由总负责人与执行局个别人或一伙人决定的理论相结合，并且认为一切都可能通过“普通会员”的“直接行动”来完成。因此提出……缩小总部的职权。

他解释说东部的代表来自不同的环境。东部的产业高度发展而且集中。他们不是从地理意义上来看宾夕法尼亚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谈到世界产业工会大会时说：

东部工人自己虽无个人主义的倾向，但承认在推动大规模行动中及贯彻组织……命令中，个人积极性的价值。第六届大会面临的问题就是在这两种主张之间保持平衡。在这一方面，第六届大会取得了出色的成功。

另外一位产业主义者认为“美国西部因工业很不发达，在工人思想

上有发展个人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大工业城市的工人在大规模行动中发展了强烈的集体主义，因为大规模行动要求高度集中的组织。”

西部分会通常是“混合”分会，因此，不直接属于任何“工厂”或产业。它更近似于一个宣传团体。一般有一间开会用的大厅，而且大厅是整日开放的。有的附设有“简便”餐厅，过往的工友可以就餐。这就意味着在西部分会中，与东部工厂中的分会相比，天南海北的谈话，自然要多一些，具体的“有关本行的谈话”要少一些。许多成员感到太多的时间浪费在谈论政治和宗教上。在第八届大会上，有人批评西部“瓦布利”讲话太多，对其外表也有所批评。代表奥尔森说：

今天一定有人会走上来向大家讲话，他看起来象个人。从西部这些穿得破破烂烂的鼓动家那里能得到什么？你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失望，于是你向总书记抱怨……。如果好好教育会员群众使用这一组织，而不是挑起仇恨，他们就会抛弃这种痰孟哲学。

弗兰克·博恩描述混合分会中这伙所谓“痰孟哲学家”破坏世界产业工会所使用的方法时，问道：“这些游手好闲之辈是不是今天世界产业工会的主要力量？是不是多数？如果是，世界产业工会不是快要死亡，而是已经死亡。”

不论无政府主义哲学本身有何优缺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至少可说是天真的无政府主义者——却只能使人讨厌。可能总执行局也有这种想法，所以它说：“理想的图景不论描述得多么美丽，即使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也无法代替对面包的要求……。”并提醒代表说：“各种责任，财务的、道义的、物质的，都必须担当起来，不要推诿。”执行局接着在其报告中具体地说：

世界产业工会中有一支力量，其惟一目的似乎是要破坏这个组织。我们指的是工团主义者或分权主义者，在试图破坏世界产业工会这一点

上,他们是一致的……。我们不相信高度集中的组织,世界产业工会也不是这样一个组织。事实上,在今天的世界上,它是权力最分散的组织。它不干涉任何分会的行动,只要它们遵守这一组织的基本原则……。我们发现西部出现一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就意味着对世界上惟一的产业组织进行彻底的破坏。罢工的时候,他们坐在室内谈论如何办,或者想方设法取消总部……。他们会大谈怠工和直接行动,却让老板们利用这一切来对付实际参加罢工的少数人。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世界产业工会就会死亡或者腐烂。

代表福斯在失望中曾说:“世界产业工会运动内部有股潮流要阻挠任何形式的组织。”他在另一时候说:“这一组织的西部辖区不需要分散权力。这一地区的权力已经分散,这就是我们组织在西部地区无权控制工人工作的原因……。”

总执行局曾在1912年向会员申述:他们“并非不在意权力集中所产生的危险”,但他们断言,“不能因此说把我们组织的管理职能集中起来就必然意味着权力的集中”;他们还说:“要避免权力集中,惟一的办法是通过正确的教育,并有赖于会员的智慧。”

一位同情分权主义者的作者说,他们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他们不成熟,没有经验。”他说:“他们抓住了热门的问题,但没有很好利用,因为他们不熟悉权力分散论的原理。”美国最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亚历山大·伯克曼,对他本可称之为芝加哥“顽固寡头”的胜利表示遗憾。他说:

地方自主是任何真正的革命运动不可或缺的。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在大会的辩论中却被弄得模糊不清,以致看不到这样的事实:没有充分的地方自主,就没有独立的自己信赖自己的工人的组织。分权主义者的努力失败了,这也不说明大会代表的智慧和情绪。大会通过提案把世界产业工会的出版物都置于总执行局的监督之下,这是对……社会革命精神的最严重的打击。这就是高度的权力集中……。我们认为大会……是一次令人痛惜的失败……我们诚恳地希望世界产业工会中真

正的斗士与真正的革命者会汲取教训并竭尽全力地击退世界产业工会组织中保守怯懦的潮流。

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本·里特曼在一篇有趣的文章中写下了他对世界产业工会第八届大会的个人印象。他首先说那是一群极为有趣的代表，可能百分之九十八都坐过牢，但都不是罪人。他接着说：

当我日复一日地坐在烟气弥漫、又闷又热的会场中，听着他们讨论，看到他们毫不尊重语法与真理，了解到大多数代表对真正劳工运动的所知和他们对心理学的无知一样，而且还看到他们毫不注意关于自由的广泛原则，……对世界产业工会短期的生涯中所取得巨大成就，我真感到惊奇；……我不禁自问：“天哪！难道就是这样一伙假公济私的哲学家、鼓动家，既没有真正出色的组织能力，也没有富于创造的思维能力，居然能超过美国其它任何劳工组织，使资本家闻风丧胆？难道这一伙政客能在各次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把五千人送入监狱？……难道就是他们能让游民嘴里唱上一支歌，心里就有了团结的观念？难道就是这些人的活动迫使美国劳工联合会与社会学家承认产业工会主义的力量与必要性？”当我看着这些代表并回忆他们的活动时，我感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的，就是我。”这时，我纳闷的是他们怎样做到的。

此时的世界产业工会已经有了一点反省的度量。至少少数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个组织的某些弱点。机关报编辑坦白地承认“我们目前在劳工运动中的地位就和马戏团里表演空中飞人的演员一样，取得了轰动一时、动人心弦的效果。我们吸引了观众……，但就如何使产业工会主义适合工人每日生活而言，我们已经惨败。”

## 第十四章 最近的趋向

1909年以来，西部矿工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会相互敌视的状态从未缓和。在亚利桑那、内华达和蒙大拿的矿区，这种仇视状态尤为尖锐。在亚利桑那州杰罗姆，一位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成员写给该组织第二十一届大会的信，表达了亚利桑那——蒙大拿地区西部矿联方面的情绪。信中说：

我们很遗憾，不能派一位代表去丹佛，我们这里正与世界产业工会那伙人作殊死斗争。他们从各地来到这里，已经搞了一些卑鄙的勾当，拉拢我们的人脱离西部矿工联合会……，看来，世界产业工会方面正采取一致行动，插手西部矿联工作有成绩的那些地方，破坏我们的组织。

由于西部矿工联合会，就总体而言，已转向保守，而世界产业工会却愈趋革命，这两个组织之间的摩擦，自然也不断加剧。1910年6月，西部矿联经过投票决定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1911年5月，这一联盟终于结成。世界产业工会宣称：“矿主们使用武力未能做到的一切，已通过民间联合会的方法来完成。这一进程无疑还将继续，一直到西部矿工联合会也像矿工联合会之于煤业大亨一样，成为有色金属矿主们脚下任意拨弄的足球。”1912年，西部矿工联合会在其二十届年会上，不仅脱离了世界产业工会，与劳联结盟，而且背弃了抵制协议的传统，接受了和厂主订立合同的政策。

西部矿联合会章(1910年版)第四节第五款规定：“西部矿工联合会所属分会或工会不得与雇主订立口头或书面协议，无论期限长短。”1912年这一条款被删去。当年刊印的修改过的会章是这样

表述该会(现称采矿、碾磨及冶炼工人国际工会)的新政策的：“经执行局批准，一个或几个分会可以与厂方订立一定期限的工资协议……”

两个组织之间的冲突在比尤特(蒙大拿州)矿区最为尖锐。1913年6月，比尤特矿工第一分会会厅发生爆炸事件，这一冲突因此激化，达到戏剧性的高潮。作者不十分了解事实真相，无法详述事件的经过，或就世界产业工会成员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应对此负责提出看法。世界产业工会的支持者和西部矿工联合会所属分会——比尤特矿区第一分会——之间的矛盾，无疑是导致这场爆炸的一个原因，但肯定不是惟一的原因。当地工会组织在不断分化中形成了两个派别——“红派”与“黄派”。“红派”主要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及其支持者。“黄派”居于多数派的地位，其成员系当地工会负责人及其追随者。“红派”的说法是：分会开会时，会议主持人在开会前故意在会场里布满“反动分子”，使得“红派”即使有苦也无处诉。接着会场被炸。分会当局谴责世界产业工会，并指出这种行径可以料想是信奉“少数斗士采取直接行动”的那伙人所为。《矿工杂志》宣称，世界产业工会成员组成的“红派”炸毁了会厅。西部矿工联合会最后一次(1916年)大会上，莫耶尔主席说比尤特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世界产业工会的鼓吹者在比尤特矿工头脑中所散播的毒素。西部矿工联合会第二十一届大会(1914年于丹佛)进行了两个星期，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比尤特爆炸事件和世界产业工会在该事件中被指控的共谋行为。一位代表叙述了据称是爆炸前不久在工会会厅前发生的事情：

暴徒中的三个人……在门前……拿出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证，要求进入会场。被拒绝后，其中一人把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证放在行人道上，蹲下来，用手拍着会员证说：“不用多久，我们就会叫你们这些家伙把这种会员证吃下去。”

比尤特市市长，社会党人邓肯宣称世界产业工会与爆炸事件无关。在1919年6月29日写给《劳工联合新闻》（丹佛）的信中，他肯定说：

把星期二骚乱事件的责任归咎于世界产业工会是与事实不符的。你们报导中说有六百名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到处制造事端，他们是6月13日事件的肇事者，这种说法是虚构的。……反对矿工〔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负责人的，大多数是比尤特的矿工，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与世界产业工会在此间的宣传同盟有关，或者只是对该组织抱同情态度而已。本市没有世界产业工会的任何经济组织。把此间一切骚乱的领导人都说成与世界产业工会有关系，是没有根据的……。

但爆炸事件发生后不到一星期，《纽约时报》就报导说：

在今天一次集会上，制定了组织独立矿工工会的方案……五千名矿工参加了集会……退出现有工会的工人有一个二十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其中多数已知与世界产业工会有关……。

这次集会显然没有产生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因1914年时，比尤特还没有世界产业工会的分会。现在那里却是有一个该组织很活跃的分会。

即使没有比尤特事件，西部矿工联合会的负责人也已普遍认为世界产业工会蓄意分裂破坏他们的组织。莫耶尔主席认为世界产业工会企图以卑鄙的手段控制或分裂西部矿工联合会。他宣称：“西部矿工联合会的内部和外部曾酝酿过一项阴谋……要控制这个组织，使之重新加入世界产业工会。而且那帮叫喊直接行动和怠工的人，还利用他们的刊物为实现这一阴谋撑腰打气。”《矿工杂志》编辑奥尼尔1907年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地攻击世界产业工会主义。他抱怨说：

自西部矿工联合会通过会员复决，与“国际无业游民”的那伙头目——一帮微不足道的狂热分子——断绝关系以来，它的负责人就遭到世

界产业工会中所有无耻之徒的猛烈攻击……。现在已是美国劳工和社会主义报纸把专门行凶闹事的这伙恶棍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他们制造混乱，然后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到处敛钱来豢养那些出卖灵魂的寄生虫，好让他们用“工贼”、“骗子”这样的字眼来攻击每一个不愿接受他们那套无比疯狂、即使是冥王哈底斯治下的地狱深处也会因之蒙羞的“游民主义”的劳工团体。

奥尼尔说，世界产业工会的每一派都自称是“真正的工会主义，注定要推翻帝国，粉碎王朝，把经济奴役置于死地……。”

在《矿工杂志》另一篇社论中，他说美国劳联

坚决反对他们的策略与方法……。产业工会主义是不能通过设立施粥所和进行声势浩大的言论自由斗争或者侮辱国旗来实现的。……使用暴力既不能把人们组织起来，也不能教育他们。暴力不过是无知者的武器。正因为无知，所以看不到人类有压迫的原因，也看不到把工资奴隶从枷锁中解放出来的道路。

煤矿工人工会和世界产业工会之间的纠纷较少，因为这个工会一向不如西部矿工联合会那样激进，世界产业工会对它进行的渗透活动，也从未能取得有效的成果。煤矿工人工会负责国际事务的副主席海斯在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煤矿工人对世界产业工会所知甚少。事实上，我们不让他们宣传他们的信条；至少，不让我们的人接受他们的主张……。他们的宗旨不是建设性的，都是破坏性的。”

煤矿工人工会大概是世界上最务实、而且肯定是最成功的工会之一。他们与资方进行的定期谈判与协议，表明了他们精明而且讲究实际的作风。在世界产业工会看来，协议——特别是一切定期的协议——本身就是罪恶。因而，主要是这些劳资协议导致了世界上最小而最激进与最大而又最保守的这两个产业工会之间的摩擦。《矿工杂志》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务实的工会与资方达成圆满协议，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员就会立即跑来制造



争端。”在煤矿工人工会 1906 年大会上，约翰·米切尔主席说：“‘瓦布利’为攻击煤矿工人工会寻找根据，说我们和资方订立行业协议，束缚了会员的手脚，以致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也无法召集罢工。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罢工，资方也同样有权力在生意不好的时候把我们关在厂大门以外……。”

世界产业工会与煤矿工人工会的最近一次冲突，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的无烟煤产地斯克兰敦。据一位保守的作者说，1916 年 4 月，在完全违背煤矿工人工会意旨的情况下

世界产业工会的负责人决定封闭斯克兰敦附近的几个煤矿。方法……是早上四点到七点钟在煤矿周围布置纠察，劝工人不要上工，如劝说无效，就强行赶走。

前不久(1914 年)，世界产业工会的创始人之一德布斯，再次提出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产业工会。他建议首先促成这两大工会——西部矿工联合会与矿工工人工会——的联合，组成新工会的领导与核心力量。他说：

现在来谈世界产业工会已无意义。芝加哥派显然是在搞无政府主义，那就由它去吧！让所有那些反对政治行动、主张怠工及无政府主义纲领的人去加入那一派吧！底特律派，由于一些无须在此讨论的原因，永远不会超出目前的水平。必须以矿工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的组织，站在运动的前列，成为产业组织的核心。

他又说：“团结起来的矿工和重新组建的世界产业工会，将把有产业主义倾向的行业工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内外结合把反动的行会组织〔劳工联合会〕改造成革命的产业组织。”在同一篇文章里，德布斯主张社会党与社会主义工人党重新联合。沃林评论德布斯联合两个矿工工会的建议时，认为这样的结果“即使眼前不大可能，肯定是可能实现的。”

1914年9月21日，世界产业工会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九届大会不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会期不足一星期，与会代表不超过二十五人。笔者参加了9月22日、23日、24日的会议。据笔者统计，22日到会代表只有十人，列席旁听的大约也是十人。次日上午到会代表十六人，27日十七人。关于会议经过，没有速记材料——实际上没有印发过任何形式的完整报告。《团结》的一则简讯说：“与会者都是工人群众的典型代表，鄙视空谈理论，讲求实际行动。”

23日大会上曾有一项提案，要求减少上缴总部的会费；另一项提案要求表决时，无论代表的工会规模大小，均定为每人一票。这两项提案均未通过。后一提案当然得到好斗的少数派的支持；他们认为多数派拖拉成性——总是坐失时机——所以也总是失算。他们还坚持新的有成效的主张都出自少数派，所以应根据革命性（他们自称是有的），而不是所代表的人数来确定代表权。他们采取这种态度，主要是因为无论组织内外，他们要使多数派接受他们的激进主张时，总是遇到许多困难。此外，法国工团主义者成功的范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有所影响。在法国总工会中，那些小工会内“好斗的少数派”享有和该组织的大工会一样多的代表权和投票权。因此，法国总工会内构成“极左派”的小集团，比这国家的类似团体有着更大的影响。

前一个冬天，失业情况特别严重。据报告说，召开这届大会时，世界产业工会的多数成员都处于失业状态。《团结》说：“……对于上届会议出席代表不多的问题，世界产业工会毋须辩解……我们大多数成员都已失业，在西海岸地区，能负担一位代表在芝加哥只开四天会的分会，也寥寥无几。”

根据世界产业工会刊物《团结》的报导，此届大会议定：

失业者在市政厅、国会大厦等地示威，徒有声势，而无实益，应加以

劝阻。代表们都同意海伍德的意见：有丰富的食品与衣服的地方是失业工人应该去示威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可以自助。

同时，代表们决定采取具体措施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据芝加哥报纸报导，海伍德曾说：“在失业威胁下的数百万财富创造者，除组成一支战斗的队伍外，别无出路。仓库里堆满着食品，何不走进去拿。机器闲着，何不开动起来为你们生产。房子空着，何不搬进去住。”<sup>①</sup>在以后的一次会议上（9月24日），未经讨论就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所有宣讲员应向工人宣传“减速”和使用怠工以影响生产的必要性。决议还提出就此印发传单，加以阐述。《每日新闻》还引用了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位执行局成员利特尔的原话。利特尔说：“我所到之处，就要鼓动工人破坏机器。老板最终会明白为什么他们的机器坏了，工人干不出活来。”

在同一次会议上，还提议就建立收获季节雇工组织召开会议。此后，收获季节雇工和其他农业工人愈益受到该组织的重视。会议还就地方分会的日常行政，特别是簿记制度或簿记制度不健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未作出明确决定。但是代表的发言表明，他们已开始认识到财务报表与会员记录不能以未来派或印象派的方法来登记管理，而这种方法在街头演讲时却有很大效果。他们也认识到应挑选可信赖的人充任分会的书记兼司库，并应制定由分会书记负责的统一的财务制度。新闻界对于世界产业工会负责人侵吞公款的关注超过了对银行界的同类事件的关注，它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大张旗鼓地予以披露。虽然如此，世界产业工会还是有些负责人，如同一些银行的高级职员一样，玷辱了给予他们的信任。《奥马哈蜜蜂报》（1906年12月24日）一条消息说：“当地世界产业工会分会的书记兼司库不知去向已有四天。用以资助明尼苏

<sup>①</sup> 见1914年9月22日《芝加哥每日新闻》。同一篇报导说，与会代表为五十人，比“瓦布利”自己说的多了一倍。

达州德卢思罢工工人及其家属的二百五十美元亦无下落。”此外，圣约翰还谈过“〔世界产业工会全国森林和伐木产业工人工会〕的总书记，六、七个月以前携带全部公款潜逃。该组织现在得重起炉灶……。”

这次会议是在欧战爆发后不到两个月召开的。与会代表通过了反对战争的决议。其部分内容如下：

……工人阶级的无知是战争能继续下去的原因……。〔德国〕社会民主党培养了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产业主义运动将打破一切藩篱，把所有国家中的产业工人都联合起来……。我们，作为产业大军的成员，只为产业工人的自由而战，决不为其它任何目的而战。

第九届大会上只通过两项重要的会章修正案。其一系进一步完善复决制，这标志着“基本群众”中分权主义鼓吹者的胜利。前三款内容如下：

(1) 任何在总部取得正式会籍的分会，可随时向总部提出动议，请求复决，并提出请求复决的理由与观点。

(2) 总部收到请求复决的动议后，应附上同意或反对意见，在三十天内连同原动议印发各分会、全国产业工会及各产业部，征求它们的意见。

(3) 提请复决的动议必须至少有分属于三种不同产业的十个分会的附议，方可付诸执行。

另一修正案用比以前更为具体的措词表明了该组织在劳资合同问题上的态度。新的修正案不像原来那样反对一切协议，而是具体规定哪些合同应该避免。这就意味着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允许签订合同。经过修正的第三款，全文如下：

世界产业工会总部、产业部或全国产业工会所属分会与资方个人或公司订立的合同，不得载有对会员有约束力的下列协议：

1. 规定合同有效期限的协议。

2. 规定会员提出工时、工资及劳动条件等方面的要求前，必须通知资方的协议。

3. 规定会员只能为属于某企业主协会的企业主工作的协议。

4. 规定所在企业产品售价的协议。

这两年中，前所未有的实际活动，自然导致会员人数的增长。1912年的增长幅度大于1913年。1913年的增长幅度又呈下降趋势。1912年劳伦斯罢工后，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人数达到高峰。当时该组织声称有会员一万八千人。

对该组织来说，如果不把1905年时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会员人数计算在内，这一数字是空前绝后的。这两年中，分会数目也有增长。至1913年8月13日为止的两年中，新建分会二百三十六个。同期，解散的分会为一百个。新建分会大多分布在伐木、纺织、金属、机械各产业中。有三十个是“混合”工会。

下表列出所有新建和解散的分会数字，显示各产业中分会数字的增减。

表四 至1913年8月31日止，两年中各产业新建和解散的分会数  
(根据大会报告)

产 业	新建	解散	产 业	新建	解散
农业	1	2	营造(综合)	4	2
娱乐	1	...	谷物加工	...	1
汽车	1	1	百货公司	1	1
面包烘制	4	1	家庭服务	1	1
铸铜	1	...	电业	1	1
啤酒酿造与酿酒	1	1	渔业	...	1
砖瓦陶器	1	2	家具	2	...
营造	13	2	玻璃	1	1
建筑工人	1	2	旅馆、饭店	2	3
纽扣	2	2	杂工	2	3
店员、雇工、送货工人	2	1	皮革	2	2
糖果与水果	2	1	发电厂	1	...
汽车	...	1	伐木	41	...
煤矿工人	3	2	海运	3	...

产 业	新建	解散	产 业	新建	解散
火柴	1	…	铁路建筑	5	4
金属加工、机械	18	10	铁路雇员	5	5
混合分会	30	19	芦苇、柳条、藤条	4	1
音乐与戏剧	1	…	橡胶	3	3
油布	…	1	造船	1	…
石油工人	3	1	钢铁	5	…
食品加工厂	1	3	有轨电车	2	…
造纸厂	…	1	制糖	2	2
钢琴、乐器	4	…	纺织	32	…
装修	1	…	烟草	6	3
陶器制造	1	1	运输	1	2
印刷厂	1	1	钟表	…	1
宣传团	1	2	木材	3	…
公用事业	10	2		236	100

1913年及1914年会员人数大量减少，尔后又略有回升。据保守的估计，1913年为一万五千人，1914年为一万一千人，1915年为一万五千人。关于1916年的会员人数，笔者未能得到可靠的数字。《团结》上关于第十届大会(1916年10月)的报导中也未发现任何线索。《人民周报》(1916年12月9日第一版)的一则报导说，与会代表声称代表着三万五千至四万会员。至于1912年，霍克西教授说该组织缴纳会费的平均会员人数为一万四千三百人。此外，“地方及全国性产业组织还另有缴纳会费的会员二万五千人，这些人是不按人头向总部缴纳会费的。”他认为1913年时该组织拥有“表面上不缴纳会费的会员五至六万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过去五年中先后有十万或更多的人持有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证。”附录四中的数字显示在过去十年中有十九万一千多人曾先后加入过世界产业工会。这张表也表明世界产业工会对会员人数的估计往往过分夸大。1913年该组织非正式统计的会员人数达数十万，便是一个例子。据报道，当时霍克西走进世界产业工会总书记圣约翰的办公室时说：“注意！圣约翰，我发现了你的底细，你只有一万四千三百名会员。”圣约翰回答说：“霍克西，你撒谎。我们

有一万四千三百一十名会员。”利文的估计(无疑是根据世界产业工会总部提供的数字)显然过高。根据他的估计,1913年的会员人数为七万人,其分布为:纺织业四万;林业一万五千;铁路建设一万;金属加工与机械制造一千;其他四千。1913年12月,霍克西教授在美国经济协会作报告时,令人瞩目地指出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相比时,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的人数微不足道。他说,1913年世界产业工会缴纳会费的会员人数

- (1) 少于美国劳工联合会总人数的百分之一;
- (2) 少于1912年社会党选民的六分之一;
- (3) 少于美国劳联任何一个产业工会会员人数的二十分之一;
- (4) 少于全国有组织的劳工总数的千分之六;
- (5) 少于全国工人总人数的二千分之一。

1914和1915年,世界产业工会处于劣势;1916年,它又显著地活跃起来。圣约翰说,那两年中在林业、铁路建设、建筑、食品加工、娱乐、公共服务等产业中,会员人数显著减少。惟一的例外是全国海运工人产业工会。该组织从1913年4月加入世界产业工会以来,不断有所发展。圣约翰对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说,会员减少是由于工业生产的不景气。他说:“去年西海岸从南到北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会员失业,未缴纳会费。”阿伯特认为1914—1915年世界产业工会处于低潮,可能是由于革命性活动而产生的情绪上的过分紧张。他说:

世界产业工会目前力量减弱的原因中,甚至包含着某种病理上的因素。它过分强调了破坏性的一面——怠工、暴力。暴力行为带来猛烈的情绪波动。暴力行为有一种强烈的反动作用。暴力不应拿来当作一种手段。今天的欧洲已将暴力神化。世界产业工会过分地以此为荣。

1915年后半年及1916年,世界产业工会的活动又开始复苏。此时,农业工人组织(A. W. O.)是最富于活力的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于1915年4月)在农业工人及收获季节雇工中大张旗鼓地宣传产业工会主义,并把尚未参加工会的组织起来。在第十届大会上农业工人组织扮演了主要角色,有七名代表,各有三十六票表决权。”<sup>①</sup>农业工人组织的总部设在明尼阿波利斯,在中西部和西北部力量最大。下文摘自一家日报的一篇报导,从中可知世界产业工会的农业工人组织引起何种骚动。此文的准确性尚有疑问,但可供参考。

主要谷物产区的州、市官员拟于近期内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对付世界产业工会。今年,这些游动的乞丐成千上万地麇集于中西部,把那里的农村变成恐怖之乡,他们还恫吓尚未加入他们组织的人……。

数以千计的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与组织者喊着“一天六美元,否则不干活”的口号,散布在西北部的农业区,企图把收获季节短工以工会的形式组织起来,迫使农场主接受他们的要求……。

他们成群结队地占据列车,凡不能出示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证的,均赶下火车,在多数此类事件中,甚至乘务人员也被赶走……。他们常常是三、五百人结伙而行……。

规模很大的营地建立了,不仅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建立的,而且也有不是该组织的会员建立的。他们群居在这些“露营地”,自己烧饭,经常从附近农庄偷窃东西,洗衣服,洗澡,并不时纵酒狂欢。他们还在他们的“露营地”立起“非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不得入内”的牌子。没有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证的人,如果闯入其中,就难免遭到殴打……今年,他们的人数比往年更多……。

一切控制这种局面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的……。有人建议各州仿效著名的加拿大西北部骑警队,建立骑警部队,摧毁他们的“露营地”,阻止他们群集在一起,以及其它方法来对付他们。他们似乎只承认武力,不把地方司法官员和警察放在眼里。

---

① 总书记海伍德在报告中说,当时农业工人组织登记的会员数为一万八千人。】



1916年言论自由斗争与罢工活动再度兴起。其中最重要的是导致12月6日悲剧的埃弗雷特的言论自由斗争和春、夏间发生的梅萨巴地区矿工的罢工。本书的篇幅不允许详述这两次极为重要的工人斗争。的确，这在目前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这两次斗争情况尚不完全清楚。

许多迹象表明，世界产业工会在几个月内可能分裂。农业工人组织日益壮大，自然有自成一个大工会的要求，而西海岸各分会仅能派出一个代表参加第十届大会。这一切说明世界产业工会内部分歧的深化，可能把该组织分成东西两派。巴布森先生在最近一份有关劳工的秘密报告中提出权力转移的另一可能的途径。他说：“一个颇具规模的劳工组织……已经行动起来，要脱离劳工联合会，组成产业工会……。为此目的，已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在芝加哥召开会议。世界产业工会企图控制这次大会，并可能成功。”

《人民周刊》的一位记者说，世界产业工会第十届大会上某代表宣称该组织很可能分裂，并称如果出现分裂，起主要作用的将是农业工人组织。这位记者还说：

农业工人组织……有会员一万八千至二万人。这似乎很不少了，但昨晚一位刚从乡村来的人告诉我说，乘闷罐车往来于西部的工人，往往因没有世界产业工会的红色证，被推下车，或遭殴打……。他说，世界产业工会的人，八、九个一伙，带着手枪，登上驶离城镇的火车，殴打每一个不能出示该组织红色证的人。

1915年没有召开代表大会。第十届大会是于1916年11月下旬召开的。《团结》上刊载了有关此次大会的全面的报道。共有二十五名代表参加，包括总执行局三名成员与总书记。代表几乎全都来自东部和中西部，来自西海岸的只有一名。《团结》主编评论此次大会对会章的讨论时说：“第十届大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标

志着‘街头演说家’已失去了昔日的主导地位。”他说：“会议的气氛是建设性的，而不是一味的争吵。代表们一致要求在会章及其它方面作出更改，以期进一步提高组织工作的效率。”他赞许地引用一位代表的话说：“世界产业工会已脱离了纯粹宣传的阶段，进入了建设阶段。”

世界产业工会最近的正式报告说，该组织现在(1917年1月1日)“有六个产业工会：海运工人工会、金属和机械工人工会、农业工人工会、铁矿工人工会和铁路工人工会。在其它产业中拥有五十个分部和二百个工会，另有一百个直属总部的征集工会。”1917年1月1日缴纳会费的会员人数达六万人，自1915年以来至1917年1月1日止，共发出会员证三十万张。<sup>①</sup>目前的会员主要分布在纺织、钢铁、林业、矿业、农业、铁路建设和海运等产业中。除纺织业外，会员中的大多数是流动的非技术工人。

世界产业工会的活动，不仅局限于美国和加拿大。它一直在大多讲英语的国家内逐渐开展宣传工作。本书主要以世界产业工会在美国的活动为研究对象。由于不易了解事实真相，要完备地叙述它在其它国家的工作也是不可能的。芝加哥总部的公告中提及四个国外机构：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南非。“英国的办事机构”肯定是无足轻重的。笔者偶然见到提及“世界产业工会伦敦分会”的材料，但很含糊，目前尚不能得出否定或肯定的结论。在英属殖民地南非和澳大利亚，世界产业工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却是有成绩的。欧战爆发后，在澳大利亚的世界产业工会，由于其反战宣传，成为政府方面颇为注意的目标。结果，数名“瓦布利”被逮捕、受审并被判以叛国罪。世界产业工会在悉尼发行的报纸说：

资产阶级已开动一切国家机器来对付我们。我们的会堂不断遭到

---

<sup>①</sup> 迄1916年9月1日止的过去两年中，向一百一十六个分会(分布于二十七州和加拿大的两个省)发了特许证。其中包括八个征集分会和九个宣传团。

有计划的袭击；我们的文件、图片、票据、印刷机都被没收；我们的会员和宣讲员遭到逮捕，被加上各种罪名；当局正肆无忌惮地施用恶毒疯狂的手段，企图扼杀世界产业工会的宣传。

从大洋彼岸传来的少量报道中可以看出那些宣传的性质与严重性。《日落杂志》一位作者说罢工的煤矿工人，

把澳大利亚捏在手心……政府徒劳地请求矿工复工出煤，以保证军队和小麦的运输……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逮捕了……领导人……，斗志昂扬，咄咄逼人的世界产业工会——它的叛逆主张正迅速地在“劳工的天堂”传开——要求释放所有被捕的矿工，威胁说如要求被拒绝，就将悉尼夷为平地。他们真的这样做。夜复一夜，悉尼不断发生纵火事件。自治领被这一小撮产业主义暴民吓坏了，不得不屈服，终于释放了罢工领袖，接受了罢工者的要求。

一个月后，《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些有关这一问题的报道。根据这些报道，1916年10月在新南威尔士有十五名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受到控告。<sup>①</sup>在悉尼，指控的罪名包括叛国及造成一百二十五万元损失的大规模纵火。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世界产业工会反对政府的征兵政策。10月10日，法院开庭审理。逮捕状上开列的罪名是公开地或秘密地散发传单，宣传怠工。《纽约时报》记者还说：“逮捕状还指控他们阴谋反叛国王；策划在悉尼纵火……企图对新南威尔士议会施加压力；企图威胁、恫吓议会。”

他们的反战宣传终于使政府感到不可容忍，所以众议院于1916年12月通过一项法案，名为“非法社团法”。其中规定，只要加入世界产业工会即基本上构成犯罪行为。当局的意图显然是要逮捕该组织所有知名的活动分子，并把他们拘禁到战争结束。

澳大利亚的“非法社团法”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六个月内一直有效。其第三款内容如下：“现宣布下列组织为非法社团：（1）世界产

<sup>①</sup> 其中之一是世界产业工会在悉尼发行的报纸——《直接行动》的编辑。

业工会；(2)任何在其会章或宣传中主张、鼓励、煽动或怂恿危害他人生命，损毁他人财产的社团……。”该法案规定“凡继续保留世界产业工会会籍的人”，“凡主张或鼓动〔或印散此类材料〕……危害他人生命、损毁别人财产的人”，“凡宣传鼓动……任何旨在妨碍、阻挠……军队、武器、弹药、或其它军用物资的生产、制造或运输的人”，“凡明知为非法社团，但又向它提供财物的人”，都将被处以六个月的徒刑。

战前，澳大利亚也和美国一样，有两个世界产业工会，一个主张政治斗争，一个反对政治斗争。主张政治斗争的一派（相当于美国的底特律派），影响要大得多。虽然这两个组织都受到战争与“非法社团法”的束缚，但在1918年夏，世界产业工会主义又以另一种形式露面。当年6月，新南威尔士的一些最强大的工会代表，在悉尼举行会议。这个所谓“产业大会理事会”制定了会章，决定仿照世界产业工会的模式建立一个组织，名为“澳大利亚产业工人工会”，而且几乎一字不差地采用了美国世界产业工会会章的前言。前言的条款中有四条在文字上几乎完全相同，其余两条的内容如下：

这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至消灭资产阶级……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团结在统一的经济组织中，通过产业的与政治的革命行动，掌握生产资料。“革命行动”意味着彻底剥夺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论这种占有是直接的还是通过国家来实现……代之以整个社会共同的占有……。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既然创造并经管社会性的生产体系，它应指挥生产并决定劳动条件。①

---

① 澳大利亚记者弗朗西斯·艾亨曾详细报道新工会的结构并指出在结构上也完全模仿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据报道，1918年秋，它曾于布里斯班和墨尔本召开其它会议，以便进一步推行这一计划。好斗的产业主义在澳大利亚的再度兴起，看来是1917年全国大选中工党失败后的间接成果。

在美国,联邦政府未颁布过澳大利亚“非法社团法”那一类的法案。但有几个州通过了“犯罪的工团主义法”。1918年5月6日,美国参议院曾通过所谓“反怠工法”。报界宣称这一法案是针对世界产业工会的。上述各州的法案一般也认为是针对这个组织的。但所有这些法案均未提及世界产业工会的名字。参议院的法案宣布为非法社团的是:

任一社团,凡其公开或不公开的目的之一是在未经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通过物质力量、暴力、危害别人生命、财产,或以使用此种手段进行恫吓,以改变美国现有政府、社会、产业与经济者;凡教唆、宣传、劝告、或支持使用……物资力量、暴力、危害别人生命、财产,或以危害生命、财产进行威胁,以达到上述改变的目的或其它目的者;凡在美国作战时期,使用任何上述手段以求达到此种公开或不公开的目的者,或教唆、宣传、劝告、支持……。

参议院的法案中规定的惩罚办法,要比澳大利亚法案中所规定的严厉得多。当美国处于战争状态时,(1)任何此类社团的负责人与作为代表的发言人,(2)参加此类社团或保留此类社团会籍或对此类社团有任何资助者,(3)印发任何宣传品支持使用“物质力量、暴力、危害生命、财产……作为手段以达成上述目的者,”均将被处以十年以下的监禁或五千美元以下的罚款,或同时处以监禁与罚款。该法案最后一款规定在美国作战期间,向任何教唆鼓动使用物质力量、暴力……的此类非法社团或群众提供聚会场所的房主,将被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一年以下的监禁,或同时处以罚款与监禁。

加利福尼亚、爱达荷、密执安、明尼苏达、北达科他、蒙大拿、南达科他和内布拉斯加等州,通过了所谓“犯罪的工团主义法”或反破坏法。1918年,华盛顿州议会通过了“工团主义法”,亚利桑那州

议会通过了“怠工法”，但都被州长否决。<sup>①</sup>明尼苏达、爱达荷与蒙大拿的“犯罪工团主义法”见附录十。南达科他的法案与明尼苏达的法案大致相同。它把犯罪的工团主义解释为“任何教唆、怂恿犯罪、破坏(在此法案中 Sabotage 意为蓄意损害他人财产)、暴力或其它恐怖手段,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以达到社会、经济、产业、或政治目的的理论。”根据这个法案,以下情况即属犯罪行为,应处以一年以上二十五年以下徒刑,一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或同时处以罚款或徒刑:(1)鼓吹或“暗示”此种理论,(2)印发、传播或持有鼓吹或“暗示”,通过“犯罪、破坏”达到经济或政治目的的任何理论的印刷品,(3)属于或参与鼓吹或“暗示”此种理论的任何团体与组织,(4)向此类组织提供归自己所有或控制的建筑物,作为开会场所者,这一法案不以战时为限,实际上,也没有提及战争。北达科他及内布纳斯加的法案与明尼苏达州的相比,涉及面没有那样广泛,也没有那样严厉。它们是反破坏法,所指破坏的范围不超过南达科他法案中对破坏所下定义的范围。在本章中提到的所有“反工团主义”法案中,南达科他判刑最重。明尼苏达的法案最近已为法院引用,州最高法院于1918年4月19日作出认为此项法案符合宪法的规定。

世界产业工会并不缺乏建设性的主张。问题是这些主张一直未能广泛地付诸实施。它们只不过成了“瓦布利”各种口号与信条的一部分。正如第十届大会时代表们所认识的那样,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主义在头十年中表现出来的是过分的宣传活动——批判性的、非建设性的,即使不是破坏性的……,而且很少有建设性的活动。它的会员极不稳定便是这一事实的明显例证。“流动”情况极为严重,1905—1915年这十年中,不仅从个人会员来看是这样,从分会来看也是如此。关于世界产业工会目前会员人数,1917年

<sup>①</sup> 1919年1月14日,州议会通过工团主义法,州长的否决又被否决。

《世界年鉴》载有最有利于该组织的报道。根据此项报道，该组织现有五百三十五个新建及产业工会（不包括五个国外的“总部”），会员八万五千人。后一数字可能包括退出的会员，但即使这样，肯定也是过份夸大的。所载分会数的情况也是如此。即使按这一夸大的估计，（附录）表 A 中的第七栏与第十一栏的数字显示，第一，曾向世界产业工会注册入会的分会数五倍于该组织现有分会数；第二，过去十年中发出的会员证至少两倍于或许是十倍于该组织现有的会员数。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据保守的估计，1915 年的会员数为一万五千人，分布于一百五十个分会中。<sup>①</sup> 在 1905—1915 年的十年中，注册的分会不少于二千个，发放的会员证近二十万张。这说明，曾经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的分会与个人当中，只有百分之七点五现仍保留会籍。这意味着在过去十年中（个人和分会会员）平均每年流动率达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三。该表表明，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人数与全国各工会组织中的总人数及全国工人的总人数相比，其所占比例是微不足道的。1910 年，其会员人数是全国工会会员人数的千分之四，全国产业工人的二千分之一。该组织的会员中，纺织业的最多，但 1910 年时，它在底特律纺织业中的会员人数只占该地纺织业各工会会员总数的百分之一；在芝加哥，占百分之十四。

很难说世界产业工会建设的一面将会如何发展。既然越来越强调要成为一个保障工作的组织，世界产业工会目前已经是、而且还将继续是更富于建设性的组织。但很难相信该组织在第十届大会时的说法，即“它已结束宣传阶段”。它很可能会更积极地向建设性方面发展，但只要它存在，它就一天也不会停止宣传活动。

---

<sup>①</sup> 在芝加哥现在（1918 年 6 月）正开庭审理美国控告海伍德一案。政府的起诉书中说，世界产业工会有会员二十万人。虽然该组织会员人数确有增加，但这一数字无疑是估计过高的。可能系一累积数，凡曾经参加过世界产业工会的，都计算在内。

## 附录二

### 世界产业工会会章前言

#### 甲、芝加哥版

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毫无共同之处。只要千百万工人群众处于饥饿与贫困之中，而构成雇主阶级的少数人养尊处优，尽情享受，就不可能有和平：〔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到所有劳动者在产业及政治战线上团结起来，通过一个不属于任何政党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掌握他们自己劳动所生产的一切。〕

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到全世界的工人组成为一个阶级，掌握土地与机器，并废除工资制度。<sup>①</sup>

我们发现，产业的管理权集中在愈来愈少的少数人的手中，使行业工会难以对付雇主阶级日益增长的力量。行业工会养成在工资斗争时容许一部分工人反对同行业中另一部分工人的风气，结果是互相拆台。而且，行业工会协助雇主把工人引入歧途，使他们相信工人与雇主有共同的利益。

要改变这种情况，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当某一部门举行罢工或资本家以关厂威胁时，该组织在某一产业或所有产业中的成员，必要时都可停止工作，这样，对一人的损害才会成为对全体的损害。

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废除工资制度”，来取代保守的箴言“拿一天好工资，就干好一天的活。”消灭资本主

---

<sup>①</sup> 括号内的文字为前言原文中被删去的部分，新增加的部分用另一种字体表示，下同。



义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产业大军必须组织起来，不仅是为了要与资产阶级进行不懈的斗争，而且是为了要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后，管理生产。当我们按照产业组织起来，我们也就是在旧社会的外壳内建立了新社会的结构。〔因此，我们工人阶级遵照下列会章，团结起来。〕

〔因此，既不支持任何政党，也不期待任何政党的支持，我们工人阶级遵照下列会章团结起来。〕

深知这一组织对我们的解放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我们遵照下列会章团结起来：

## 乙、底特律版<sup>①</sup>

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毫无共同之处。只要千百万工人群众处于饥饿与贫困之中，而构成雇主阶级的少数人养尊处优，尽情享受，就不可能有和平。

〔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到劳动者在产业和政治战线上团结一致，通过一个不属于任何政党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掌握他们自己劳动所生产的一切。〕

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到劳动者在以工人阶级利益为目的的、确定无疑的革命政党的旗帜下，在政治战线上团结起来，并在统一的大产业工会的旗帜下，在产业战线上团结起来，掌握一切生产与分配的手段，并为一切财富创造者的利益进行管理。

财富的迅速积累及产业管理权的迅速集中在愈来愈少的少数人手中，使得行业工会不能对付雇主阶级日益增强的力量。因为行业工会养成容许一部分工人反对同行业中另一部分工人的风

---

① 括号内的文字为前言中被删去的部分，新增加的部分用另一种字体表示。

气，从而在工资斗争中导致互相拆台。行业工会协助雇主阶级把工人引入歧途，使他们相信工人阶级与雇主有共同的利益。

上述情况必须改变，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维护，当资产阶级还在统治时，必须为工人争取可能得到的改善。这一切只有坚决以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工资制度为目的的组织才能办到。而且，这一组织还必须是：当某一部门举行罢工或资本家以关厂相威胁时，该组织在某一产业或所有产业中的成员，必要时都可停止工作，这样，对一人的损害，就会成为对全体的损害。

〔因此，既不支持任何政党，也不期待任何政党的支持，我们遵照下列会章团结起来。〕

因此，我们遵照下列会章团结起来。

# 附录三 会员人数统计

表 A 会员数——底特律派

1	会 员 总 数		其 他		会 员 证 数		
	书记兼司库	巴 尼 特			发 放 数		
	2	3	4		5		
1905	14,000	14,300	—				
1906	23,219	10,400	60,000				
1907	5,931	6,700	28,000				
	芝加哥	底特律	芝 底	芝 底	芝加哥		
1908	5,397	—	13,200	—	—		
1909	3,719	—	10,700	—	—		
1910	4,617	—	9,100	—	9,137	3,475	
1911	4,330	10,000	12,800	3,500	—	—	60,000
1912	18,387	20,000	18,300	10,700	—	9,765	9,000
1913	14,851	11,000	14,300	5,000	23,061	—	
					70,000		
1914	11,356	—	12,000	2,000	14,310	—	
					23,840		
1915	15,000	5,000	—	—	70,000	—	191,293
							15,000
1916	60,000				35,000		
					85,000		
1917	60,000	—			200,000		300,000

表 A 说明

本表所列系 1905—1917 年间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及变动情况的有关数字。这些数字是残缺不全的，而且大多只是近似。1、6、7、11 各栏中的数字尤其不确、不全。例如，1914 年 7 栏、9 栏与 11 栏相比时，解散的分会数至

### 与芝加哥派(1905—1917年)

全国产业 工会数	地 方 分 会 数	分会执照 发 放 数	发 放 执 照 累 计 数	解 散 分 会 数	解 散 分 会 积 累 数
6	7	8	9	10	11
1					
1	{ 394	466	466	185	185
	{ 200	113	579		
	{ 362	281	860		
		118	928		
芝加哥	芝 底	芝 底	芝 底	芝 底	芝 底
	322	164	1102	63	248
	100 23	90 1	1192 1	33	281
1	{ 97	160 7	1352 8	54 16	335 16
	{ 98 14				
	{ 115				
	{ 115	180 18	1502 26	69 6	404 22
	{ 105 26				
	{ 107				
	210 34	190 32	1692 58	53 24	457 46
3	236 58	236 22	1928 80	99 17	556 63
	39				
3	{ 150 50	78 14	2006 94	126 4	681 67
	{ 128 49				
	{ 222				
	300 51	2	96		
	150 25				
4	535	33			
	350				
6					

少应该是 1784，而不是表中所示的 681。

表中的斜体数字分别由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书记兼司库圣约翰和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书记兼司库里奇特所提供。

表 B 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与美国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总数的比较(1910年)

产 业	产业中的 总 人 数		劳工组织会员数		人 数		世界产业工会会员 工会会员总人数 中所占百分比		全产业总人数 中所占百分比	
	人 数	百分比	人 数	百分比	芝加哥	底特律	芝加哥	底特律	芝加哥	底特律
矿 业	834,456	30.5	254,799	30.5	200	...	0.1	...	0.0	...
服装工业	608,892	16.9	102,972	16.9	...	300	...	0.3	...	0.0
采石业	85,919	7.3	6,309	7.3	...	...	...	...	...	...
盐业、石油及天然气	37,476	...	...	...	...	...	...	...	...	...
化学工业	73,585	0.4	268	0.4	...	...	...	...	...	...
建材工业	309,341	20.5	63,416	20.5	...	...	...	...	...	...
食品工业	299,176	7.6	22,744	7.6	100	...	0.4	...	0.0	...
钢铁制造业	1,746,387	9.9	173,169	9.9	100	600	0.2	0.4	0.0	0.0
皮革工业	293,035	14.5	42,644	14.5	...	...	...	...	...	...
酿酒业	73,475	67.6	49,665	67.6	...	...	...	...	...	...
伐木与家具业	597,174	10.7	63,934	10.7	1,300	200	2.0	0.3	0.2	0.0
金属工业(钢铁除外)	320,041	4.7	15,013	4.7	...	...	...	...	...	...
造纸业	101,797	2.6	2,683	2.6	...	...	...	...	...	...
印刷业	249,456	34.3	85,479	34.3	...	...	...	...	...	...
纺织业	800,251	3.7	29,862	3.7	4,300	300	14.4	1.0	0.5	0.0
其他: 纽扣工厂	12,879	0.2	32	0.2	...	...	...	...	...	...

刷子厂	12,922	897	6.9						
木炭厂	23,294	500	2.1						
雪茄及烟叶厂	170,904	46,742	27.3	100	200	0.2	0.4	0.0	0.1
电力厂	252,883	36,092	14.3						
煤气厂	22,783	605	2.6						
制炼油脂及松节油	22,551								
橡皮厂	45,864	50	0.1						
麦杆厂	6,458	684	10.6						
其他非特定产业	323,534								
运输业	2,862,260	494,662	17.3	1,000	...	0.2	...	0.0	0.0
手工业	713,659	4,346	0.6						
建筑业	2,444,395	396,674	16.2	150	400	0.0	0.1	0.0	0.0
固定式发动机机工	215,053	9,990	4.6						
固定式发动机司炉	84,685	8,100	9.5						
商业	3,411,677	17,676	0.5						
公用事业(未列入其它类的)	441,180	11,843	2.6						
专门职业	1,628,970	77,976	4.8						
家庭服务	3,691,493	65,579	1.8	150	...	0.2	...	0.0	0.0
农、林、牧业	12,640,734	2,262	0.0						
公私房产管理工人	980,012								
职员	1,696,061	28,853	1.7						
世界产业工会混合工会				1,437	1,475				
总数	38,134,712	2,116,500	5.5	9,037	3,475	0.4	0.2	0.0	0.0

表 C1897—1914年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

(单 位:

工会与产业群 体的名称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采矿与采石(8个 组织)								
西部矿工联合会	80	100	120	140	177	196	283	241
全国矿工联合会	97	329	618	1,155	1,980	1,753	2,474	2,510
本群中总人数	209	442	749	1,307	2,171	1,964	2,795	2,789
金属制造工人工会	…	…	…	10	21	43	87	96
纺织群(9个组织)								
纺织工人工会	27	25	22	34	27	106	150	105
本群中总人数	81	85	69	80	70	147	195	151
伐木与木工群体 (8个组织)	55	117	159	256	318	341	479	516
面包工人工会	20	21	31	45	64	102	154	162
酿酒工人工会	100	100	107	183	235	291	300	305
餐馆与酒馆群体 (6个组织)	64	92	121	280	408	575	1,144	1,338
世界产业工会 (芝加哥)								
世界产业工会 (底特律)								
总 数	4,445	4,971	6,041	8,654	11,236	13,743	19,129	20,726

① 从1905年起加入世界产业工会

数和选定的某几个组织与产业团体的会员人数①

100)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263	286	442	305	353	371	502	492	493	369
2,650	2,307	2,607	2,520	2,652	2,314	2,563	2,893	3,777	3,390
2,962	2,653	3,120	2,897	3,071	2,749	3,107	3,429	4,315	3,802
(1)									
100	100	114	129	100	100	100	109	162	180
145	147	161	176	148	214	217	230	295	308
419	359	270	198	190	280	290	255	251	243
120	106	110	105	107	127	138	146	151	157
340	360	400	425	452	454	533	625	650	676
949	895	916	949	581	594	631	686	913	948
143	104	67	132	107	91	138	183	143	120
						35	107	50	20
19,450	19,063	20,776	20,904	20,031	21,380	23,365	24,408	27,010	26,7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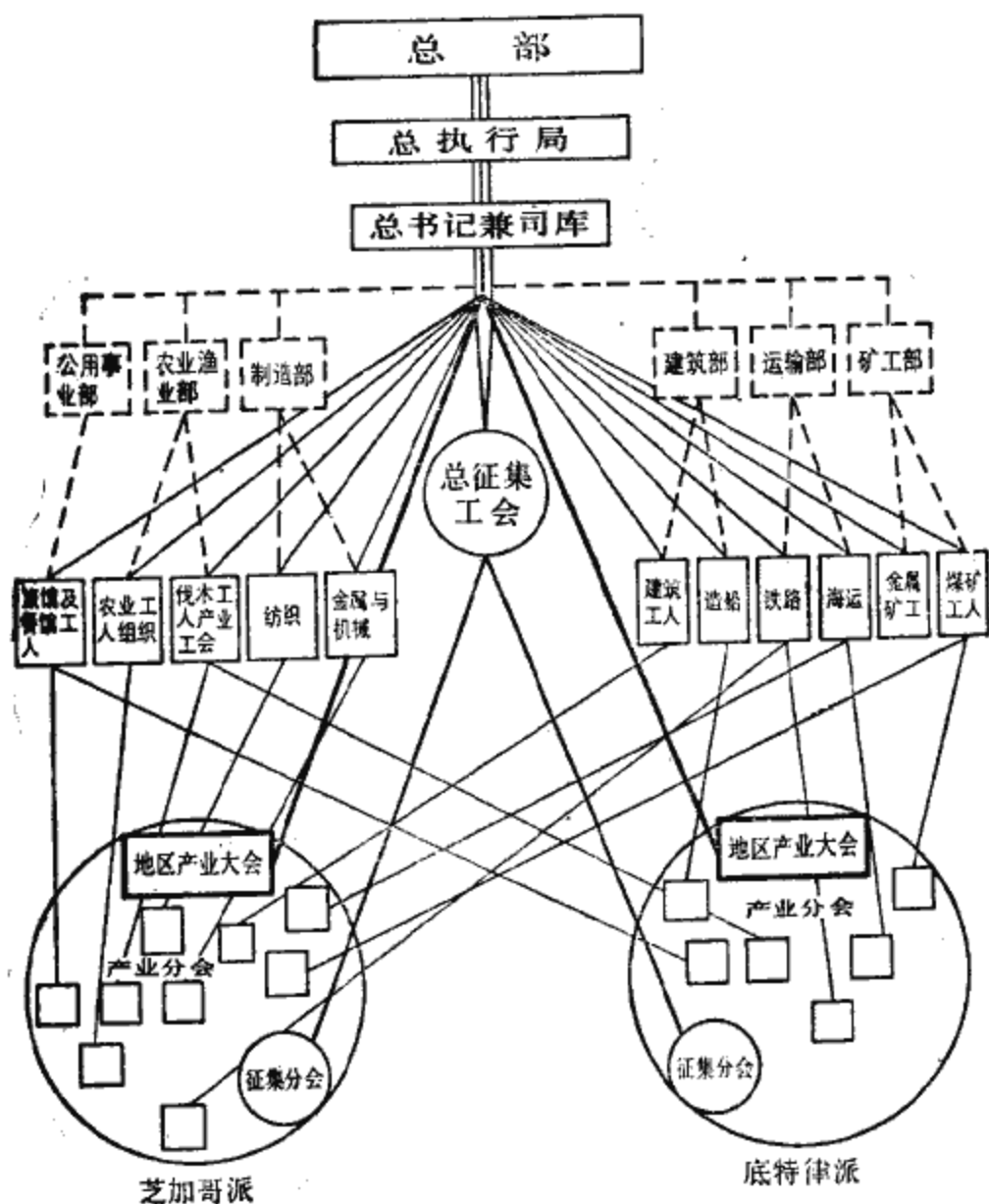


表 D 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与美国所有  
工会的会员人数(1905—1917年)

	美国所有劳工组织 的会员人数	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人数		
		芝 加 (圣约翰)	哥 (巴尼特)	底特律 (巴尼特)
1905	1,945,000	23,219	14,300	
1906	1,906,300	...	10,400	
1907	2,077,600	5,931	6,700	
1908	2,090,400	5,397	13,200	
1909	2,003,100	3,719	10,700	
1910	2,138,000	4,617	9,100	3,475
1911	2,336,500	4,330	13,800	3,500
1912	2,440,800	18,387	18,300	10,700
1913	2,701,000	14,851	14,300	5,000
1914	2,674,400	11,305	12,000	2,000
1915	...	15,000	...	2,000
1916	...	60,000		
1917	...	200,000		

# 附录四

## 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结构(1917年)



## 附录五

1914年世界产业工会地方分会的地理分布(芝加哥与底特律)

州	市	芝加哥 分会编号	产业性质	底特律 分会编号	产业性质	
加利福尼亚	布劳利	439	混合			
	尤里卡	431	伐木			
	弗雷斯诺	66	混合			
	洛杉矶	宣传团	混合	103	混合	
	奥克兰	174	混合			
	雷丁	88313	混合			
	萨克拉门托	71334489	混合			
	旧金山	9	海运	3	服装	
		147173	混合	8	乐师	
		173二支会	混合	107	混合	
	斯托克顿	5	海运			
		73	混合			
加拿大	塔夫特	453	混合			
	阿默斯特			122	混合	
	埃德蒙顿	339	混合			
	温哥华	332				
科拉拉多	丹佛	26	混合			
康涅狄格	布里奇波特			112	混合	
	哈特福德			69	机工	
	莫萨普	303	纺织			
	米斯蒂克			35	纺织	
佛罗里达	诺瓦克	535	纺织			
	坦帕	102	混合			
	基韦斯特	108	混合			
爱达荷	华莱士	宣传团	混合			
	伊利诺斯	芝加哥	3, 支2, 85 <sub>1</sub>	混合	52	机械
			85, 支2, 85, 支3 <sub>1</sub>	混合	431	食品
			85, 支5, 85, 支6 <sub>1</sub>	混合	102	混合
			144, 144, 支3 <sub>1</sub>	混合	102支2	混合
			341	混合		
		宣传团	混合			

(匈牙利籍)

州	市	芝加哥 分会编号	哥 产业性质	底特律 分会编号	律 产业性质
	罗克福	480	混合		
印第安纳	印第安纳波利斯	52	混合	105	混合
衣阿华	苏城	宣传团	混合		
	瓦利章克兴	577	混合		
堪萨斯	堪萨斯城	146	混合		
路易斯安纳	亚历山德利亚	282	伐木		
	新奥尔良	7	海运		
马萨诸塞	波士顿	2	海运		
	布鲁克林	宣传团	混合		
	福尔河	204	纺织		
	霍利奥克	205	纺织		
	劳伦斯	20	纺织		
	洛维尔	436	纺织		
	林恩			209	机械
	莫尔登	190	纺织		
	新贝德福	157	纺织		
	昆西	34	混合		
	昆西角	34, 支3	混合		
		34, 支2	混合		
	罗克斯柏里			121	混合
马里兰	巴的摩尔	192;	纺织	275	烟叶
		192, 支2;	纺织		
		371	混合		
密执安	底特律	16; 16支1;	混合	603	建筑
		16, 支2; 支3;	混合	26; 551;	汽车
		62	混合	551, 支1;	汽车
				551, 支2;	汽车
明尼苏达	德卢斯	136	混合		
	明尼阿波利斯	64; 221	混合	500	运输
	圣保罗			307	混合
密苏里	堪萨斯城	61	混合		
	圣路易	84	混合	101	混合
蒙大拿	米苏拉	40	伐木		
	比尤特	宣传团	混合		
	大瀑布城	571	混合		
内布拉斯加	奥马哈	宣传团	混合		
内华达	戈尔德菲尔德	353	混合		
	雷诺	588	混合		
	托诺帕	宣传团	混合		
新泽西	霍博肯			504	运输
	西霍博肯	514	纺织		

州	市	芝加哥 分会编号	哥 产业性质	底特律 分会编号	特 产业性质
纽约	纽瓦克	90	混合	123	混合
	帕特森	152	纺织	25	纺织
	萨米特	212	纺织		
	布法罗	5	混合	317	混合
	詹姆斯敦			114	混合
	小福尔斯	207	纺织		
	罗切斯特	191	纺织		
		76	混合		
	尤蒂卡			113	混合
	纽约市	527	纺织	277	烟叶
北达科他 俄亥俄		1	海运	100	混合
		9,46,179,179,支3	混合		
	布鲁克林	179,支1,466	混合	213	机械
				701	印刷
	迈诺特	585	混合		
	辛辛纳提			107	混合
	克利夫兰	33,33,支3	混合	104	混合
	哥伦布			450	家具
	迪伦维尔	240	混合		
	雷兰德	236	混合		
俄勒冈 巴拿马 宾夕法尼亚	托莱多	86	混合		
	波特兰	93	伐木	600	建筑
	克里斯托博,运河区			505	运输
	伊利			210	机械
	霍姆斯特德			205	机械
	奥尔法奇	97	混合		
	费城	425,425,支1,533	纺织	404	乐师
		8	纺织	451	家具
		57,57,支2,405,405,支1,	海运	218	纺织
		215	混合		
罗得岛	匹兹堡		混合		
	谢利			276	烟叶
	奥尔尼维尔	530	纺织		
南卡罗来纳	温索克特	513	纺织		
	伊斯利	537	纺织		
	格林维尔	512	纺织		
得克萨斯 犹他	加尔维斯顿	3	海运		
	盐湖城	69	混合		
弗吉尼亚	诺福克	4	海运		

州	市	芝加哥	底特律
		分会编号	分会编号
		产业性质	产业性质
华盛顿	贝林哈姆	337	伐木
	西雅图	317,432	伐木
		252	海运
		178,178支2	混合
		382	混合
	斯波坎	315	伐木
	塔科玛	338	伐木
	380	海运	
威斯康星	密尔沃基		118 混合

芝加哥		底特律	
混合工会.....	74	混合工会.....	20
全国纺织业工会分会.....	20	纺织工会分会...	2
伐木工会分会.....	9	伐木.....	1
海运工会分会.....	10	运输.....	3
农业工人组织(400号分会) —		乐师.....	2
宣传团.....	8	服装工人.....	1
总计.....	123	机械.....	5
		食品.....	2
		烟叶.....	3
		汽车.....	4
		建筑.....	2
		印刷.....	1
		家具.....	2
		公用事业.....	1
		总计.....	49

## 附录六

地方分会解散理由(1910.8.31—1911.9.1)

地 点	产业	解散原因
芒西,印第安纳	金属工人	罢工
杰克逊,密执安	金属工人	缺乏兴趣
雷丁,宾夕法尼亚	金属工人	罢工
敦克尔克,纽约	金属工人	会员离城
西普尔曼,伊利诺斯	金属工人	关厂
米苏拉,蒙大拿	伐木	缺乏兴趣
奥利安,纽约	混合	罢工
内甘斯,密执安	混合	缺乏兴趣
纳维尔,内华达	混合	西部矿工联合会与商会
罗雷恩,俄亥俄	混合	缺乏兴趣
纽约	建筑工人	会员离城
温索克特,罗得岛	混合	缺乏兴趣
安纳康达,蒙大拿	混合	劳联与西部矿联破坏
普罗维登斯,罗得岛	混合	缺乏兴趣(?)
西雅图	旅馆	缺乏兴趣
火奴鲁鲁	建筑工人	缺乏兴趣
朗达普,蒙大拿	建筑工人	会员列入黑名单,被逐出城
苏城,衣阿华	建筑工人	无记录
匹兹堡	食品加工	内部纠纷
芝加哥	剧院工人	缺乏兴趣
纽约	公用事业	缺乏兴趣
圣路易	服装	参加劳联
纽约	服装	劳联破坏
芝加哥	服装	缺乏组织工作
安德森,印第安纳	金属工人	无纪录
匹兹堡	混合	缺乏兴趣
新黑文	铁路工人	缺乏兴趣
波特兰,俄勒冈	铁路工人	缺乏兴趣
普罗维登斯	金属工人	缺乏兴趣
匹兹堡	钢铁工人	关闭
伍兹鲁恩,宾夕法尼亚	汽车制造	关闭
麦基洛克	钢铁工人	关闭

地 点	产业	解散原因
马西隆, 俄亥俄	马口铁	罢工
纽卡斯尔, 宾夕法尼亚	马口铁	罢工
林杜拉(?), 宾夕法尼亚	汽车制造	“游民”书记〔离职?〕
哈蒙德, 印第安纳	汽车制造	“游民”书记〔离职?〕
赫格威施, 伊利诺斯	汽车制造	缺乏兴趣
南芝加哥, 伊利诺斯	钢铁工人	缺乏兴趣
东芝加哥, 印第安纳	钢铁工人	缺乏兴趣
福斯托里亚, 俄亥俄	金属工人	罢工
阿纳科尔特斯, 华盛顿	伐木	缺乏兴趣(?)
圣迭戈, 加利福尼亚	公用事业	墨西哥革命
温哥华, 加拿大	公用事业	缺乏兴趣
比尤特, 蒙大拿	面包工人	参加劳联
雷得兰兹, 加利福尼亚	农业	无纪录
卡里斯佩尔, 蒙大拿	伐木	缺乏兴趣
迪尔里沃, 明尼苏达	伐木	缺乏兴趣
火奴鲁鲁	农业	缺乏兴趣



## 附录七

### 世界产业工会言论自由斗争(1906—1916年)(材料不全)

年	开始	地点
1906	4月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
1909	10月	米苏拉,蒙大拿
	11月	斯波坎,华盛顿
	12月	纽卡斯尔,宾夕法尼亚
1910	5月	韦纳契,华盛顿
	6月	沃拉沃拉,华盛顿
	10月	弗雷斯诺,加利福尼亚
1911	7月	德卢恩,明尼苏达
		维多利亚,加拿大
	8月	丹佛,科罗拉多
		苏必利尔,威斯康星
	9月	堪萨斯城,密苏里
1912	12月	阿伯丁,华盛顿
	2月	圣迭戈,加利福尼亚
		阿伯丁,南达科他
1913	6月	新贝德福德,马萨诸塞
	9月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
	2月	丹佛,科罗拉多
	4月	大章克申,科罗拉多
	6月	迈诺特,北达科他
		西雅图,华盛顿
	12月	堪萨斯城,密苏里
1914	7月	阿伯丁,南达科他
1915	12月	帕特森,新泽西
1916	9月	奥尔法奇,宾夕法尼亚
	12月	埃弗雷特,华盛顿

## 附录八

### 世界产业工会组织的罢工(1906—1917年)

年月	地点	罢工工人种类	问题
1906			
8月	新黑文, 康涅狄格	造纸工人	
12月	西新布赖顿, 康涅狄格	丝绸工人	
?	斯考西根, 缅因		
?	戈尔德菲尔德, 内华达	矿工及其它工人	
1907			
2月	萨默思, 蒙大拿	伐木工人	承认世界产业工会; 公司商店; 医院
4月	波特兰, 俄勒冈	锯木工人	
5月	米苏拉, 蒙大拿	伐木工人	要求提高工资
10月	温哥华, 不列颠哥伦比亚	伐木工人	反对减少工资及延 长工作时间
11月	杨克斯, 纽约	电车工人	
11月	兰开斯特, 宾夕法尼亚	丝绸工人	
1908			
4月	马布尔, 科罗拉多	码头工人	
8月	劳伦斯, 马萨诸塞	纺织工人	反对减少工资
1909			
5月	萨默斯, 蒙大拿	伐木工人	
5月	卡里斯佩尔, 蒙大拿	伐木工人	
5月	鲁伯特太子港, 不列颠哥伦比亚	伐木工人	
7月	纽卡斯尔, 宾夕法尼亚	锌板工人	要求自由雇用
8月	申嘴戈	锌板工人	
?	麦基山, 宾夕法尼亚	压钢制车工厂	工资, 工时及工作条 件
?	沃特维尔, 华盛顿	农业工人	要求日工资三美元
1910			
3月	芒西, 印第安纳	玻璃工人	要求提高工资
4月	北雅姆希尔, 俄勒冈	农业工人	反对开除世界产业 工会会员
5月	新贝德福德, 马萨诸塞	纺织工人	反对减少工资
6月	圣路易, 密苏里	服装工人	
7月	里丁, 宾夕法尼亚	汽车工人	

年月	地 点	罢工工人种类	问 题
8月	圣迭戈,加利福尼亚	玻璃工人	工资(墨西哥人)
10月	普罗维登斯,罗得岛	擦窗工人	自由雇用;工资
11月	匹兹堡,宾夕法尼亚	肉食装罐工人	
11月	布鲁克林,纽约	制鞋工人	工资
1911			
1月	拉格兰德,华盛顿	矿工	反对削减工资
1月	纽约市,纽约	靴鞋制造工人	
1912			
1月	劳伦斯,马萨诸塞	纺织工人	反对削减工资
4月	威利曼蒂克,康涅狄格	纺织工人	工资
4月	堪萨斯城,密苏里	电车道修建工人	
4月	纽约	钢琴与风琴制造工人	
3月	霍查亚姆,华盛顿	伐木工人	工资
3月	阿伯丁,华盛顿	伐木工人	
5月	波特兰,俄勒冈	电车工人	工资
6月	怀特萨蒙,华盛顿	建筑工人	工资;工作条件
6月	克林顿,马萨诸塞	纺织工人	
1912			
7月	新贝德福德,马萨诸塞	纺织工人	
7月	圣佩德罗,加利福尼亚	码头工人	
10月	小福尔斯,纽约	纺织工人	反对削减工资
11月	克利夫兰,俄亥俄	钢网障碍工人	劳工(世界产业工会 斯拉夫籍工人)
12月	波兰特,俄勒冈	建筑工人	反对削减工资
12月	梅里维尔,路易斯安那	伐木工人	
†	格雷斯特		
†	不列颠哥伦比亚	加拿大北部建 筑营地	
†	北雅姆希尔,俄勒冈	农业工人	每小时三十美分及 较好住所
1913			
1月	大克里克,加利福尼亚	建筑工人	工资、工时、工作条件
2月	阿克伦,俄亥俄	橡胶工人	
2月	帕特森,新泽西	丝绸工人	
2月	黑兹尔顿,新泽西	丝绸工人	要求增加工资
1月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	食品罐头工人	反对削减工资
3月	埃斯蒙德,罗得岛	纺织工人	
3月	克利夫兰,俄亥俄	橡胶工人	
3月	西雅图,华盛顿	成衣工人	
4月	斯托克顿,加利福尼亚	电气工人	
4月	洛克艾兰,伊利诺斯	门窗工人	

年月	地 点	罢工工人种类	问 题
5月	马什菲尔德,俄勒冈	伐木工人	
6月	伊普斯威奇,马萨诸塞	纺织工人	
8月	惠特兰,加利福尼亚	采蛇麻草工人	工作条件
9月	匹兹堡,宾夕法尼亚	烟叶工人	
12月	谢尔顿,康涅狄格	纺织工人	
?	德卢思,明尼苏达	码头工人	
?	纽约市,纽约	理发师	
1916			
6月	梅萨巴区,明尼苏达	铁矿工人	
6月	雷德格兰尼特,威斯康星	采石工人	反对开除世界产业 工会会员
8月	斯克兰敦,宾夕法尼亚	矿工	
10月	奥尔法奇,宾夕法尼亚	矿工	
1917			
2月	费城,宾夕法尼亚	制糖工人	工资、工时、工作条件
2月	费城,宾夕法尼亚	码头工人	同情制糖工人
4月	埃克塞特,加利福尼亚	灌溉建筑工人	工资,工时

## 附录九

### 《世界产业工会歌集》选录

---

#### 你是瓦布利？

乔·弗利作词

(调：“你来自迪克西？”)

哈啰，工友，你可好？

你一定身无分文吃不饱。

认出了你，你别着急，

看你的眼神，就知你是奴隶。

你的愁容已向我倾诉，

你和我一样都需要自由。

只要立下志，就会有路走，

比尔，比尔，听我说清楚。

(合 唱)

你是瓦布利？听着我兄弟，

统一的大工会在向你招手。

那是工人的工会，产业工会，

告诉每一个奴隶如何斗。

不论你是什么肤色，

也不论性别、种族和信仰，

只要你是个工人，愿意加入就欢迎。  
只有成为瓦布利，我们才可能  
从奴役制度下解放自己。

你喜欢这想法，但你有疑问，  
怎能办得到，这天何时到？  
当所有妇女与儿童，  
每一个为工资劳动的奴隶，  
都加入了统一的大工会，  
团结在一起要求我们的权利；  
当你和我，比尔，放下了工具，  
袖起手来，离开工作岗位，  
这一天就会来到。

---

## 把背上的老板摔倒在地

约翰·布里尔作词

(调：“用祈祷把它带给上帝”)

你贫穷、寂寞、饥饿吗？

人生一切你都缺乏吗？

你的生活充满苦难吗？

要把背上的老板摔倒在地。

你的衣裳褴褛、满是补丁吗？

你住的地方是窝棚吗？

你想驱散你的烦恼吗？

要把背上的老板摔倒在地。

你不是已经筋疲力竭？  
像公驴一样负着重载？  
为甚么你不猛然一跳？傻瓜  
把背上的老板摔倒在地。  
只要你使劲儿一击，  
就可结束你的苦难  
坚强起来吧！不值钱的傻瓜，  
把背上的老板摔倒在地。

---

阿里露亚！我是个游民！  
啊！我喜欢我的老板，  
他是我的好朋友，  
这就是我挨饿的原因，  
到纠察线来值勤。

阿里露亚！我是个游民！  
阿里露亚！我又是游民！  
阿里露亚！给我点施舍，  
好让我又获新生！

---

## 布鲁克先生

乔·希尔作词

(调：“今晚看来真热闹”)  
各位请让我来介绍一个人，  
他是“红、白、蓝，三色分子”的光荣。  
他的头用木头制，硬得象石头；

他就是布鲁克先生，一个普通工。

布鲁克却想得美

有天他会当总统

(合 唱)

啊，布鲁克先生，你生错了时辰，

你是头等不幸的人

你使得我伤心

在颈上系块石头，跳到大湖中，

为了自由的缘故，请你就执行。

布鲁克先生走了运；找到工作多高兴！

鲨鱼得了七美元，作为职业介绍金，

他被运到沙漠里，连人带车倒在地。

那有工作要他作！原来一场空欢喜。

他大喊“这真是太糟心，

我要用法律治他们。”

布鲁克徒步回城市，情况还是不顺心。

他说他要入工会，加入伟大的美国劳联。

次日早上得工作，当天晚上又除名。

他说要去见冈佩斯，好好整治那工头。

冈佩斯听了忙回答，

我能给的是同情。

选举那天他叫喊，“选社会党人作市长！”

那位“同志”当了选，他可高兴得没话讲。

选举完毕吃一惊，这次打击可不轻，



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他头上打一棍。

布鲁克同志掉了泪，

“我帮你获得这职位。”

## 停 产

(艾伦作词并作曲)

我们与劳联兄弟没仇恨，

但请仔细想想我要说的话。

你的行业不过保护了财产，

你的技术已在失去作用。

改进的机器夺走了你的手艺、

命中注定你会成为普通的奴隶。

事情看来一定会象我说的这个样，

你那种不能取胜的罢工有什么用？

(合 唱)

停产！停产！这才是取胜的途径。

别通知老板，除非战斗已打响。

不要为打手、工贼提供任何机会，

我们需要的是统一的大罢工和大工会。

为什么你要订立分裂你们的合同，

让老板拿神圣的合同来吓唬你们！

你们要团结在一起，这你可知道？

别人在与敌人斗争，你为何继续作工，

当你看到阶级之间在进行战争，

你就应参加这前所未有的伟大联盟。  
当全国所有的罢工都联成一气，  
统一的大工会的车轮就全速运行。

---

## 劳联的同情

韦伯尔作词

(调：“我所得到的只是同情”)

比尔·布朗是个大工厂的工人，  
那儿还有两千个和他一样的人；  
他们都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  
他们彼此都是以“兄弟”相称。  
有一天布朗的工会在罢工，  
他们罢工是要求加工资；  
但其它的行业都继续干活，  
比尔·布朗急得把话说：

(合 唱)

我们得到的仅仅是同情；  
这就是必然失败的原因；  
其他人若不是行业可自治，  
早已经兴高采烈地罢工了，  
我可倒了霉要挨饿，  
没有行业工会支持我。  
参加了劳联太窝心，  
你所得到的只是同情。

比尔·布朗非傻瓜，他是一个思想家，

这里傻瓜有的是，

所以决定进劳联。

行业的分裂要消除，

产业工会就是好，

工人一起来斗争；

站在街头把歌唱，

他越唱越发有精神。

(合 唱)

---

## 来自海外的福音

(调：“不要恩将仇报”)

有一天我坐着沉思，

忽然传来了喜讯。

远在海外的一个国家，

革命发出了万丈光芒。

消灭了统治者的军队，

人民的旗帜高高飘扬，

自由将永远为我们所有，

一个美丽的世界在招手。

(合 唱)

我们为布尔什维克欢呼！

我们要为我们的阶级争自由，

不论你是沙皇、凯撒或国王，

我们都把你们看作粪土；

如果你不喜欢俄国的红旗，  
如果你不喜欢时代的潮流，  
就象故事中的那条狗一样，  
舔舔这双掠夺你的手。

多少年的逆来顺受，  
我们尝够了苦难与酸辛。  
我们却从来没有这样想，  
这是满足有钱人的雄心。  
回声从俄罗斯上空传来，  
那才是真正自由的钟声，  
那是千百万工人的福音，  
快挣脱枷锁为自由而斗争。

---

### 西塞·比尔<sup>①</sup>

乔·希尔作词

(调：“船只检疫证”)

当你在国内到处流荡，  
你总是遇到那西塞·比尔。  
野地里或山上可见到他，  
他也在每一个矿井或木厂。  
他看起来象个人，能吃能走，  
一开口讲话却不像人。

---

<sup>①</sup> Scissor Bill, 美国方言，意为不参加工会的工人或不关心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人。此处译音。——译者

他每到一处都被警察们撵走，  
他还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我的国家”。

(合 唱)

西塞·比尔，他是个小傻瓜，  
西塞·比尔，有张可笑的脸。  
西塞·比尔，应该跳进密西西比，  
他是达尔文追溯的过渡生物。

## 把一切刷成红色

拉尔夫·查普林作词

(调：“进军佐治亚”)

来吧，工人们，参加造反的行列；  
来吧，不满的人们，助我一臂之力；  
我们要通过统一的产业工会，  
向寄生虫进军，把他们赶走。

(合 唱)

好哇！好哇！把一切刷成红色！  
好哇！好哇！扫清前进的阻力。  
我们要通过统一的产业工会，  
获得面包、自由与工厂的民主。

他们叫我们为生来下贱的“工具”和奴隶，  
只要拿走钱袋，他们就不再得意。  
我们要通过统一的产业工会，  
让他们无利可图，把他们赶出大地。

我们比任何人都仇恨这腐朽的制度，  
我们不想修补，而是要另起炉灶。  
我们成功之日会有我们自己的政府，  
那就是统一的产业工会！

---

## 卡西·琼斯——工贼

乔·希尔作词

南太平洋铁路工人闹罢工，  
卡西·琼斯开着火车不停工；  
他的锅炉在漏水，主轮已松动，  
引擎和轴承都没对准。

(合 唱)

卡西·琼斯开着破车继续跑；  
卡西·琼斯加班加点拼命熬；  
因为他忠于南太平洋铁路线，  
发给他一个木制大奖章。

工人们<sup>对</sup>卡西说：“你不愿带我们夺取罢工胜利？”

卡西说：“去你的，我走我的独木桥。”

于是有人把一捆枕木横在铁路上，  
砰的一声，卡西掉进了河当中。

卡西·琼斯沉河底；  
卡西的脊骨离了体，  
卡西成了小天使，

坐上火车去见上帝。

卡西·琼斯来到了天堂的珍珠门，  
他说：“我的姓名叫卡西，南太平洋铁路当司机。”  
彼得说：“你可来得正是巧，我们的乐师正罢工；  
你可前去搞破坏，任何时候都欢迎。”

卡西·琼斯在天堂有工作，  
卡西·琼斯的日子蛮不错；  
天使的罢工他也破坏，  
就像在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作为。

天使们都说这可容不得，  
因为卡西·琼斯到处作工贼，  
那肯定是天使工会二十三分会，  
立即把卡西开除，赶他下了金楼梯。

卡西·琼斯下到地狱里，  
魔鬼见他也欢喜；  
卡西·琼斯忙着铲硫磺，  
这就是他作工贼的好下场。

---

## 牧师与奴隶

乔·希尔作词

(调：“甜蜜的慢慢来”)

长头发的牧师每夜都出来，  
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如果问他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他会用最甜蜜的声调回答你：

（合 唱）

慢慢来，你会有吃的，  
就在那天上的光荣之国；  
现在可以吃草、干活和祈祷，  
天上的馅饼，死后可以吃个饱。

饥饿的大军在游荡，  
他们唱歌、鼓掌来乞讨。  
等到他们鼓里装满了你的钱，  
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作游民。

（合 唱）

神圣的罗勒与金佩斯跑出来，  
他们大叫大嚷大跳又祈求。  
“快把你的钱送给耶稣，  
当今疾病他包医。”

如果你为妻室儿女去斗争，  
只想今生过个好日子，  
他们就会说你是坏蛋和罪人，  
死后一定要进地狱门。

全世界的工人快团结，  
并肩斗争为自由；



我们赢得世界及其财富时，  
盗窃者会听到这样的歌声：

合 唱

慢慢来，你会有东西吃，  
只要你学会了烧饭炒菜。  
砍点柴吧，这对你会有好处，  
慢慢地你就会吃得美滋滋。

---

## 红 旗

詹姆斯·康内尔作词

工人的红旗深红色，  
覆盖过我们死难的烈士；  
烈士的肢体已经僵硬，  
他们的血液已把旗帜染红。

(合 唱)

把红色的大旗高高举起  
生与死都和它在一起，  
懦夫会退缩，叛徒会离弃，  
我们要把红旗永远插在这里。

法国人爱它的闪闪发光，  
坚强的德国人把它赞扬，  
莫斯科的苍穹响彻了赞歌，  
芝加哥唱出了它沸腾之歌。

当前途似乎是一团漆黑，  
它鼓舞着我们新生的力量；  
它是我们行为与誓言的见证，  
我们决不玷污它光荣的颜色。

现在有一些驯顺卑鄙的人，  
心里只想着金钱和地位，  
为了讨得富人的欢心，  
要破坏这神圣的象征。

让我们脱下帽子来宣誓，  
我们要高举红旗一直到死；  
这支歌就是我们永别的歌，  
我们不怕黑暗的地牢和绞架！

---

## 我们要什么

乔·希尔作词

(调：“虹”)

我们要全世界的工人组织起来，  
组成一个大大的大工会，  
当我们都团结在一起，  
我们需要属于工人的全世界。  
只要工人阶级认识到  
劳工的力量多巨大，  
剥削阶级的老爷们，

立即会消声匿迹。

(合 唱)

来吧：来自各地的  
挣工资的工人们，  
加入这战斗的行列，  
组成一个大工会，  
当奴隶们聪明一些，组织起来，  
我们工人就可把大地变成天国。

我们要水手、裁缝和伐木工人，  
以及所有的厨师和洗衣女工；  
我们要那种潜入水中取珍珠的人，  
和那种替人卷发的美丽姑娘；  
以及面包师、钟表匠和扫烟囱的工人；  
我们要那些端盘子的侍者，  
也要为几个小钱干活的儿童，  
都加入这伟大的大工会。

我们要罐头工、剥皮工、女佣人，  
我们要钉鞋底的制鞋工，  
我们要那种打眼的人，  
我们要那种爬竿的人，  
还有菜农、小工和雇工，  
以及工厂的职员和女工，  
我们要所有做工的人，  
都加入这伟大的大工会。

## 附录十

### 各州关于“犯罪的工团主义”的立法

---

#### 明尼苏达

#### 第 251 章——S. F. 942 号

本法案解释犯罪的工团主义，禁止其宣传及以犯罪、破坏、暴力或其它恐怖手段以达到产业的或政治目的的宣传；禁止进行此种宣传的集会；凡为此种宣传集会提供场所，均属不法行为；违反上述规定者，应予判刑。

明尼苏达州议会制定下列法案：

第一款 犯罪的工团主义的解释——犯罪的工团主义系指宣传犯罪、破坏(本法案中的“破坏”一词的含义是雇工恶意地破坏或毁损雇主的财产)、暴力或其它恐怖主义的不法行为作为手段以达到行业或政治目的的理论。凡在口头上或以文字宣传此种理论，按本法案规定均属需要判刑的重罪。

第二款 教唆或宣传工团主义即属犯罪行为——任何人用口头或文字宣传、教唆以犯罪、破坏、暴力或其它恐怖主义的非法行为作为必要的与适宜的手段，以达到产业的或政治目的的，或印刷、发行、编辑，或明知故犯地传播、分发，或公开展示任何书籍、文件，或任何形式的印刷品含有宣传、劝说、教唆以犯罪、破坏、暴力或其它恐怖主义的非法行为以实现产业的或政治目的的理论者；或公开地、故意地以口头或文字为此种理论辩护者，或企图犯罪、破坏、使用暴力或其它非法的恐怖主义方法旨在以例说明、传播或宣传犯罪的工团主义在理论上是正当的；或组织、协助组织、加入

或主动参加旨在教唆或宣传犯罪的工团主义的社团、团体或集会的，均属犯重罪，应处以五年以下徒刑，或一千美元以下的罚款，或同时处以徒刑与罚金。

第三款 为此目的的集会系犯重罪行为——两个或更多人的集会，以宣传或教唆本法案中所指出的犯罪的工团主义理论为目的，此种集会即属不法行为，凡参加、协助、鼓动此种集会者，均属犯重罪，应处以十年以下徒刑或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或同时处以徒刑与罚金。

第四款 提供集会场地系严重的不端行为——任何场所、建筑物或房屋的所有者、代理人、管理人或居住者，有意或明知故犯地为本法案第三款规定的任何组织提供集会场地，或在获得通知后仍允许此类组织继续使用场地者，均属严重不端行为，应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五百元以下罚金，或同时处以徒刑或罚金。

第五款 本法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1917年4月13日批准。

## 爱 达 荷

第 145 章——S. B. 183 号

本法案明确指出犯罪的工团主义的罪行及判刑的规定。

爱达荷州议会通过以下法案：

第一款 犯罪的工团主义系宣传以犯罪、破坏、暴力或其它恐怖主义的非法方法作为手段以完成产业的或政治的改革。凡以口头或文字进行此种宣传即构成犯重罪，应按本法案的规定处刑。

第二款 任何人

(1) 以口头或文字宣传、教唆需要或应该以犯罪、破坏、暴力或其它恐怖主义的非法方法作为手段以完成产业或政治改革者；  
或

(2) 印刷、发行、编辑或明知故犯地传播、贩卖、分配或公开展示任何书籍、文件,或任何形式的印刷品含有宣传、劝说、教唆须用犯罪、破坏、暴力或其它恐怖主义的非法方法以改革产业或政治的理论者;或

(3) 公开地、故意地在口头上或文字上为此种理论辩论,或企图犯罪、破坏、行使暴力以实例、传播或宣传犯罪的工团主义在理论上是正当者;或

(4) 组织或协助组织,主动加入或参加,旨在教唆或宣传犯罪的工团主义理论的任何社团、团体或集会者;

均属犯重罪,应处以十年以下徒刑,或五千美元以上罚金。

第三款 两个或更多人集会,以宣传、教唆本法案规定的犯罪的工团主义理论为目的,此种集会即属非法行为,凡参加、协助或鼓动此种集会者,均属犯重罪,应处以十年以下的徒刑或五千美元以下罚金,或同时处以徒刑与罚金。

第四款 任何场所、建筑物或房屋的所有者、代理人、管理人、看门人、临时看管人或使用者,故意或明知故犯地为本法案第三款规定的任何组织提供集会场地,或在获得通知后仍允许此类组织继续使用场地者,均属严重的不端行为,应课以一年以下徒刑或五百美元以下的罚金,或同时处以徒刑与罚金。

1917年3月14日批准。

## 蒙 大 拿

本法案解释犯罪的工团主义及 Sabotage 一词的含义;禁止宣传、教唆或暗示此种主义和以任何非法行为或物体为手段谋求产业的或政治的改革或革命;禁止为此目的的集会;为此种集会提供场地系不法行为;违反上述规定应予判刑。

蒙大拿州议会通过下列法案:

第一款 犯罪的工团主义系指宣传以犯罪、暴力、武力、纵火、毁损财产、破坏或其它非法行为，或任何类似行为，作为手段以达到或实现产业的或政治目的，或产业或政治革命的理论。

第二款 Sabotage 系指任何雇工或许多雇工或任何人在这些雇工的请求、怂恿下，恶意地、故意地或非法地毁损或破坏任何雇主或所有者的任何形式的私人财产。

第三款 任何以口头或文字暗示或教唆有需要而且应该犯罪、实行犯罪的工团主义或破坏者；或宣传、暗示、教唆应该行使暴力、毁损财产、造成人体伤害，或应以犯罪或任何非法行为为手段，以实现任何产业的改革或革命者；任何印刷、发行、编写，或明知故犯地传播、贩卖、分发，或公开展示书籍、小册子、文件、传单、标语，或任何形式的印刷品，含有宣传、劝说、暗示、教唆以犯罪的工团主义、破坏、使用暴力、毁损财产、伤害人身或任何形式的犯罪或以非法行为为手段以达到任何产业的或政治目的者，或以此为手段以实现产业或政治革命者；任何以口头或文字公开为使用或企图使用破坏、暴力、破坏财产、伤害人身以演示、传播、教唆或暗示为犯罪的工团主义行为辩护者；任何组织或协助组织，或参加任何社团或集会，旨在教唆或宣传犯罪的工团主义的理论、破坏、或以暴力行为或犯罪或任何非法行为以实现产业或政治改革或革命的必要性者，均属犯重罪，应处以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或二百美元以上一千美元以下的罚金，或同时处以徒刑与罚金。

第四款 两个或更多人集会，宣传、教唆本法案所指出的犯罪的工团主义；或宣传、教唆、暗示、鼓励本法案解释的破坏行为，或宣传、教唆必需使用暴力、破坏财产、伤害人身，或任何犯罪及不法行为，以实现产业或政治改革或革命者，均属非法集会；凡参加、协助、鼓励此种集会者即属非法行为，应处以一年以上及五年以下徒刑，或二百美元以上一千美元以下的罚金，或同时处以徒刑与罚

金。

**第五款** 任何场所、建筑物、房屋的所有者、租用者、代管人、管理人或使用者有意或明知故犯地为第四款规定的集会提供场地，或在通知后仍允许此类组织继续使用场地者，均属严重不端行为，应处以六十天以上一年以下徒刑，一百美元以上五百美元以下罚金，或同时处以徒刑与罚金。

**第六款** 本法案通过并批准后执行。

1918年2月1日批准。